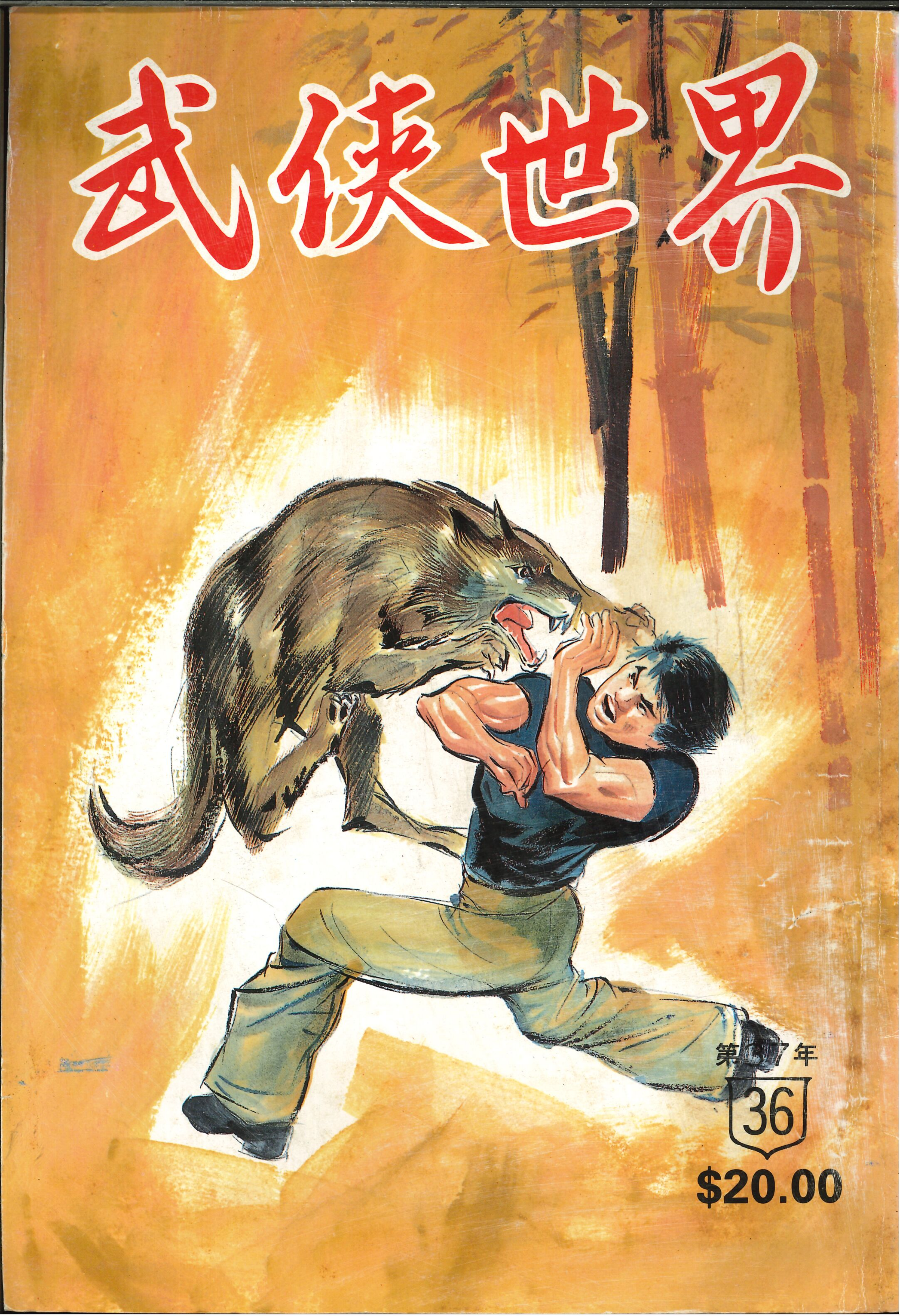

武俠世界
36
$20.00

編者話　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「武松的故事」乃狄心先生根據水滸傳武松故事改編的。新編的武松膽小如鼠，滴酒不沾，偶然的機會下竟然有「勇氣」打死吊睛白額虎，從此聞名陽谷縣，縣老爺本欲聘其當「捕快都頭」，不料武松酒後吐眞言……狄心先生將家喩戶曉的水滸傳武松故事反其道而改編成搞笑內容，目的在於娛樂讀友，欲知新故事裏面西門慶、潘金蓮諸人的全新關係如何，請閱本故事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本期選刊西門丁先生新撰著的「龍潭飛鳳」緝兇故事，西門丁先生的作品向以佈局嚴謹，故事內容峯廻路轉稱著，頗受本刊讀友的愛戴與擁護，多年來大不乏西門丁先生作品的擁躉者，再獻新作，請繼續捧場。

霍去病先生所著的「俠盜武小郎」大結局刋在本期，請讀友千祈莫錯過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下期將刋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「洞房花燭夜」，屆時請留意。

督印人：羅　斌
主　編：鄭　光
執行編輯：鄭　重

出版者：環球出版社
武俠世界雜誌
香港上環新街五～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電話：二五四七三一五六
FAX:25404422
營業部：電話：25473377
承印者：環球出版社

THE UNIVERSAL PRESS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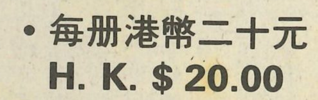
港九連郵：	半年港幣	$630.00
	一年港幣	$1,206.00
澳門・台灣：	半年港幣	$671.00
	一年港幣	$1,342.00
外埠連郵：	半年港幣	$765.00
	一年港幣	$1,529.00

半年（26期）　一年（52期）

84.12.26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　電話：872--8459。
發行部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　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3,200 半年26期NT $1,600
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

武俠世界
第37年
第36期
（總號1896）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一出版



• 每冊港幣二十元
H. K. $ 20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新編水滸傳故事／狄心・文　可飛・圖

武松的故事



膽小怕事　好大喜功

話說武松自幼父母雙亡，其後與比自己年長十五年的兄長武大郎相依為命。

武大郎天生五短身材，高度只及一個普通人的胸膛左右，生得又胖又矮，望上去倒似一團肉球，而且奇貌不揚，既滿臉麻子，門牙微暴，更天生一個酒糟鼻，可是心地卻是善良得很，尤其對弟弟武松更是疼愛之極。

武大郎的外表在家鄉可說獨一無二，所以成為被嘲笑、欺負、捉弄的對象，後來終於忍受不住，便毅然帶着只有十五歲的武松離開家鄉，輾轉到了陽谷縣，其後在當地定居下來。

武松與兄長的外形簡直有如天淵之別，在他十五歲那年，已長得甚是高大，且英俊挺拔，唯身體卻是孱弱異常。

武氏兄弟外形分別奇大，因此有人懷疑他們兄弟是否同一父親所出？

武大郎早已聽慣這些閒言閒語，因此毫不放在心上。

武大郎限於自己外形，所以充滿自卑，也自知難有出頭之日，因而對武松期望極高，希望他日後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，且出人頭地，替武家吐氣揚眉，但隨着武松的日漸長大，武大郎也日漸失望，因為這武松天生身體孱弱也就罷了，他更是一個怕事、懦弱、無主見之人，武松這種個性，隨着年歲的增長而日益顯著。

武松這種怕事、膽小、懦弱的性格，漸漸衍生成為喜歡吹牛、誇大，甚至有點自高自大，這可能是自卑感形成自大狂吧？

武松也只有在吹牛、誇大的時候，才挽回一點自信心，因此漸漸養成一種習慣。

武大郎決心要把武松這種個性改變過來，要他成為一個眞眞正正的男子漢大丈夫，老實人，更要把他虛弱的身體變為強壯起來。

用甚麼方法可以改變武松？

武大郎想到把他送去學武。

在明査暗訪之下，武大郎終於找到一個武林高人，亦是奇人，這個奇人無人知其姓名，姑且就稱之為奇人。

武大郎央求這奇人收武松為徒，奇人先是不肯，但武大郎愛弟情切，出動激將法，奇人不堪一激，果然收武松為徒，事實上，奇人也知武松是塊學武材料，便把武松帶到深山授以武藝。從此，武氏兄弟兩地相隔，亦飽受思念對方之苦，那年，武松年方十五歲。

武松在深山日日習武，無時無刻不掛念兄長武大郎，達到茶飯不思之境，可見兄弟二人的感情深厚之極。

＊　＊　＊

武松掛念歸掛念，但其師父奇人甚是嚴格，由入門第一天開始，表示武功沒有成就，就休想離開師門，更遑論要與兄長相見了。

武松為了能早日與兄長相見，武松果然勤加習武，希望學有所成就下山，數年間，已練得一身好武藝，更練就一副銅筋鐵骨，與昔日的孱弱少年相比，簡直判若兩人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外表更是氣宇軒昂，是個不折不扣的雄赳赳大丈夫。

但是，武松外形雖是雄赳赳，而且也甚威武硬朗，但有誰料到，他只是虛有其表，自幼的怕事懦弱個性絲毫不變，他甚至見了老鼠、蟑螂等物都會嚇得半死，膽子奇小。

奇人知道武松的武功已相當不弱，為了試其膽量，有一次，奇人僱了三個武功普通的大漢向武松襲擊，但武松空有一身武藝及威猛的外形，卻是不敢還手，幾乎還要跪地求饒，最後被打得鼻腫面青，事後還在師父面前胡吹大氣，說遇上十八個武功高強的壞人向自己圍攻，自己如何使用師門所學獨力對抗，終把十八個壞人打得個個跪地求饒，最後挾着尾巴落荒而逃。

這件事情，奇人被氣得病了整整十八天。

武松不懂喝酒，也毫無酒量可言，他只要喝了少許酒，就會大吐眞言，所以武松每當吹牛撒謊，奇人只要給他喝少量的酒，他就會把眞相和盤托出。

奇人希望把武松訓練成為一個有勇有謀，眞眞正正的大丈夫，因此把他繼續留在身邊，希望能把他改變過來，但奇人失望了，武松學武十年，他怕事、膽小、懦弱、吹牛、誇大，撒謊的性格仍不變，而且更是越陷越深，奇人老羞成怒，在武松學藝剛巧十年那一天，便一腳把他踢下山，再也不想面對着這個大丈夫外表，而無大丈夫氣概的大男人。

＊　＊　＊

武松終於下山了，他與師父相處了十年，自是有深厚感情，今番與師父分別，當然萬分不捨，但想着可以與闊別十年的兄長相見，內心又不其然興奮難禁。

武松挽着包袱，手執他的得意兵器齊眉棍，與師父拜別之後，便歸心似箭向陽谷縣而去，而且一路上甚是輕鬆。

＊　＊　＊

烈日當空，驕陽似火，太陽的熱力彷彿要把大地溶化，對蒼生毫無憐憫之意。

武松走在烈日之下揮汗如雨，不覺來到一個山坡，向前望去，見

不遠處有家以茅草搭成的酒寮，登時精神一振，脫口道：「口渴得正要命，喝口茶再上路吧。」便向山坡路邊的酒寮行去。

酒寮的一張座頭上坐着四名樣子兇惡的彪形大漢，正在大碗大碗的喝酒。

武松在一個座頭坐了下來，不其然向那四名大漢望了一眼，大漢們也向他一望，雙方打了個照面，武松見對方樣子兇惡，不禁嚇了一跳，連忙把頭垂下不敢看他們。

小二上前招呼武松，道：「客官，要喝甚麼酒？」

武松結巴巴地道：「給我來一壺香片。」

小二道：「客官，我們只賣酒，不賣茶。」

鄰座的四名大漢見武松要喝茶，發出嘲諷的笑聲，其中一人笑道：「小二哥，人家要喝茶，你就泡一壺茶給這位仁兄吧。」

另一人也大笑道：「好一個大男人，莫非連酒也不懂喝？」

第三人也嘲笑道：「看來他的確不懂喝酒的。」

武松被嘲笑，雖然氣怒，但敢怒不敢言。

小二只好對武松道：「這位客官既然要喝茶，我就替你泡一壺吧。」

那四名大漢又發出大笑。

武松不甘被嘲笑，對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，替我打三斤花雕。」然後裝出趾高氣揚的表情。

酒與茶的價錢相差甚遠，那小二連忙露出笑容，並應道：「好，馬上來。」

四名大漢再不敢嘲笑武松了，武松因而更自鳴得意。

不多久，小二把酒送到武松面前。

武松見了酒就眉頭一皺，因爲他自知不勝酒力，瞥眼一看，見四名大漢正望着自己，正思量好不好喝酒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便把包袱放在枱上，以包袱橫擋着四名大漢的視線，然後作狀把酒斟在碗裏，事實上只在做動作，酒壺的酒一滴也沒有斟在裏面，四名大漢以爲他已斟滿了一大碗。

武松作完斟酒狀之後，拿起碗，作個一飲而盡狀，然後以衣袖抹抹嘴角，叫道：「好酒，好酒。」接着又作斟酒狀，然後又作個一飲而盡狀，又大叫「好酒。」

那四名大漢見他連盡數碗却臉不改容，那還敢取笑他。

武松「連盡數碗」，其實一滴酒也未嘗到口，他見四名大漢沒有留意自己，便連忙把酒壺中的酒全都倒在草地上。

武松的吹牛脾性又起了，把酒倒後，拿起酒壺作斟酒狀，見酒壺無酒，大叫道：「小二，拿酒來。」

四名大漢見他迅速喝了三斤酒，還要求小二再拿酒來，更見他毫無酒意，佩服起他的酒量來了。

小二已把三斤酒送到武松面前，武松還未喝，又叫道：「再來三斤。」

小二連忙回頭拿酒去了。

不久，小二又把三斤酒送到，武松面前共有六斤酒了。

然後武松又以同樣手法作狀斟酒，作狀喝酒，在不爲人留意之下，再把六斤酒全都倒在草地上。

那四名大漢及小二見武松「連飲九斤」，但絲毫沒有醉意，不由驚訝起來。

小二見武松一副意猶未盡之態，上前道：「客官酒量當眞非同凡响。」

武松面露得色，雙眼望天，道：「那還用說。」

小二道：「客官酒量如此了得，要不要試試那個？」說時向茅寮門前的一支酒旗一指。

武松循他手指望去，只見那支酒旗寫着「三碗不過崗」五個字。

武松奇道：「三碗不過崗？那是甚麼？」

小二道：「這是小號售賣的一種酒的名稱。」

「爲甚麼叫三碗不過崗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在小號喝酒的人客，大多數路經此地，經景陽崗到陽谷縣去的，這酒烈性非常，任何酒量再好的人喝了三碗，必爛醉如泥，想過景陽崗也不行了，所以這酒取名爲三碗不過崗。」

武松道：「眞有這麼厲害的酒？」

小二笑道：「別處無，小號獨有。」

「眞的無人能喝上三碗而不醉嗎？」

「別說三碗，有不少自命酒量驚人的，最多喝兩碗便倒在地上了。」

武松一副傲態，挺胸道：「我倒想試試這酒有多厲害？」

小二面露佩服之色，道：「客官酒量如此了得，就來一碗如何？」

武松傲氣更盛，胸挺得更直，提高嗓子道：「給我來八碗三碗不過崗。」

鄰座的四名大漢聽了，爲之愕然，然後低頭議論起來，也不由對武松起了敬佩之心。

那小二嚇了一跳，道：「你要八碗三碗不過崗？」

武松道：「對，八碗，少一碗也不要。」

小二面有憂色，眞怕他會醉死，但不敢違拗，祇好掉轉身拿酒去了。

那四名大漢目瞪口呆起來，等著小二把天下第一烈酒送到武松面前。

不久，小二以托盤盛着八大碗三碗不過崗送到武松面前。

武松見了面前的八碗酒，用鼻子一嗅，濃烈的酒味幾乎把他薰醉，同時想着，這些酒全都預先斟在碗中，豈非讓難作狀飲酒？於是問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，既是美酒，該以酒罎盛載才對，怎地全都倒在碗中，豈非讓酒的美味都溜掉了？而且喝酒要邊斟邊喝才過癮的。」

鄰座的四名大漢見他說得豪氣，對他更是佩服了。

小二陪笑道：「客官是酒中能手，果然高見，小人這就換一罎酒給客官吧。」說完收回桌上的八碗酒。

沒多久，小二從茅寮內捧出一罎未開封的酒放在武松桌上，哈腰笑道：「客官，這罎酒足夠八大碗了。」

武松鄭重地道：「這罎眞是三碗不過崗？」

小二道：「絕不花假。」

鄰座的四名大漢正目不轉睛地看着武松如何喝下這天下第一烈酒。

武松拿起酒罎，又以同樣的手法佯作把酒倒在碗中，但發覺小二站在身後，好像在等着看表演，武松一副不耐煩的樣子，道：「進去幹活吧！」

小二心想看他表演，不想就此離開。

武松眼看鄰座的四名大漢對自己似甚敬佩，有點飄飄然，他見小二不願離開，又恐被他拆穿把戲，正想再支開小二，鄰座其中一名大漢已兇巴巴的向小二喝道：「他媽的，這位大爺叫你滾，你爲甚麼不滾，却木頭似的站着，打擾大爺喝酒的雅興？」

小二見那大漢兇惡，連忙回轉身返回茅寮去了。

武松很滿意，整整包袱，確保包袱擋着四名大漢的視綫，莫被他們看見盛酒的海碗，再把齊眉棍放在桌上，接着便作狀把酒罎的酒倒在碗中。

四名大漢以爲他已斟滿一碗，引頸以待看他如何把這烈酒倒進口中。

武松作完倒酒狀之後，把空碗送到唇邊，作狀喝酒，還似模似樣的發出「骨嘟骨嘟」的喝酒聲。

四名大漢已看得呆了。

武松喝完第一碗，把碗放下，以衣袖抹一抹嘴角，豎起拇指，讚嘆道：「果然是天下第一好酒。」說完又倒第二碗。

武松一口氣喝了兩碗酒，那四名大漢見他面不改容，竟佩服得拍掌叫好。

武松更是自鳴得意，趾高氣揚之極，接着倒第三碗。

第三碗「一飲而盡」之後，作了個情不自禁的樣子，一掌大力拍在桌上，這大力一拍，桌上的齊眉棍被震得飛了出去，同時，他口中讚嘆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，我走遍天下，喝酒無數，何嘗喝過此等好酒？」說完，見桌上的齊眉棍飛了出去，對鄰座的四名大漢道：「幾位老兄，可方便替小弟把棒子拾回來？」

武松看得出這四名大漢已對自己衷心佩服，因此以掌拍枱，故意把齊眉棍震開，然後叫大漢們替自己拾回。

四名大漢果然對他「驚人的酒量」衷心佩服，見他要求拾棍，四個人毫不猶豫地離座替他拾棍去了。

武松有意使開他們的注意力，再回頭看一看，見小二沒有留意自己，便馬上把一罎足可以要他性命的三碗不過崗倒在草地上，然後又迅速把酒罎放回桌面。

四名大漢很快替武松拾回齊眉棍，而且還感到有點榮幸的樣子。

武松對四人道：「有勞幾位兄台！」

四大漢齊口道：「別客氣。」然後站在武松桌旁。

武松不理他們，對着酒罎道：「如此美酒，一碗一碗的喝，實在不夠意思。」說完，拿起那個已空了的酒醒便往唇邊送，然後仰高頭，作其牛飲狀。

武松把酒倒掉時，故意留下少量酒在罎內，他這樣仰頭「豪飲」，嘴巴緊合，尚留在罎內的酒便在嘴巴兩旁流下，也弄濕了衣衫，樣子確似在豪飲。

四名大漢簡直難以置信，樣子驚奇得就好似見了千年怪事一樣。

酒寮的老闆與小二在茅寮內往外一看，見武松正舉罎「狂飲」這天下第一烈酒，也驚異得走了出來，同樣也看得目瞪口呆。

武松作狀喝完一罎酒，把酒罎倒轉，見已涓滴全無，才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把酒罎放下，再以衣袖抹嘴角，邊抹邊大叫「好酒」。

這個情形，直把老闆、小二和四名大漢看得呆立當場，良久說不出話來。

武松見了他們的樣子，簡直開心得難以形容。

小二定過神來，見武松仍一點酒意也沒有，說道：「客官，要不要再來一罎？」

武松本來想繼續表演下去，但想着這六個人圍着自己，已很難再將把戲玩下去，祇好道：「我本來想再喝三罎的，但如此美酒，喝多

就會變爲不美，下次再來吧。」

四名大漢見他越發豪氣，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武松本意是想喝一口茶，但至今仍滴水沒有到口，他已口渴得要命，又對小二道：「小二哥，我現在祇想喝一壺香片。」

小二忙道：「好，小人馬上給你泡一壺上好的香片。」說完奔進茶寮內。

老闆也一臉敬佩之色返回茅寮。

四名大漢在武松面前讚嘆過後，也返回座位去了。

不久，小二把一壺茶送到武松桌上，這時候，才是武松眞正享受的時候。

太陽仍然熾烈。

武松坐在以茅草搭成的茅棚之下，涼風輕送，祇覺舒服無比，竟不自覺地伏在桌上睡着了。

日已西斜。

武松睡得口水直流，他鄰座的四名大漢見時候不早，其中一人道：「是時候了，我們走吧！」

第二人道：「對，儘快找個理想的地方藏起來，等大蟲出現。」

第三人道：「若果我們把那大蟲殺了，就可以成爲陽谷縣的大英雄。」

第四人道：「做不做英雄不要緊，這大蟲殺了這許多人，非把牠除去不可。」

四名大漢你一言我一語過後，便結帳離開，他們對武松「驚人的酒量」佩服之極，本想向他道別，但見他睡得正酣，也不打擾他，便各自拿着武器離開。

那四名大漢離開不久，酒寮的老闆與小二開始收拾一切，看來已結束了一天的營業。

老闆見武松仍伏在桌上熟睡，便上前把他搖醒。

武松經過酣睡之後，精神甚是飽滿，那老闆對他道：「客官可是要過景陽崗的？」

武松道：「對，我要去陽谷縣找大哥。」

老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客官要儘早上路，否則太陽下山之後就十分不妙。」

武松奇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老闆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道？」

武松道：「知道甚麼？」

「看來客官不是附近人氏。」

「我本來住在陽谷縣的，但整整十年沒有回去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也難怪你不知道。」

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

「景陽崗有老虎出現啊！」

武松登時大吃一驚。

老闆續道：「據說這是頭吊睛白額虎，祇要太陽一下山，牠就會出來害人，至今已有十多個人被牠吃了，其中有些是陽谷縣的獵戶，今天坐在你鄰桌的四個人就是陽谷縣的獵戶，專誠上山打老虎的，就因爲景陽崗有虎踪，所以太陽接近下山時，已沒有人敢過崗，小店也祇好提早休息了。」

老闆一直說，武松則越聽越心驚膽戰，他見了老鼠也會嚇一跳，何況是老虎？

老闆見了他驚慌的樣子，道：「這大蟲吃了這裡許多人，難怪客官聽了會如此驚慌。」

武松怎會自認怕老虎，定了定神之後，挺一挺胸，神氣地道：「老虎有甚麼好怕？」

老闆一怔，道：「客官眞的不怕？」

武松更神氣，道：「當然不怕，去年我才活生生打死三頭吊睛白額虎，和兩頭獅子。」

老闆心道：「好大的口氣，這傢伙多半是吹牛高手。」口中却說道：「原來客官是打虎英雄。」

武松一副驕傲神色，胸膛挺得更直，道：「也是殺獅英雄。」

老闆語氣有點訕笑味道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英雄大可以把景陽崗的老虎殺了，爲民除害。」

武松似聽不懂老闆的嘲笑之意，道：「我正有此意。」

老闆笑道：「那麼英雄請你先結了帳，然後去打虎吧！」

武松其實怕老虎怕得要死，心想既然景陽崗的老虎在太陽下山後才出沒，趁現在時間尚早，還是快快過崗爲妙，便對老闆道：「說得對，結了帳馬上打虎去，多少錢？」

老闆道：「一共三十兩。」

武松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麼貴？」

老闆笑道：「客官一共喝了九斤花雕，八大碗三碗不過崗，那壺茶算是小號送的。」

武松道：「老闆有沒有計錯數？」

老闆道：「沒有，三碗不過崗並非普通酒，所以價錢是貴了一點。」

武松摸了錢袋，拿出幾錠碎銀和一些銅錢，苦着臉道：「老闆，我身上祇有十二兩。」

老闆登時板起臉孔，道：「甚麼，十二兩？不夠錢就別這麼豪氣。」

武松心道：「這個牛吹得代價太大了。」但他苦着臉道：「老闆，請你先收下十二兩，其餘十八兩我改天再送來吧。」

老闆臉色一沉，正色道：「改天送來？我怎知你改天會不會眞的送來？」

武松一面哀求之色，道：「你相信我吧。」

老闆道：「我爲甚麼要信你？」

武松道：「我哥哥就住陽谷縣……」

還未說完，老闆已道：「不可以，既然你欠我十八兩，就在我這裏幹三個月活來抵償吧。」說完迅速抓去武松的手上的十二兩。

武松苦着臉道：「要我替你工作三個月？」

「當然，你若不肯，我馬上帶你去見官。」

「欠十八兩，也不用工作三個月吧？」

「做老闆的那有不剝削工人的？你幹不幹？」

武松無奈，祇好道：「幹就幹吧。」

老闆正色道：「你現在已是我的下屬，馬上幹活去，幫小二收拾一切吧。」

小二就是那店小二的名字。

小二知道武松的處境後，非常開心；因爲以往一個人的工作，現在由武松分擔了。

當下，武松收拾了店中一切之後，不久也日落西山，然後煮飯燒菜，吃過飯後，把所有碗碟清洗乾淨，再把地方打掃乾淨，那時已入黑了，第一天工作算是完畢，當晚三人便在酒寮內睡覺。

次日一早，武松被老闆叫了起來，小二到附近市鎮購物，老闆則拿了一大堆衣服叫武松洗濯，不久小二買了糧食回來，然後武松負責做早飯，飯後，又預備新的一天的營業。

有了武松之後，小二可輕鬆多了。

當日，武松在酒寮內充當店小二一職，繁忙時，把他忙得團團轉。

這酒寮不但賣酒，還賣吃的，以往老闆負責廚房工作和收賬，小二負責店小二的工作，但有了武松之後，老闆則祇是舒舒服服的坐在櫃枱，而武松既要招呼人客，又要下廚，一天忙到黑，每天把他忙個不亦樂乎。

如是者，武松在酒寮工作了七天。

這天，武松忙完了一天的工作，天黑時，大家都上床睡覺去了。

武松睡在床上，忽然想着：「我怎地這麼蠢，爲甚麼不懂偷偷離開，却心甘情願的在這裏辛辛苦苦的苦幹下去？」

想到這裏，見老闆與小二都熟睡了，便悄悄的下了床，穿好衣服，拿起包袱與齊眉棍，再悄悄走到門前，把門輕輕打開，見老闆與小二沒有發覺自己，便一溜烟的離開酒寮。

月色皎潔，大地一片銀白色。

武松奔離酒寮，沿着山邊小路而行，想着不久後就可以與大哥相見，心情實在愉快之極。

走了不久，見路旁有一石碑，碑上寫着「景陽崗」三字。

武松知道已來到景陽崗了，過了景陽崗，再行不久就是陽谷縣，到時在深夜敲大哥的家門，大哥見了定是又驚奇又開心。

武松想着就忍不住打從心裏笑了出來，繼續向前行。

又走一會，武松忽然臉色變青起來，因爲他猛然想起酒寮老闆的話──景陽崗有老虎出現。

他想起就心裏發毛，想起老虎的可怕就心驚膽顫，自言自語地道：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還是返回酒寮較爲安全，待白天偷走吧。」便折了回頭，剛走了幾步，又自言自語地道：「白天那有機會偷走？但晚上過景陽崗好危險啊，若遇上大蟲怎麼辦？」

最後作了個決定，「爲了安全着想，祇好替老闆幹活三個月再走好了，滿三個月之後，白天上路就很安全，祇有這個決定才最明智。」

決定已畢，便快步折回頭，但走了一會，忽然刮起一陣怪風，令他有點毛骨悚然，同時不其然地想：「人家說風從虎，雲從龍，這陣怪風，莫非是老虎出現的先兆？」想到這裏，心裏更怕，當下加快腳步而行。

武松快步走了一會，身後忽然傳來一陣令人驚心動魄的吼叫聲，他不其然回轉身一看，這一看，把他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，原來不遠處有一頭身形龐大的老虎，一雙眼還放出嚇人的光芒，正虎視眈眈的盯着武松。

武松已嚇得全身被冷汗濕透，雙腳老在原地好似挪不開，祇不停地抖顫着。

這果然是一頭兇猛的吊睛白額虎，牠瞪了武松一會之後，忽然又吼叫一聲，便向武松撲去。

武松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，見老虎已撲了過來，當下慌不擇路，沒命的逃，一路逃命，口中一路大叫「媽啊，救命啊。」

那老虎已向他逼近。

武松逃命間，見有一棵大樹，向大樹奔去，然後沒命向大樹爬，總算暫時避了厄運。

老虎不懂爬樹，祇有在樹下望着武松。

武松拚命抱着樹幹不放，身子仍不斷在震戰，他望着樹下的老虎，叫道：「畜牲，快走，否則大爺不客氣，聽到了沒有？」

老虎看來甚是飢餓，不斷以利爪在抓樹幹。

武松見不能趕走老虎，苦着臉口，向樹下的老虎哀求道：「老虎大哥，不不不，老虎大爺，請你馬上走吧，現在時候不早了，何不回家和老婆睡覺，却在夜裏的到處奔走？當心你老婆責怪啊。」

老虎怎聽得懂他的廢話？此時可能餓得慌了，又向樹上的武松發出一聲吼叫。

武松聽了這突如其來的吼叫聲，嚇得心膽俱裂，一個慌亂，手一鬆，整個人從樹上跌了下來。

老虎見狀，又吼了一聲向他撲前，武松見老虎撲來，嚇得臉青唇白，叫聲：「乖乖不得了」，竟本能地向旁一滾，老虎竟撲了個空。

武松見老虎一撲空，逃命要緊，連忙狼狽的爬起身，想再度爬上大樹，但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老虎已回頭撲了過來。

武松在大樹下，正想向上爬，回身見老虎挾着駭人的吼叫聲撲前，登時嚇得呆立當場，不能動彈。

老虎瞬即來到呆站着的武松不遠處，後腿一蹬，前身一彈而起，强而有勁地撲向武松。

武松已嚇得呆若木鷄，叫聲「吾命休矣」，便閉起雙目待死，然後蹲下了身子。

豈料武松這一蹲，身軀龐大的老虎竟撲了個空，整個身子撞在粗大的樹幹上，並且立時昏死過去，跌下的軀體把武松壓着。

武松本以為厄運難逃，忽聞「碰」地一聲，接着一件重物壓在身上，且把他壓得叫起苦來，定睛一看，見壓在身上的，正是那可怕的大蟲，以為已被老虎擒着，哭喪着臉哀求道：「虎大爺，求你放過我吧，你要是肚子餓，我可以每天做飯燒菜給你吃，我燒的菜蠻不錯的，而且我可以每天替你洗衣裳。」正想說下去，但覺壓在身上的大蟲動也不動的，微感奇怪，喃喃地道：「大蟲莫非剛才撞在樹上撞死了？」

他生怕老虎有詐，先靜觀其變，過了一會，老虎仍毫無動靜，便試圖從老虎肚下小心翼翼爬了出來，再望望老虎，仍舊動也不動的，連忙拾起包袱與齊眉棍，拔足便逃，但走了幾步，好奇心起，又停下步來望着老虎，並握着齊眉棍在戒備着。

他不敢肯定老虎是否已死，便拾起一塊石頭向老虎身上擲出，老虎仍不動，又再向老虎擲石，如是者一共向老虎擲了三十多塊石頭，老虎始終動也不動的。

武松知道老虎已死，膽子壯了，當下叉着腰，指着老虎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這可惡的大蟲，剛才幾乎被你嚇死了，你想大爺造飯燒菜給你吃？你倒妄想，又想大爺每天替你洗衣裳？更加妙想天開。」說完又自言自語地道：「眞混帳，老虎那有衣裳給我洗？」

武松指着老虎罵了一番之後，想起被嚇得心膽俱裂，當然餘怒未消，怒道：「非好好教訓你一頓不可。」

武松捲起衣袖，騎在老虎身上，便拳如雨下，拿老虎洩憤一番。

武松把已死的老虎打得正性起之際，另一邊忽然出現幾條人影，月色之下看去，一共有四個人，並向武松的方向走了過來。

這四個並非別人，正是日前武松在酒寮碰上的四個人，據酒寮老闆說，他們都是陽谷縣的獵戶，而且一心想殺虎。

這四個獵人走近一看，祇見一個人騎在虎背上，正向老虎飽以拳頭，而那頭老虎則動也不動的，顯然已死在那名英雄的手上，不由對那打老虎英雄敬佩起來。

武松在老虎身上發洩一番之後，也感滿足了，便離開虎背，不料抬頭一望，見有四個人在不遠處望着自己，深宵時分的荒山野嶺見了這四個人，武松又不禁嚇了一跳。

那四個獵人發呆的看着武松打虎，待武松打完後，四個人才走向武松。

武松見對方向自己行了過來，有點害怕，他不知來者何人，也不知對方來者何意，更不知是善是惡，想着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，正想快步而去，對方已接近，在月色映照下，武松依稀認得這四個人，原來他們就是對自己的「驚人酒量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四個人，登時去了害怕之心。

那四個獵人對那打虎英雄敬佩之極，走前一看，見是那個酒量驚人的好漢，齊口叫道：「是你？」

武松吁了口氣，微笑道：「原來是幾位兄台。」

其中一人道：「剛才我們聽見大蟲的吼叫聲，便循聲找了過來，怎料大蟲已給英雄打死了。」語氣充滿佩服。

那四個獵人視察一下已死的老虎，然後對武松連連讚揚，且句句是佩服之言，武松自是趾高氣揚，對於對方句句稱自己為「打虎英雄」，更是受落，還眞的當老虎是自己打死的。

四人向武松恭維一番之後，其中一個身形高大，臉肉橫生，樣子有點兇惡的道：「未請教英雄高姓大名？」

武松道：「在下姓武，單名一個松字。」

那漢子道：「原來是武英雄，

在下姓伏，名虎，在下雖名叫伏虎，但却伏不了虎。」

武松向伏虎還禮。

其餘三人都向武松自我介紹了，三人中，一個膚色黝黑，滿面鬍子，雙眼大得有點駭人的，名叫賀彪，一人普通身材，一臉風塵的，名叫申風，另一人外形有點不羈，蓄着八字鬍子的，則名叫陸無窮。

雙方互通姓名過後，伏虎一臉崇敬之色問武松道：「武英雄，你如何遇上這大蟲的，又如把這身軀龐大的大蟲活活打死？」

武松再度神氣起來，吹牛性子又起了，只聽他道：「自從幾天前與幾位兄台在酒寮一見後，那老闆對我說景陽崗有大蟲出現，老闆還叮囑我要趁早過崗，我聽了大蟲為害附近鄉民之後，便決心要把大蟲除去，所以每天一入夜，我就在景陽崗等那大蟲出現……」

武松越說越興奮，且開始口沫橫飛，續道：「今天入黑之後，我如常來到景陽崗，一心等大蟲出現，果然沒有令我失望，大蟲眞的出現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語氣加了幾分緊張，四個獵人被吸引得靜心聽下去，只聽武松續道：「那大蟲一見了我，大吼一聲，一縱一跳，便向我撲了過來……」

伏虎等人聽得開始露出緊張之色。

武松手口並用，續道：「我看準來勢，不慌不忙，站好馬步，大蟲一撲過來之際，我稍一側身，然後使勁打出一掌，打在大蟲身上，大蟲中我一掌，身子打橫飛出去，大概飛出十來丈遠吧。」

伏虎等人聽得目瞪口呆，且緊張得緊握雙拳。

武松說得更興奮，口水直噴向四人，但四人却渾然不覺似的。

武松邊說邊做打虎時的動作，且七情上臉，逼眞得就連他本人也以為眞有其事，繼續道：「那大蟲狼狽地爬起身，又吼叫一聲，而且雙眼發出光芒，再度迅速向我撲了過來，我看準來勢，並且也向大蟲飛撲過去，然後來一招熊抱，把大蟲緊緊抱着，然後使勁把大蟲摔在地上，這一摔，力度奇大，我以為大蟲不能起來了，豈料這大蟲也不是弱者，竟然第一時間彈起身，腰力實在驚人。

「大蟲彈起身之後，又吼叫一聲向我撲前，牠的動作太快，我本來閃避不及，眼要着了牠道兒了，幸好我眼明手快，連忙打出一記直拳，這一拳打在大蟲頭上，大蟲中了我非同小可的一拳，又受了傷，而且還在流血，大家都知道，受了傷的野獸是最兇猛的，大蟲果然變得更加兇猛，也變得更加兇殘。」

伏虎等人聽到這裡，已緊張得幾乎屏住了呼吸，只張大嘴巴望着武松，聽他說下去。

武松繼續吹他的牛皮，道：「大蟲此時已失去理性，向我亂抓亂撲，幸好我也是個會家子，終究碰不到我半根毫毛，然後我看準來勢，拿着齊眉棍向牠揮打過去，豈料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故意停止說下去，目的是製造緊張氣氛。

伏虎等人聽得入神，見他停止，四個人異口同聲追問道：「豈料怎樣？」

武松表情異常緊張，道：「豈料大蟲好似學過幾下子功夫似的……」

陸無窮插嘴道：「大蟲也學功夫？」

武松道：「我說好似而已。」

賀彪以怪責眼光望着陸無窮道：「別岔開話題吧。」

申風急不及待道：「武英雄，後來怎樣？繼續說吧。」

武松續道：「我一棍向大蟲迎頭打下，但這大蟲竟伸爪擋了我一棍，另一隻爪把我的齊眉棍撥開，我的棍也登時脫手了。」

賀彪叫道：「武英雄手上沒有武器豈非很危險？」

武松神氣地道：「我的齊眉棍雖然脫手，但我還有兩件武器。」

賀彪吁了口氣，道：「有武器在手，形勢應該好一點。」

武松道：「說得對，知不知道我的兩件武器是甚麼？」

四人好奇地齊口道：「甚麼武器？」

武松舉起雙拳，道：「就是這兩個。」

四人叫道：「拳頭？」

武松道：「正是，那大蟲撥開我的齊眉棍之後，又吼叫連聲向我撲前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申風插嘴道：「武英雄說大蟲吼叫了很多聲，但我們約莫聽見大蟲只吼叫了幾聲。」

武松一聽，後悔不該加上這許多吼叫聲，正不知如何自圓其說之際，伏虎以怪責的語氣對申風道：「別插科打諢，聽武英雄說下去吧。」

申風道：「對不起，武英雄，後來怎樣？」

武松暗吁一口氣，續道：「大蟲向我撲來之後，我看準來勢，把牠一摔，摔在地上，然後左手把牠身子按在地上，右手握拳往牠身上猛打，大概打了二十來拳，大蟲不知神力何來，竟然扎脫了，並且挾着尾巴逃走。

「我本來想放牠一馬的，這叫得饒人處，不不不，得饒虎處且饒虎，但我回心一想，這大蟲已害死

了這許多人，正是縱虎歸山，後患無窮，爲了替被牠害死的人報仇，我便向大蟲追去，務必把牠殺了爲止。」

「那大蟲見我從後窮追，嚇得胡亂跳竄，後來走到一棵大樹下，大蟲爲了逃避我的追殺，就慌忙爬上大樹避難，並且緊緊抱着樹幹不放，牠敢情以爲我不懂爬樹……」

武松正想說下去，此時陸無窮插嘴道：「武英雄，老虎好似不懂爬樹的，那會爬上樹上避難，還緊緊抱着樹幹不放？」

武松暗叫不妙，心道：「不好，怎地把這麼謊謬的事也說出口了？當時爬樹避難的是自己，不是大蟲。」

正不知如何解釋老虎如何會爬樹，伏虎已開口道：「有道是狗急跳牆，虎急爬樹有甚麼稀奇？」

申風也道：「伏虎說得對，那大蟲逃命要緊，所以不懂爬樹，在危急關頭也變成懂得爬樹了。」

武術接口道：「不錯，當時我也覺得奇怪，怎地這大蟲如此聰明，竟然懂得爬樹？想來必定是兩位兄台所說的原因了。」

申風急道：「我們離題啦，後來怎樣？」

武松道：「我見大蟲在樹上不肯下來受死，便也爬上樹去，那大蟲見了，嚇得從樹上掉了下來，當時我已爬到一半左右，見大蟲掉在地上，便從樹上飛撲而下，並且騎在大蟲背上，然後拳如雨下打在大蟲身上，我也不知打了多少拳，那大蟲終於死在我手上，接着你們就出現了。」

武松說得天花亂墜，若果他身旁那頭老虎未死，而又聽得懂人語的話，相信不用一頭撞在大樹上，也會給武松活活氣死，但伏虎等四人聽了，又確是親眼看見武松騎在虎背上猛向老虎飽以拳頭，而老虎又的確已死，那裡會想到武松是在吹牛？因此深信不疑，待他說完，各人不禁捏了把汗，又大讚武松藝高人膽大，赤手空拳面對猛虎無懼色，還與兇惡的吊睛白額虎週旋到底，最後把老虎殺掉，爲民除害，因此四人對這個「打虎英雄」都衷心折服得五體投地，更把武松視爲心目中的大英雄、偶像。

各人向武松吹捧一番，令武松更是飄飄然，之後，伏虎道：「我們把大蟲抬回去吧，待天亮之後，再把大蟲抬到衙門領賞。」

武松奇道：「領賞？」

陸無窮道：「是啊，知縣馬大人縣紅五百兩，要獎給予殺死這老虎的人，武英雄，這五百兩是你的啦。」

武松聽了，登時心花怒放，同時眼中似已看見了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子。

申風道：「明天一早，我們抬着老虎和武英雄上街遊行，讓所有的人都知道，老虎已給武英雄殺了。」

武松一聽，笑得雙眼瞇成一線，心道：「這豈非更加威風？我武松這一回當眞名利雙收了。」

* * *

早上。

陽谷縣到處充滿生氣，街上也開始熱鬧起來。

在一條人來人往的街上，兩旁都有不少攤販子在擺賣。

其中一個攤檔掛起一個招牌，招牌上寫着「武記狗餅」，這檔主並非別人，正是那個又矮又胖，樣子醜陋的武大郎。

武大郎的攤檔只有兩個竹籮，竹籮上各放着一塊木板，他售賣的狗餅放在木板上。

儘管街上人來人往，但武大郎的攤檔却可堪羅雀，因此令他愁眉苦臉。

此時，一個年約十五六歲，樣子鬼靈精的孩子，手挽一個竹籮，走到武大郎面前。

那少年望望武大郎的攤檔，皺眉道：「武大哥，今天又沒有生意？」

武大郎愁苦地搖了搖頭，向少年那個空籮一望，道：「譚哥，怎麼這麼快就把一整籃梨子賣光了？」

少年譚哥道：「梨子是人吃的，當然很快賣光，你看你的狗餅，那有人光顧？我早就叫你別賣狗餅了，改賣人吃的，生意一定好。」

武大郎嘆口氣道：「但我只懂做狗餅，有甚麼辦法？」

譚哥道：「這年頭養狗的人本就不多，就算養狗的人家，怎會買狗餅餵狗？要花銀子的嘛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譚哥道：「我已替你準備好了。」說完從身上拿出一張紙，紙上寫着一個「燒」字。

譚哥把那張紙往武大郎攤檔的招牌上那個「狗」字一貼，於是「武記狗餅」變成了「武記燒餅」。

譚哥笑道：「狗餅是狗吃的，燒餅是人吃的，我保証你生意比以前好。」

武大郎一驚道：「這怎麼可以？」

譚哥道：「爲甚麼不可以？」

「這些餅的材料是爲狗而做的，怎能給人吃？」

「你不說，我不說，那有人知道？」

「做生意一定要老實，這樣欺騙顧客實在說不過去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由明天開始，你就改用人吃的材料做餅吧，這樣就沒有欺騙顧客了。」

武大郎正想說話，忽有顧客光顧，他本不想把狗吃的賣與人客，但譚哥連忙替他接了這宗生意。

那人客買了幾個本來是狗餅的燒餅之後，隨即進食，那人一吃之下，竟然豎起拇指，在武大郎面前大讚燒餅美味。

武大郎與譚哥實在始料不及，於是譚哥便向來往行人招徠大叫道：「武記燒餅，鬆脆可口，遠近馳名……」

譚哥一路叫喊，果然吸引了行人注意，生意自動上門了。

在譚哥的大吹大擂之下，果然不少人爭相購買，每個顧客即買即吃，祇吃了一口，無不大讚武記燒餅果然不同凡响，武大郎自是十分高興，從此，武大郎不再賣狗餅，改爲賣燒餅，也賣得街知巷聞，甚至連後世人對武大郎的燒餅也家傳戶曉，這是後話。

回說武大郎的燒餅迅速銷售一空，收拾好攤檔子，便與譚哥一起回家去了。

二人在街上走了一會，忽聞另一邊街上傳來鑼鼓喧天之聲，兩人好奇心起，往另一邊走去，祇見人頭湧湧，好似在爭着看甚麼似的。

武、譚二人身材太矮，看不見，再往前看個究竟，祇見一個身形高大，神威凜然的人坐在一匹馬背上。

武大郎祇覺這坐在馬背上的人有點面善，好似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。

這坐在馬背上的人並非別人，正是「打虎英雄」武松。

走在武松坐騎前的是抬着一頭大老虎的四個大漢，他們就是伏虎、陸無窮、賀彪及申風，另外有兩個大漢拿着鑼鼓在前頭，一路走一路敲鑼打鼓，因此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圍觀。

原來武松昨夜「殺」了老虎之後，在伏虎等人的安排之下，今早便抬着老虎上街遊行，向羣衆宣佈老虎已除去，「打虎英雄」則騎在馬上，接受羣衆的歡呼。

武松騎在馬背上，神氣十足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。

街上羣衆越聚越多，人人都爭相一睹「打虎英雄」的風采，更要一睹那身軀龐大的吊睛白額虎，以致街上水洩不通，遊行隊伍也不能前進了。

伏虎等人能夠傍着武松，都有一份光榮感，並且一路向羣衆介紹「打虎英雄」名叫武松。

武大郎與譚哥千辛萬苦鑽進人堆中，武大郎一直注視着那騎在馬背上的「打虎英雄」，祇覺越看越面善。

須知道，武大郎與武松分別了十年，當年的武松祇是個十五歲的懦弱少年，今天的武松已是身形高大，且外形威猛硬朗，樣貌也起了很大的變化，因此武大郎一時認不出眼前這個威風凜凜的「打虎英雄」，就是他日夕掛念的胞弟。

遊行隊伍不能前進，伏虎等人索性停了下來，並把老虎放在地上，任人觀看，武松則仍然坐在馬背上，羣衆都湧上前，對着這個威風凜凜的大英雄評頭品足，羣衆見了那已死的老虎身軀龐大，却被武松活生生打死，無不對武松歌功頌德，武松最愛被人稱讚，有這許多人對自己稱頌，而且每個人都投以感激、羡慕、崇敬、尊重的眼光，怎不敎他樂不可支。

武大郎與譚哥也找了個有利位置，既清楚看見老虎，也清楚看見「打虎英雄」。

伏虎向人羣朗聲道：「各位街坊，大家看清楚，這位就是打虎英雄武松了。」

羣衆都向武松大聲歡呼，氣氛異常熱鬧。

武松高高在上，含笑向羣衆團團作了個四方揖，以答謝羣衆之愛戴。

伏虎的話，武大郎聽得甚是清楚，有點激動的道：「他就是武松？怪不得如此面善。」

譚哥奇道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武大郎喜極，聲音也開始顯得顫抖，道：「他就是我時常和你提起的弟弟了。」

譚哥向武大郎上下打量一番，不禁眉頭緊皺。

站在武大郎身邊的一班人聽了，全都發出笑聲，其中一人道：「武大，那打虎英雄眞是你兄弟？」

武大郎喜道：「是啊，我跟他分開整整十年啦！」

另一人嘲笑道：「武大，你憶弟成狂啦！」

先前那人嘲笑味更重，道：「你這三寸釘，又老又醜陋，打虎英雄高大英俊，你竟胡說他是你兄弟？」

譚哥也不相信武松就是武大郎的弟弟。

武大郎不在乎，更不在乎旁人的冷言冷語，因爲他早就習慣了。

另一人又對武大郎嘲笑道：「三寸釘，既然打虎英雄是你兄弟，爲甚麼還不上前相認？」

武大郎見了武松，高興得幾乎掉下淚來，若不是人太擠，自己身材又矮，早就想撲上前擁抱着弟弟。

話分兩頭，羣衆向武松歡呼一番之後，有人大聲要求武松講述打虎經過，而且一呼百應，伏虎也叫

武松向羣衆交代打虎的情形。

武松最愛吹牛，聽了羣衆的要求，精神大振，連忙跳了下馬，準備講述打虎經過。

伏虎、賀彪等人在場維持秩序，要求羣衆讓開，好讓武松演講，人們果然都很合作，紛紛後退，不一會，場子中央騰出一塊空地，武松就站在中央，他身旁的則是那頭老虎。

武大郎更感到驕傲，內心更是興奮。

諢哥不明白武大郎何以反應這麼大。

武松站在重重疊疊的人羣中央，開始講述打虎經過，人羣則鴉雀無聲，安靜聽他講述，祇聽武松道：「前幾天，我武松路經景陽崗附近的一個酒寮，想着先喝幾碗酒才繼續上路，於是我連喝了九斤花雕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羣衆都嘩然一聲，佩服武松的酒量。

伏虎插嘴道：「武英雄當時喝了九斤花雕而面不改容，當時在下和幾個兄弟也親眼看到了。」

有証人在場，羣衆對武松的酒量更是佩服了。

武松續道：「我喝了九斤花雕之後，簡直覺得這些酒淡而無味，後來我又連喝了八大碗三碗不過崗……」

羣衆又嘩然一聲，這次的嘩聲更大更響更哄動。

伏虎又叫道：「這是千眞萬確的，武英雄喝了八大碗天下第一烈酒之後，仍舊一點酒意也沒有，簡直讓在下和幾個朋友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」

羣衆都目瞪口呆的望着武松。

武松更是趾高氣揚，續道：「我武松喝完酒之後，正想上路，那酒寮老闆和小二知道我武松要過景陽崗，忽然拉着我的手，不讓我上路，他們說，景陽崗出現吊睛白額虎，專在入黑之後出現害人，我武松聽了大蟲害死了很多條人命，便決心爲民除害，豈料那酒寮老闆和小二向我苦苦哀求，求我別去送死，還連同幾個酒客捉住我，不讓我去打虎。」

其中一人大叫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武松道：「我祇好順他們的意，對他們說不去打虎了，他們才放開我。」

另一人大叫道：「他們放開你之後，你馬上逃走是不是？」

武松望着那人道：「你眞聰明，給你猜對了。」

那人被「打虎英雄」稱讚，感到很開心。

武松續道：「我武松離開酒寮之後，直往景陽崗，等大蟲出現，但大蟲始終沒有出現，一連等了幾個晚上，天天在景陽崗的大石上睡覺，直到第七晚，亦即昨晚，大蟲果然出現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羣衆開始緊張，每個人都屏着呼吸聽武松說下去。

武松繼續講述打虎經過，所說的，跟昨晚對伏虎等人所說的一樣，同樣說得口沫橫飛，手舞足蹈，驚險百出，所不同的，是說得比昨晚更加興奮，更加七情上臉，因爲聽衆衆多之故。

羣衆聽得鴉雀無聲，聽到驚險處，都不其然發出嘩叫聲，然後才安靜再聽下去，不少人聽得手心也滲出汗來，直至武松講到大蟲終於死在自己手上，羣衆才長長吁了口氣，半响後掌聲雷動，這些掌聲，也不知是武松說得精彩，還是因爲他殺了老虎而發，總之每個人聽了之後，武松的英雄形象則更加鮮明了。

武松實在估料不到，自己一下子之間竟成爲羣衆心目中的大英雄。

武松樂於做個大英雄。

羣衆向武松再度歡呼過之後，伏虎居中而站，對人羣朗聲道：「衆街坊，我們要抬着大蟲屍體向大老爺報喜，請大家行個方便，讓我們前進吧！」

人們相當合作，紛紛向兩旁讓開，好讓遊行隊伍順利前行。

伏虎等人抬起虎屍繼續前行，武松也躍上了馬背，跟在伏虎等人身後。

武大郎已忍耐不住，忽然向武松的坐騎快步走去，並大叫：「弟弟，我好想你。」

諢哥見武大郎好似瘋了似的，微吃一驚，也快步跟了上去。

武大郎迅速走到武松坐騎身旁，又叫道：「老二，弟弟，是我啊！」

人羣見那個在地方上出了名的三寸釘，又其貌不揚的武大郎向神威凜然的打虎英雄稱兄道弟，都發出如雷的嘲笑聲。

武松在馬上聽了叫喊聲，向下一望，登時喜出望外，喜極叫道：「大哥。」隨即心急地跳下馬來。

武氏兄弟雖然分別十年，武大郎在十年前已三十歲，成年人容貌不易改變，更何況武大郎的獨特身形與樣貌，所以武松一眼便把他哥哥認了出來。

武松甫一下了馬，便與兄長緊緊相擁着，兄弟二人闊別十年，十年來互相惦念對方，今番重逢，兄弟倆都高興得相擁着掉下淚來。

人羣都靜止了，再也沒有人敢嘲笑武大郎，連先前對武大郎嘲笑得最厲害的幾個人也啞口無言，因爲事實已擺在眼前，打虎英雄確是

三寸釘武大郎的弟弟，而且明顯兄弟間的感情深厚之極。

但不少人開始議論紛紛起來，這兩個外形有天淵之別之人竟是兩兄弟，眞是天下無奇不有。

諢哥相信了，他與武大郎年紀相差雖遠，但却是極要好的朋友，他非但替武大郎開心，還爲自己是打虎英雄哥哥的朋友而感到光榮。

武氏兄弟相擁了一會之後，心中激盪過了，武松才道：「大哥，弟弟現在要去衙門見大老爺，你先回家去，弟弟見完大老爺，領了賞銀之後才回家找你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十年了，你還認得回家的路嗎？」

「若不認得，我會問人。」

「你去到我們住的那條街，見了王婆豆腐店，對面就是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武松甚關懷地道：「大哥，這十年來，有沒有人欺負你？」

武大郎無奈地道：「我這種人，一生下來就註定被人欺負的了。」隨即感到安慰地道：「但也有人關心我。」指住身邊的諢哥道：「諢哥就是其中一人。」

武松以感激的眼光望着諢哥道：「謝謝你關心我哥哥。」

諢哥有點受寵若驚。

武大郎道：「老二，你馬上去衙門吧，哥哥回家等你。」

武松點頭稱好，便再度騎上馬，與伏虎等人一路遊行往衙門而去，羣衆則一路簇擁着隊伍而行，一路上萬人空巷，武松的威勢端的一時無兩。

不多久，武松等人已來到縣衙，知縣大老爺馬上威早聞消息，門外衙差見了遊行隊伍抬着虎屍前來，便把一干人等領進衙門之內，看熱鬧的羣衆則仍聚在門外不肯散去。

武松等人進入衙門，伏虎等人把虎屍放在大堂上，然後站在一旁。

不久，知縣馬上威由師爺陪同下來到大堂。

祇見這馬上威約莫五十多年紀，身軀肥胖，臉上一個淡紅色的酒糟鼻，容貌有點猥瑣。

馬上威一見了虎屍身軀龐大，先是一個驚愕，隨着撫掌喜道：「好了，這害人的畜牲終於被除去了。」環視四周衆人一眼，道：「誰是打虎英雄武松？」

武松踏前一步，向馬上威作個揖道：「大人，小人就是武松。」

馬上威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，見他外形威武硬朗，也出現敬佩之色，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武英雄。」

武松變得謙虛起來，道：「小人不敢當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這畜牲已害了不少人，武英雄算是替地方除了一大害了，功勞匪淺。」

武松仍謙虛地道：「小人祇是爲地方出一點綿力吧，不敢提功勞二字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縣懸紅五百兩殺這大蟲，既然大蟲死在武英雄手上，這五百兩就是武英雄的了。」向左右叫道：「馬上把賞銀預備好，交給武英雄。」

左右應諾一聲，有人進內堂取銀子。

武松開心得心花怒放，但却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。

馬上威又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，道：「武英雄可曾習過武藝？」

武松道：「小人自幼習武，否則也殺不了這大蟲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不錯，這大蟲尋常人不能應付，若不是武藝與膽色過人，相信很難把牠除去。」

武松道：「小人愧不敢當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縣正缺乏武英雄這等人材。」

武松被讚得飄飄然，但口中却謙道：「馬大人謬讚了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縣目前正缺乏捕快都頭一職，本官正感頭痛不知該提升何人，想不到眼前已有了人選，若果武英雄不嫌棄職位低微，本官想委任武英雄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不知武英雄意下如何？」

武松喜極，衝口道：「眞的？」隨即發覺失態，一整臉容，改爲嚴肅，道：「但小人恐怕難以任。」

馬上威笑道：「本官對你有信心。」

武松開心得不得了，仍裝得很嚴肅地道：「謝大老爺。」

伏虎等人也替武松高興，賀彪忍不住喜道：「捕快都頭？武英雄豈不是成爲全縣捕快的總上司？」

馬上威點頭微笑道：「正是。」

陸無窮道：「這職位已不低了，大老爺却說職位低微。」

申風道：「這叫謙虛嘛。」

伏虎率先向武松道賀，其餘人亦陸續向武松恭喜一番。

馬上威道：「武英雄，不不，該叫你做武都頭了，武都頭今晚可有空？」

武松即道：「有空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好極，今晚武都頭請來本官的官邸，讓本官設讌招待武都頭，順便引見武都頭的幾個下屬。」

武松道：「我的下屬？」

馬上威笑道：「武都頭既然成爲本縣都頭，在情在理該跟下屬打個招呼，以便日後好辦事。本官今晚就向武都頭介紹本縣的兩個總捕頭和四大名捕與你相識。」

武松道：「一切由大人安排吧。」

當下，武松領了賞銀之後，便與伏虎等人離開，然後急不及待往見兄長武大郎。

當武松等人步出縣衙大門，羣衆仍聚集着想再睹打虎英雄風采，武松不想引起混亂，祇好由後門離開。

佳人助膽　揚眉吐氣

武松一下子之間成爲無人不識的大紅人，武大郎也沾了不少光彩。

武大郎與高采烈的返回家中，把情形對妻子潘金蓮說了，潘金蓮也異常高興。

潘金蓮年輕貌美，溫柔賢淑，對丈夫武大郎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夫婦二人更是恩愛異常，實在羨煞不少旁人。

世間上無奇不有的事本就不少，以武大郎與潘金蓮這對夫婦爲例，男的又窮又老又醜，且五短身材，女的却是年方少艾，花樣年華，樣子可人，且身材適中，但偏偏却是一對恩愛夫妻，怎不令人嘖嘖稱奇？

武大郎的獨特外形與身材，令他成爲附近無人不識之人，自從與潘金蓮成爲夫婦之後，名頭也更響亮了。

人人都知道武大郎與潘金蓮是兩夫婦。其實錯了。

武大郎與潘金蓮並非兩夫婦，祇因爲他們同居一室，才被人誤認爲兩夫婦，這其中原委，祇有他們本人才知道。

何解武、潘不是夫婦關係？

原來潘金蓮自幼父母雙亡，後來被賣到一戶富有人家當丫環，潘金蓮日漸長大，容貌越是漂亮。

潘金蓮的男主人周員外見她長得日比一日漂亮，早已唾涎三尺，心癢難搔，祇因家有惡妻，才不敢造次罷了。

一天晚上，潘金蓮準備就寢，周員外色膽包天，竟闖進潘金蓮睡房，欲想向她施暴，潘金蓮一個弱質女流，怎敵得過周員外，衣衫也被撕了下來，潘金蓮這朵鮮花眼看要被摧殘了，在危急關頭，周員外那個比吊睛白額虎還要兇惡的妻子及時出現，潘金蓮才倖免於難。

周員外被惡妻捉個正着，幾乎嚇破了膽，最後竟訛稱潘金蓮向他引誘，爲求脫身，諸般冤枉，周妻信以爲眞，潘金蓮在百詞莫辯之下，被周妻痛毆一頓，最後被驅逐出家門。

傷痕纍纍的潘金蓮離開周家之後，孑然一身，亦舉目無親，想起清白之身被周員外看見過，更觸摸過，最後還被冤枉色誘男主人，同時又想起身世淒涼，天地之大，已無容身之所，一時感觸之下，便欲投河自盡，了却此生。

潘金蓮投河自盡，但命不該絕，剛巧武大郎路經河邊，這個不諳水性的武大郎奮不顧身跳下河中，千辛萬苦之下把潘金蓮從鬼門關救了回來。

武大郎爲救潘金蓮，幾乎自己也一命嗚呼，接着把潘金蓮帶返家中，又把她被周員外妻子毆打造成的傷勢適心照料好。

其後，武大郎知道潘金蓮的身世之後，大表同情，因爲武大郎自幼被人欺負慣了，雙方說起身世，竟同病相憐，武大郎又知潘金蓮舉目無親，更無棲身之所，便把她收留了。

潘金蓮見武大郎雖然其貌不揚，但有一顆世間少有的善心，也是她見過的男人中唯一對自己沒有非份之想的人，心中好生感激，她知武大郎沒有妻子，而且他這種人也實在難找到一個妻子，所以決定「無以爲報，唯有以身相許」，願意下嫁武大郎，並一生照顧他。

武大郎見潘金蓮作了這個決定，大吃一驚，在自慚形穢的心理下，拒絕了潘金蓮下嫁之議，潘金蓮對他的情操更是敬重了。

潘金蓮不能委身報答武大郎，便決心一生照顧他。

武、潘兩人雖然同住一屋但並非同住一房，這一點，外人又怎知道？所以左鄰右里都以爲武、潘兩人已結成了夫婦。

武、潘兩人雖不是名正言順的夫婦，但潘金蓮却把武大郎當作丈夫看待，旁人也稱她「武大嫂」，潘金蓮每每聽了別人如此稱呼自己，心中總是甜絲絲的。

武大郎其實不知有多想潘金蓮做爲自己妻子，若果潘金蓮不是長得貌美如花的話，武大郎早已毫不客氣了，偏偏潘金蓮却是美貌與智慧並重，武大郎自卑心作祟之下，才不敢與潘金蓮結成夫婦，總之就是不想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。

但這被人誤認爲夫婦的假夫妻，一直以來都相敬如賓，互相尊重，互相關懷，更被稱爲是一對「模範夫婦」。

就這樣，一直以來，武、潘二人也從未在人前否認過二人間的關係。

且說潘金蓮知道武大郎的弟弟武松成爲打虎英雄之後，異常開心，更知道武氏兄弟分別十載，今天重逢，更替武大郎開心不已，喜道：「既然二叔……」有點靦覥地道：「你弟弟回來了，就叫他在家裡長住好了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這個當然。」

此時，忽有一對男女自外進

來。

這對男女，男的，約莫六十歲，身材瘦削高挑，一張面孔又乾又瘦又蠟黃，唇上長了兩撇老鼠鬚，一雙眼仿似永遠睡不足的樣子，他站在武大郎身邊，實在相映成趣。

至於那個女的，五十歲左右年紀，她雖然年紀不輕，但臉上却搽脂塗粉，且滿身傳來俗不可耐的香氣，更風騷得走起路來一搖三擺。

這個女的，原來就是住在武大郎家對面的王婆，她家裡是開豆腐店的，那個乾瘦得幾乎不似人形的男子就是王婆的丈夫，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，既然他妻子叫王婆，於是人人順理成章的叫他做王公。

王公王婆有個女兒，見過他們女兒的人並不多，因爲她平日是三步不出閨門的，他們的女兒名叫王西施，王婆封自己女兒叫「豆腐西施」。

王婆一進入武家，五六十歲的她却學着十五六歲的少女姿態走路，蓮步珊珊的行到武、潘二人面前，道：「武大哥、武大嫂，聽說你們的弟弟回來了，昨晚還在景陽崗殺了那頭害死不少人的老虎呢，武二哥殺了老虎不但成爲大英雄，還可以領五百兩賞銀，你們往後的日子好過了，從此之後，武大嫂不用向我們賒賬買豆腐，武大哥也不用天天上街賣狗餅了，這叫上天有眼，苦盡甘來，我們兩夫婦也很替你們一家開心呢。」

王婆一口氣沒停的說完後，王公一把沙啞得近乎破鑼般的聲音道：「你說完啦？」

王婆向王公惡瞪了一眼，王公嚇得身子一震，忙把頭垂下。

潘金蓮抿嘴一笑，道：「王婆，我們家裡雖窮，但金蓮從來沒有向你們賒賬買豆腐呀。」

王婆張開血盆大口陪笑道：「是嗎？」

武大郎也道：「王婆，我武大從今天起已改賣燒餅，不再賣狗餅啦。」

王婆又笑道：「眞是可喜可賀了。」

王公眉頭緊皺，奇道：「不賣狗餅改賣燒餅，有甚麼值得恭賀的？」

王婆又向王公惡瞪一眼，怒道：「你懂個屁。」

王公又嚇得垂下頭，吃吃地道：「我眞的不懂。」

王婆又笑道：「武二爺呢？爲甚麼還不見他回來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老二去見大老爺，相信很快就會回來了。」

王婆道：「聽說武二都年輕英俊，外形威武得很，與武大哥一點也不相像，是嗎？」

提起弟弟，武大郎又興奮起來，面上表情顯得有點自豪，笑道：「你見了他就知道了。」

王婆忽然變得認眞起來，道：「武二爺成了親沒有？」

武大郎搖頭。

王婆喜道：「原來武二爺還未成親，實在太好了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你弄錯了，我搖頭的意思是表示不知道。」

王婆一怔，道：「他是你弟弟，他成了親沒有你爲甚麼不知道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我和這個兄弟分別了十年，剛剛在街上見過他一面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成了親沒有。」

潘金蓮插嘴道：「王婆，爲甚麼如此緊張我二叔是否已成親？」

王公也道：「是啊，爲甚麼武二爺沒有成親你如此開心？」

王婆又惡瞪王公一眼，把本來已抬起頭的王公嚇得再度噤若寒蟬的垂下頭，然後惡狠狠地道：「你懂個屁。」

王公的頭垂得更低，道：「我眞的不懂。」

武大郎也道：「我也不懂。」

王婆又張開血盆大口笑道：「你遲早會懂的。」

潘金蓮笑道：「但我懂。」

王婆笑得很開心，道：「難怪人人稱讚金蓮美貌與智慧並重，眞的一點不假。」

王公大起膽子抬起頭，望着王婆，一邊抓着頭皮，道：「我還是不懂。」說完，恐怕王婆又向自己惡瞪眼，所以很快的把頭垂下，垂得下巴貼着心口。

王婆似乎很滿意他永遠抬不起頭的樣子。

此時，門外忽然傳來一把洪亮的聲音，道：「大哥，我回來啦。」

武大郎一聽，知道這是二弟的聲音，端的歡喜若狂。

各人向門外一看，只見門外有四個人抬着武松與高采烈地擁了進來。

抬着武松的四個人，就是伏虎，申風、賀彪與陸無窮。

這四個人已視武松爲偶像，而武松也把他們視作好朋友看待，於是四個人決定從此跟在武松身邊，隨時聽從差遣，武松被馬上威委任捕快都頭之後，這四個人更是武大哥前武大哥後的叫個不停，一副唯恐巴結不週的樣子。

正是淫婦遇上脂粉客，伏虎等人喜歡拍馬屁、逢迎，武松又是喜歡被人拍馬屁、逢迎的人，當眞是天作之合也。

伏虎等人爲了要討好武松，不惜以身扮轎，抬着武松回家，武松

也老實不客氣，接受了他們的「好意」。

武松直到門口，才跳了下「轎」，然後滿心歡喜的欲上前與兄長擁抱，細訴別離情，但武松忽然整個人呆住了，一雙眼睜得大大的，人也登時呆立當場。

原來武松見了美艷如花的潘金蓮，好似着了魔一樣。

王婆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，也看得好似着了魔一樣，口水竟不其然的流了下來。

武松的口水流得更厲害，而且看得發痴了。

潘金蓮見武松如此看着自己，顯得渾身不自然，羞怯得滿臉通紅，趕快把頭垂下！。

王公的頭終於抬起來了，他抬起頭是因爲要看清楚打虎英雄的樣子。

武大郎見武松整個人呆住，心中一驚，道：「老二，怎麼啦，你生病啦？剛才在街上見你還挺精神飽滿的。」

武松此時眼中只有那美艷得不可方物的潘金蓮，口水也越流越多。

王婆也一樣。

王公轉而望着王婆，更不明她何以看見武松就流口水？

伏虎等人見了武松的醜態，不想他出醜人前，四個人很有默契的走到武松面前，擋着他的視線，不讓他再看到潘金蓮。

武松視線被擋，雙手撥開伏虎等人，再向潘金蓮色迷迷的注視着。

武大郎見武松聽不見自己的說話，又見他呆着不動，且不斷流口水，緊張地走到他面前，道：「老二，你到底患了甚麼怪病？」

武松此時才如夢初醒般，一定神，大叫道：「大哥，我回來啦。」

武大郎被他的大叫聲嚇了一跳，拍了拍心口，道：「我知道你回來了。」

武松上前擁着兄長，手足之情再度洋溢。

兄弟二人相擁過後，武大郎道：「兄弟，我來向你介紹。」指着潘金蓮，道：「這位就是金蓮。」又向潘金蓮介紹武松，道：「金蓮，這個就是我時時向你提起的兄弟了。」

武松望着潘金蓮，道：「金蓮姑娘……」

王婆忙插嘴道：「甚麼金蓮姑娘？她是你的大嫂呀。」

武松眉頭緊皺，望了望武大郎，又望望潘金蓮，奇道：「是我大嫂？」

潘金蓮斂衽行禮，道：「金蓮給二叔請安。」

武松望着武大郎，鄭重的問道：「她眞是我大嫂？」

武大郎點點頭。

武松感到非常失望。

武大郎正想開口，王婆搶着問武松，道：「武二爺成了親沒有？」

武松好似此時才發覺屋內另有其他人，向王婆一望，見了她的尊容，登時嚇了一跳，又望望王公，還以爲家中出現殭屍，又把膽小的武松嚇了一跳，然後望着兄長，道：「這兩個是甚麼人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他們是王公和王婆，住在我們家對面，門外那家王婆豆腐店的店主。」

武松吁了口氣。

武大郎望着伏虎等人，道：「老二，他們是你朋友？」

武松道：「是啊。」

伏虎道：「我們那有資格跟武大哥做朋友？我們只是武大哥的隨從罷了。」

其餘三人也同聲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只是武大哥的隨從。」

武松指住武大郎，對伏虎等人帶笑道：「這位才是武大哥，以後別叫我武大哥。」

四人同聲道：「那我們以後叫你武二爺好了。」

武松甚開心，道：「好，就這樣稱呼我吧。」

四人又同聲叫道：「武二爺。」

武大郎奇道：「他們眞是你的隨從？」

不待武松開口，伏虎四人已叫道：「我們甘願做武二爺的隨從。」

武松很滿意，道：「既然你們要做我的隨從，我就替你們四個人起個別號吧。」

四人齊口道：「甚麼別號？」

武松想了想，道：「就叫四大天王吧。」

四個人都很開心。

王婆又張開她的血盆大口，走到武松面前，武松又被嚇了一跳，四大天王也打了個冷戰。

王婆似乎不知道自己臉上的化粧足可以嚇死很多人，問武松道：「武二爺，我剛才問你的問題還沒有答我呢。」

武松不敢望她，側着身子道：「甚麼問題？」

王婆道：「我問你成了親沒有？」

武松道：「尚未娶妻。」

正想問她何以有此一問，但王婆已開心得見牙不見眼地對王公道：「死鬼，快把西施帶過來。」

王公反應奇快，應聲「好」便快步走了出去。

王婆追出門口，鄭重地道：「叫她化好粧才出來見人。」說完又返回屋內。

武松奇道：「西施是甚麼？」

王婆笑道：「是我的寶貝女

兒。」

武松見了王婆的樣子就打冷戰，恐怕望多兩眼晚上會做惡夢，連忙把視綫挪開，不其然又看見潘金蓮，又不禁看得發痴了，潘金蓮被看得又羞怯地垂下頭。

武松望了望潘金蓮之後，然後回頭望着武大郎，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，道：「大哥，她眞是大嫂？」

王婆插嘴道：「難道還有假？」

武大郎對武松道：「以後我慢慢跟你說。」然後對潘金蓮道：「金蓮，馬上買些好菜回來做飯吧！」

潘金蓮得體地應了聲，拿起一個竹籃便出去了。

武松痴痴地望着潘金蓮的背影離開家門，才回頭對武大郎道：「大哥，今晚大老爺請我到他家裡，專誠設讌招待我，所以晚上我不回家吃飯了。」

武大郎喜道：「大老爺請你吃晚飯，如此看重你？」

武松神氣地一點頭。

申風道：「武大哥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

武大郎急道：「甚麼好消息？」

陸無窮搶着道：「大老爺委任武二爺出任陽谷縣的捕快都頭！」

武大郎歡喜若狂，道：「眞的？」

四大天王齊口道：「千眞萬確。」

武松更加神氣，鼻孔朝天接口道：「萬確千眞。」

武大郎激動得雙手合什，抬頭望天道：「祖宗有靈，老二終於替武家光宗耀祖了。」

王婆一臉騷態的笑道：「武二爺在本縣身居要職，眞的可喜可賀，我也很替你兩兄弟開心。」

武松見了王婆的樣子就覺嘔心，見她向自己道賀，祇好勉強苦笑點頭還禮。

王婆又笑道：「爲了祝賀武二爺，我也打算請武二爺吃一頓酒微菜薄的晚飯，就定在明天吧，武二爺好嗎？」

武松忙道：「不好。」

王婆仍笑道：「那麼就後天吧，好嗎？」

武松道：「不好，永遠也不好。」

王婆的笑容消失了，道：「武二爺爲甚麼如此不賞臉？」

武松道：「不是不賞臉，我祇是怕吃不下，就算吃了，也怕會全部嘔吐出來。」

王婆皺眉道：「你身體不好？」

伏虎衝口道：「武二爺見了尊容那還吃得下？」

賀彪接口笑道：「就算吃了，不全部嘔出來才怪。」

王婆的臉孔登時變得青白，再也笑不出來。

但四大天王覺得很好笑。

武松賠笑着對王婆道：「對不起，我這四個隨從太坦白了。」

王婆的臉更黑，眞想一走了之，但爲了要等女兒，祇好呆下去了。

不多久，王公再度返回武家，跟在他身邊的，是一個少女，這少女大方得體，走路姿勢也夠婀娜多姿，祇見她手執一把鵝毛扇掩着臉部，祇露出一雙明亮的大眼睛。

原來就是王公夫婦的女兒，王西施，別號「豆腐西施」，王婆常以她引以爲榮。

王婆見女兒進來了，又露出那令人嘔心的笑容，她連正眼也不望王公一眼，便把女兒拉到武松面前，道：「武二爺，這就是小女西施了。」轉對女兒道：「西施，快見過打虎英雄武二爺吧。」

王西施似乎有點羞怯，向武松欠身一禮道：「小女子向武二爺請安！」

武松拱手還禮。

王婆笑得很開心，對武松道：「武二爺，西施今年二十一歲，尚未吃過人家的茶禮。」

武松怎不知王婆言下之意，但他見了潘金蓮之後，已對任何女性提不起興趣，所以對王婆敷衍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趕快找戶人家，找點茶禮吃吃吧！」

王婆笑道：「找到了。」

武松正想開口，伏虎望着王西施道：「姑娘，可否把扇拿開？」

王西施更是羞怯，最後似是作了個很大的決定，然後把遮着一張臉的鵝毛扇拿開。

王西施整張面孔一露，武松與四大天王登時嚇了一跳，伏虎忙道：「姑娘還是把面孔遮住，免得大家難受。」

原來這王西施的臉孔跟母親長得一模一樣，難怪平日三步不出閨門了，她爲了要見武松，刻意化了個粧，這個粧也與母親一模一樣，可見母女二人品味一致，也難怪王婆引以爲榮了。

王西施見了各人的反應，心中有點難受。

王婆却笑對各人道：「大家看慣西施的樣子之後，就會覺得她美了。」

武松與四大天王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。

武大郎問王婆道：「王婆，你剛才說已替西施找到一戶吃茶禮的人家，到底是那家公子如此有福？」

王婆笑道：「就是武二爺。」

武大郎笑道：「老二那有這個福氣？」

武松嚇得瞪大雙眼，向武大郎道：「大哥，我有急事，要往外走

一趟。」說完迅速往門外跑，四大天王也不想再對着王婆一家人，跟着武松一溜煙的跑了出去。

* * *

天剛入黑不久。

街上行人已稀少。

馬上威的府第燈火通明。

馬家的內堂大廳擺了一張大圓枱，枱上已預備了一應餐具，還擺放着幾罈酒。

有七個人團團圍着圓枱坐着，馬上威並不在座，在圓枱側邊則站着兩名大漢。

原來馬上威專誠於今晚設讌招待武松，但武松還未到，馬上威則在外面大廳等候。

席上的七人已顯得甚不耐煩，都一致認爲武松在擺架子，因而很不滿意。

這七個人當中，其中一個約莫廿七八歲，穿一身華麗衣服，手拿一把摺扇，樣子油頭粉臉，面容有點不可一世，也略帶奸詐。

原來此人是一個富家子弟，馬上威的乾兒子，複姓西門，單名一個慶字。

站在一邊的兩人則是西門慶的爪牙手下。

其餘六人當中，有兩人年約四十歲，外形甚是威猛，同樣都略帶一點奸詐味道，原來此兩人就是陽谷縣的捕頭，一個名叫程天豪，另一個名叫杜雲，據說此兩個捕頭都精明幹練，辦起案子上來有點不擇手段，甚至心狠手辣，罪犯因而聞名喪膽。

另外四個人都在三十歲左右，外形也甚威武，他們都是陽谷縣的捕快，看樣子也不似簡單人物，他們分別名叫洪文浩、江能、楊生及余若飛。

程天豪與杜雲兩人知悉馬上威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甚是不滿，西門慶跟他們同一鼻孔出氣，也很替他們不值，西門慶道：「論資格、論見識、論經驗，這捕快都頭一職該由程總或杜總出任才是，乾爹怎地無緣無故委任武松任此職位？」

余若飛似是個甚衝動之人，叫道：「就是了，武松是甚麼東西？打死一頭大蟲罷了，竟委任他擔任這高職！」

江能也甚不滿，接口道：「就算這武松武功蓋世，能人所不能，但對捕房工作一無所知，他憑甚麼出任這職位？」

洪文浩也道：「馬大人貿貿然叫一個對捕房工作毫無經驗的人出任都頭，我們這口氣如何吞得下去？」

楊生亦道：「他的職位騎在杜總和程總頭上，一衆兄弟如何服氣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總之武松出任此職位，整個陽谷縣的捕房兄弟都不會服從他，看來陽谷縣的治安會惡劣下去了。」

論資歷，程天豪與杜雲不淺，聽了各人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心中更不是味兒，程天豪忽然冰冷着臉孔道：「聽人說，這武松武功高强，我倒想試試他有多少份量。」

杜雲似是有點氣餒，道：「我們不滿又如何？武松的職位是由馬大人委任的，馬大人對他情有獨鍾有甚麼辦法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爹看來是有點糊塗了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要領教一下武松的武功。」

余若飛道：「對，就算他要做我們的總上司，也得拿出眞實本領來。」

江能道：「人人都說武松武功高强，看來非假。」

楊生道：「人人都說，難道這些人不會人云亦云嗎？說不定武松是浪得虛名也未可料。」

西門慶望着憤憤不平的程天豪道：「程總，有道是殺鷄焉用牛刀，試武松的武功交由小弟代勞吧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好，就由你試他武功吧。」

杜雲望望門外，道：「這武松爲甚麼還不來，平白要我們等他？」

江能道：「非但要我們等，還要馬大人在外面迎候。」

程天豪氣道：「打死一頭大蟲就在大擺臭架子，這算是甚麼意思？」

西門慶不屑地道：「武松一夜間成爲陽谷縣的大英雄，名字無人不識，他不趁機擺擺架子還待何時？」

各人七嘴八舌的，不是指責武松擺架子，就是不滿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越說心中越氣，說到後來，倒似武松開罪了他們似的，都把視如眼中釘般。

各人你一言，我一語間，站在門旁的西門慶的兩名手下，見馬上威帶着想必是武松的人進來了，便示意各人住嘴，各人才停止說下去。

武松終於來了，他是由「四大天王」陪同來的，但「四大天王」沒有進入馬府，他們祇在馬府門外等候武松。

馬上威殷勸的引武松進入內堂，武松則一副神氣，目空一切的樣子，昂首闊步地進入內堂。

在座各人見了武松那副德性，架子比皇帝老子還要大上好多倍，都不禁心頭有氣，各人看在馬上威面子上，才一致起身相迎。

武松見所有人站起身「歡迎」自己，更是趾高氣揚，然後可有可無地向各人作揖還禮，程天豪等人見狀則更氣在心頭。

馬上威仍一臉熱誠，向雙方介紹了，程天豪等人對武松極不滿，祇是敷衍還禮，武松爲了要突出自己，對各人更敷衍更勉强。

介紹完畢之後，馬上威才叫各人就座，同時亦命下人上菜。

雙方坐定之後，各人見武松坐在馬上威身旁，那表示身份非凡，心中更氣了，西門慶已忍不住，道：「聞說武兄武藝超羣……」

還未說完，武松傲然道：「別叫我武兄。」

西門慶很生氣，但忍住氣道：「然則，要我們如何稱呼閣下了？」

武松傲氣更甚，道：「叫我武都頭、武英雄或者武二爺吧，隨便一個稱呼都可以。」

各人聽了更生氣。

馬上威好似有點糊塗，似乎還沒發覺氣氛有點不尋常，帶着笑臉道：「不錯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這些稱呼，武都頭的確受之無愧，但本官喜歡稱呼武都頭。」

西門慶仍沉住氣，還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道：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，聞說你武藝超羣，小弟想跟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切磋一下，不知小弟有沒有這份光榮？」

武松提起打架就怕怕，那敢與人「切磋武藝」？當下擺出一副不屑神色，道：「我今晚來這裏目的不是切磋武藝，希望大家不要弄錯才好。」

程天豪見了他的神情氣極，但卻沉住氣，道：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，這豈非很不賞臉？」

武松被人以三個稱號連呼，似乎非常受落，是以傲氣更甚，道：「我不是每個人都賞臉的。」

各人聽了更氣，杜雲按捺不住，怒道：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武松見杜雲一臉怒容，心中一怯，吃吃地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這個那有甚麼意思？」傲氣已消了一半。

余若飛不客氣地道：「既然沒有甚麼意思，西門大爺與你切磋武藝，爲甚麼不賞臉？」

武松見對方人多，開始有點怯意，苦笑道：「武藝有甚麼好切磋的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在下祇想跟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以武會友罷了。」

武松一臉爲難之色望着馬上威，好似希望他打圓場一樣。

馬上威却笑道：「既然今晚如此高興，武都頭就跟阿慶切磋切磋一下吧。」

各人對武松發出不屑的笑容。

武松更是爲難。

馬上威仍滿臉笑容，道：「武都頭，你就向阿慶指點指點一下吧。」

西門慶已一臉的輕佻笑容，手拿摺扇起身走到大廳中央，並向武松作個手勢，道：「請！」

武松其實武功不弱，但他爲人實在太膽小，提起打架就怕，見西門慶已離座，而且一副非打不可之勢，心中開始慌亂，對馬上威道：「馬大人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馬上威笑道：「我知你怕打傷阿慶，怕甚麼，祇是切磋而已，點到即止就是了。」

武松吃吃地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其餘程天豪等人冷眼旁觀，已知武松是個膽小之人，都在發出不屑的神色與冷笑，見武松有意推搪，余若飛與江能已忍不住，雙雙站起身，走到武松身旁，把他拉了起身，余若飛還假裝成很客氣的樣子，道：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，你的武功如此高强，就讓大夥兒開開眼界吧。」

江能也笑道：「是啊，人人都說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武藝超羣，我們也想知道傳言究竟是眞是假。」

武松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神色，正想說話，余、江二人已很有默契地在他背上一推，推向西門慶。

其餘人等拍掌叫好。

西門慶輕佻笑道：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，多多指教！」

武松已知這一架非打不可了，吞了口口水，道：「西門老兄，大家切磋切磋而已，可別認眞啊。」

西門慶已瞧不起武松，笑道：「在下還請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手下留情才眞。」

西門慶語畢，隨即臉色一沉，手拿摺扇直指武松心房，武松吃了一驚，慌忙閃避。

西門慶一擊落空，馬步一踏，橫裏打出一拳，武松橋手伸出格開，西門慶心有不憤，雙拳攻向武松上中二路，武松見他出招急勁，有點不知所措，笨手笨脚的格開了西門慶的拳招。

論武功，武松比西門慶高出很多，西門慶的武功充其量祇是普通脚色，但武松此人膽小，他的武功其實不弱，又一向缺乏信心，以爲世上每一個人的武功都比自己强，因此出現膽怯，膽子一怯，甚麼招數也使不出來，因此，他對着一個普通的對手也往往捱打。

武松過份低估了自己，亦過份

高估了敵人，因此對自己毫無信心。

西門慶則相反，他過份高估了自己，也過份低估了敵人，因此也過份自信。

雙方交手了幾招，西門慶本不喜歡武松，見連攻幾招都攻不着，對武松更恨，於是更加瘋狂地向武松進招，武松見他越打越狠，心中更驚怕，他已不敢接招，祇是左閃右避，或是到處游走，情形相當狠狽。

程天豪等人見了武松的狠狽相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眼前這個人就是人人稱頌，武功高强的大英雄。

馬上威也看得瞪大了雙眼。

杜雲忍不住，對馬上威道：「馬大人，這個就是我們的新上司？」

馬上威一副的窘態，且感到有點沒趣。

余若飛一面揶揄地道：「好一個陽谷縣捕快都頭。」

馬上威更沒趣。

且說，武松被西門慶攻得祇有招架，而無還手之力，不，該說無還手之膽才對。

西門慶打得性起，以爲自己武功强，爲了在衆人面前顯一下威風，越打越起勁，把武松攻得陣脚大亂之際，來一招掃堂腿，登時把武松掃得跌了個四腳朝天。

各人拍掌叫好。

程天豪與杜雲臉上發出冷笑，並偷偷望了望馬上威。

馬上威對武松簡直不忍卒睹。

西門慶見各人向自己報以掌聲，更是沾沾自喜，把跌在地上的武松揪起身，然後在他臉上打了幾拳，再把他身子一摔，武松登時又跌了個餓狗搶屎，難看之極。

武松始終不能發揮他的武功，以至輸得一敗塗地。

馬上威本對武松寄望甚高，如今目睹武松竟連武功平凡的西門慶也可以打敗他，端的失望異常。

西門慶正想乘勝追擊，馬上威忽叫道：「住手！」

西門慶停了手。

武松笨手笨脚地爬起身，祇見他臉上已青一塊，紫一塊的。

各人見了，幾乎大笑起來，祇因衝着馬上威的面子才忍住笑聲。

馬上威氣極。

現在輪到西門慶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了，輕佻地向武松作個揖道：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，承讓了。」

武松却一臉笑容，道：「切磋完了，大家吃東西吧。」說完，好似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，便返回座位。

席上的酒菜早已預備好。

西門慶也返回座位，對馬上威道：「乾爹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這三個稱號都好似不再適合他了，尤其是武都頭這個稱號更甚。」

馬上威氣得說不出話來，祇好苦笑着對各人道：「大家乾杯，然後聽武都頭講述如何打死大蟲的經過吧。」

說完，拿起酒杯向各人敬酒。

各人也拿起酒杯，正想一飲而盡，但見了武松並不舉杯，西門慶奇道：「武……武老兄，不介意我這樣稱呼你吧？」

武松笑道：「稱呼吧了，介意甚麼的？」他先前的銳氣與傲氣已蕩然無存。

西門慶笑道：「乾爹向大家敬酒，武老兄怎的如此不給面子？」

武松苦笑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想喝酒。」

衆人爲之愕然。

余若飛道：「你打老虎之前，不是連喝九斤花雕，八大碗三碗不過崗而臉不改容的嗎？怎地說不懂喝酒？」

武松在武功上已失禮人前，現在豈能再在人前認不懂喝酒？祇好道：「剛才喝了太多酒了，現在不想喝。」

馬上威對武松失望之餘，開始不快，正色道：「難道祇喝一杯也不賞面？」

武松見馬上威不悅，祇好苦着臉拿起酒杯。

各人舉杯一飲而盡，武松祇好喝了一杯，祇覺甚是難受，但口中却大說「好酒」。

馬上威向各人敬了三杯，武松也被逼喝了三杯。

三杯過後，杜雲對武松道：「武都頭、武英雄、武二爺，聞說你打虎過程相當精彩，可否向我們詳細說一遍？」

武松喝了三杯酒之後，已有七八分醉意，各人見他不勝酒力，更感奇怪，開始猜想到他所說「連喝九斤花雕，八大碗三碗不過崗」多半是吹牛的了。

武松喝了酒之後，就會露出眞面目，且酒後吐眞言，提起「打虎」經過，端的猶有餘悸，他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這大蟲好可怕啊！」

杜雲道：「大蟲如何可怕？」

武松便把「打虎」經過詳細說了出來，說自己如何作狀喝了九斤花雕和八大碗三碗不過崗，後來無銀兩結帳，被逼替酒寮老闆幹活償還酒錢，如何偷離酒寮，後來遇上吊睛白額虎，被老虎嚇了個半死，自己如何爬上樹上避難，被老虎的吼叫聲嚇得跌下樹來，後來老虎如何撞在大樹上撞死等等，都詳細無遺地說了一遍。

武松被吊睛白額虎追得狠狽而逃……

各人聽得目瞪口呆，各人更知道武松不勝酒力，酒後吐眞言之下把打虎的眞相說了出來，所以每個人都相信這是事實。

程天豪聽了眞相之後，對馬上威道：「大人，這個就是陽谷縣的捕快都頭嗎？」

馬上威面目無光。

杜雲接口道：「既然馬大人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我們必定會尊敬馬大人高見的。」

馬上威臉色很難看。

武松醉得左搖右擺，道：「明天我才正式上任，記住，你們全都是我的下屬。」

馬上威正色道：「武松，本縣沒有資格請你做捕快都頭，你另謀高就吧！」

各人滿心滿喜。

武松醉態畢現，道：「知道了，我明天就正式上任。」說完舉箸進食。

馬上威實在不想再看見武松這個醜態，命幾個下人把武松扶出屋外。

武松在大叫大嚷，最後終被挾了出去。

在門外等候的四大天王見武松被四個人挾着兩臂扶了出來，先是吃了一驚，四個人一齊上前道：「發生甚麼事？」

那四個下人愛理不理，把武松推在四大天王面前，隨即轉身返回屋內。

四大天王見武松大字型伏在地上，吃驚地把他扶起，見他醉得不省人事，伏虎脫口道：「二爺喝了甚麼酒，竟醉得如此厲害？」

陸無窮道：「以二爺的酒量，還有甚麼酒可以喝醉他？」

賀彪道：「莫非這世上還有一種酒比三碗不過崗還要厲害的？」

申風道：「待二爺醒了之後，我們再問他，到底喝了甚麼酒如此厲害。」

賀彪道：「當然等他醒了才問，難道現在問？」

伏虎道：「別說啦，先扶二爺回去吧！」

四大天王於是合力把武松扶起，這時才發覺武松臉上又紅又腫，各人更感奇怪，陸無窮道：「好厲害的酒，非但把二爺醉得不醒人事，臉上竟然又紅又腫。」

伏虎驚叫道：「這到底是甚麼酒？」

賀彪道：「二爺醒了之後，問他就知道了。」

* * *

四大天王合力把醉得不省人事的武松扛回武家，武大郎與潘金蓮正在漏夜趕製燒餅，見狀嚇了一跳，還以爲武松遇害後屍體被抬回家中，四大天王解釋武松祇是喝了

比三碗不過崗還要厲害的酒，夫婦二人才放下心頭大石。

武松這一醉可非同小可，竟然醉了七天，武大郎每天要外出賣燒餅，潘金蓮與四大天王天天都在武松床邊，加以照顧。

這天，武松終於醒來了，潘金蓮見狀，大喜過望，脫口道：「二叔，你醒來了？」

武松甫一睜眼，便見了貌美如花的潘金蓮坐在床邊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，連忙伸手捉着潘金蓮的手，欲訴仰慕之情，潘金蓮吃了一驚，把手一縮，連忙站起身來避之則吉，武松已情不自禁，也爬起床，欲想進一步行動，潘金蓮見了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此時，房外的四大天王聽了潘金蓮的叫聲，知武松醒了，連忙走進房內。

武松本想把潘金蓮一把抱入懷，但見四大天王衝了進來，登時停止了動作，而這時候他也知道唐突了佳人。

四大天王進房後，見武松精神奕奕的，齊聲叫道：「二爺，你醒啦！」

武松唐突潘金蓮過後，也有點窘態，故意伸了伸懶腰，道：「睡得眞舒服。」

伏虎急不及待道：「二爺，你那天到底喝了甚麼酒，竟醉成這個樣子？」

武松奇道：「那天，不是昨晚嗎？」

潘金蓮羞怯地斜望着武松，道：「二叔整整醉了七天了。」

武松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七天了？」

伏虎道：「是啊，七天了，二爺到底喝了甚麼酒，竟醉得這麼厲害？」

申風搶着道：「莫非是一碗不過崗？」

陸無窮道：「這麼厲害的酒，該叫一滴不過崗才對。」

武松又吃一驚，道：「不妙，我該馬上到衙門上班了。」說完「呼」的一聲便衝了出去，四大天王也尾隨跟了出去。

武松與四大天王走在街上，被街上行人認了出來，一時間，武英雄前，武英雄後的叫個不停，不少人欲一睹打虎英雄的風采，都央求武松講述打虎經過，武松自是高興得飄飄然，若不是趕着回衙門「上班」，眞想就在街上再過一次吹牛癮，當下便答應羣衆改天再說打虎經過，便逕自向衙門而去。

* * *

武松來到衙門，四大天王則在門外等候，武松獨個兒昂首闊步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走了進去，經衙役通傳之後，知縣自內堂走了出來，一見武松，奇道：「武松，你來幹甚麼？」

在馬上威面前，武松不敢造次，作個揖道：「小人是來上任的。」

馬上威眉頭緊皺，道：「上甚麼任？」

武松道：「小人知道來遲了七天，請大人恕小人不勝酒力，所以遲了一點點。」

馬上威正色道：「那晚本官不是對你說得很清楚嗎？你根本沒有資格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快滾吧！」

武松一愕，心道：「莫非那晚喝醉了酒，把打虎眞相說了出來？」

馬上威見他呆呆地出了神，臉上一沉，道：「你這混帳的狗熊，還不快滾？」

武松自知酒後吐眞言，以致丟了職，哀求道：「馬大人，你就給小人一個機會吧！」

馬上威皮笑肉不笑，道：「你也給我一個機會吧。」

武松喜道：「甚麼機會，馬大人直說吧！」

馬上威臉色又一沉，道：「給我一個清靜的機會，你快給我滾！」

武松還想哀求，但左右衙役連忙擁前，四個人挾着武松兩邊胳臂，就要把武松押出去，武松站着不動，四名衙役竟不能動他分毫，然後武松再向馬上威哀求，道：「馬大人，讓我做捕快都頭吧，我一定做得來的，我求求你，大人不記小人過。」

馬上威見他賴死不走，心中有氣，向衙役叫道：「趕他出去，不走就給我打。」說完轉身走進內堂。

武松一怔，心道：「那天對我們客客氣氣的，而且武都頭前，武都頭後，怎地現在却反面無情？」

他目送馬上威進入內堂，正想跟進去再次哀求，但瞥眼一看，見四名衙役已各執水火棍，正目露兇光向自己步步趨前，吃了一驚，來個君子不吃眼前虧，轉身便奪門而去。

他行到接近大門口時，見衙役沒有追出來，這才放下了心，然後又回復他那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的臉孔，大踏步走出衙門。

四大天王見他甫進衙門便又出來，忙迎上去，伏虎道：「大人物即是大人物，一上任，象徵式報導一下就可以回家了。」

陸無窮接口道：「當然，這職位可不易勝任的。」

武松傲氣甚盛，道：「這低微的職位我瞧不上眼，我已向馬上威說了我不幹啦。」

四大天王驚訝地齊道：「你不

幹？」

武松撒謊不用思索，也不眨眼，道：「馬上威向我苦苦哀求，我也不幹。」

申風感到有點可惜，道：「這麼威風的職位，有人在捕房幹一輩子也掙不上，二爺放棄，豈非有點可惜？」

賀彪也道：「是啊，二爺再想清楚吧！」

武松滿不在乎地道：「我不稀罕。」

四大天王在面面相覷。

伏虎打圓場，笑道：「所謂人各有志，二爺一定另有打算了。」

陸無窮也道：「對啊，捕快都頭能有多少工錢？二爺打死一頭老虎就有五百兩了，以現在二爺的名氣與威名，做甚麼也比捕快都頭來得強。」

申風道：「無窮兄說得對極了，難怪二爺不稀罕這低微職位了。」

伏虎道：「那麼二爺有甚麼大計？」

武松道：「我要做最賺錢的生意，你們替我想一想吧！」

伏虎道：「二爺要做生意？」

武松點頭道：「要本錢小，利潤大的，無本生意則更妙。」

陸無窮道：「這世上那有無本生意的？」

武松道：「所以我要你們動腦筋。」

伏虎喜道：「我有辦法。」

武松喜道：「快說。」

伏虎道：「剛才我們在街上的時候，不是有很多人想聽二爺講述打虎經過嗎？」

武松道：「當然，我是打虎英雄嘛，誰人不想聽我的威風事蹟？」

伏虎道：「二爺大可找個地方說打虎經過，誰人要聽，誰人就要付錢。」

武松大喜，道：「果然妙極，這的確是無本生意。」

申風道：「但在甚麼地方講？」

伏虎道：「最好在酒樓，地方大，人多。」

武松眼前仿似出現了大量銀兩，道：「你們替我安排吧。」

賀彪道：「陽谷縣最大的酒樓是獅子樓，我們跟老闆商量一下吧！」

* * *

魯夫子已年近七十，據說是一個博學多材的讀書人，由於他學識廣博，所以被獅子樓的老闆劉獅子聘用在酒樓內說書。

說書，就是向人講故事，獅子樓聘請說書先生向食客講故事，這當然是招徠生意的一種手段。

魯夫子在獅子樓說書已十多年了，聽過他說故事的人無數，他也以此職業養活了一家。

魯夫子失業了，因爲武松的入侵。

經四大天王的安排下，武松取代了魯夫子在獅子樓的位置。

以往，要聽魯夫子說故事是無需額外付錢的，但聽武松說故事非但付錢，而且代價不菲，四大天王稱這是「入場費」。

老闆劉獅子果然有眼光，他知道以武松的名氣，只要他向人客講述打虎經過，必定客似雲來。

劉獅子沒有估計錯誤。

獅子樓天天座無虛設。

四大天王天天收「入場費」收到手軟。

武松天天不斷在重複說他的打虎事蹟，說得一天比一天興奮，因爲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加。

劉獅子見天天高朋滿座，非常高興。

四大天王也高興。

武松更高興。

魯夫子一點也不高興。

* * *

聽武松親述打虎經過的人並不多，一般人只是從傳說聽過武松的「威風事蹟」，現在有幸親耳聽見打虎英雄講述打虎經過，更有幸能親睹「偶像」風采，以致武松的名氣一天比一天响亮了。

獅子樓仍舊座無虛設。

劉獅子仍舊笑容滿面。

四大天王仍舊在點算收入。

武松仍舊在口沫橫飛，七情上面地講述打虎經過。

聽衆屏住呼吸，目光全都集中在武松身上。

此時，酒樓入口處忽然傳來一聲暴喝聲：「武松，給我住口！」

武松登時瞠目結舌。

衆食客被這突如其來的大喝聲嚇了一跳，並不約而同地扭頭望向聲音傳來處。

武松與四個天王也望着酒樓入口處。

在衆人眼底下，正有三個目中無人的大漢慢慢走向武松的「講台」。

這三人原來是身穿華麗衣服，油頭粉臉，手執一把摺扇的西門慶，另兩人則是陽谷縣的總捕頭杜雲與程天豪。

剛才那一聲喝叫聲是西門慶發出的。

酒樓內鴉雀無聲。

武松有點驚怕。

四大天王見來者不善，作好準備。

劉獅子連忙快步趨前，在三人面前，恭敬地道：「西門大爺，程總、杜總，有甚麼事？」

走在前頭的西門慶最是目中無

人，連正眼也不望劉獅子一下，伸手便把他推開。

劉獅子跌了個四脚朝天，但敢怒不敢言。

三人行到武松的「講台」處居中站着，向武松上下打量一番。

武松被看得渾身不自然。

四大天王雖不值西門慶所爲，但知道程天豪與杜雲的身份，同樣是敢怒不敢言。

西門慶一副瞧不起武松的神情，打量了武松一番後，面向衆多食客，朗聲道：「各位，你們太有眼無珠啦，武松其實不是大英雄，他是大狗熊、大騙子。」

武松顯得有點無地自容。

四大天王面有怒容，伏虎忍不住道：「姓西門的，別欺人太甚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西門慶以不屑的目光望了望伏虎，冷笑道：「我只是想當衆揭穿武松的眞面目。」

台下衆多食客靜觀事態的轉變。

伏虎氣道：「你說武二爺是騙子，他欺騙誰？」

程天豪插嘴道：「他欺騙了全縣人。」

台下衆人相繼愕然。

申風瞪大眼睛，對程天豪道：「他如何欺騙全縣人？」

武松暗叫不妙，因爲打虎眞相勢必被揭穿了。

杜雲居中而站，向台下衆人道：「各位，武松不斷吹噓他的打虎經過，其實老虎不是武松打死的……」

台下衆人發出驚愕之聲。

賀彪怒道：「杜總，話不可亂說。」

杜雲奸詐一笑，道：「讓我把武松打虎的眞相說給大家聽吧！」

武松手心已滲出了冷汗。

杜雲開始講述武松的打虎眞相，所說的，就是武松酒後吐眞言所講的打虎經過，武松聽得目瞪口呆，原來那晚在馬上威家中喝醉了酒把眞情詳細無遺的說了，只把他羞得面紅過耳，恨不得馬上在地上找個洞鑽將進去。

可是地上沒有洞。

杜雲一口氣揭穿了武松的打虎眞相，西門慶向台下衆人叫道：「各位，大家認清武松這個大騙子吧。」

伏虎怒道：「混帳，當時我們四兄弟的確親眼看見二爺打虎的。」

程天豪皮笑肉不笑，道：「老虎之前已一頭撞在大樹上撞死了，武松當時打的是死虎。」

四大天王不信。

台下人衆早已視武松爲大英雄，此時有人向程天豪叫道：「你們三個存心侮辱武英雄，有甚麼居心？」

此語一出，台下衆人一喝百和，都說西門慶三人有心踩場子，紛紛向三人喝倒采，武松見了，心中好不寬慰。

需知道，陽谷縣所有居民都視武松是爲民除害的大英雄，武松形象早已深入民心，豈容他人損害武松形像？

西門慶三人萬料不到枉作小人，杜雲正想命衆人安靜下來，然後再說情由，但羣衆已把他們列作不受歡迎人物，仍噓聲不絕，有人喝令三人馬上離開，有衝動者甚至向三人擲杯碟碗筷，其餘人爭相仿傚，紛紛向三人投擲雜物。

場面異常混亂。

武松見有這許多人支持自己，又保住了這個天大的謊言，端的喜上眉梢。

西門慶三人萬料不到事情竟演變成這個地步，三人身上被飛上來的雜物打得狼狽不堪，有道是寧願犯天條，功莫犯衆憎，他們既犯了衆怒，也犯了衆憎，唯有抱頭鼠竄，奪路而逃，但羣衆仍怒氣難消，一湧而上追打三人，把三人去路擋住，喝打連聲。

饒是程天豪與杜雲武功高强，更身爲捕頭，見了這個場面，也不由心膽俱裂，叫苦連天。

羣衆的力量可不能小覷，西門慶三人被團團圍住脫不了身，滋事者更向他們身上拳打脚踢，衣衫也被扯得破碎，苦不堪言。

武松曾被西門慶三人挫過威風，今番見了他們的遭遇，可樂壞了。

武松有見於羣衆替自己出了寃氣，爲了顯示不自己的影响力，振臂一呼，道：「各位，請停手。」

武松這一聲呼叫，果然奏效，羣衆頃刻都退下了，對武松端的尊敬之極。

西門慶三人甫一脫身，有如皇恩大赦般，慌忙找到樓梯處，便沒命奔下樓去了，那時候，三人已是衣衫不整，滿身傷痕。

三個都是陽谷縣「有頭有面」的人物。

事件總算平息了。

* * *

魯夫人子很高興，也很感激武松。

因爲武松向劉獅子辭了職，自己可以復職。

武松在獅子樓當了十來天說書先生，每天都收入不菲，他是個只會嫌錢少不會嫌錢多的人。

說書對武松來說是一項技能，也是穩賺的，但他爲何辭職？

他恐怕西門慶等人不會罷休，又來找麻煩，所以辭職了。

劉獅子極力挽留武松，但武松以不想魯夫子年老失業爲藉口，拒絕了劉獅子的「好意」，所以魯夫子對武松感激得涕淚交流。

武松辭去獅子樓說書先生一職後，不少酒樓爭相向武松「重金禮聘」加盟，武松起先砰然心動，但最後想到西門慶和杜雲及程天豪是不好惹的，因而一一推却。

四大天王很感婉惜。

武松不但感到可惜，有感見財化水，簡直痛心疾首。

武松又召集四大天王在家中商議「賺錢大計」。

還是伏虎頭腦較靈活，說道：「要賺大錢，最好開武館。」

武松一動容，道：「開武館？」

申風忙道：「對了，二爺武功高强，人人皆知，以二爺今日的名氣，只要宣佈設館授徒，還怕無人找上門學武嗎？」

伏虎接口道：「到時來者不拒，收他一二百個徒弟，按月收學費，二爺可發大財了。」

武松眼前又湧現大量銀兩，心花怒放之極，但略一沉吟，道：「開了武館之後，西門慶這些人又來找麻煩怎辦？」

陸無窮道：「二爺莫非怕了西門慶？」

武松腰肢一挺，道：「誰說我怕他？我只是不屑這些人作無謂糾纏罷了。」

賀彪道：「二爺說得對，西門慶知道二爺名氣如日中天，他纏着二爺，只想沾點光而已。」

武松滿意地點頭道：「對。」

伏虎道：「二爺放心，我們開了武館之後，有百多個徒弟，西門慶就不敢找上門來了。」

武松一想不錯，到時人多勢衆，即使西門慶敢找麻煩，也不怕他了，當即說道：「你們馬上替我籌備一切。」

* * *

武松豢養的四大天王果然沒有白費銀兩，他們不但辦事得力，效率也奇高。

四大天王坐言起行，首先在城中近郊處，覓了一所有樓房有廣場的大莊院，租了下來，然後找人修葺，建了臥室，以供日後徒弟們居住，然後招收弟子。「武松招收弟子」的消息一經傳出之後，果然轟動一時，報名學武的人不論年齡性別，第一天已有近千人，四大天王挑選了一百五十人收歸門下，被選中者莫不感到光榮，落選者唯有失望而回。

四大天王選的這百五十名「武松弟子」，全都是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年人，這百多人都不嫌學費昂貴，因爲能成爲「打虎英雄」的徒弟並非易事。

武松替他的武館取名爲「松記武館」，並托魯夫子擇了個良辰吉日，然後開張大吉。

* * *

武家關上了大門，因爲武松身懷鉅款。

武松見枱上堆滿了白花花的銀兩，一雙眼睜得比平時大了一倍，口水也流了出來。

枱上的銀兩就是衆弟子所交的首月學費與食宿費，這筆收入相當可觀，因此與四大天王在點算數目。

武松想着日後財源滾滾而來，不難成爲陽谷縣首富了，此時他已不知人間何世了。

爲了慶祝首日收入豐厚，武松打算大吃一頓，便叫潘金蓮到街上搜羅珍饌美食。

武松與四大天王點算銀兩正在興奮之際，此時，忽然響起急速而響亮的拍門聲，把膽小的武松嚇了一跳。

四大天王面面相覷，陸無窮道：「會不會是武大嫂回來了？」

伏虎道：「武大嫂不會如此拍門的，讓我看看是誰？」說完向大門走過去。

武松看着被拍得不斷搖晃的大門，嚇得呆住了，想着有四大天王在身邊，這才定下了神。

伏虎見拍門者如此急速用力，心頭有氣，把門打開，正想大聲質問，但見了來人，登時住口，因爲他已知來者何意了。

門打開，來者原來是西門慶，祇見他滿臉怒容，在他身邊的，還有八名樣子異常兇惡的彪形大漢，而且每人都手握明晃晃的單刀。

武松見了西門慶的來勢，且人多勢衆，已大吃一驚。

四大天王知西門慶來意不善，連忙作好戒備，每人都拿着一張板櫈在手。

伏虎甫一開門見了西門慶，明知故問道：「西門慶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西門慶壓根兒不把賀彪放在眼內，伸手想把攔在面前的伏虎一推，可賀彪並非等閒之輩，見他一手推來，忙以橋手一格，來一着擒拿手，再一掌印向他胸膛，西門慶拿樁不穩，登時向後一跌，若不是他身後的手下把他扶住，早已跌了個四脚朝天。

西門慶受了賀彪這一記下馬威，心中有氣，向手下一揮手，叫道：「上！」

四大天王早已各人拿起板櫈迎了上去。

大戰一觸即發，驚惶的武松忽然叫道：「住手！」

武松的威名果然嚇退了西門慶的八名手下，果然停止了動作，四

大天王聽令於武松，也按兵不動。

西門慶知道手下被武松威名懾服了才不敢動手，叫道：「武松祇是個膿胞，更是我手下敗將，你們莫怕他，快上！」

不待衆人動手，武松忙道：「西門老兄，寃家宜解不宜結，我們倒不如握手言和，從此交個朋友，豈非美事？」

西門慶叱喝的一聲，道：「誰跟你交朋友，我們註定是敵人。」

武松頗有哀求之意，道：「何必呢？」

西門慶怒道：「獅子樓之辱，對我西門慶來說，簡直是奇耻大辱，今天無論如何要解決。」

伏虎怒道：「獅子樓之事，是你自取其辱，與武二爺扯上甚麼關係？」

陸無窮接口道：「何況當時武二爺根本沒有動過你一根毫毛，你今天要來尋仇，不是荒天下之大謬嗎？」

西門慶仍憤憤不平，道：「說甚麼也好，今天無論如何，西門某要討回這個場子。」

武松知道已無轉寰餘地，膽小的他已顯得方寸大亂。

伏虎踏步上前，道：「西門慶，既然你要討場子，是好漢的，我跟你一對一解決吧。」

西門慶不知伏虎的武功如何，不敢托大，但他領教過武松的武功，要好好教訓武松不難，當下心中暗笑，面向武松道：「武松，所有恩怨皆因我和你而起，我們來個大解決吧。」

武松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西門老兄，我和你有甚麼恩怨？」

西門慶知武松怕了自己，更是神氣，道：「怎麼啦？堂堂打虎英雄莫非怕了我不成？」

伏虎道：「怕你的還配是打虎英雄嗎？」

中風道：「武二爺若果輸給你，日後怎在陽谷縣立足？」

提起打架，武松怕得要死，他已嚇得有點手足無措，苦着臉道：「西門老兄，不如握手言和吧。」

西門慶臉色一沉，怒道：「不能！」

武松的心又跳了一下。

伏虎道：「二爺，你就教訓一下這個姓西門的，莫教他目中無人。」

西門慶心中暗笑道：「好，小弟就領教一下武英雄的高招，屋內地方太小，到屋外去吧。」說完領着手下出屋外了。

西門慶行出屋外，便向街上行人宣佈要與武松切磋武藝，登時吸引了不少行人圍了上來。

武松正不知如何是好。

四大天王把武松擁出屋外，伏虎更把武松的得意兵器齊眉棍交到他手上。

武松身不由己地已被擁出屋外。

武松不敢打架。

四大天王以爲武松不想打架，但實在對西門慶看不過眼。

武松走出屋外，受到羣衆的歡呼。

西門慶想當衆挫挫武松的威風。

伏虎見武松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，在他耳邊道：「二爺，反正我們的武館快開張了，就趁這個機會替松記武館打響招牌吧。」

武松苦着臉，道：「我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伏虎一怔，道：「不會吧？西門慶祇是普通脚色，你怎會不是他對手？」

武松道：「不如你替我上吧。」

伏虎道：「西門慶是向你挑戰來的，當然是你上。」

賀彪道：「二爺，當着這許多人的面前，好好教訓一下西門慶吧。」

武松在心中叫苦。

西門慶不可一世，見了武松的樣子，嘲笑道：「武英雄，你怕了？」

武松眞的害怕，竟身不由己的點了點頭。

西門慶見狀大笑，他的手下也大笑。

羣衆在等着武松大顯身手。

武松心中更苦之際，瞥眼一看，見了潘金蓮，登時精神一振。

潘金蓮到街上買菜回來，見街上聚集着人羣，起初不知發生何事，後來知道西門慶挑戰武松，很替武松擔心，本想上前勸止，但被人羣阻擋住，唯有混在人叢中看事態的轉變了，並向武松大叫道：「二叔，你小心一點。」

武松見了潘金蓮，本已心旌搖動，聽她向自己作了這一聲叮囑，更精神抖擻了。

西門慶已走到場中，大有隨時領教之態。

武松先前還是膽顫心驚，自潘金蓮出現後，膽子登時壯大了，因爲他不能在心愛的人面前有失威風，見西門慶已走到場中，也踏步上前。

羣衆見武松終於應戰，登時掌聲雷動。

武松最愛逞威風，羣衆的掌聲更壯大了他的膽子。

此時武松充滿信心，向西門慶一拱手，道：「西門老兄，我們比拳脚還是比兵器？」

西門慶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，道：「先比拳脚，後比兵器。」

武松道：「好極！」把齊眉棍向

伏虎拋去，然後就地耍了幾招。

西門慶也一心要當衆逞威風，二話不說，便挾雙拳向武松上中二路攻去。

武松今次毫無懼心，表現判若兩人了，見西門慶雙拳攻來，不慌不忙，輕描淡寫便化解了來招，西門慶心有不甘，一記長拳直取武松胸膛，武松一側身，以「玉環步」避過，口中叫聲「鴛鴦腿」，西門慶連看也沒有看清楚，身上「碰碰碰碰」響起四聲，便吃了武松四脚，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。

西門慶又怎知道甫一交手，便挨上了武松的看家本領「玉環步，鴛鴦腿」？

西門慶的武功與武松相比相差極遠，西門慶祇是普通脚色，武松已可入一流高手之境，祇是他天生膽小，以致發揮不出武功的威力，但今天武松的膽子見了潘金蓮之後忽然壯了，因此可以發揮了。

西門慶根本不知道這一點，還以爲自己大意才吃了武松一招，連忙站起身來，又向武松攻去，武松見他攻來，從容應付，祇一招兩式，又重新把西門慶打得跌在地上。

圍觀羣衆掌聲雷動。

西門慶有自知之明也就罷了，偏偏他不知武松是個高手，掙起身來，又向武松撲前，武松簡直談笑用兵，又很輕易地把西門慶打得重又跌回地上。

西門慶怒極，向手下叫道：「拿刀來！」

話音一落，一名手下已快速地把一柄單刀交到他手上。

伏虎見西門慶有刀槍在手，忙把齊眉棍交到武松手上，武松不接，伸手一阻，道：「不必！」

伏虎對武松甚具信心，握棍退了下去。

西門慶握着刀，赤紅着雙眼揮刀向武松劈去，武松不把他放在眼內，三招兩式，已把西門慶的刀搶在手，並一脚又把西門慶踢得跌出丈外。

西門慶百思不得其解，何以武松與上次相比竟是如此極端？還以爲自己撞邪了，心中又怕又怒，向手下叫道：「上！」

主子有令，西門慶的八名手下齊齊握刀向武松衝殺上前。

八把利刀向武松衝殺而至，武松不慌不忙，身子騰空而起，在半空中一拗腰，飛向伏虎，把在西門慶手中搶過的刀一擲，再伸手一抽，便奪去伏虎手上的齊眉棍，再一轉身，便迎向西門慶的八名手下，手中齊眉棍舞得潑水不入，幻化出無數棍影，一時間，但聞「叮噹」之聲不絕，不消一刻，八名手下的八把刀已被武松全數打脫離手。

武松由騰空而起開始，直至打脫對手的兵器止，這幾個動作兎起鶻落，端的快捷無比，對手根本看也沒有看清楚便武器脫手，登時嚇得目瞪口呆。

西門慶見心目中的膿包原來不是膿包，也嚇得呆了。

武松又贏得如雷掌聲。

四大天王對武松更心悅誠服。

在圍觀者心目中，武松果然名不虛傳，實不愧爲陽谷縣的大英雄。

在西門慶心目中，武松今日的表現簡直是千年怪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八名大漢見武松露了這一手，那還敢上前。

武松握棍拄地，神氣活現地望着西門慶等人，道：「還打不打？」

西門慶受了此奇耻大辱，那肯罷休，又向手下叫道：「一齊上！」

八大漢不敢不從，連同西門慶在內，共九人圍住武松。

武松見對方無武器，也拋下手中齊眉棍，爲了要在潘金蓮面前顯露英雄本色，更加精神大振。

西門慶又叫聲「上！」，便九人向武松圍攻上去，武松擺起架式，口中吼叫連聲，使出凌厲的拳脚功夫，不慌不忙應付，不消一刻，在拳脚齊施下，把九個人打得鼻腫臉青，紛紛倒地不起，西門慶臉上更是傷痕滿佈。

武松一輪連消帶打擊倒對手之後，又贏得掌聲雷動。

他滿臉驕傲神色向旁觀者團團作了個四方揖，眼光不期然投向潘金蓮，祇見人叢中的潘金蓮向武松作了個欽佩而且芳心大喜的神情，武松見了，更是心花怒放，因爲終於可以得到佳人垂青了。

武松似乎忘了潘金蓮是自己的嫂子，對他甚是痴心。

西門慶等人站起身來，見武松如此厲害，那還敢戀戰？但心中不憤，西門慶指住武松，叫道：「武松，我不會就此罷休的。」

武松眼中祇有潘金蓮。

伏虎見西門慶冥頑不靈，怒目相視，叫道：「不服氣的大可以再打！」

西門慶吃了一驚，連忙與手下掉頭而去，羣衆則報以噓聲。

武松被傳武功高强，羣衆有幸能親睹，武松的英雄形象更鮮明了。

護衛兄嫂　懲戒色狼

「松記武館」終於開張了，開張之日隆重之極，地方上不少名人及武林中人都前來道賀，從此，武松大部份時間都留在館內，但督促弟

子練武及傳授武功的，並非武松，而是四大天王，武松祇是舒舒服服的在享受人生，心中祇在盤算着每個月的收入，每年收入多少，逐年增加學費，十年後自己財富有多少。

武松雖然已發達，武大郎大可以從此養尊處優，但武大郎是天生的賤骨頭，一天不工作非但坐立不安，還可能會病上十天八天，所以仍每晚趕製燒餅，每天一早出外售賣燒餅，也由於武松的名氣使然，導致武大郎的燒餅更爲暢銷，夫婦二人的工作則更繁忙。

潘金蓮沒有怨言，每天武大郎上街營業之後，還在家中製燒餅，免武大郎辛苦，而且每天照顧武大郎三餐，非但處理得家務井井有條，對武大郎更是服侍週到，無微不至，能娶得如此賢妻，有人形容武大郎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。

武大郎也有同感。

潘金蓮也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，因爲武大郎對自己實在愛護之極，更體貼入微。

潘金蓮做完一天家務之後，又準備做晚餐，讓武大郎工作回來後馬上有飯可吃。

她知武大郎最喜歡吃豆腐，便拿着海碗，到王婆豆腐店光顧去了。

王婆在店內架起二郎腿，一手執着鵝毛扇在輕搖着，另一手則拿着長煙桿在吞雲吐霧，狀甚享受。

那個永遠似睡眠不足，又狀似殭屍的王公則守在店門前的攤檔營業。

潘金蓮拿着海碗，蓮步姍姍的來到王公面前，買了幾塊豆腐便轉身而去，豈料一轉身，便和一個從後而至的人碰個滿懷，碗中豆腐更迎頭撞向那人，手中海碗脫手，海碗更不偏不倚跌在那人脚上，登時把對方痛得大叫一聲。

那人並非別人，正是傷癒不久的西門慶，跟在他身後的，還有陽谷縣捕頭杜雲和程天豪。

西門慶被人撞個正着，臉上滿是豆腐，脚上更被海碗擲得痛入心脾，當眞怒不可遏，舉起大拳頭，正想向前面的人轟過去，但他立時停止了動作，拳頭停在半空，雙眼睜得比平時大了三倍有多地盯着眼前的人，嘴角的口水流下，心跳聲幾乎連自己也清晰可聞。

因爲他看見了貌美如花的潘金蓮。

潘金蓮出了這個亂子，大吃一驚，忙斂衽行禮，道：「對不起，公子，我把你弄髒了。」

西門慶整個人呆住了，一副色迷迷的樣子直望着潘金蓮，他甚至聽不見潘金蓮的說話。

潘金蓮見了他的樣子，大吃了一驚，拾起海碗，慌忙掉頭奔向家去。

西門慶終於動了，因爲潘金蓮的動作帶着他身子和眼光移動，但表情却沒變。

杜雲和程天豪見了西門慶的樣子，二人先是一怔，面面相覷一陣後，程天豪終忍不住，道：「西門老弟，你怎麼了？」

潘金蓮已進入屋內，並迅速關上了門，西門慶仍呆呆的望着潘金蓮的家門，夢囈般道：「好漂亮的雌兒。」

杜雲在他後腦一拍，西門慶才醒過來。

程天豪道：「我們是來找武松算帳的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西門慶望着武家大門，奇道：「這是武松的家，這雌兒怎地會進去的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很簡單，這雌兒是武松的家人。」

西門慶皺眉道：「不會吧？」

杜雲道：「武松眞是住在這裏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千眞萬確。」

杜雲與程天豪互一點頭，便向武家走去。

西門慶則向王公行去。

王公祇道有客臨門，道：「公子，買豆腐？」

西門慶臉上堆滿笑容，道：「不是。」

王公臉色登時現出慍怒，幾乎想逐客。

西門慶很識趣，在身上拿出一錠銀兩，還未開口，王公便以從所未有的速度，五指箕張從西門慶手上搶去那一錠銀兩，並快速地收了起來，然後臉上綻出前所未有的笑容，道：「公子想買甚麼？」

西門慶見了他的笑容登時打了個寒噤，一定神，道：「剛才光顧你買豆腐的那個女子是甚麼人？」

王公道：「就是三寸釘武大郎的老婆。」

西門慶嚇了一跳，道：「這豈非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？」

王公道：「世事就是這麼無奇不有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她是武大郎的老婆，即是武松的嫂子了？」

王公道：「是。」

西門慶面露不懷好意之色，並發出奸笑。

王公明白，陪他發出奸笑。

西門慶奇道：「你爲甚麼這麼開心？」

王公反問道：「那你爲甚麼這麼開心？」

西門慶直接了當，道：「因爲我看上了那雌兒。」

王公忠告道：「但武松也很喜歡她，而且好像志在必得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那我更加要跟武松鬥一鬥。」

王公咧嘴笑道：「好極了！」

西門慶不解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王公也直接了當，道：「我女兒暗戀武松，但武松暗戀她嫂子，你把他嫂子弄到手，武松才會對潘金蓮死心，我女兒才有機會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那我們眞要極力合作了。」

王公笑道：「該當如此。」

程天豪與杜雲走到西門慶身邊，西門慶道：「怎麼，教訓了武松替我報仇沒有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武松不在家。」

杜雲接口道：「他回武館去了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我們去武館找他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武館這麼多人，我們三個人夠嗎？」

程、杜同聲道：「足夠有餘。」

二人對自己充滿信心。

西門慶道：「我們馬上去吧。」

回頭對王公道：「我改天來找你。」

王公連忙點頭。

三人離開了豆腐店。

潘金蓮知道三人必定到武館找武松算帳，心下大急，思量要盡快通知武松，叫他防備。

＊　＊　＊

「松記武館」的百多名弟子在四大天王教導下，於院前的偌大廣場習武，而且全都很投入，習武發出的吐氣呼聲充斥整個廣場。

四大天王在屋外揮汗如雨。

武松則在屋內享受人生。

他半躺半坐在一張牙床上，身邊有六名十來歲的弟子在服侍他，分別兩人替他按摩，兩人分左右站着輕搖羽毛扇替他扇涼，一人負責餵他吃水果，另一人則負責替他拿着長煙斗，給他吸食。

武松已不知人間何世。

一名弟子切了一整盤水果，不斷往武松嘴裏送，武松一於照單全收，他很滿意這幾名弟子的表現。

這六個少年負了昂貴的學費，却不是來學武，而是來服侍武松。

武松仍在享受他的新鮮水果，兩名弟子仍在替他按摩，受用之極。

此時，門外廣場忽然靜止下來，還傳來伏虎的粗聲大叫聲，道：「你們幹甚麼？」

武松一怔，隨即聽見另一把極不客氣的聲音：「快叫武松滾出來，我要跟他算賬！」

武松認得這是西門慶的聲音，登時嚇得從牙床跳了起來，口中塞滿的水菓幾乎把他哽死。

此時又傳來伏虎的叫聲：「西門慶，二爺的手下敗將，你等一下，我馬上叫二爺出來再教訓你一次。」

武松暗叫不妙，連忙奔進內室，欲找地方躲藏，但伏虎已快步走了進來，忙道：「二爺，西門慶又帶人來找麻煩了。」

武松不能再躲了，回頭望着伏虎，吃吃地道：「他帶了多少人來？」

伏虎道：「程天豪和杜雲。」

武松苦着臉，脫口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

伏虎祇道武松怕了程、杜二人的捕頭身份，道：「二爺放心，程天豪言明此行是爲私不爲公，他不會用公事爲難你的，你就去會一會他們吧，再給點顏色他們看看。」

武松哭喪着臉，道：「我無能爲力，不如你四兄弟替我上吧，若果你們也怕，打發他們走好了。」

伏虎眉頭緊皺，還看不出武松膽小如鼠，苦笑道：「二爺開甚麼玩笑？」

武松已開始手脚顫抖，道：「你也怕他們？」

伏虎道：「我怎會怕他們？」

武松已有點急，道：「既然不怕，你們上吧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

伏虎皺眉道：「不過甚麼？」

武松强自擠出一點笑容，道：「能夠握手言和則更妙。」

伏虎失笑，道：「他們肯跟你握手言和嗎？」

武松又一驚，道：「這如何是好？」

伏虎摸不着頭腦，奇道：「二爺生病啦？」

武松靈機一觸，道：「對，你對他們說，我生病了，叫他們別找我，不過，現在找個地方躲一躲才是妙策。」說完，轉身走入內堂，

伏虎簡直有如見了千年怪事一般。

武松尚未躲起來，此時，西門慶三人大概等得不耐煩了，三人竟一起闖了進來，西門慶見了武松正想走入內堂，便從後面喝叫道：「武松，你好大的架子，爲甚麼還不出來？」

武松嚇得登時呆住了，半晌才回轉身來，見了西門慶三人目露兇光，且手持單刀，更嚇得心膽俱裂。

程天豪惡瞪着武松，道：「武松，你打傷我們的好兄弟，之前又在獅子樓羞辱我們，今天我們來個大清算吧。」

伏虎但覺程天豪身爲捕頭，却是蠻不講理之輩。

武松一臉哀求之色，道：「程總，這全都是誤會，我們握手言和吧。」

杜雲沉着臉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武松的心又跳了一下。

此時四大天王的另三人也進來

了。

陸無窮等人實在對西門慶三人看不過眼，對武松道：「二爺，你就出去跟程總和杜總切磋一下吧。」

程天豪向武松瞟了一眼，道：「我們出去等你。」說完三人走了出去，祇聽杜雲邊行邊對西門慶道：「這傢伙明明是個儒夫，祇懂一些三脚貓功夫，你竟說他武功高强？」

四大天王聽杜雲以「儒夫」形容武松，又形容武松的武功是「三脚貓功夫」，當眞心頭有氣，恨不得武松馬上出去教訓三人，伏虎氣道：「二爺，馬上出去給點顏色他們看吧。」

武松苦着臉，道：「我不敢！」

賀彪道：「怕他們甚麼？程天豪說過是爲私不爲公的。」

陸無窮接口道：「二爺若不出去，他們又會進來的了。」

申風道：「若不應戰，他們會稱二爺爲儒夫的。」

武松吃吃地道：「眞的要出去應戰？」

四大天王齊聲道：「非應戰不可。」

武松簡直感到痛苦，無奈地道：「莫非這叫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？」

四大天王又齊聲道：「對！」然後四人很有默契地合力把武松又拉又扯的拖了出去。

武松當眞是身不由己了。

* * *

百多名弟子早已分立兩旁，等候師父武松出來應戰。

武松在四大天玉陪同下終於出來了。

西門慶三人站在場子中央。

四大天王把武松也帶到場子中央，然後向旁退下。

程天豪見武松手上無兵器，把手中單刀交到西門慶手上，然後向武松踏步上前，西門慶與杜雲則退了下去，西門慶知道程天豪今天可以替自己出氣了，臉上笑得甚是愉快。

武松見程天豪步步趨前，怕得心跳加速，不斷在吞口水。

大戰一觸即發，四大天王與衆弟子都鴉雀無聲，屏着呼吸在等兩大高手揭開戰幕。

程天豪已走到武松面前，沉着臉道：「武英雄賜教！」話音一落，便雙拳攻向武松。

武松見程天豪氣勢如虹，吃了一驚，暗叫聲「乖乖不得了」，竟轉身而逃，而且逃得相當快，程天豪以爲他使用怪招，但毫不放在心上，身子一躍而起，兩個起落，便落在武松面前，武松一個收勢不及，身子直撞向面前的程天豪，程天豪剛着地，還未站穩椿，被武松撞個正着，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。

衆弟子轟然叫好。

西門慶與杜雲登時怔住了。

武松撞跌程天豪，暗吃一驚，忙道：「程總，對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」正想伸手一番好意地把程天豪扶起，程天豪見他一手伸來，以爲他出招，不敢托大，連忙向旁滾了開去，並且馬上擺起架式防備。

武松傻兮兮地望着程天豪，道：「程總，我們握手言和吧。」

程天豪怒道：「別耍花樣，出招吧。」

武松在搖頭。

程天豪不知他意思，但在衆人面前跌了個四脚朝天，當眞羞怒交加，也不理會他出甚麼花樣，又挾拳攻了過去，武松又轉身而走，程天豪從後追去，又一躍而起，這次不敢落在武松面前了，改爲在半空中使勁一脚踢向武松背心，豈料武松在急速奔走中，忽然拐了個彎，程天豪這蓄勢一脚登時踢空，整個身子失去着力處，從半空中落在地上，幾乎全身骨頭也給撻散了。

衆弟子又轟然叫好。

西門慶與杜雲看得呆了，杜雲脫口道：「無招勝有招？」

武松眼見自己又累得程天豪倒在地上，心中很是過意不去，又想伸手扶起他。

程天豪不敢大意，又向旁一滾避過，然後一彈而起，忙擺起架式護住上中下三路，以防武松突襲。

武松望着程天豪，苦笑道：「程總，我們握手言和吧。」

程天豪把話聽在耳裏，當眞怒火中燒，以爲武松在羞辱自己，赤紅着雙眼，又握拳撲向武松。

武松見他怒得臉容也扭曲了，怕得要死，見他挾拳攻來，又轉身而逃，程天豪怒極，又從後追去。

武松走得相當快，程天豪追得也不慢，邊追邊叫道：「武松，別走！」

武松眞的已怕了程天豪，聽他大叫自己別走，他就眞的不敢走，並突然止步，但從後追來的程天豪去勢甚急，一個收勢不及，整個身子結結實實地撞在武松身後，然後整個身子反彈開去飛出丈外，再度跌了個四脚朝天，武松則仍屹立不倒。

四大天王見二人根本未正式交過手，簡直感到啼笑皆非，但百多名弟子却看得眉飛色舞，掌聲雷動。

西門慶看得瞪大了雙眼。

杜雲簡直呆了，喃喃道：「老程的武功非同小可，竟栽在這傢伙手上，果然眞的無招勝有招。」

武松回轉身一看，見程天豪躺

身在丈外之處，一臉歉疚之色，道：「對不起，程總，是你叫我別走的，我聽你的，所以這個……」

程天豪受了奇耻大辱，狠狠地爬起身，怒恨得頭頂上生煙。

武松見了程天豪的恐怖怒容，心中一怯，正想再度要求與程天豪「握手言和」，但瞥眼一看，見潘金蓮正向廣場奔了過來，登時心中大喜，還以爲佳人急於與自己會面，所以才跑得如此情急。

潘金蓮奔走得氣急敗壞，當然不是急於與武松會面，而是急於向武松通風報訊，西門慶領人要對付他。

潘金蓮想不到西門慶等人已比自己先到達，本來擔心武松安危，但見武松安然無恙，這才放下了心，並站在四大天王身邊，述說因由，伏虎叫她放心，武松可以應付。

潘金蓮眞的放心了，因爲她曾目睹武松以一敵九，還把對手打得倒地不起，她更明白到，這一場風波，除了以武力解決外，已沒有轉寰餘地了。

西門慶見了潘金蓮出現，色迷迷的直盯着她，眼睛又瞪大了，口水又流下了，心跳又加速了，甚至把來意也忘了。

杜雲見了他色迷迷的德性，暗罵他混帳。

武松見了潘金蓮，膽子登時大了無數倍，已不把程天豪放在心上，此刻的他，就算有十六個程天豪在面前也無懼色了，他非但膽子壯了，也充滿了自信心，又回復一貫的神氣活現，不可一世的樣子。

潘金蓮對武松的影響力可眞巨大，這一點，連武松自己也無法解釋，他當然不明白，這就是男性潛意識要在女性面前顯威風的本性，尤其是在心愛的女性面前更甚。

潘金蓮是武松心愛的女人。

武松却不是潘金蓮心愛的男人。

武松回復信心後，氣勢登時不同了，指住程天豪，叫道：「程天豪，你實在欺人太甚了，今天我武松要好好教訓你們。」他對程天豪的稱呼也改了，改爲直呼其名，甚不客氣。

程天豪連續三次跌得四脚朝天，雖非被武松眞正打倒，但已怒不可遏，現在又聽他戟指自己出言相激，當眞是目眥皆裂，怒吼一聲，雙眼似要噴出火來，便向武松欺身上前。

武松不逃走了，還挾拳迎了上去。

在場人等見二人終於眞正交手，都屏住呼吸觀戰。

二人一經接觸，便拳來脚往大打出手，程天豪武功果然不同凡響，拳脚功夫凌厲之極，武松也不弱，回復自信之後，武功可以發揮，出招有條不紊。

程天豪爲了討回面子，毫不保留地盡出生平所學，武松爲了討潘金蓮芳心，也使出渾身解數。

雙方打得呼喝連聲，拳風呼呼，一時大開大合，一時躍高竄低。兩大高手這一大戰，直把旁觀者看得呆了。

二人仍打得不分高下，激烈無比，程天豪武功雖强，但畢竟已四十過外，有道是拳看少壯，此時已被少壯的武松打得漸處下風，西門慶與杜雲見狀，只有乾着急的份兒，二人更蠢蠢欲動，想加入戰圈。

武松打得性起，越戰越勇之下，尋得空隙，便使出看家本領「玉環步、鴛鴦腿」，步法避過攻擊，「鴛鴦腿」連環踢出，把程天豪踢了個措手不及，身上連中三脚，人也向後退了數步。

程天豪簡直不敢相信，因爲日前武松在馬上威家中，連武功普通的西門慶也敵不過，何以今日他却如脫胎換骨般？

武松趁對手仍未站定脚步之際，怪叫一聲衝前，來一着乘勝追擊，程天豪不敢迎戰，向旁避開，欲想穩下陣脚才迎擊，但武松又施展他的「玉環步」，很巧妙地繞到程天豪身前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雙掌直印他前胸，程天豪來不及迴招，胸前登時挨了武松結結實實的兩掌，人也向後飛出丈外，尚幸未倒在地上。

衆弟子發出如雷掌聲。

四大天王面綻笑容。

西門慶不忍卒睹。

杜雲一手緊握單刀，一手緊握拳頭，面容憤怒之極。

武松並不追擊，聽了衆弟子的如雷掌聲，更是趾高氣揚。

程天豪雙手捂着胸前，雙眼餓鷹般盯着武松，一臉不憤之色。

武松接受完衆弟子的掌聲後，向程天豪叫道：「還打不打？」

程天豪若說不打即是認輸，面子攸關，如何開口？狠狠瞪了瞪武松，不憤地道：「拳脚比完，比兵器吧。」

武松應道：「好！」

話音一落，兩件兵器向場中飛了過去，分別是一刀一棍。刀，就是西門慶擲給程天豪的；棍，則是伏虎擲給武松的得意兵器齊眉棍。

二人見兵器在半空中飛了過來，不約而同身子一躍而起，然後各自把自己的兵器抄在手中，二人身子仍在半空，程天豪單刀甫一到手，第一時間向武松迎頭劈下，但武松絕非弱者，他不以齊眉棍迎接來刀，在半空中一轉身，騰空使出

他的「鴛鴦腿」，連踢三脚，無一落空，程天豪在半空中吃了三脚，又飛出丈外，雖然沒有倒地，但已顯得甚是狠狽。

程天豪爲捕頭，平日是威風慣了的，甚至知縣馬上威也要看他的臉色行事，今日栽在武松手上，如何不怒！因此，甫一站定脚，便握刀吼叫連聲向武松衝前。

練武之人都知道，心浮氣躁是對敵之大忌，氣定神閒才是應敵之道，武松明白這一點，也能做到這一點。

武松這小子根本就是天生不會發脾氣的人，甚至被人極盡羞辱也不會發怒，所以他根本未出現過心浮氣躁的現象。

武松握棍站立不動，見程天豪殺到了，齊眉棍立時出擊，程天豪一柄單刀雖舞得虎虎生風，更見寒氣森森，刀影綽綽，但一經與齊眉棍接觸，所有刀風之聲，寒氣、刀影，立時盪然無存，被擊了個潰不成軍。

程天豪估料武松仗着年輕力壯，才贏了拳脚功夫，兵器功夫必定難成氣候。

程天豪錯了，錯得連自己也不相信。

因爲武松的齊眉棍功夫比拳脚功夫還要厲害，拳脚上，程天豪還可以週旋一段時間，但兵器上，甫一交手，便被打得一敗塗地，幾乎連一招也接不住。

武松不追擊，只待程天豪進攻時才迎戰。

程天豪一時間拿不定是否進攻，因爲進攻則恐怕又重蹈覆轍，不進攻則顏面無存，最後，他作了個選擇，擺起架式，道：「武松，放馬過來吧。」

程天豪以爲武松會得勢饒人，向自己要求「握手言和」，留一點面子給自己，豈料武松說聲「好」，已握棍殺了過來。

自潘金蓮出現後，武松還怎會向程天豪要求「握手言和」？顯威風還來不及呢。

這一回，註定程天豪倒足卅六輩子霉了。

他見武松殺了過來，心下叫苦，眼看武松已「把馬放了過來」，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此時，忽有一人如大鵬展翅般從天而降，迅即落在武松面前。

此人是手握單刀的杜雲，程天豪見了，心神稍定，實行不顧身份，雙雙迎擊武松，兩柄單刀一齊迎了過去。

武松雖面對兩人，但從容不迫，應付裕如，雙方交手了十來招，武松把二人逼退了。

四大天王見杜雲加入，大爲不恥，伏虎叫道：「以多欺少，算甚麼英雄？」

陸無窮望着呆站一邊的西門慶道：「姓西門的，你也加入，以三對一吧。」

欺善怕惡的西門慶見武松如此厲害，當眞給他嚇壞了，當下唯有垂頭不語。

程、杜二人聽了伏虎之言，毫不理會，心想，一對一給武松打敗丟面子，二對一同樣丟面子，更何況二對一未必會輸，若果贏了，起碼可以出一口寃氣，幸而現場除了西門慶外，沒有其他自己人，否則在自己人面前輸給武松，更是面目無光。

雙方謀定而後動。

程、杜二人聯手也討不了半點便宜，已羞得面紅過耳。

武松傲氣更盛。

雙方互瞪片刻，武松忽然發動搶攻，吼叫一聲便握棍殺了上去，程、杜二人很有默契地分開，然後向武松作前後夾攻。

武松以一根齊眉棍應付兩柄單刀，但毫不慌亂，一時間，但聞「叮噹」之聲不絕，對手兩柄單刀的刀影雖然籠罩着武松，但是武松的棍影更密，雙方兵器互撞擊下，發出扣人心弦的碰撞聲。

雙方打得仿似有天大仇恨一樣，毫不要命，只把潘金蓮、四大天王及百多弟子看得手心也滲出汗來，深怕武松一個錯失，會吃上對方一刀，那時非死則重傷了。

西門慶也緊張異常，能否報一辱之仇，則全憑這一仗了。

雙方仍打得旗鼓相當。

武松臨敵經驗雖少，但武功造詣高，程、杜二人雖以二敵一，根本得不到任何甜頭。

武松越打越勇，打將下去，一支棍逼得對手開始吃力難支。

西門慶看得清楚，程、杜二人已無勝望，他恐怕武松打敗二人後找自己算帳，到時如何是好？於是來個好漢不吃眼前虧，趁百多人的眼睛注視着打鬥場中之際，悄悄繞到屋後，使出卅六着最後一着——走爲上着。

西門慶在鬼鬼崇崇之下溜走了，根本無人留意。

打鬥場中，武松已漸處上風，他其實可以輕易打敗二人，但他打上了癮，不想就此結束戰事，總之不傷害他們就是了。

程、杜二人如何看不出武松已在戲弄自己？但又如何？二人根本已是進退兩難，唯有苦撐下去，希望能尋得武松破綻，然後一舉把他擊倒，盡管這不是易事。

四大天王雖見打鬥仍進行中，其實早已分出勝負，武松只是在戲弄二人，四人都同樣想着，既然勝負已分，武松不該戲弄對手，所以

伏虎忍不住高叫道：「二爺，雙方不分勝負，打成平手算了，停手吧。」

伏虎到底較世故，他的話其實是給程、杜二人留面子。

武松越打越過癮，怎會輕易停手？

四大天王見武松無停手之意，申風對潘金蓮道：「武大嫂，你勸二爺停手吧！」

陸無窮接口道：「不錯，長嫂當母，二爺一定聽武大嫂話的。」

潘金蓮是武學門外漢，怎看得出戰情？她其實擔心武松之極，向場中叫道：「二叔，不要打啦，停手吧。」語氣甚是急切。

潘金蓮一句話，勝過四大天王九十八句話，打鬥中的武松聽了潘金蓮急切的叫聲，歡喜得心中一跳，便連忙向後翻了幾個觔斗，遠離了戰陣。

程、杜二人當然不會追擊，武松停手後，他們才有喘息的機會，只見他們已氣喘如牛，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濕透了。

武松却似有用不完的氣力，好似根本未動過手一樣。

兩大捕頭敗在年紀輕輕的武松手上，羞得無地自容。

武松面露得意神色，對二人道：「記住，以後別胡亂欺負別人，這世上不是每個人都好欺侮的，人家不反抗不代表儒弱，沉默也不代表人家怕了你們，知道嗎？」

二人更羞得垂頭不語。

四大天王怕武松再口出胡亂開罪二人，連忙上前，伏虎向二人一拱手，道：「程總，杜總，雙方切磋高下難分，和氣收場，眞是難得之至。」

伏虎之言給足面子，但身爲當事人的程、杜二人聽得有點難受，待伏虎說完，二人瞪了武松一眼，便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四大天王擔心他們日後又會來找麻煩，而且還不知帶甚麼好手前來。

武松心中除了潘金蓮之外，已沒有別的念頭。

* * *

程天豪與杜雲的名字在陽谷縣響噹噹，更被譽爲陽谷縣武林中最有份量的人物。

四大天王爲保存他們面子，沒有把他們與武松一戰宣揚出去，還督促衆弟子把事情保密，衆弟子當時唯唯答應，但不出三天，武松以一人之力打敗程天豪與杜雲聯手之消息，就傳遍了整個陽谷縣，而且越傳越沸騰，使魯夫子也多了一個話題。

這消息當然是「松記武館」的弟子傳出去的了，師父擊敗兩大强手，身爲弟子的也面上貼金，如何忍得住不對人說？更何况衆弟子全都親睹過程。

消息一傳將出去，端的越傳越荒謬，有說程、杜二人領着三十高手對付武松，武松獨力打敗三十高手；有說武松赤手空拳，對付程、杜二人各執雙刀，最後把程、杜二人打至跪地求饒。總之人言人殊，不一而足，這一回，程、杜二人威名掃地，非但晚節不保，更倒足了七十二輩子的大霉。

可憐他們無法阻止謠言的不斷散播。

武松已被捧若神明。

* * *

西門慶膽子小，但色膽却比十二個酒罎加起來還要大，因爲他連潘金蓮也敢打主意，而且還開始展開行動。

他來到王婆豆腐店找王公。

王公坐在門前的豆腐攤檔前，美其名是在做生意，其實是在睡覺，他的睡姿也的確與別不同，祇見他坐着而睡，腰板挺得比齊眉棍還要直，一雙眼睡與不睡沒有分別，平時已在半開半合，睡着了也一樣，看來他睡得甚酣，兩邊嘴角的口水汩汩流下，一件上衣已濕透了。

王婆也在睡覺，不過是在店內，還發出有如雷般的鼻鼾聲，也難怪身爲她丈夫的王公永遠睡眠不足了。

西門慶來到店前，聽了强烈的鼻鼾聲，還以爲王公發出的，便把他搖醒。

王公一覺醒來，興奮得手舞足蹈，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西施終於與武二爺成親了。」

西門慶一愕，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王公一定神，喃喃道：「原來剛才是做夢。」定睛一看，見了華衣美服的西門慶，道：「西門官人，原來是你？」

西門慶正想說話，但見王公醒了，鼻鼾聲仍不絕，忍不住探頭望向店內，這一望登時把他嚇了一跳，因爲他看見樣子恐怖的王婆正張開血盆大口在元龍高臥，鼻鼾聲原來是她發出的。

王公朝他視線望去，笑道：「我老婆。」

西門慶望望王公，又探頭望望王婆，笑道：「你們眞是天生一對。」

王公也笑道：「人人都是這樣說，總是大讚我們天生一對，天造地設。」

西門慶機伶伶打了個寒噤。

王公道：「找我甚麼事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跟潘金蓮很熟嗎？」

「相熟得很。」

「好極。」

西門慶說完，在身上拿出一錠銀兩，這錠比上次那一錠還要大，王公的動作比上次還要快，迅速從西門慶手上奪去那錠銀兩，再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揣入懷中，然後雙眼回復半開半合，堆滿笑容道：「有甚麼可以幫忙？」

西門慶雖不想見到他的笑容，無奈祇好面對道：「幫我忙，替我把潘金蓮弄到手。」

「但她是武大郎的老婆呀。」

「所以我才要你幫忙。」

「她也是武松的嫂子。」

「所以我才更加要你幫忙。」

「她也是武松的心上人。」

「所以我才更加非要你幫忙不可。」

「但武松好似很不喜歡你。」

「所以我才更加絕對非要你幫忙不可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甚麼？」

「所以……」

「所以甚麼？」

雙方都想不出但是甚麼和所以甚麼了，因此也進入了正題。

王公一拍胸膛，道：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」

西門慶相當滿意，道：「如何着手？」

王公道：「還沒有想出來。」

西門慶一怔，道：「馬上想吧！」

此時一個樣貌與王婆不相伯仲的婦人行前，對王公道：「老闆，給我兩塊半豆腐。」

西門慶很熱心，想替王公賣豆腐，但王公却向婦人惡言相向，道：「今天不做生意，快滾！」

王公樣子本來夠恐怖的了，一發怒則比殭屍還要恐怖七倍，登時把那婦人嚇得掉頭便走。

西門慶更滿意，因爲無需拖延時間。

王婆雖然睡着了，但對生意却相當敏感，聽了王公趕客之言，馬上驚醒，破口叫道：「你這死鬼，有生意不做，我要好好教訓你。」

說着，雙手叉腰，鵝行鴨步搖擺着走出來。

王公嚇得膽顫心驚，馬上把頭垂得下巴貼着胸膛。

西門慶像見了千古怪事。

王婆走到王公身邊，伸出鷄爪般的手，欲想扯王公的耳朵，但她的動作忽然停了，因爲她看見了衣飾講究，富家子弟的西門慶，怒容驟變成恐怖的笑容，向西門慶打量一番後，道：「這位公子是我死鬼……不不不，是我丈夫的朋友？」

西門慶幸而有了心理準備，否則見了王婆的笑容不大吃一驚才怪，當下顯得甚是有禮地道：「不錯，晚生和王公是好朋友。」

丈夫能結上一個富家公子的朋友，王婆不高興才怪，又道：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」

王公抬頭插嘴道：「他就是西門慶，西門官人。」

王婆惡瞪住王公，道：「閉嘴，我又不是問你。」

王公噤若寒蟬，祇好又把頭垂下。

王婆又對西門慶道：「未請教公子高姓大名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晚生複姓西門，單名一個慶字。」

王婆作了個驚喜狀，道：「原來是西門大官人，得西門大官人光臨，我們王家眞是三生有幸了。」

西門慶陪笑道：「那裡那裡。」

王婆道：「不知西門大官人大駕光臨有何貴幹？」

王公又抬頭道：「西門官人是專誠來找我商量終生大事的。」說完忙把頭垂下。

王婆又向王公惡瞪一眼，然後滿心歡喜地望着西門慶，道：「西門大官人眞有眼光，看上了一個溫柔賢淑，漂亮大方的美人兒？」

西門慶猛吞口水，道：「她的確是絕色美人。」

王婆笑得花枝招展，道：「西門大官人眞的獨具慧眼，來，我們進去慢慢談吧。」說着拉着西門慶的手，把他拉進店內。

西門慶覺得王婆更誠意，似更有辦法，樂意跟她進去。

王公祇好繼續看管攤檔。

王婆熱誠地招待西門慶坐下，並端來一碗燙熱的豆漿及一碟色彩繽紛的糕點招待，西門慶却之不恭，而且吃得甚是開心。

王婆更開心，道：「西門大官人有沒有見過她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那個她？」

「你口中所說的絕色大美人。」

「見過了。」

「幾時？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前幾天，在你店門前。」

「你眞的很喜歡她？」

「喜歡極了。」

「她的確是人見人愛。」

「妳知道我口中的絕色美人是誰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，這附近還有誰比她更漂亮？」

「妳說得對，的確世間少有。」

王婆越說越興奮，樣子則越加恐怖，西門慶則越覺嘔心。

王婆又道：「你等一等，我去通知她，說你來了，讓你們見見面好嗎？」

西門慶喜道：「好極了。」

王婆站起身，一搖三擺走進店舖後的居所。

西門慶心急的等着。

沒多久，王婆再行了出來，面容興奮得前所未有。

西門慶急道：「美人呢？」

王婆坐下，道：「她化完粧就出來了。」

西門慶簡直心花怒放。

王婆道：「既然你們有意結合，改天找魯夫子擇個良辰吉日成親吧！」

西門慶一怔，道：「這麼快？」

王婆咧開血盆大口，笑道：「既然情投意合，何妨打鐵趁熱，早日成親，早抱娃娃啊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她答應了？」

「還會不答應嗎？」

「但武大郎和武松答應嗎？」

「他們怎會不答應，開心還來不及呢。」

西門慶在皺眉。

此時一把鶯聲傳來：「我來了！」

二人扭頭一望，祇見一個少女蓮步姍姍走了出來，這少女以一把鵝毛扇掩着面容，祇露出一雙大眼睛。

西門慶看得怦然心動，大吞口水，雙眼又圓又大。

王婆喜極。

少女行到二人身旁，斂衽一禮，道：「西門大官人，你好！」

西門慶抹去嘴角口水，猛道：「好好好，非常好，你也好，大家好。」他開始語無倫次。

王婆對少女道：「拿點禮貌出來，別用扇子掩面。」

少女道：「是的。」

西門慶的心跳得更急。

少女把扇移開。

西門慶見了少女面容，嚇得大叫一聲，身子也在座位上跳起了，並把剛才所喝的豆漿和所吃的糕點全都嘔了出來。

因爲這少女就是臉容酷似王婆的王西施——王公夫婦的女兒。

王婆被西門慶的反應弄呆了，奇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西門慶不敢望王西施，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
王婆道：「我女兒西施，你口中的絕色美人。」

西門慶顫抖着身子，道：「你要我跟她成親？」

王婆道：「是你說的。」

西門慶又嘔吐大作。

王婆奇道：「西門大官人不舒服啦？」

王西施接口道：「官人若果不舒服，該找個大夫看看呀。」說得情深款款。

西門慶嘔吐完後抬起頭，剛巧與王西施打了個照面，驚叫一聲「鬼呀！」便奪路而逃，一直奔到店門口，王公一手把他扯着，問道：「那裏有鬼？」

西門慶向店內一指。

王公向店內一望，回頭道：「她不是鬼，是人。」

王婆走了出來，王西施跟着。

西門慶見了又吃了一驚，情急地對王公道：「我改天再來找你。」

王公點頭。

西門慶說完，拔足便走，走得相當快，快得連齊天大聖孫悟空也追不上。

王氏母女出來的時候，西門慶已去得無影無踪。

王婆對西門慶的反應百思不得其解。

王公明白，因爲他到底還有一點點自知之明。

王婆祇好拿王公發洩心中的不快。

王公逆來順受，因爲他早已習慣了。

* * *

烈日當空。

四大天王赤裸着上身，在驕陽下授徒習武，衆徒都很用心練武。

四大天王汗如雨下。

暴發戶心態的武松仍舊在屋內享受人生，同樣由六名年少弟子服侍着。

武松已變成一條大懶蟲。

服侍他的六名弟子曾有怨言。

武松哄他們，日後個別傳授最上乘的武功給他們。

六個無知少年開心得睡不着覺，因此樂意繼續服侍師父。

武松暗笑他們天眞。

因爲武松已是懶得動一下的了，還怎會個別教授他們武功。

六個無知的少年祇好無了期癡癡地等。

武松被服侍得舒服之極，開始有睡意，此時伏虎走了進來。

伏虎走到武松牙床邊，道：「二爺，有人找你。」

武松嚇了一跳，在牙床跳起身來，怯怯地道：「是不是西門慶又帶人來找晦氣？」

伏虎道：「不是。」

「是甚麼人？有多少人？」

「三個人，我問他們是甚麼人，其中一個樣子很兇惡的人說我沒有資格問他。」

武松又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樣子很兇惡的？」

伏虎道：「你出去見一見他們吧。」

武松吃吃地道：「會不會又來找麻煩？」

「看他們沒有多大惡意。」

武松定下心來。

伏虎又道：「二爺快點出去吧，那個和尚看來很沒有耐性。」

武松奇道：「和尚？」

「他們其中一個樣子兇惡的人

是和尚，另外兩人倒很客氣。」

武松不知來者何人，更不知來意，本有點害怕，但明白逃避不了，祇好硬着頭皮跟伏虎出去了。

武松走到門前，祇見衆弟子分立兩旁，伏虎口中的三個來客就面對大門的站着。

祇見這三人中，其中一人身穿和尚袍，手握一柄月牙剷，胸前掛着一串比拳頭還要大的佛珠，他光頭上燒有九顆香疤，臉上是又濃又密的鬍子，粗眉大眼，外形果然夠兇惡，但他明顯是一個和尚，四十歲左右年紀。

另一人則身形高大，外表神威凜凜，身穿勁裝，手握一根水火棍，約莫三十歲。

最後一個是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，手執一把羽扇，並無兵器，樣子斯文有禮，倒似一個讀書人。

武松出來後，那讀書人見了，彬彬有禮，他一拱手，道：「閣下必定是打虎英雄武松武英雄了？」

武松不敢造次，還禮道：「在下正是武松，未請教三位高姓大名。」心想：「不是來找麻煩的就好了。」

三人中，那個和尚率先粗聲大氣，滿口山東口音道：「俺就是三拳打死鎮關西，倒拔垂楊柳，花和尚魯智深是也。」

武松皺眉道：「你的外號倒長得與人很相稱。」

那叫魯智深的和尚道：「好好記住了。」

武松笑道：「太長了，很難記，可否再說一遍？」

魯智深有點不耐煩，道：「你記性眞他媽的差極了，記住啦，俺就是三拳打死鎮關西，倒拔垂楊柳，花和尚魯智深是也。」

魯智深一路說，武松一路數手指，待他說完，笑道：「你外號連名字一共才幾個字，並不太難記。」

魯智深道：「莫非還有更長的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

武松見對方似眞的無惡意，去了害怕之心，吹牛性子油然而起，道：「聽住啦，俺，不不，我就是拳打吊睛白額虎，陽谷縣捕快都頭不幹，前獅子樓說書先生，雙拳以一敵九，當今松記武館館主武松武二爺是也。」

武松一路說，魯智深同樣一路在數手指，但數了個沒完，待武松說完了，莫說武松的外號有多少個字，他甚至聽不明武松在說甚麼，祇不斷在抓他的禿頭。

武松笑道：「記住了沒有？」

魯智深眉頭緊皺，道：「這也算外號？」

武松道：「爲甚麼不算？」

那個外形威猛的漢子大概不想他們夾纏不清下去，忙向武松拱手道：「在下八十萬禁軍教頭，豹子頭林冲。」

武松又一皺眉，道：「八十萬禁軍教頭？」一臉疑惑之色。

那叫林冲的漢子道：「正是。」

武松仍一臉疑惑，道：「朝廷那來這許多禁軍給你教？而且一個人如何教八十萬人？」

林冲笑道：「朝廷總是喜歡誇大的。」

武松又道：「還有豹子頭，好好一個人，爲甚麼要叫野獸的名字？你那一處似野獸？」

林冲苦笑答不出來。

武松又望着那讀書人，道：「你呢？又叫甚麼名字？」

那人禮貌地道：「好說，在下姓宋，單名一個江字，人稱及時雨。」

武松道：「及時雨宋江，雖然不知甚麼意思，但簡單點總比複雜的好。」

魯智深忽然怪叫道：「混帳，甚麼打死白額虎，說書先生武松，天氣這麼熱，太陽又那麼猛烈，爲甚麼不請我們進去坐？却要我們平白站着活受罪？」

武松聽了他的粗魯大叫聲，先是嚇了一跳，繼而知他性格粗魯，並無惡意，才定下心來，然後請三人進入屋內，伏虎則跟着武松身旁，其餘三大天王則領着弟子繼續練武。

雙方在大廳分賓主坐下，六名弟子負責招待客人。

武松向三人敬了茶，道：「三位不似本地人士。」

魯智深搶着道：「他們不是，俺是，俺專程回家探爹爹的，後來聽到了你的大名。」

武松道：「你不是山東人士嗎？」

魯智深道：「一時是，一時不是。」

武松莫名其妙。

魯智深又道：「俺的爹爹在陽谷縣鼎鼎大名，無人不識，你聽過他名字沒有？」

武松搖頭。

魯智深很不高興，叫道：「你爲甚麼沒有聽過？」

武松道：「你根本還沒有說你爹爹是誰呀？」

魯智深道：「俺的爹爹就是魯夫子。」

武松點頭。

魯智深道：「點頭是甚麼意思？」

武松正想開口，宋江不想他們

再糾纏下去，忙道：「我們談正事吧。」

武松道：「原來你們有正事找我，不是慕名來探望我？」

宋江道：「的確有事找武英雄商量。」

武松充滿興趣，道：「甚麼事呢？」

林冲開口了，道：「大丈夫說話開門見山，也無需轉彎抹角，爽爽快快的，快人快語，才是大丈夫所爲，我們專程來找你，的確是有原因，我們找你，是因爲瞧得起你，所以我說，大丈夫說話無需轉彎抹角……」這林冲外表雄赳赳，似是個運籌帷幄，決斷英明，行事果敢之人，豈料一開口說話，原來却是婆媽之極，說了一大堆廢話仍未入正題。

武松本來就夠婆媽的了，也忍受不住，搶着道：「你已轉了很多個彎，抹了很多個角了，但還未入正題。」

林冲道：「是嗎？」

武松道：「直接一點吧。」

林冲正想開口，宋江搶着道：「武英雄，我們是專誠邀請閣下加入我們一夥的。」

武松被抬擧得又飄飄然起來，有點傲氣地道：「你們一夥是甚麼？」

魯智深粗聲道：「我們就是梁山泊一百零七好漢其中三人。」

武松驚叫道：「甚麼？你們是梁山反賊？」

魯智深怪眼圓睜瞪住武松，怒叫道：「甚麼反賊？你說話可要小心一點。」

武松見了他的惡相就怕，怯怯地道：「官府是這樣形容你們的嘛。」

魯智深道：「我們是跟朝廷對抗的，所以官府這樣形容我們。」

武松像是在說教，道：「跟朝廷對抗就是造反，造反的人就是反賊，也難怪官府這樣形容你們。」

魯智深正想發怒，宋江又搶着道：「我們這樣做，其實是替天行道。」

林冲接口道：「還有，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中，匡扶正義，鋤强扶弱，殺貪官汚吏，整頓國家風氣，讓百姓安居樂業，人人有飯吃，有屋住，有衣服穿，有銀兩花用，有……有……嗯，這差不多了。」

武松道：「看來你們倒很偉大。」

魯智深怪叫道：「那還用說？」

武松道：「就憑你們一百零七條好漢幹得來嗎？」

魯智深道：「幹不來，要一百零八條好漢才幹得來，現在還差一個好漢。」

武松道：「那麼你們趕快找那第一百零八個好漢吧！」

魯智深道：「找到了。」

武松笑道：「恭喜恭喜，我也很替你們開心。」

魯智深也笑道：「我也恭喜你，也很替你開心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那第一百零八個好漢就是你。」

武松大吃一驚。

林冲又想開口，宋江不給機會他開口，說道：「武英雄，現在天下大亂，百姓民不聊生……」

武松道：「不見得，起碼我生活得相當寫意。」

宋江道：「你一個人豐衣足食，但天下間仍有不少人在挨餓，在受着朝廷的壓逼，我們該爲國家，爲人民做點事。」

魯智深又道：「我們打算湊足一百零八條好漢就夠了，爲避免遲到向隅，快加入我們吧，機會難逢啊！」

武松甚是決絕，道：「我毫無興趣！」

魯智深怒叫道：「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！」

武松一驚，吃吃地道：「我不喝酒。」

宋江仍保持他的一貫彬彬有禮的作風，道：「武英雄，百姓正需要你，你難道忍心天下老百姓在受苦嗎？」

武松面露哀求之色，道：「天下間這麼多人，你們何必偏偏選中我？」

林冲望着武松，搖頭道：「你很令我失望，你簡直枉爲男子漢、大丈夫，若果你祖先在九泉之下知道你這人毫無大志，不活活氣死才怪。」

魯智深皺眉道：「先人不是已死了嗎？怎會又活活氣死？」

林冲道：「這叫死而復生，生而再死。」

魯智深不解，道：「世上竟有這種事？」

武松不想再對住三人，向伏虎叫道：「伏虎，送客！」

伏虎正想送客，宋江道：「武英雄，百姓眞的很需要你，你考慮一下吧！」

武松無動於衷，又道：「送客！」

伏虎又想送客，林冲忙道：「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，是很偉大很神聖的任務，那時我們的名字將永留青史，受後世人敬仰，這樣我們才對得起列祖列宗，有道是身體髮膚，受諸父母，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……」

還未說完，武松截住他，道：「你說完了沒有？」

林冲道：「當然沒有說完……」還想說下去，武松忙道：「伏虎，送客！」

魯智深怒道：「送客，送客，送客是甚麼意思？」

武松見了他的惡相又嚇了一跳，怯怯地道：「原來你們不喜歡送客？」

魯智深道：「當然。」

武松苦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自己走吧，不送了。」

魯智深一怔。

林冲又想開口，宋江已搶着道：「武英雄，有道是人各有志，我們也不强人所難。」一拱手，道：「請恕打擾，告辭了。」

武松大喜，道：「好好好，有空不要再來。」

魯智深明顯心有不甘，對宋江道：「我們這麼辛苦才找得到武松這個目標，就這樣放棄豈非可惜？」

武松笑道：「我根本不是好漢，有甚麼可惜的？」

宋江已向大門走去，魯智深與林冲祇好跟着。

武松長長吁了口氣。

* * *

王公又在攤檔前睡着了，腰板仍是挺得那麼直，雙眼仍是半開半合，口水仍不斷在流。

這次他在胸前圍了一塊厚布，作用是防止口水弄濕衣衫。

一個婦人走到檔前，根本不知王公睡着了，叫道：「老闆，給我半塊豆腐。」

王公很警覺，立時醒了，並且態度親切地接了這宗祇有半塊豆腐的生意。

交易完畢，婦人很滿意的離開，王公又睡着了。

西門慶此時出現在王公面前，他首先不是弄醒王公，而是豎耳傾聽店內動靜，沒有動靜，再探頭望向店內，神態極度鬼祟，望了一會，知道王婆不在店內，這才放下心來，然後把王公搖醒。

王公甫一醒來，又興奮地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西施終於嫁出去了。」一定神，見了西門慶，喃喃地道：「原來又是做夢。」然後咧嘴對西門慶笑道：「西門官人，是你？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這次西施跟誰成親？」

王公笑而不語。

西門慶心想：「莫非是我？」想到這裡，幾乎又嘔吐大作。

王公伸出手掌，手勢是向西門慶討錢。

西門慶很識趣，在懷中摸出一錠銀兩交到他手中。

王公飛快把銀兩揣入懷中。

又一名婦人走到攤前，婦人對王公道：「老闆，給我卅七塊豆腐。」

王公板起面孔，惡形惡相叫道：「今天不做買賣，快給我滾！」

婦人吃了一驚，慌忙轉身而去。

西門慶奇道：「你家賣豆腐維生，為甚麼有生意不做？」

王公笑道：「你來了我就財源廣進，那還用操勞做生意。」說得倒坦白。

西門慶很滿意他這種節省時間的作風，急道：「潘金蓮一事怎樣？」

王公道：「她正在家中，我帶你過去。」

西門慶有顧慮，道：「她家中沒有其他人嗎？」

王公道：「武大郎上街賣燒餅去了，武松則天天留在武館，現在祇有她一個人在家，她正在等你呢。」

西門慶喜道：「眞的？」

王公一本正經地道：「為甚麼不眞？她自從見過你一次之後，已對你種下情根了。」

西門慶開心得口水直流，忙道：「那還等甚麼，馬上過去找她吧，我的心已快跳出來了。」

王公道：「跟我來！」說完便向武家走去，西門慶隨後跟着。

王公叫西門慶躲在一邊，西門慶照做。

王公拍門。

不多久，潘金蓮把門打開，王婆剛從外歸來，見了以上情形。

潘金蓮開門見了王公，問道：「王叔叔，甚麼事？」

王公二話不說，把躲在門旁的西門慶拉出，迅速把西門慶推入屋內，順手把門關上。

王公不知道自己的所為被站在街角的王婆看見了，還若無其事的返回豆腐檔。

王婆躡足走到武家，在窗外窺看屋內情況。

* * *

潘金蓮見西門慶衝進屋內，門又被關上了，嚇得花容失色，驚叫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

西門慶一副急色狼模樣，首先把大門加上橫門，然後色迷迷地望着潘金蓮，道：「我的心肝、我的寶貝，想死我啦，我知妳也很想念我，來吧，我們親熱一下，行房則更好。」

潘金蓮嚇得身子發抖。

西門慶張開雙臂，欲把她一把抱入懷，便向前撲了過去。

潘金蓮閃身避過。

西門慶第二次又撲來了。

潘金蓮慌亂中在屋內亂逃。

二人在追逐。

西門慶覺得這樣追逐有情趣極了。

王婆在窗外目睹一切，思量要通知武大郎和武松，便快步而去。

王公在檔前睡着了，根本不知王婆去了通風報訊。

屋內的潘金蓮嚇得在屋內亂竄，西門慶不斷追逐，越追越興奮。

潘金蓮在慌亂逃跑中，往樓梯奔上樓上。

西門慶已獸性大發，飛快脫去身上衣服，祇剩一條內袴，便也朝樓梯奔了上去。

潘金蓮見他追來，又見他脫去了衣服，樣子與禽獸沒有分別，嚇得身子直發抖，瑟縮在一角，一臉無助之色。

西門慶見她如受了驚的小羔羊般，更是興奮了，情緒高漲到了極點，正虎視耽耽的盯着她。

潘金蓮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，此時她忽然保持鎮定，見西門慶正一步步趨前，佯作風情萬種，風騷入骨的樣子，當下搔首弄姿道：「喲，西門官人，你也太心急了，我們剛才的遊戲玩完了，大家坐下來，喝杯水酒吧。」

西門慶喜道：「王公說得對，妳已對我種下情根了。」說完向潘金蓮撲前，潘金蓮雖驚，但保持鎮定，閃身避過後，又嬌笑道：「何必急於一時嘛。」

西門慶已急得不能忍，道：「寶貝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們馬上親熱吧。」

潘金蓮仍故作風騷，道：「看你急成這個樣子，眞難看極了。」

她不扮風騷也就罷了，豈料他的騷態令西門慶慾火更加高漲，令他更是難以忍耐，又向前一撲，潘金蓮又向旁閃過了，回頭一望，見西門慶又想撲過來。

潘金蓮佯作風騷，本想阻止西門慶大發獸性，來個緩兵之計，不料弄巧反拙，竟加速了他的慾火，她到底是個有智慧的女性，心念一轉，來一記險着，待西門慶欲撲前之際，動也不動站着，臉色一沉，嬌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西門慶果然站住。

潘金蓮正色道：「你這種急色男兒討厭極了。」

這一着果然奏效，西門慶登時軟了，也停止了動作，忙道：「妳要怎樣才喜歡？」

潘金蓮道：「斯文一點我才喜歡。」

西門慶祇好强忍慾火，勉强道：「好，我依妳的。」

潘金蓮向他嫣然一笑，然後向他一步步走前。

西門慶見了，心跳加速。

潘金蓮已走到他面前，又騷態百出，並以雙手環抱着他頸項。

西門慶一手抱着她的腰肢，靈魂像開始飄離了肉體一般，然後伸手去脫潘金蓮的衣服，但是，冷不防備之下，下體吃了潘金蓮重重一踢，臉上也被潘金蓮雙手一抓，兩邊臉頰登時各加添了五指血痕，兩邊加起來就是十條，而且兩邊位置相當均勻。

西門慶下體吃了一脚，登時倒在地上，痛得殺豬般大叫，臉色也發青了。

驚慌中的潘金蓮立時趁機逃走。

西門慶痛出火來了，不是慾火，是怒火，見她欲逃，忍痛向前一撲，雙手抱着潘金蓮雙脚。

潘金蓮頓時失重心跌在地上。

西門慶怒極爬過去，然後一撲壓在她身上。

潘金蓮拚命掙扎，西門慶惱羞成怒，一拳向她頭上轟去。

潘金蓮中此一拳，登時暈了。

西門慶本可以為所欲為，但他發覺此時却是軟弱無力。

此時，樓下大門忽然傳來一聲巨響，緊接是門板墮地的聲音，接着是急速的脚步聲，屋外的人聲。

西門慶怕得臉色變青，知道東窗事發了。

樓梯已響起急速脚步聲，表示有人登上樓來，他正驚慌之際，來人已上到樓上。

西門慶見了來人，心中才稍定下來，因為來人是武大郎，並非武松。

武大郎當然易於應付。

武大郎得到王婆報訊，怒氣直衝九霄，當下伸出扁擔，握着扁擔便趕回家。

他握着扁擔奔到樓上，祇見愛妻潘金蓮躺在地上，顯見暈了過去，尚幸她衣衫尚整齊，而西門慶則祇穿一條內袴坐在身邊，如何不怒？怒叫一聲，舉起扁擔便向前衝去。

西門慶痛楚稍過，站起身來，看準來勢，閃身避過一擊，便舉脚使勁向武大郎踢將過去。

武大郎剛奔到樓上，迅速又向樓梯滾下去了，上來是用脚跑上來，下去時是滾了下去，被西門慶一脚踢得滾了下去。

武大郎如肉球般的身體滾到地上的時候，頭撞在地上，登時頭破血流。

西門慶知道醜事被揭發了，門外更有不少人在看熱鬧，那還敢逗留？當即沿樓梯而下，拾起衣服，便想奪門而逃。

武大郎雖流着鮮血，拚死攔在西門慶去路，握着扁擔又揮將過去，西門慶伸左手一格，右手一記直拳轟向武大郎。

武大郎又中招倒地，强烈的怒火驅使他掙起身，撲上前纏住西門慶，西門慶向他拳打脚踢，很易掙脫。

西門慶正想奪門而逃，一個少年怒氣冲天奔進屋內，此時，樓上的潘金蓮也醒來了，連忙奔到樓下。

奔進來的少年正是武大郎的好朋友諢哥，他見武大郎受傷倒地，發狂般撲向西門慶。

潘金蓮見丈夫受傷倒地，又傷心又憤怒，與諢哥一起纏上了西門慶。

門外看熱鬧的人在議論紛紛，雖不知發生何事，但衆人見西門慶赤裸着身體，兩邊臉頰又有十條明顯被指甲抓出來的血痕，有人更知西門慶生性好色，當然猜到發生甚麼事了。

諢哥與潘金蓮那是西門慶對手？他爲求脫身，已不顧一切，向兩人拳打脚踢，打跌二人後，正想奪門而逃，但向門外一望，登時大吃一驚。

原來武松手握齊眉棍，正怒氣冲天奔了進來，伏虎與陸無窮跟王婆則跟在身後。

武松已在通風報訊的王婆口中知道發生甚麼事。

武松甫一入屋，看見兄長全身染血倒在地上，潘金蓮與諢哥同樣倒在地上。

武松怒不可遏，聲嘶力竭地叫道：「你這禽獸，今天我要你狗命！」

西門慶雖心驚，但這一仗非打不可了。

伏虎與陸無窮也怒得咬牙切齒，正想動手，武松向二人一喝：「退下！」

伏、陸二人祇好退下，好讓武松教訓西門慶，然後二人扶起倒地的三個人。

西門慶拾起武大郎的扁擔，嚴陣以待。

武松怒火焚身，發一聲喊，便握棍向西門慶殺了上去，西門慶明知不敵，也祇好握着扁擔迎戰。

武松有生之年第一次發怒，而且一發不可收拾，端的非同小可。

西門慶根本難以抵擋武松的瘋狂攻擊，何況武松此刻正在盛怒？

一經交手，西門慶被打得叫苦連天，不消一刻，全身被打得遍體鱗傷，一張臉本來已受了傷的，此刻更被打得不似人形。

伏虎與陸無窮見武松盛怒下越打越狂，他們恐防西門慶會被打死，弄出人命則茲事體大，於是二人連忙上前勸止武松，勸不來就合力把他攔腰抱着。

西門慶見武松被制止了，慌忙落荒而逃，向大門奔去，連衣服也不拾了，正當他奔出門口之際，王婆伸脚把他絆跌，急速奔走中的西門慶登時跌了個餓狗搶屎，門牙也脫落了，流了滿嘴的血，他那還膽敢遷怒王婆，爬起身又抱頭鼠竄而逃了。

王婆對西門慶非常憎恨，也不知是恨他做出禽獸行爲，還是恨他不肯娶自己的女兒。

伏虎與陸無窮見西門慶走了，才放開武松。

武松並不追，第一時間察看武大郎傷勢，一邊命伏虎去找大夫。

武大郎傷得雖重，但性命無碍。

潘金蓮與諢哥祇吃了西門慶幾下拳脚，傷得並不太重。

看熱鬧的人不斷在議論。

王婆目睹事件經過，向衆人述說因由。

這件事發生後，王公失踪了。

王公當然要自動消失，因爲他是事件的引綫者，罪魁禍首，若武松追究，恐怕連老命也不保。

王婆本來打算好好教訓王公的，但王公失踪後，她却相當掛念丈夫，茶飯不思。

* * *

西門慶傷得體無完膚，全身上下被包紮得粽子似的，一張臉更是駭人異常，祇見臉上又紅又腫，嘴和鼻子都歪了，門牙脫落了，昔日還算好看的一張臉孔已不似人形，醜陋得相當滑稽。

這些傷，假以時日會復原，但最重要的一上一下則永遠不會復原。上者就是一張臉，被潘金蓮抓傷之後，將永遠留下十條疤痕，那是他毀容了。下者就是他的小弟弟，他永遠不能人道了。

容貌不復舊觀，可以用錢買女色，小弟弟永遠不肯跟他合作抬起頭來，才是最痛苦之事。

在他心目中，沒有「咎由自取」這一回事，祇想着如何對武松以牙還牙，他自知沒有能力對付武松。

所以他找「乾爹」馬上威出頭，當然，程天豪與杜雲也會站在他一邊。

程、杜二人應邀到馬上威家中商量如何對付武松，替西門慶出這一口氣。

各人在馬家坐定之後，西門慶哭得甚是凄凉，道：「乾爹，程總、杜總，這件事你們無論如何要替我作主，主持公道。」

馬上威見了西門慶雖慘，哭起上來的樣子更形滑稽，幾乎忍不住笑出來，一整臉容，怒道：「武松，你也太目中無人了，明知阿慶是我乾兒子，竟把他打成這個樣子。」

西門慶又加了幾分凄慘之狀，道：「他還害我西門家從此絕子絕孫。」想起從此不能人道，哭得更是凄凉了。

馬上威更氣，向程、杜二人道：「你們馬上把武松拘捕，讓本官處置他。」

西門慶忙道：「快去！快去！」

程天豪道：「大人，此事不能草率。」

杜雲也道：「不錯，一切要從詳計議。」

馬上威怒道：「武松公然打傷人，而且傷得不輕，難道不能抓他回來治罪？」

程天豪問道：「告他甚麼罪名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傷人，意圖謀殺，坊衆都是證人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若控告武松，西門老弟一樣有罪。」

杜雲接口道：「而且罪名比武松更重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衆所週知，西門老弟擅闖武家，欲想向潘金蓮施暴，因姦不遂打傷潘金蓮，又把武大郎打至重傷，又傷了諢哥，武松爲救兄嫂和諢哥才打傷西門老弟。武松傷人故然有罪，若果大人祇控告武松不告西門老弟，實在於理不合。」

杜雲接口道：「何况武松在坊衆心目中舉足輕重，一個判决不公，勢必羣情洶湧，大人也恐怕烏紗不保，請大人三思。」

程天豪又道：「若果把西門老弟和武松一拚拘捕審訊，依照案情，該是武松無罪，西門老弟才是罪大惡極。」

馬上威想一想，也覺不無道理。

西門慶又哭喪着臉，道：「那我豈非報仇無望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若果此事沒有証人，我們大可說武松以多欺少，打傷西門老弟，問題是案件有証人無數，這才棘手得很。」

杜雲道：「雖說衙門八字開，總不能爲了包庇一個人而弄到羣情洶湧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那你們用手段替我報這個仇吧！」

馬上威一拍身旁几子，怒道：「西門家從此絕子絕孫，這事總不能就此不了了之。」

程、杜二人沉吟不語，好似在思量甚麼似的。

西門慶怨毒更深。

爲避醜婦　逼上梁山

中午。

艷陽高掛。

四大天王如常在授徒習武，師徒都非常用心。

武松在屋內，但不是在享受人生。

經過家中發生事故之後，他忽然變得積極起來了，此刻他在履行他的諾言。

他在後院傳授武功給那六名一直以來都服侍他的弟子。

這六名少年弟子難得師父另眼相看，習武時更是用心了。

武松赤裸着上身，汗如雨下，盡心盡責地教弟子武功。

可能這六名弟子一直以來都在他身邊，且服侍週到，因此武松對他們特別有感情。

武松正自投入之際，此時伏虎跑了進來，對武松道：「二爺，有人找你。」

若在平日，他聽了這個訊息，準會嚇了一跳，自從打了幾次架，又逢打必勝，就打出了信心，打出了膽量，更何况他打敗的，是陽谷縣武林最有份量的程天豪和杜雲，所以他現在已不怕任何人，自從家中發生事故之後，覺得男兒保家有責，性格也變了，變得不再膽小，不再儒弱，也變得不再怕惡勢力，總之任何人任何事也嚇不倒他。

他聽伏虎說了，停下動作，彷彿猜到來者是誰，雙眼放出光芒，道：「是不是西門慶又帶人來找死？」語氣充滿力量。

伏虎道：「不是。」

武松收起臉上那股怒氣，道：「是誰？」

伏虎道：「是這裡的屋主，馬佳善馬員外」

武松道：「馬員外？付租錢的日子還未到，他來找我甚麼事？」

伏虎道：「不大清楚，二爺見了他就知道了。」

武松道：「你叫他到大廳去吧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伏虎應了一聲，便走了出去。

武松吩咐弟子自行練武，自己便赤膊向大廳走去。

武松來到大廳，剛巧馬佳善在伏虎引領下，在兩名家丁模樣的人陪同下走了進來。

祇見這馬佳善五十多歲年紀，白白胖胖的，一張臉倒和善得很。

雙方見面，互相行禮，然後武松請來客坐下，並吩咐伏虎奉茶。

雙方敬了茶後，武松道：「馬員外大駕光臨，不知何事？」

馬佳善似面有難色，道：「武英雄，老夫不妨直話直說，老夫要武英雄最遲五天搬離此屋。」

武松與伏虎都一愕，武松道：「要我搬走？」

馬佳善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限期五天。」

武松不解，道：「馬員外，我又不是付不起租錢，爲甚麼要幾天之內叫我搬走？」

馬佳善似有難言之隱，嘆一口氣，道：「武英雄，我是被逼的。」

武松心中雪亮，道：「是不是有人從中逼你這樣做？」

馬佳善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確有此事，對方好似衝着你而來，更好似要趕絕你。」

伏虎怒道：「一定是西門慶那班人。」

馬佳善道：「我也不知對方是甚麼人，他們很兇惡，還聲言我不把房子從武英雄手上收回來，他們就會給我好看。」

武松氣極，拳頭緊握。

伏虎道：「他們會如何給你好看？」

馬佳善道：「不知道，總之這些惡人都不是好惹的。武英雄，爲了大家安全着想，還是避一避他們吧，到底我們在明，對方在暗，吃虧的最終會是我們。」

武松道：「莫非馬員外被一些宵小之輩三言兩語就嚇怕了？」

馬佳善道：「你不怕他們？」

武松正色道：「陽谷縣上上下下都稱我爲武英雄，若果連一些鷄鳴狗盜之輩的三言兩語也給嚇倒，我還是武英雄嗎？」

馬佳善一臉憂色，道：「但我又如何？」

武松一臉正氣，道：「對方若是找你麻煩，即是跟我武松過不去，一切我替你作主，馬員外放心吧！」

馬佳善仍不放心，道：「看來對方要對付的是你，我不想身爲屋主而被連累。」

伏虎插嘴道：「若果對方眞有意跟二爺過不去，早就找上門來了，那還需恐嚇你？總之天大的事有二爺擔當，馬員外你大可高枕無憂。」

馬佳善道：「但是……」

武松道：「不要但是了，我是決計不會搬的，五天很快過去，我就等着看他們耍甚麼手段。」

伏虎接口道：「到時讓西門慶那班人知道我們松記武館並不是好欺負的。」

馬佳善聽了武松的決定，無奈地道：「若眞的有事發生，一切豈非太遲了？」

武松道：「若果他們要趕絕我，直接了當放馬過來就是了，根本事前無需向你恐嚇，這豈非給了我一個警告，讓我防備？祇有無膽匪類之輩才會這樣無謂的恐嚇。」

伏虎道：「歸根究底，馬員外根本無需顧慮。」

馬佳善仍一臉憂色，武松見狀，道：「馬員外，我武松不會讓任何人損你一根毫髮的，何況對方目標是我，你放心吧！」

馬佳善知武松不會屈服，雖不願意，但知道談不出結果，祇好無奈地離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武松並不把恐嚇之事放在心上，生活亦如常，做人更加積極。

五天過去了。

第六天。

深夜。

「松記武館」四週一片漆黑，也一片死寂，武松、四大天王及一衆弟子身在夢鄉之中。

此時，屋外忽然出現幾條人影，行動顯得有點不尋常。

四週祇有昆蟲的鳴聲。

屋外的人影共有五個人，各人手上拿着一件物體，此時，五個人一齊用火摺子把手中物體點着了火。

原來他們各人都手持一把弓，此刻他們正燃着了帶有火球的箭，然後搭在弓上，把弓拉滿後，手一放，五支火箭離弦直向大屋飛了進去。

這五個人發放火箭完畢，又搭起第二批火箭射進屋內，即共有十支火箭射進了「松記武館」。

這五個人動作幾乎一致，行動也相當迅速，兩批火箭發放完，其中一人一揮手，五個人便迅速離開了。

武館內的師徒一共百多人睡得正酣。

其中一支火箭射中了伏虎的睡房。

伏虎立時驚醒，睜眼一看，祇見一支火箭射在床上，並已着火，他連忙起床走避，向窗外一望，祇見有五條人影在慌忙逃跑，當即明白有人放火，心中怒極，正想跳窗追出去，但見已鞭長莫及，便放棄追趕。

房中的火燒得開始旺盛，欲救已無從，便走出睡房，門一打開，祇見火頭處處，大吃一驚，便向四週大叫道：「起火啦，快逃命呀！」

深宵的叫喊聲頓時驚醒了大部份人。

不消一刻，所有人全部驚醒，也登時亂作一團。

武松甚是鎮定，指揮衆弟子救火，弟子們也很合作，紛紛加入撲救行列。

此時，火越燒越旺，火勢在蔓延，武松見一發不可收拾，情勢也越發危急，爲了衆弟子安全，放棄撲救，即命衆弟子速離火場。

武松與四大天王指揮衆弟子疏散，而衆弟子也有秩序地紛紛離開火場。

武松與四大天王見屋內不留一人了，五個人最後離開，快步奔到屋前的偌大廣場處。

百多人聚在廣場，目睹猛烈的火舌把整間大屋吞噬了，但欲救無從，端的痛心極了。

大火照亮了四週。

伏虎向武松講述有人縱火。

火光映照下的武松異常憤怒。

賀彪怒道：「一定是西門慶那班人幹的下三濫手段。」

武松憤怒得臉容扭曲，頸上青筋賁起，雙拳握得「勒勒」作响，盛怒之下，全身也震戰了。

這把火一燒，把武松一切都燒掉了，燒得一無所有，也燒出了武松的强烈仇恨。

衆弟子知道了是西門慶那夥人的所爲，都異口同聲憤慨地表示要找他們算帳。

這場火一直燒到天亮，整間屋子被燒得祇剩下一堆焦土。

＊　＊　＊

四處都有人對這場無情大火議論紛紛。

馬佳善叫苦連天，並不斷埋怨武松，若果武松早早搬出去，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。

西門慶的傷已漸漸痊癒，在程天豪與杜雲的陪同下出現在獅子樓。

三人坐在三樓臨窗的一個座頭上。

三人都很開心。

程天豪道：「武松不知開罪了甚麼人，竟被人放火燒了整間武館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那人終於替我出了一口寃氣了。」

杜雲道：「到底是誰人跟武松如此大仇恨，竟把他的武館燒了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武館內有百多人，若果走避不及，將會死傷慘重，看來對方與武松的確仇深似海。」

獅子樓高朋滿座，人聲嘈吵，都在議論着這場大火。

本來嘈吵的獅子樓忽然靜止下來，接着全場鴉雀無聲，氣氛顯得極不尋常。

西門慶等人覺得奇怪，三人抬頭向四週環視一下，祇一望，三人看見武松站在入口處，手執齊眉棍，臉容憤怒莫明，一雙眼充滿怒火，正向三人狠狠的瞪着。

衆多食客見狀，知道勢色不對，紛紛離座奪路而去。

劉獅子見狀，端的欲哭無淚。

武松仍一臉盛怒的瞪住西門慶三人。

西門慶嚇得呆住了。

程天豪與杜雲一臉驚愕之色。

劉獅子也知情勢不對，不敢逗留，連忙奔下樓去。

場中祇有武松、西門慶、程天豪及杜雲四個人。

程、杜二人見武松似來意不善，程天豪道：「武松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武松恨恨地道：「我要取你們狗命！」吼叫一聲，便揮棍殺了上去。

程、杜二人見他來勢洶洶，忙在座位上跳起身，並拔出腰間配刀迎接，西門慶則嚇得慌忙躲在枱底之下。

一瞬間，雙方又打起來了，程天豪邊打邊叫道：「武松，快停手，有話慢慢說。」

武松盛怒之時，那會停手？口中吼叫連聲，便向二人瘋狂攻去。

程、杜二人知武松武功高强，早已領教過，豈料眼前的武松比上次還要難應付，交手了數招，已感吃力，當下二人祇好到處游走，避過攻擊，但武松着着進逼，在大發雷霆之下，酒樓被他破壞不堪，程、杜二人見他瘋狂之極，也心中發毛。

瘋狂中的武松瞥眼一看，見西門慶瑟縮在枱下，發一聲喊，便向西門慶撲了過去。

西門慶見狀，大吃一驚。

程、杜二人見狀，恐他加害西門慶，從後趕了過去。

武松迅即殺到，使勁一踢，那張護着西門慶的大枱登時被踢了個稀爛，碎木應聲飛出窗外，武松一手抓着西門慶，西門慶嚇得臉無人色，褲襠也尿濕了，武松正想一棍向西門慶迎頭打下，但聞身後有急勁風聲，知道程、杜二人殺到，便改爲一脚把西門慶踢開，然後擧棍迎向程、杜二人的雙刀。

西門慶被武松這一踢，身子如斷線風箏般直飛出窗外，並重重撻在地上，一時間也起不了身。

街上聚着不少人抬頭望向激鬥中的三樓，西門慶飛落到街上，却無人理會。

西門慶一雙脚跌斷了，痛得他殺豬般大叫。

樓上仍打得激烈。

街上衆人仍抬頭向上望，儘管看得並不清楚。

此時，另一邊街上忽有二十多人急奔而至，人羣向來者一望，祇見走在前頭的是四大名捕，其餘二十人是捕快。

這四個名捕，就是陽谷縣的四大名捕，分別是余若飛、楊生、江能及洪文浩，四人接到武松大鬧獅子樓的消息，便領人前來拘捕武松。

武松恨極程、杜二人，一根齊眉棍把二人打得叫苦連天之際，此時，四大名捕等一共廿四人殺到，二人見援手來了，登時精神大振。生力軍殺到，二話不說，紛紛拔刀向武松殺了上去。

武松雖見人多，但不把他們放在心上，又吼叫一聲，並向二十四

人欺身而前。

程、杜二人退下來喘息。杜雲一臉深感不解地，道：「武松今天發瘋啦？」

程天豪憤憤地道：「他一定以爲放火燒他武館的是我們。」環視一下四週，祇見整間酒樓被他破壞盡淨，並與衆多同僚纏上了，心中怒極，叫道：「一起上，把他擒下來好好整治。」說完，又握刀加入戰陣中，杜雲也不甘後人。

武松一人力敵廿六人，越打越是瘋狂，衆多捕快一時間沒法制服他。

程天豪見他頑抗到底，怒叫道：「兄弟們，把他就地正法吧！」

武松大發神勇，已有幾名捕快被他打得倒地不起。

又有三十多名捕快接報趕到，武松見人多，打得更是瘋狂了，在他的的瘋狂之下，又有多人倒地不起。

這時候，四大天王也趕來了，四人見衆多捕快圍攻武松，且多人倒地，立時覺得武松闖下了彌天大禍，第一念頭是助武松脫困。

四大天王心念一致，紛紛加入，四人的武功也非同小可，一經加入，便逼退了武功平凡的衆多捕快。

伏虎挨到武松身旁，道：「二爺，這回可闖禍了，我們快逃吧。」

四個人加入後，武松冷靜了下來，祇見酒樓毀爛不堪，且有十多名捕快頭破血流倒在地上，事件端的非同小可，也興起了逃走念頭，當下五個人心意一致地且戰且走。

五人一路退到窗邊，武松叫聲「走！」便從窗口跳了出去，四大天王也跳窗而逃。

衆捕頭捕快輕功有限，不敢下跳，紛紛沿樓梯而下，急奔去追捕。

武松五個人跳落街上，路人見狀，嚇得雞飛狗走，紛紛讓路予五個人通過。

程、杜二人領着衆多捕快從後窮追。

五個人不想落在官府手上，唯有擇路而逃，但衆多捕快却窮追不捨。

雙方在街上一追一逐，武松五個人難以擺脫追兵，此時，忽有三個人迎面而至，武松定睛一看，祇見來者就是「及時雨」宋江、「豹子頭」林冲和「花和尚」魯智深三個人。

武松正不知三人來意之際，魯智深忽然大叫道：「武松，梁山好漢來助你一臂之力！」

五個人迅即來到三人面前，祇聽林冲道：「我們梁山好漢替你殺敵吧，毋需謝我們，大家聯手上，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。」

追兵已殺到，這林冲仍在廢話連篇。

程、杜二人在後面聽了魯智深自稱「梁山好漢」，心中不由一怯，因他知道梁山泊個個武功獨當一面，武松五個人已難以應付，何況又多了這麼三個「梁山好漢」？

程天豪心知這一仗難打，但他豈會示弱？馬上大聲叫道：「兄弟們，格殺勿論，上！」便領衆一起殺了上去。

武松明白，要擺脫他們，祇好再打一場了，當下與梁山好漢聯手應戰。

斯斯文文的宋江也不弱，從一名捕快手中搶過一柄單刀之後，也殺人如砍瓜切菜。

高下立見，武松一邊大獲全勝。

衆捕快被殺了十多人，全都是死在宋江、林冲及魯智深手上。

其餘的捕快都受傷倒地不起，程天豪、杜雲及四大名捕也受了傷，各人對武松恨得咬牙切齒，誓要把武松拘捕歸案。

宋江見大局已定，叫道：「走！」便搶在前頭向前快步而走。

武松見這三個「梁山好漢」施以援手，好生感激，也跟着一起走。

天色已入黑。

宋江及武松一共八個人藏身在一間破廟之內，仍在談論日間之事。

魯智深道：「武老兄，發生此等大事，官府一定通緝你們，若被抓到，準會判死罪。」

武松嘆息了一聲，無話可說。

四大天王知道捕快死傷多人，心知罪行非輕，也垂頭不語了。

宋江道：「武英雄已無路可逃，也別無選擇，跟我們上梁山吧。」

武松道：「這豈非逼上梁山？」

魯智深道：「對！」

林冲道：「官府就是這樣，祇會壓迫百姓，祇有加入梁山好漢行列之中，對抗官府對抗朝廷，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中，那時我們將名昭青史……」

林冲的婆婆媽媽的嚇怕了武松，不待他說完，武松截住他，堅決地道：「別多說，我是絕對不會加入梁山的。」

伏虎也甚堅決，道：「不錯，梁山泊的人跟官府作對，是反賊，不適合我們。」

魯智深睜大雙眼，怒道：「武松，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！」

武松道：「我武松堂堂男子漢、大丈夫，又豈會落草爲寇？」

林冲道：「武老兄，此言差矣，需知道現今天下大亂，民不聊生，官府祇會壓迫善良百姓，我們

邀請你加入梁山泊，是給足你面子，並非逼你，你該仔細想清楚。」

林冲一邊說，武松在一邊望着他，待他說完，才道：「你說完了沒有？」

林冲道：「你還想聽？」

武松道：「省點氣吧。」

林冲道：「我們給足你面子，你爲甚麼不給我們面子？」

武松道：「如何才叫做給你們面子？」

魯智深叫道：「那還用說？當然是加入梁山泊才給我們面子了。」

武松道：「那麼在下定會令三位失望了。」

魯智深怒極，拿起月牙剷，正想動手，宋江叫道：「住手！」

魯智深唯有住手，但仍深深不憤地瞪住武松。

宋江微笑地對武松道：「有道是人各有志，我們不强人所難。」

武松道：「宋先生深明大義，佩服！」

宋江拱手道：「告辭！」說完便走出破廟，林冲與魯智深也跟他走了出去，魯智深臨行前向武松狠狠瞪了一眼。

破廟之內祇留下武松與四大天王。

五個人面面相覷，心情沉重得說不出話來。

良久，武松深沉地道：「我連累了你們。」

四人齊聲道：「二爺，別說這些話。」

武松道：「發生這件事，我誓必被官府通緝，大家有甚麼打算？」

伏虎道：「生一齊生，死一齊死，我們堅決追隨二爺！」

其餘三人都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堅決追隨二爺！」

武松感激得幾乎落淚。

* * *

宋江、林冲及魯智深三人離開破廟後，當晚找了間破屋棲身，三人安頓下來後，魯智深怪叫道：「寨主，你的妙計好似行不通呀。」

宋江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們一把火燒了武松的武館，武松以爲是西門慶一班人幹的，很自然會找他們算賬，到那時我們再助他殺他十來個捕快，武松就犯了殺人罪了，官府必定通緝他，我滿以爲他走投無路之下，必定會投靠梁山泊的，怎知他如此口硬。」

宋江發出一聲奸笑，道：「他的確不怕死，就因爲他不怕死，梁山泊正需要這種人。」

魯智深道：「我們要做的都做了，但都好像是白費工夫。」

宋江道：「無論如何，我一定要把他逼上梁山，我及時雨想要的人，一定要得到。」

林冲道：「莫非寨主另有計謀？」

宋江道：「下一步，我們就向官府告密。」

魯智深奇道：「告甚麼密？」

宋江道：「放出消息，說馬佳善向武松逼遷，雙方發生爭執，武松老羞成怒，放火燒了馬佳善的房子，武大郎與潘金蓮也有份參與其事，到時，非但武松多了一條罪名，就連武大郎和潘金蓮也牽連在內了。」

林冲道：「然後如何？」

宋江道：「派幾個兄弟，假扮捕快，把武大郎夫婦殺了，以武松現在的性格，加上他與武大郎手足情深，他不大鬧衙門才怪，那時事情就越鬧越大，我們再出面把事情鬧得更大，武松以後就無立足之地，到時，逼得他走投無路，恐怕會主動要求加入梁山泊了。」

魯智深道：「寨主果然夠毒。」

林冲接口道：「這叫無毒不丈夫。」

宋江淡淡地道：「比起『玉麒麟』盧俊義，武松算是幸運了。」

林冲道：「寨主，你說向官府告密，說武松燒了馬佳善的房子，有證據嗎？」

宋江發出冷酷笑容，道：「這個時候，就算說武松强姦了皇太后，官府也會深信不疑了。」

魯智深道：「寨主說得對，做官的就是這麼糊塗的，若官府凡事都講眞憑實據，人民就不會如此痛苦了。」

宋江接口道：「何況馬上威已把武松恨之入骨。」

林冲道：「若果武松眞的落在官府手上又如何？我們豈非損失一員猛將？寨主要想清楚啊。」

宋江微笑道：「若武松被捕，後果如何？」

魯、林二人同聲道：「死路一條。」

宋江道：「到時我們就總動員劫法場，無論如何要把武松救出來。」

魯智深雀躍地道：「劫法場？好啊，我們梁山好漢駕輕就熟了。」

宋江道：「到時我們出動這許多兄弟救武松，他還不感激我們嗎？那時說不定要苦苦哀求加入梁山泊了。」

林冲道：「好，我們就不惜代價，誓要把武松逼上梁山。」

宋江笑得非常得意。

* * *

陽谷縣各大街小巷貼滿了通緝榜文，不是通緝武松，而是通緝宋江、林冲和魯智深三個人，而且還

繪了三個人的肖像。

「獅子樓」一役，西門慶不但雙足殘廢，還變了白癡一名，因他從高空墮下，腦部着地，一撞之下，從此變成了長期流口水的白癡。

馬上威已對西門慶不屑一顧了。

這天，馬上威召集了兩個捕頭及四大名捕，在衙門內堂似有事商議。

四大名捕已齊集，唯程天豪與杜雲久未露面，馬上威不禁等得光火起來了。

此時候，程、杜二人方才出現，馬上威見了二人遲遲才出現，正想發作，程天豪見了他的怒容，知道不妙，連忙搶着道：「大人，今天一早捕房接到密報，說馬佳善的房子是武松和兄嫂放火燒的，密報還說，武松和四大天王正藏身在破廟之內。」

杜雲接口道：「我們爲了證實密報孰眞孰假，於是和程兄到破廟窺看，果然見武松和四大天王藏身廟內。」

程天豪接着說下去，道：「我們本來要把他們拘捕歸案，但又怕不是他們對手。」

杜雲續道：「於是我們先返回捕房，打算連同四大名捕及衆多兄弟前往圍捕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但我們回到捕房之後，兄弟們說大人有事召見卑職，所以我們先向大人報到了。」

馬上威轉怒爲喜，道：「本官還擔心找不到武松下落，原來他藏身在破廟之內，眞的天助我也，太好了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卑職馬上帶大批兄弟圍捕武松，必定把他們手到擒來，大人放心。」

馬上威臉色一沉，道：「混帳，誰說要你拘捕武松？」

程、杜二人及四大名捕爲之一愕。

馬上威又道：「本官要你把武松和四大天王請回來見本官。」

衆人更爲愕然，齊聲脫口道：「請他們回來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對，是請他們回來。」

程天豪一臉疑惑之色，道：「請他們回來幹甚麼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官要武松出任本縣捕快都頭。」

衆人爲之嘩然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程天豪急道：「大人竟然委任一個殺人犯出任捕快都頭？」

馬上威反問道：「誰是殺人犯？」

衆人齊口道：「武松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武松有殺過一個人嗎？」

衆人爲之一怔，啞口無言，因爲武松的確沒有殺人，傷人倒是有的。

馬上威又道：「當時殺人的，並非武松，是那三個梁山反賊，本縣已下榜文通緝他們了。」

杜雲道：「武松雖沒有殺人，但他傷了我們不少兄弟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這全是一場誤會。」

衆人都脫口道：「誤會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武松武館被燒，以爲你們所爲，所以找你們算帳，這不是誤會是甚麼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但武松和三個梁山反賊是同一道的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他們不同道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大人何以如此肯定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官聞說，三個梁山反賊曾到過武館找武松，游說武松加入梁山，但被武松和四大天王一口拒絕，武松還向他們下逐客令，若果本官沒有猜錯，武松的武館一定是這三個反賊放火燒的。」

杜雲道：「反賊火燒武館，目的何在？」

程天豪道：「莫非反賊要逼武松上梁山？」

馬上威微笑道：「你終於弄清楚了。」

程天豪沉吟道：「對，若果武松和梁山反賊同道的話，應該在一起才對，但武松和四大天王藏身在破廟內，却不見反賊。」

杜雲猛然醒覺，恍然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反賊助武松脫困，又殺了多名捕快，目的是要武松背上殺人罪名，逼他上梁山，但詭計不得逞，於是今天一早，反賊向捕房告密，又誣陷武松燒馬佳善的房子，和說出武松藏身之地。」

程天豪接下去，道：「若果我們前往拘捕武松的話，反賊必定大開殺戒，把武松牽連在內。」

馬上威點頭道：「你們終於明白了。」

程天豪吁了口氣，道：「幸虧大人英明，否則我們就上了反賊的當了。」

馬上威道：「別說了，你們兩個馬上把武松請回來見本官。」

程天豪臉有難色，道：「大人眞的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官本來就要他出任此一職位，祇是那時你們諸多挑剔，現在事實擺在眼前，武松是全縣武功最好之人，實在是第一人選。」

杜雲道：「武松雖然沒有殺人，但到底傷了不少捕房的兄弟，也算犯了罪。」

還未說完，馬上威截住他，道：「那是你們咎由自取。」

程天豪道：「大人，此話怎講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全縣上下都知道，你們勾結西門慶，處處跟武松作對，但武松處處忍讓，你們却在咄咄逼人，本官更牽連在內，有人說本官包庇你們，令本官聲譽受損，最後武松武館被燒了，莫說武松本人，就連全縣上下，都會懷疑是你們幹的，武松找你們算帳，祇會大快人心，那會有人怪責武松？更何況西門慶平日目中無人，橫行霸道，他被武松打至變成白癡，人人都說武松是爲民除害，難道這些呼聲你們聽不到？」

程、杜二人垂下頭，無話可說。

馬上威又道：「爲了挽回本官聲譽，也爲了証明本官寬宏大量，本官一定要委任武松出任捕快都頭，居民才會讚本官慧眼識英雄。」

衆人仍垂頭不語。

馬上威又道：「本縣捕房之中，有誰的武功比武松還要高强的？」

沒有人能答。

馬上威道：「有沒有人反對武松做你們的總上司？」

無人反對，也不敢反對。

＊　＊　＊

馬上威爲保烏紗，不再糊塗了，也因此令宋江棋差一着，爲保梁山泊威名，宋江等祇好打消殺武大郎夫婦的念頭。

宋江唯有另想逼武松上梁山的妙計，此時他後悔了，後悔不把梁山泊最有智慧的「智多星」吳用帶在身邊。

宋江當然不會在魯智深和林冲面前直認缺乏智慧，而且當他們的面誇下海口，不把武松逼上梁山，誓不離開陽谷縣。

林冲和魯智深對他很有信心，因爲他是梁山泊寨主。

寨主是不易當的。

＊　＊　＊

程天豪和杜雲二人專誠來到破廟，找到了武松，並告知來意，武松半信半疑，但對「捕快都頭」一職極爲心動，姑且一往，但四大天王唯恐這是馬上威的詭計，都勸武松小心爲上，切勿上當，這時的武松已不是昔日的膽小之輩，爲了顯露英雄本色，來一着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的毅然氣概，立刻跟程、杜二人往衙門一行。一則「捕快都頭」一職誘惑實在太大，二則，他根本不把一衆捕快的武功放在眼內，若然中計，深信脫身不難，便決定前往。

四大天王祇好跟隨左右了。

抵達衙門，馬上威熱誠設宴招待，同席的，除了兩大捕頭之外，還有四大名捕，當然四大天王也在席上。

席間，馬上威開門見山要武松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並表示既往不咎，更盛讚武松武功高强，在地方上深得民心，是該職位的理想人選。

武松知馬上威極具盛意，心中歡喜得難以形容，當日被馬上威和杜、程等人奚落，今天眞有吐氣揚眉之感。

但武松江山易改，品性難移，心中其實恨不得一口答應，可却在大擺臭架子，表示對該職位毫無興趣，無論馬上威如何苦苦哀求，他仍是不答應。

馬上威無奈，道：「武都頭……」

武松一臉不可一世的樣子，截住道：「別叫我武都頭，我還未答應，叫我武英雄或武二爺吧，兩個稱呼一起來則更好。」

程天豪等人見了武松的德性，那還敢不滿？祇好木無表情，默然無聲了。

馬上威唯恐武松不高興，臉上堆滿笑容道：「是是是，武二爺、武英雄，我們到內堂一起慢慢商量吧。」

武松鼻孔朝天，道：「這裡一樣好說話，有話盡說吧！」

馬上威道：「這裡人多，不方便說話。」

武松想了想，一副毫不重視的樣子，道：「也好，進去慢慢商量吧。」一派漫不經心地站起身。

馬上威連忙在前引路。

程天豪、杜雲及四大名捕覺得武松威風極了，甚是羨慕，四大天王也感到驕傲。

武松跟馬上威進入內堂後，馬上威連忙把門關上。

武松大模斯樣在一張太師椅坐下，仍舊傲氣衝天，道：「有甚麼話，快說吧！」

馬上威先前還恭恭敬敬的，但甫一關上門，臉色馬上變了，變得烏雲密佈似的，臉孔拉得長長的，毫不客氣地道：「武松，別不知好歹，剛才人多，本官爲了保存你面子才對你和顏悅色，這捕快都頭一職你幹也不幹？」

武松見他臉色轉變奇大，像見了千年怪事般，呆望着他。

馬上威臉孔更黑，語氣更加不客氣，道：「你馬上回答我，幹不幹，若果答應，本官即時向全縣宣佈你出任此職位，若不答應，本官也即時宣佈委任由程天豪出任，這個職位不能再懸空了。」

武松那趾高氣揚之色馬上消失，並開始緊張起來，忙道：「馬大人，你來眞的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官沒有時間跟

你開玩笑。」

武松賠笑道：「我沒有說過我不幹呀！」

馬上威怒道：「既然沒有說過不幹，便是想幹了，男子漢大丈夫，既然想幹，爲甚麼不爽爽快快答應，却在婆婆媽媽，消遣本官，你意欲如何？」

武松慌張地道：「馬大人息怒。」

馬上威把臉孔拉得更長，正色道：「你幹不幹？不幹就馬上給我滾！」

武松吃了一驚，大大地慌張起來，忙答道：「幹幹幹，爲甚麼不幹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決定了？」

「決定了。」

「不反口？」

「不反口。」

馬上威的臉色又變了，又變回和顏悅色，笑道：「這才像樣嘛，扭扭擰擰的，成甚麼樣子。」

武松又被他奇大的轉變弄呆了，道：「你眞變幻莫測！」

馬上威道：「我淸楚你個性，不這樣對付你不行。」說時雙眼瞇成一線。

武松一怔，道：「你好似很了解我！」

馬上威笑道：「簡直了解得通透，更清楚你其實對捕快都頭這個職位夢寐以求。」

武松也笑道：「你了解我個性便好了，別向人揭穿我，好嗎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本官要揭穿你的話，也不會跟你關上門才說話。」

武松笑問道：「這叫圓猾還是狡猾？」

馬上威道：「這是爲官之道，慢慢你就明白了。」

然後，二人一起返回大廳，武松又回復那副不可一世的表情，馬上威又回復一副唯恐武松不高興的樣子，總之虛僞之極，然後二人返回原席。

馬上威宣佈武松已答應出任捕快都頭一職，並表示即日向民間宣佈，衆人都拍掌大聲稱好。

程、杜二人及四大名捕被逼接受武松。

武松一副勉爲其難的樣子，好像是馬上威苦苦哀求之下才肯出任此職位。

馬上威命程、杜二人輔助武松。

武松於席間宣佈四大天王爲「捕快都頭助手」。

馬上威拿出委任狀，並叫武松畫了押作實，更即時命武松從速緝捕三個殺人的梁山反賊歸案。

武松領命。

* * *

武松終於坐上了「捕快都頭」這個位子了，消息首先在武家附近傳了出去，武大郎夫婦開心得當晚殺鷄宰鴨，大宴街坊，王婆與王西施兩母女也在被邀請之列。

武大郎被西門慶打至重傷，雖然尚未康復，但當晚也高興得忙不迭地招待客人。

武大郎本以爲武松大鬧獅子樓之後，會鬧出個禍來，豈料却鬧出一個捕快都頭一職來，頻呼世事難料。

* * *

王西施本來已夠醜陋的了，近來更加皮黃骨瘦，樣子極之恐怖。

王西施日漸消瘦，並非爲了想念失踪的父親所致。

她是爲情消瘦，她苦苦暗戀武松，但武松始終對她不屑一顧，以致飽受相思之苦，不，該是單思之苦，並已至食不下嚥，夜不能眠的境界。

王婆見了女兒如此凄涼境況，當然很心痛，但已別無他法。

王婆想念丈夫，王西施想念武松，端的是苦心人對苦心人了。

母女二人關了門在豆腐店愁眉相對。

王婆呆望着女兒出了會神，忽然道：「西施，妳眞的很想跟武二爺成親？」

王西施凄慘地一點頭。

王婆肯定地道：「好，乖女兒，娘親成全妳。」

王西施反應並不大，大概知道毫無可能，祇淡淡的道：「娘親如何成全女兒？」

王婆道：「這幾天，天氣十分悶熱，不出三天，一定會有狂風暴雨了，到時娘親以恭賀武二爺榮任爲理由，請他來我們家裡吃一頓飯，祇要他肯答應，武松這一輩子非做妳的丈夫不可了。」

王西施不明白。

王婆笑道：「到時娘親會教妳怎樣做，妳依計行事就是了。」

王西施儘管期望不大，但不會放過任何機會。

* * *

武松爲了增加聲望，上任第一天，便帶着四大天王，非常勤力地到處找尋宋江、林冲及魯智深三人，祇要能拘捕這三個被官府譽爲梁山反賊的人，武松就更加威風了。

武松身居要職，大可不必親自出馬，但他喜歡又怎地？

第一天出勤不消兩個時辰，便在郊外的破屋發現了宋江三人。

宋江三人一直留在破屋沒有離開，而宋江則不斷在想如何逼武松上梁山的妙策，但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個妙法來，這時候，忽聞武松的聲音在屋外叫道：「宋江、林冲、魯智深，我們找得你好苦，快出來

吧！」

魯智深一聽，喜道：「寨主，是武松，他一定來要求我們帶他上梁山了。」

宋江道：「他是來抓我們的！」

魯智深抓抓禿頭，皺眉道：「來抓我們？」

林冲道：「笨蛋，武松已做了陽谷縣捕快都頭啦！」

宋江首先步出屋外，林、魯二人祇好跟着。

四大天王見三人走了出來，連忙握刀戒備着，武松則氣定神閒地望着這三人。

宋江三人站在門前，宋江在人前又擺出一副彬彬有禮的模樣，一拱手，道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，武都頭，恭喜恭喜！」

武松不敢造次，道：「三位兄台，請跟我們回去吧！」

魯智深怪眼圓睜，粗聲道：「你要我們跟你回去受死？」

武松笑道：「魯老兄，你忽然聰明起來了。」

魯智深道：「俺本來就是這麼聰明，有甚麼稀奇？」

宋江望着武松，淡淡地道：「武都頭眞的要來拘捕我們？」

武松道：「難道還有假？」

宋江道：「武都頭武功高强，宋某的確佩服，祇是武都頭似乎缺欠了一點義氣。」

武松一怔，道：「哦！」

宋江道：「武都頭大鬧獅子樓，被數十衆公差圍捕，難道武都頭忘了是誰替閣下解圍？」

武松登時啞口無言。

魯智深怒道：「若不是我們三個，當日你們五個人恐怕難以脫身，最後被公差當場剁成肉醬了，現在却要抓我們回去殺頭，你這人良心何在？」

武松頓時臉紅過耳。

宋江淡淡一笑道：「武都頭既然要秉公辦事，那宋某三兄弟祇好束手就擒了。」說完伸出雙手，大有任由他上手銬之態。

武松望了望四大天王，一時難以委決。

伏虎道：「二爺，當日他們助我們脫困，說得上有恩於我們，現在我們恩將仇報，好似有點兒……有點兒那個……那個的。」

武松想了想，道：「好，我們經過詳細商量之後，不拘捕你們了，你們馬上離開陽谷縣吧。」

魯智深奇道：「經過詳細商量？你們好似沒有商量過。」

武松道：「這些事還需商量嗎？你們快走吧。」轉頭對四大天王道：「收隊，去獅子樓，我做東。」說完轉身而去，四大天王跟着。

宋江目送他們離開，不禁讚道：「的確夠義氣，梁山泊正需要這種人。」

林冲怔怔地望住宋江，道：「寨主，你好似對武松越來越看重了。」

宋江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。

魯智深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武松現在做了官，即是我們的敵人了，要他加入梁山泊，豈非更艱難？」

宋江忽然笑得詭秘起來，道：「不難，我忽然想到一個妙計，這一着，非逼武松上梁山不可。」

魯、林二人同聲道：「甚麼妙計？」

宋江道：「坐下來慢慢說吧。」說完進入屋內，魯、林二人心急地跟進去。

三人在屋內地上坐了下來，宋江道：「我這個妙計，就是要潘金蓮毒殺武大郎，然後武松爲兄報仇，祇要武松殺了潘金蓮，他知法犯法，就會罪加一等，死罪一條，他走投無路，最後祇好逼上梁山了。」

魯、林二人聽得一知半解，魯智深道：「寨主，說得明白一點好嗎？」

宋江詳述他的妙策，道：「武大郎受傷未癒，還需服藥，潘金蓮當然天天替他煎藥了，這妙策就是，我們派一個小嘍囉，趁潘金蓮煎藥的時候，在藥傺下毒，祇要武大郎把藥服了，他就會嗚呼哀哉，然後，另外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嘍囉再出現，直認是潘金蓮的姦夫，指證潘金蓮毒殺親夫，目的是要與姦夫雙宿雙棲，武松知道之後，一定會殺潘金蓮爲兄報仇，然後公差圍捕武松，接着我們就出現，又替武松脫困，那時武松一定對我們感激不盡，再然後，官府通緝武松，最後武松走投無路，除了逼上梁山泊之外，已無路可逃了。」

宋江詳細地說明，林冲與魯智深則細心聽着，待他說完，二人拍掌大稱妙計，林冲道：「寨主果然是寨主，的確與衆不同，這個絕妙計策給想出來了，如果是我，相信一輩子也想不出如此良策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！」

魯智深也想拍馬屁一番，宋江已開心地道：「馬上依計行事。」說完笑得就好像看見武松向他哀求加入梁山似的開心。

* * *

武大郎傷勢已漸漸康復，潘金蓮千叮萬囑要他多多休息。

所以他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休息。

潘金蓮則滿頭大汗地在廚房生火，替武大郎煎藥。

她很快地把爐火燒得旺盛，然後把藥鍋安放在爐上熬，便走出了廚房。

宋江安排的小嘍囉則一直藏身在廚房的窗外。

小嘍囉見潘金蓮走了出去，馬上從身上拿出早已預備好的粉狀毒藥，再拿出一枝挖空了的青竹子，把毒藥倒進竹內，再把竹子伸進廚房，直伸到藥鍋的長嘴上，毒藥便沿着青竹子直瀉入藥鍋內。

一切弄妥，小嘍囉躡足離開。

* * *

潘金蓮剛出廚房到大廳，武大郎從樓上的睡房步了下來。

她見了，一面關懷地道：「大郎，多休息些嘛，下來幹甚麼？」

武大郎已精神奕奕，一坐下來，道：「金蓮，來，我有話和妳說。」

潘金蓮在他面前坐下，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金蓮，這幾年來委屈妳啦。」

潘金蓮道：「爲甚麼忽然說這些傻話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一直以來，我們都不是眞正的夫婦，祇是左鄰右里把我們當夫婦看待。」

潘金蓮忽然羞怯地道：「爲甚麼今天忽然和我說這些話？」

武大郎好似鼓起了好大勇氣，道：「我要和妳做對眞正的夫妻，好嗎？反正人人都當我們是夫妻了。」

潘金蓮更爲羞怯，道：「金蓮等妳說這句話整整等了幾年了。」

武大郎高興得握住潘金蓮一對玉手，情深款款地道：「好老婆，今晚我們正式同睡一房，好嗎？」

潘金蓮羞得不敢望他，祇點了點頭，然後道：「爲甚麼忽然間有這個念頭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自從西門慶上門搗蛋之後，我就有了這個念頭，可能這叫患難見眞情吧，還有……」說得欲言又止。

潘金蓮道：「還有甚麼？」

武大郎道：「我和妳的關係，祇有妳我心中明白，但老二知道我和妳不是眞正的夫妻，一直對妳有非份之想，祇要我們正式成了夫妻了，老二才會死心的。」

潘金蓮一面幸福地倒在武大郎懷中，溫柔地道：「金蓮會一生一世照顧相公你的。」

然後，夫妻二人情話綿綿，彷彿世事萬物已不存在，二人眼中祇有對方。

夫婦二人纏綿，有說不完的情話，過了一段時間，潘金蓮才想起廚房正在煎藥，連忙跑進廚房。

她把藥鍋的蓋子揭開，發覺時間剛剛好，便把藥倒進碗內。

宋江安排的另一個所謂年輕英俊的小嘍囉早已藏身廚房的窗外。

小嘍囉見潘金蓮把藥倒進碗內，接着見潘金蓮把藥碗端出廳，便在屋外繞到大廳的窗外探頭窺看屋內情形。

小嘍囉見潘金蓮把藥碗放在枱上，他知道，祇要那碗藥稍爲涼了，武大郎就會服下，武大郎毒發身亡之後，他才現身直認是潘金蓮的姦夫，再驚動坊衆，到時潘金蓮毒殺親夫就傳遍四週了。

小嘍囉很有耐性地在窗外等待。

屋內，武大郎與潘金蓮又再情話綿綿。

過了不久，潘金蓮伸手摸了摸藥碗，覺得已不燙熱，便把碗端起送到武大郎唇邊。

小嘍囉探頭內望，緊張得口也張大了。

武大郎正想把藥服下，門外忽有一把洪亮的聲音響起，道：「大哥、金蓮，我回來了。」

武大郎聽了武松的聲音，先把碗放下，喜道：「老二回來了。」

向大門口望去，果見武松和四大天王走了進來。

窗外的小嘍囉見武大郎本要把藥吞下了，武松却忽然出現，心中暗罵他該死。

武大郎站起身來，對武松道：「老二，你回來得正好，王婆今晚請我們一家到她家裏吃飯，以恭賀你榮任本縣捕快都頭，連四大天王也一起請了。」

武松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王婆請我們吃飯？不必了，我見了她們母女之後，晚上恐怕會做惡夢。」口說着話，可一雙眼却不停地望着潘金蓮，令潘金蓮渾身不自在。

武大郎道：「老二，你怎能對王婆有成見？」

武松道：「不是成見，我眞的很怕見她們母女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王婆一番好意向你恭賀，爲甚麼拒絕人家？再說，那日西門慶上門調戲你大嫂，若不是得到王婆報訊，你大嫂後果已不堪設想了，你多謝人家還來不及呢。」

武松道：「說的也是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那你答應了？」

武松點頭道：「祇此一次，下不爲例。」

潘金蓮端起枱上的藥碗，道：「大郎，服了藥再說吧。」

武大郎把碗接到手中，送到唇邊。

窗外的小嘍囉又緊張得張大了口。

武大郎正想把一碗藥服下，武松忽然在他手上把碗搶去，道：「別再服這些藥了，我找了一些專醫內傷的跌打丸給大哥，療效高，又不苦。」

武松說完，把一碗藥往窗外潑

掉，這一潑，剛巧潑中那張大了口的小嘍囉口裏，那小嘍囉把大半碗藥吞了下肚，深知藥中有毒，登時嚇得臉無人色，慌忙離開，找宋江拿解藥去了。

果然，武松拿出跌打丸給武大郎服下。

武大郎剛從鬼門關逃了出來，還懵然不知。

宋江的另一詭計又失敗了。

武大郎服了跌打丸後，便把與潘金蓮由即日起正式結爲夫妻之事說了。

武松聽後，失望異常，心中也酸溜溜的，不過既成事實，從此，也不再對潘金蓮有非份之想。

天色已黑，天氣仍是那麼悶熱。

王婆的豆腐店關上了門，店內燈火通明。

王婆雖然忙了一天，但很開心，因爲她終於請得動武松在家裡吃一頓飯。

王西施見了武松，稍慰單思之苦。

枱上已擺滿了各式美食。

各人亦已入席。

王婆安排武松與王西施坐在一起，武松連正眼也不敢望王西施一眼。

四大天王替武松難受。

武大郎與潘金蓮於席間也不忘郎情妾意一番。

王西施不斷向武松拋媚眼，但武松視而不見，祇想着快快吃完便馬上離開。

過不多時，天上忽然打雷閃電，雷聲大作。

王西施被雷聲嚇得撲到武松懷中，並乘機來個小鳥依人，把武松緊緊抱着。

武松被她的舉動嚇得不知所措，最後慢慢把她推開，別轉身不敢看她的尊容。

王西施故作害羞，端莊的坐着。

王婆很滿意女兒的表現。

武松已不敢進食，怕吃了會嘔吐大作。

門外雷電交加一陣之後，忽然下起傾盆大雨，並刮起狂風。

王婆見天氣驟變，發出詭秘的笑容，然後站起身來，拿起酒杯向各人敬酒。

除了武松外，各人亦舉杯而飲。

王婆見武松不喝酒，道：「武二爺何以不賞面喝一杯？」

武大郎忙道：「老二不懂喝酒的。」

王婆奇道：「武二爺不懂喝酒？他打虎前不是連盡八碗三碗不過崗？」

武松忙道：「是，不過我已戒了酒。」

王婆咧嘴笑道：「武二爺身居要職，日後應酬的，都是達官貴人，怎能從此不喝酒？」

武松道：「但今晚我沒有心情喝酒。」

王婆正想再向武松勸酒，潘金蓮已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二叔，難得今晚大家開心，你就喝一杯吧。」

武松對潘金蓮言聽計從，說聲「好」，拿起酒杯，便一飲而盡，但覺入口辛辣之極，十分難受，却強忍着。

武松放下酒杯，王西施又替他斟滿了一杯酒，然後拿起自己酒杯，舉杯向武松道：「西施也敬二爺一杯，恭賀二爺榮任高職。」說完把一杯酒飲了。

武松見了王西施的樣子，身子又震了一下，全身也起了鷄皮疙瘩。

武松喝下一杯酒之後，已有了幾分醉意，見了王西施容貌，心道：「喝醉了也好，不用對着這個母夜叉。」便拿起酒杯，又一飲而盡。

王西施又替他斟滿了一杯，她拿起酒杯，又道：「西施再敬二爺一杯。」說完又舉杯喝了。

武松酒意更濃，又把一杯酒喝了。

王婆開心之極，也舉杯道：「老身敬武二爺三杯。」說完，先喝第一杯。

武松已開始迷糊，舉起杯，想回敬王婆，豈料酒杯尚未送到唇邊，忽然身子一軟，整個人便跌倒在地上。

衆人大吃一驚，連忙合力把武松扶起，發覺他已醉得不省人事。

衆人那料到武松酒量如此淺薄，都爲之愕然起來。

王婆母女愕然過後，相視一笑，笑得是那麼的不可思議。

武大郎見了武松不省人事，急道：「老二祇喝了三杯就醉成這個樣子，爲甚麼會這樣的呢？」

伏虎道：「二爺可能工作太疲勞，又練功過度才如此容易醉倒吧！」

潘金蓮道：「你們四兄弟先扶二叔回家去吧！」

王婆連忙阻止道：「千萬別扶他出去。」

武大郎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王婆道：「外面雷電交加，狂風大雨，若被雨水淋濕了身體，加上被大風一吹，二爺恐怕會大病一場。」

武大郎夫婦齊口道：「這也是道理。」

伏虎道：「看來今晚這場風雨會持續一段時間，那怎麼辦？」

王婆笑道：「先把二爺扶到西、

施的房去，讓他躺下來吧！」

王西施忙道：「若果二爺整晚不醒，我睡那裡？」

王婆道：「今晚和娘親一起睡吧！」

王西施「勉强」答應。

潘金蓮道：「若果二叔不醒的話，有勞王婆和西施了。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家自己人，客氣甚麼？」

於是，四大天王便合力把武松扶着，在王西施引路下進入睡房。

四大天王把武松扶到西施的床上放下，這時才發覺，這王西施的睡房顯然事前經過刻意的佈置，而且床上的被褥、枕頭等等，都是全新的，更爲明顯的，王西施的床上竟然有兩個枕頭，而且是鴛鴦繡花枕。

房中近窗處還有一盤嬌艷欲滴的鮮花。

一切都好似經過刻意的安排。

四大天王也不理，把武松放在床上後，知他醉後會相安無事，便很放心的走了出去。

王西施望着躺在床上的武松，發出會心微笑。

* * *

各人又返回席間，繼續飲食。

外面天氣仍是那麼惡劣，大雨沒有稍停，狂風也沒有收斂，雷電仍在怒吼狂閃。

時候已不早，各人亦早已吃飽喝醉。

武松還未醒來。

最後，武大郎夫婦及四大天王都同意讓武松留在王婆家渡宿一宵，他們冒着風雨，各自歸家去了。

王婆把武氏夫婦及四大天王送到門外，並馬上把門關上。

王西施從未如此興奮過。

王婆走到女兒面前，笑道：「乖女兒，今晚妳得其所哉了。」

王西施笑得合不攏嘴，道：「多得娘親的奇謀妙計。」

王婆嚴肅起來，道：「記住，妳今晚得到武松了，從此之後，妳要控制他，不能讓他控制妳，更不能對他處處忍讓，一定要兇惡對他，知道嗎？」

「爲甚麼要這樣？」

「男人就是這樣，不能太寬鬆，更不要讓他太自由，一定要處處進逼，否則會造反。」

「就好似娘親對待爹一樣？」

「就是了，妳看妳爹不是對我貼貼服服，我說東，他不敢說西嗎？」

王西施想了想，道：「女兒知道了。」

王婆道：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馬上進房去吧！」

王西施一陣風般衝了進房。

* * *

武松仍不醒人事。

王西施進房後，馬上把門關上，並加上了橫門，然後望着武松，一顆心在砰砰亂跳，雙頰飛紅。

她走到床邊，先替武松脫去衣服，再把房中的燈弄熄了，然後爬上床，首先在武松嘴上親了一下，接着急不及待地除去身上衣衫。

武松任由擺佈。

窗外仍下着大雨，狂風仍刮過不停。

窗邊的一盆鮮花仍甚嬌美。

此時，一陣狂風從窗隙吹進房內，把一盤鮮花無情地吹殘了，花瓣、葉子落了滿地，枝也折斷了……

* * *

昨夜那場狂風大雨摧毀了很多東西。

今早又是陽光普照。

王西施很滿意，也很滿足，她整晚擁抱着武松而睡，儘管她一早已醒了，而且亦已日上三竿，但仍不捨離開武松一分一寸，仍舊把他緊緊的抱着。

此時，武松悠悠醒了，睜開眼一看，祇見一個女子躺在身邊，且擁抱着自己，微吃了一驚，身子也轉動了一下。

王西施見他身子一動，知他醒了，抬起頭，情深款款地道：「相公，你醒啦！」

武松見躺在身邊的人竟是自己最害怕的王西施，登時大吃一驚，嚇得在床上彈了起身，大叫道：「鬼呀！」然後他發覺，自己與王西施都衣衫不整，也明白發生甚麼事了。

王西施也被他的大叫聲嚇了一跳，一定神，道：「我是你娘子，不是鬼。」

武松面容奇苦，道：「這裡是甚麼地方？我怎會在這裡的？妳昨晚對我做過甚麼？」

王西施道：「這裡是我的閨房，你昨晚喝醉了酒，所以在這裡睡了一晚，昨晚我們……那個……」

武松面容更苦，一副想哭的樣子，喃喃地道：「完了，完了。」

王西施道：「松松，我已是你的人了，我們何時成親？」她對武松的稱呼也改了，改得是那麼的親暱。

武松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，道：「昨晚大家都喝醉了，算不得數的。」

王西施正想說話，王婆忽然來敲門，王西施往開門。

王婆進來，怒道：「武松，你說甚麼？你騙了西施的貞操，現在想飽食遠颺？」回對房外道：「你們

來評評道理。」

武松向房外一望，祇見武大郎夫婦及四大天王都在門外。

原來武氏夫婦及四大天王見武松久未露面，便來了王婆家裡探個究竟，王婆則乘機請他們進房「評理」。

衆人進入房中，見武松與王西施同處一房，又都衣衫不整，當即知道發生何事了。

武松見了自己衣衫不整，房中又來了這許多人，登時尷尬不已。

王西施則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。

武氏夫婦及四大天王見了這個情形，都無話可說，心中只替武松不值。

王婆凶惡地瞪住武松，道：「武松，你打算何時跟西施成親？」

武松見了王西施的尊容，避之則吉唯恐不及，何況跟她成親相對一輩子？登時又嚇了一跳，脫口道：「我沒有打算跟她成親。」

王西施秉承母親教導，惡狠狠地道：「你對我做了這等醜事，若不跟我成親，我就把你的所作所爲宣揚出去，我看你如何在陽谷縣立足下去？」

王婆冷笑道：「只要把你的醜事傳揚了出去，你這個萬人敬仰的捕快都頭、大英雄非但職位不保，也會英名盡喪，聲名掃地了。」

武松苦苦哀求道：「王婆、西施，請你們放過我吧，別逼我了。」

王婆面色一沉，道：「不可以，你非跟西施成親不可。」

武大郎搖頭嘆息，輕嘆道：「家門不幸。」

潘金蓮面帶笑容，道：「成親之事日後才慢慢商量吧，二叔是時候上班了。」

王西施道：「好，你先上班吧，但我要跟着你，你去捕房，我則在捕房門外等你下班，你去衙門，我也在衙門門外等你，你去辦案，我也跟着去，還有，由今晚開始，我搬到你家去，和你一起住。」

武松有生之年從沒如此痛苦過。

* * *

從此，王西施果然對武松寸步不離，令武松苦不堪言，王婆更天天向他逼婚。

王西施果然把一應私人物件都搬到武家去，更要與武松同住一房。

武松從此亦不敢回家，把捕房當作家了。

王西施不能進入捕房，只好天天在捕房門外等武松，只要武松一踏出捕房，她就向武松苦苦相纏。

武松被王婆母女逼得幾乎想自殺。

這天，四大天王返回捕房，伏虎對武松道：「二爺，馬大人有要事要跟二爺商量。」

武松已一段日子沒有展過歡顏，今天也不例外，聞說，苦着嘴臉道：「我只要行出門口，那個醜八怪又纏上來了，我眞的討厭見到她。」

陸無窮道：「但大人有命，二爺豈能不走一趟？」

武松已毫無人生樂趣了，只是苦着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伏虎想了想，道：「二爺，我有辦法。」

武松忙道：「是不是有辦法令我撇開那醜八怪了，從此不纏着我？」

伏虎道：「不是。」

武松又失望了，道：「甚麼辦法？」

伏虎道：「二爺怕一出門口就被那醜八怪苦纏，你可以化了粧才出去見馬大人。」

武松無奈地道：「唯今之計，只好如此了。」

當下，四大天王替武松化了個粧。

你道化甚麼粧？

原來他們替武松化粧成爲一個又滑稽又好笑的頭陀。

武松化粧完畢，深信王西施認不出自己了，便放心行出捕房，四大天王則從旁跟着。

步出大門，王西施果然在門外等着。

武松連正眼也不敢望她，連忙快步而行，只走了幾步，身後的王西施大叫道：「等一等。」

武松嚇得身子一震，身不由己的停下步來。

王西施走到四大天王面前，道：「我相公已很多天沒有回家了，到底忙甚麼？」

伏虎道：「忙就是忙，公家的事怎能向妳解釋清楚。」

賀彪道：「就算說了，妳也不明白的。」

武松目光避開王西施，向另一邊望去，這一望，見了三個人迎面走了過來，他們就是武大郎、潘金蓮和王婆。

他見了兄嫂感到有點奇怪，見了王婆則感到十分害怕，因這王婆相當難應付。

王西施邊與四大天王說話，邊留意他們身邊的頭陀，見他甚是閃縮，不由看多了兩眼。

武松那敢與她眼光接觸？

武氏夫婦一臉無奈地跟在王婆身邊。

王婆來到四大天王面前，對那頭陀不屑一顧，破口便道：「武松呢？」

四大天王也怕了王婆，伏虎道：「你找二爺甚麼事？」

王婆道：「我已擇了個良辰吉日，三天後，武松就跟西施成親，今天專誠帶他大哥和大嫂來找他回去商量婚事的。」

武松聞說後的感覺尤比判了死罪還要難受一千倍。

武大郎搖頭嘆息，輕嘆道：「家門不幸。」

潘金蓮也嘆了口氣，無奈地道：「既然米已成炊，還有甚麼辦法？」

武大郎忽然怔怔的望着那頭陀打扮的武松。

武松不斷向他打眼色。

武大郎不斷皺眉，再看個眞切，終於把武松認了出來，驚叫道：「老二，你怎地扮成這樣子？」

王婆母女本來認不出頭陀是武松，經武大郎一叫，登時驚動了，母女二人向頭陀打量一番，果然把武松認了出來，武松心中叫苦連天。

王西施連忙走到武松面前，質問道：「你扮成這個樣子，是不是存心避開我？」

伏虎忙道：「二爺化粧是方便查案。」

王婆上前一手捉住武松的手，道：「快跟我回去，三天後跟西施成親！」

武松苦着臉道：「王婆，求求你放過我，不要逼我。」

王婆拉長面孔，道：「不行，喜酒的請帖我已發了出去，附近街坊亦知道你和西施的婚事。」

武松想大哭一場，道：「你們是不是想把我逼死才罷手？」

王婆不理，一手拉着武松便向前行，武松身不由己跟她而行，王西施則一手繞着武松臂彎而行，顯出一副幸福的樣子。

武松一路走，則一路說「完了，完了」地叫個不停。

武大郎嘆息了一聲，又低呼道：「家門不幸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王婆母女押着武松向前行，武大郎夫婦與四大天王則無奈地從後跟着。

待接近武家門前時，武松向前望去，見有三個人迎面走過來，這三人就是宋江、林冲和魯智深。

王婆母女見了宋江三人，認得他們是被通緝的「梁山反賊」，不由一怯。

三人來到四大天王面前停下來，宋江一拱手，道：「伏兄、陸兄、賀兄、申兄，武都頭呢？」

四大天王向武松一指。

宋江三人眉頭緊皺地望着面前的頭陀。

武松開口道：「我就是武松。」

三人認得他的聲音，再看清楚他的樣子，果然是武松，見他作了這身打扮，不由失笑起來，魯智深道：「你搞甚麼鬼？」

武松苦着面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

王婆母女望向武松，又望望宋江三人，道：「你認識他們？」

武松不理她們，對宋江道：「你們爲甚麼還沒有離開陽谷縣？須知道你們被通緝，處境十分危險的。」

宋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現在還留下來，其實另有目的。」

武松道：「甚麼目的？」

宋江道：「宋某一直希望武都頭加入我們梁山，因爲還存一絲希望，所以留下來，現在宋某認輸了，念在你我相識一場，特意來向武都頭辭行的。」

武松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宋江道：「宋某就此拜別，各位保重，請。」

林、魯二人也向武松辭別了，接着三人一齊離開。

王婆母女又押着武松回家。

武松回頭望望宋江三人背影，忽然擺脫王婆母女的手，叫道：「宋先生，等一等！」

宋江三人回頭望着他。

武松如獲解脫一般，道：「我跟你們上梁山。」

宋江三人大喜。

王婆驚叫道：「甚麼，你要上梁山？」

武松道：「是你們母女逼我上梁山的。」

武大郎喜道：「好，老二，大哥支持你。」

魯智深喜道：「武老兄，你眞的決定上梁山？」

武松堅決地道：「決定了，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那醜八怪。」

四大天王齊口道：「我們也堅決追隨二爺上梁山。」

武松已不再怕王婆母女了，正色道：「我現在是梁山好漢，梁山好漢專替天行道，你們再敢跟梁山好漢作對，休怪我不客氣。」

王婆母女登時住口。

魯智深掄起月牙剷，惡瞪住王婆母女，叫道：「別嚕囌，快滾，否則俺取你們狗命。」

當下，武松別了兄嫂，便與四大天王跟宋江等人上梁山去了，宋江道：「我們梁山好漢每人都有一個外號，我就替你起個外號吧。」

武松喜道：「好啊，甚麼外號？」

宋江見他一身頭陀打扮，便替他改外號爲「行者」。

宋江絞盡腦汁，千方百計逼武松上梁山，但都失敗了。

最後，武松竟被王婆母女「逼上梁山」。

（全文完）

無心出岫劍情天

飛仙劍俠奇緣記／古醉翁・文

可飛・圖

風雨襄陽城

是黃昏時候了，夕陽散發出末盡的餘暉，由黃色慢慢的轉紅，灑在襄陽古道邊一座水池上面。蘆花白絮，隨着瑟瑟的秋風到處飄飛，蘆叢中傳出了一聲輕嘆：「日暮窮途遠，斜陽古道寒，我老人家前不知始，後無以終，茫茫前程，渾渾沌沌，不亦樂乎，不亦樂乎！」

蘆葦嘩嘩作響，從裏面鑽出個人來，蓬頭垢面，一襲鶉衣，背上背着個大葫蘆，鬚髯亂張，膚黑如墨，右手倒提一根雷公拐，看樣子是剛剛在蘆葦中夢別周公走出來透透空氣。

此際突然從遠處傳來一陣得得的馬蹄聲，那蹄聲聽來很遠，看時很近，原來馬行的速度異常之快，不一會已到了面前，却是一匹青花驄馬兒，昂首闊步，神威赳赳，背上馱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，青羅飄拂，劍穗揚空，你說她淡掃娥眉，却偏是眉山含秀。

老化子仰天打了個哈哈說：「我老人家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一個人孤苦伶仃，連個說話的伴兒也沒有，這一回可叫我碰上了啦。」

那女娃臉色一寒，從鼻孔中冒出一個冷哼：「臭化子，先到池邊去照一照，憑你也配？」

紛爭無心劍

老化子笑道：「怎地不配？妳跨下的青驄馬，日走一千，夜行八百，可是我老人家的一雙腳板，並不比妳慢呀！」

那青衣少女微微一愕，聽口氣八成這老化子輕功不弱，他已能一眼認出自己的坐騎，想必是個老江湖，不由嗤嗤一笑道：「本姑娘是說你那長相。」

老化子道：「妳別看我鬚髮箕張，根根如針，其實我老人家從未做過鬍子不認周倉的事情，至於這一身衣衫雖然髒了一些破了一些，却大有來歷，想當年王母娘娘開蟠桃會時，見我無衣遮體，便命李鐵拐送我一件，那知李鐵拐匆匆赴宴，未曾準備便隨手將身上長袍脫下擲了過來，所以這破衣雖是髒，却有仙氣呢！」

青衣少女又是一笑，說：「簡直是胡說八道。」揮起一鞭，發出「啪！」地一聲大響，那馬已撒開四蹄，如飛而去。

老叫化丫大叫道：「好個丫頭片子，甚麼叫做胡說八道，妳倒是要說個清楚。」提起雷公拐，隨後便追。

青衣少女一路急馳，祇聽得叫化子亂吵亂嚷，心中又笑又氣，祇

是不理。

老化子叫道：「好呀，妳嫌我老人家髒，莫不是到前面去追又漂亮又乾淨的青年小夥子去。」

青衣少女心知這個老化子是個難纏的人物，衹顧策馬飛奔，對他的話，充耳不聞，這樣整整走了一刻工夫，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，才聽不到後面的叫聲，心想大概已被抛脫了，心情一鬆，忽然覺得腹中又餓又渴，抬頭看去，見不遠的左道邊露出一點燈火，趕近一看，原來是一間小酒店，燈下閃爍着十個大字：

「未晚先投宿，雞鳴早看天。」

姑娘剛下了馬，屋裏走出了店家來，笑容滿臉的接過轠繩，青衣少女一脚跨進店門，便有人大叫道：「好個丫頭片子，才來呀？」

青衣少女猛然一驚，抬頭望去，靠近窗口的桌子上，一人四平八穩坐着，可不正是那個老化子，她心中雖驚，表面上却非常鎮靜的說：「店家，來壺酒，一斤牛肉、四兩花生來。」

店家安頓了馬匹，應着去打點，屋角却傳來一陣吟哦的聲音：「雲無心出岫，鳥倦飛而知返。」

青衣少女妙目輕送，見一個臉如冠玉，身穿白色儒衣的少年書生，正在低頭微吟，不由冷冷一哼，道：「眞是個書呆子，鳥因有意飛倦知還，雲若無心何能出岫，不通之至。」

白衣書生並未理會她，颼地一聲，打開摺扇，輕輕搖着。

青衣少女冷笑道：「這就更不通了，現在是甚麼時分，山上紅了的楓葉，池中落了殘荷，大秋天啦，還搖着扇子。」

白衣書生腦袋一晃道：「夏日炎炎，熱氣難當，其搖扇取凉，是出於有意，秋高氣爽，凉風習習，仍用搖扇其所以搖也，是出於無心。」

「無心又怎麼樣？」

「小生之無心搖扇，有如青雲之無心以出岫。」

「本姑娘不懂你的意思。」

「青雲不爲無心，又何必出岫，披星戴月，奔走江湖。」

青衣少女臉色一變，嬌叱一聲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身隨聲起，已向白衣書生撲來。

白衣書生大叫道：「不得了啦，打死人啦！」雙手抱頭，向門外急走。

青衣少女隨後便追。

老化子大笑道：「我老人家說得沒錯，這丫頭小片子，果然追上小夥子去也。」仰首還喝了三杯老酒，抬起光脚板，也跟着向門外跑。

店家大急叫道：「喂，你們怎麼的，都不給錢就想跑了！」

老化子轉頭罵道：「混賬王八羔子，你幾時見過化子吃東西要付錢的。」語聲一了，人已走得無影無踪了。

這時，已是初更時分，天空懸着一輪淡淡的斜月，冷月清光，顯得份外凄凉。在隆中山的一處山凹之中，正有個白衣書生負手而立，仰首望着一勾斜月，神情極悠閒。

此際一陣蹄聲至谷邊而止，一條窈窕的瘦影飛撲向白衣書生的身邊，書生刷地一聲，打開摺扇，朗聲道：「姑娘緊追在下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青衣少女怒哼一聲道：「你到是眞人不露相，我祇問你，剛才酒店中那幾句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白衣書生苦笑一聲道：「那不過是在下順口之言，那談得上有甚麼用意？」

「已無用意，却說甚麼青雲不爲無心，又何必披星戴月，奔走江湖。」

「那是在下觸景生情，原是指自己而言也。」

青衣少女怒道：「你別裝瘋賣傻，青雲二字，明明是指我的名字，爲無心而出岫，奔走江湖，更說明本姑娘這次所以遠涉澗山，是爲無心劍而來，你已將我的底細摸得如此清楚，何又不敢承認。」

白衣書生大叫道：「這是寃哉枉也，在下一介寒儒，那懂得甚麼江湖之事，這或許是無意巧合！」

「住口，你如是一介寒儒，因何也懂得輕身功夫，我那青驄馬雖然算不得甚麼寶馬龍駒，却也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。今晚追趕你這書生，仍然是慢了一步，你當本姑娘是傻子麼？」

白衣書生一聲朗笑道：「在下雖是一介寒儒，却也曾習過數年莊稼把式，原爲護身之用，星星之火，豈敢與姑娘皓月爭輝，何況小生性情懶散，視富貴如浮雲，觀事非似蛇蝎，怎敢惹火燒身，適才言語有不當之處，小生這廂陪罪就是！」

說罷雙手一揖，轉身就走。

青衣少女猛喝一聲道：「站住。」

白衣書生祇是不理，但是衣袂飄飄沒於亂石叢中，氣得那青衣少女一跺小足，說一聲「可惡」，正待追去，忽聽有人大笑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，老頭子妳不要，小夥子又不要你，此不成了高不成，低不就麼？」

淡月下現出一個人來，正是那連番遇着的老化子，雙手捧着個大葫蘆，咕嚕嚕飲個不停。

青衣少女柳眉倒豎，一聲嬌叱：「臭化子，本姑娘要你的命。」一

翻玉掌，已抽出背上長劍，祇見劍光閃爍，已如落花流水般向老化子攻去。

老化子大叫道：「了不得，閻王爺要請客。」身形貼地連翻，已滾出三丈開外。

青衣少女並未放鬆，劍氣激張，緊跟而上。

老化子雙手連搖，道：「小姑娘，別發狠，咱們來個交換條件，妳不是要知道那白衣書生的來歷麼？我老化子可以告訴妳，但妳得先收起劍來。」

青衣少女玉臂微收，道：「你說。」

老化子道：「未說之前，我先得向妳說幾句話，妳是不是姓魏，名字叫青雲？」

青衣少女點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「妳是閻王壩陰間秀才的女兒，妳娘叫一朶雲紅霞。」

「也不錯。」

「妳這次遠涉江湖，是爲了無心劍？」

青衣少女魏青雲猛地一愣，叫道：「好啦，原來你對本姑娘的底細也如此清楚，看來絕不是好人，看劍！」

寒光閃爍之下，又向老化子逼去。

老化子大叫道：「丫頭片子，妳既不想知道就算了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返，我老人家也該回去也。」

身形一起，已向萬山叢中飛去。

青衣少女隨後便追，那化子看去身形極慢，可是任她全力使盡，總是相距三四丈遠，一會兒已到了這一座山峯的半腰，眼前一花，那老化子不見了，却從大樹後鑽出一個小化子來，叫道：「姑娘請止步。」

魏青雲怒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也敢阻止我去路！」

「這是家師的命令。」

「你師傅是誰？」

小化子笑道：「這眞是天大的笑話，姑娘與家師已照了好幾次面，還不知道家師是誰？」

魏青雲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那臭化子的徒弟，我正要找他。」

小化子道：「妳要找我師傅不難，家師交代下幾句話，要我問問姑娘，問明了才帶妳去見我師傅。」

「你說吧。」

「姑娘可曾聽說過武林中有五大奇人，比如說棋仙周處，醫仙皇甫松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醫、乩、卜、棋、酒，江湖上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」

小化子道：「可是妳可知道家師是誰麼？」

魏青雲微微一愕，道：「難道你師傅是酒仙東門長江麼？」

小化子拍手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論輩份，妳可比家師晚兩輩，妳還得叫我一聲大叔。」

魏青雲一笑道：「爛化子別臭美，你還不帶我去見他。」

小化子哈哈一笑道：「妳汚辱尊長，等一下見了我師父，小心打妳的屁股。」

魏青雲臉上一紅，並不發怒。

隨着小化子沿着小路，轉入後山峯，來至數間茅屋前停下來，小叫化叫道：「師父，我替你老人家將丫頭片子帶來了啦！」

魏青雲聽得大怒，却又不敢發作，一忽兒聽得老叫化子說道：「讓她進來！」

小化子道：「姑娘，我師父讓妳進去啦！」

魏青雲提足向裡進去，見化子正高踞桌上，大碗酒大塊肉的吃，她趕緊往地上一跪，老化子哈哈大笑道：「魏姑娘何以前倨後恭也？」

青衣少女魏青雲道：「晚輩不敢，適才不知是前輩，多有得罪！」

老化子東門長江笑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我老家就是見不得別人矮了半截，起來起來吧！」

魏青雲站起身來道：「前輩適才那徒弟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他叫鏤兒，你問他幹甚麼？」

「他適才說前輩要打我的屁股。」

東門長江笑道：「簡直是胡說八道，這麼大的丫頭還要打屁股，豈不羞死人了。」

魏青雲聽了噗嗤一笑，東門長江又道：「丫頭片子，妳知道我老人家這一次引妳來此是爲了甚麼？」

「晚輩不知道。」

「是幫妳找那無心劍呀！」

魏青雲心中一喜，道：「眞的？」

東門長江正色道：「我老人家跟妳們後生晚輩初次見面，能打誑語嗎？」

魏青雲道：「晚輩不敢，祇是那半途上所遇的少年人不知是不是與前輩一路的？」

「妳說是那個白衣書生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好啊，原來妳以爲我們串通好打妳主意，妳雖然生得美，那小子不見得就會動心，何況我們壓根兒就不是一路的。」

魏青雲粉臉泛紅的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不是這個意思就好，那小子是巫家堡滾刀巫飛的孫子，人稱玉面秀士巫青。」

「難道他也是爲無心劍而來？」

「當然，無心劍出世，天下武林皆知，如今雖已落在襄陽，可是得劍之人並不在江湖露過面，究竟是落在何人之手，誰也不知道，因此，當年曾參予爭奪彩雲劍的各堡各派，如今又紛紛派人出來追尋此劍，巫家堡當然不能例外。」

「當年彩雲劍出世之時的情況，我也曾聽說過，可惜曇花一現，如今無心劍眞正出世了。」

東門長江喝了口酒，道：「其實這無心劍與彩雲劍原是一對鴛鴦劍，本是春秋戰國時代兩位匠人所鑄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這兩位匠人能鑄此劍，武功亦高不可測了。」

東門長江搖搖頭道：「會鑄劍的人，也不一定會武功，而會武功的人，也不一定就會鑄劍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是的，前輩武功如此之高，還不會鑄劍呢。」

東門長江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一般鑄劍之道皆屬祖傳，那兩位原是一對夫婦，男的叫趙無心，女的叫周彩雲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爲甚麼他們練這麼兩把劍，竟用了自己的名字？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此中有個故事，據云春秋時有個犬戎王，兇殘無道，專事征伐，因此廣羅刀兵利器，聽說境內有趙無心夫婦能鑄神劍，便下令要他們三年之內鑄成一對神劍進獻，否則滅門九族，這兩夫婦奉命至深山安爐鑄劍，整整花了兩年十一月零二十八天之久，那爐中之火，始終無法達到爐火純青之候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那可不要糟！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誰說不是，結果夫婦一商量，如果據實情回奏犬戎，必有性命之危，與其回朝受刀斬之刑，倒不如自己了斷，因此兩人雙雙跳入火爐之中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此劍不是沒有鑄成了？」

「本來是沒有鑄成，但經他們夫婦兩人一投爐自盡，反而將劍煉成了。」

「却是爲何？」

「因爲此劍得了生人的氣血，爐火也跟着純青起來。」

魏青雲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東門長江又喝了一口酒，才道：「後來犬戎得到此劍，並不聲張，暗藏於普通兵甲之中，從此兩軍交陣往往出奇制勝。犬戎死後，這兩柄劍便流落民間，時隱時現，但每現一次，必有一次災害的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我聽娘說，上次彩雲劍是第三次出世，這無心劍又是第幾次？」

東山長江道：「此兩劍以無心爲主，每次無心出世無心必在彩雲之前，因此上次彩雲劍第三次出世，那麼無心劍應該是第四次出世了。」

魏彩雲連連點頭，此時小化子鑷兒跑進來道：「師父大喜呀！」

東門長江雙眼一翻道：「我一生浪跡，四海爲家，已不想名登科場，更不想赤繩繫足，有何大喜之事，簡直胡說八道。」

鑷兒道：「周師伯來看你，此不是大喜事麼？」

他語聲才了，外面已有人笑道：「鑷兒的話沒有錯，我們師兄弟數年難得一見，今日相逢，應算是大喜事。」

外面走進個六十上下的道裝老者，正是棋仙周處，後面跟着的是鶴兒。

東門長江笑道：「師兄此次出山，是有意抑或無心？」

周處道：「是有意也可，說無心也可，因爲有意是爲了無心，而無心又產生有意。」

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東門長江大笑道：「不管他是有心也好，無意也好，我們師兄弟數年不見，還是痛飲兩杯。」

他邊講說叫鑷兒準備多兩副碗筷，讓魏青雲也坐在一邊，向棋仙周處笑道：「這娃娃也是無心而出，我有意成全她一下。」

周處目注魏青雲，目光閃爍不定，魏青雲被他看得低下頭來，半晌才道：「女娃娃，妳姓甚麼？」

「晚輩叫魏青雲。」

「陰間秀才魏鑑是妳甚麼人？」

「正是家嚴。」

「原來妳是閻王壩出來的，妳尋覓無心劍有何用途？」

魏青雲恭謹的答道：「晚輩恐怕此劍落入壞人之手，爲害武林。」

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目的麼？」

「晚輩欲仗此劍行道江湖，爲人間伸張正義，剷除不平。」

「此言可眞？」

「晚輩不敢有半句欺蒙尊長。」

周處又在她臉上注視了半晌，才點頭道：「誠於中形於外，見於外而形於內，此言想來不假，我老人家當助妳一臂之力。」

魏青雲心中一喜，雙膝跪地道：「謝謝前輩的成全。」

周處輕輕一托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，我最見不得別人矮了一截。」

魏青雲頓感到有一股無形的勁力將她托起，心知此老功力高得很，難怪雙親一提到醫、乩、卜、棋、酒五大奇人之時，總是非常尊敬。

周處飲了一杯酒，才轉首問東門長江道：「說眞的，那無心劍既落在襄陽，你們這兒是近水樓台，可有點眉目？」

東門長江搖頭道：「難，難，難，此人行踪隱秘，我派了不少人到處打探，到現在還一點眉目都沒有。」

「我就不信他會是一條神龍，師弟，你再想想，這兩個月來連一點事故都沒有發生過麼？比如說殺人放火呀，打家劫舍呀，或者行俠仗義呀，除暴安良呀！」

東門長江想了半晌，又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！」

鑷兒道：「死人的事倒有，前天在這隆中山脚下還死了兩個人。」

東門長江一驚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鑷兒回道：「鑷兒以爲此事與無心劍無關，因此不向師父稟明。」

周處搶着問道：「你先說說此二人是怎麼樣死的。」

鑷兒道：「是被人用劍殺死的。」

「你想想看，那劍傷之處有何不同？」

「不錯，那劍傷好像有兩個劍尖。」

周處叫道：「對了，這就是無心劍。」

東門長江精神又是一振，道：「祇要有痕跡，就不難查出那個人，我們且痛飲三杯，再設法找人。」說着就在每人面前連倒三杯。

魏青雲不善飲酒，祇喝了一杯，其餘二人將三杯酒飲盡，周處道：「現在是甚麼時候了？」

鑷兒道：「魏姑娘來時是初更，師父來時已是三更左右，現在已快四更了。」

周處轉向東門長江道：「此人身懷無心劍，行踪詭秘，白天一定不敢出來，我們何不趁現在出去碰碰運氣，明日黎明在這兒聚頭。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好是好，但我們必須分成三路，我與你每人一路，一向南一向東，鑷兒與鶴兒及魏青雲三人一路，負責西方。」

他話猶未了，外面有人大笑道：「這樣一來，北面豈不是沒有人了麼？」

五人同時一驚，抬頭望去，只見一黑袍老者，白髮銀鬚白眉，含笑而至，兩人同時叫道：「三師哥。」

原來來人正是五大奇人之三，卜仙公孫傑，公孫傑搖手笑道：「我們且慢叙舊，仍按照原來計劃，我負責北面，明天早上再回來此處把杯長談。」

東門長江笑道：「三師哥眞是快人快語，事不宜遲，我們現在便動身如何？」

周處點點頭，六人立即分頭下

山。

鑾兒、鶴兒及魏青雲一逕向西行，他們踏着崎嶇山道，走了約有十里之遙。夜風中，突然傳來了一聲慘叫，三人神情一緊，循聲趕去，見暗月下蠕動一條黑影，那人穿一身黑衣，似已負了極重的傷，在貼地爬行，一柄三尖兩刃刀已摔出十丈開外。

三人同時一縱身跳到那人的身邊，借着暗淡的月光向那人望去，見是個四十開外的虬髯大漢，鶴兒叫問道：「朋友是那條綫上的，因何受傷？」

那人吃力的吐出幾個字：「在下是巫……輝，被……」言猶未了，頭一歪已斷了氣，三人互望一眼，鑾兒將他身形翻了過來一看，見胸口被人連刺了三劍。每一道傷口都有兩個小孔，不由叫一聲：「是無心劍所傷！」

魏青雲嘆了一聲道：「這無心劍也確是厲害，不知道巫輝又是甚麼人物？」

鶴兒道：「我知道，他是巫家堡滾刀巫飛的兒子。」

魏青雲聽得一楞，巫家堡跟閻王壩、清風莊等處，在武林中同屬聲名顯赫的地方，因此巫輝的功夫不會差到那裏去，怎地便輕易死於別人之手。

鑾兒突然叫道：「我想此人不會走遠，我們何不在附近搜一搜？」

魏青雲道：「好，我們亦分三路搜。」嬌軀一轉，已向西方跑去。

鑾兒與鶴兒一向東，一向北，三人沿着山邊搜索了一陣，毫無所獲，又回到原地集中，竟自轉回隆中山的茅舍之中。當他到達之時，卜仙公孫傑、酒仙東方長江，及棋仙周處皆已先後而回，全是毫無所獲。

魏青雲將所遇情形說了一遍。

公孫傑道：「巫家堡在武林中聲譽卓著，爲人也極正派，此人竟然對巫輝施展毒手，想來定是邪惡之輩。」

酒仙東門長江道：「如果得劍的人是個正派人物，我們大可以不必爲此擔心，照目前的情形看來，此劍是勢在必得了。」

棋仙周處道：「五師弟說得對，以我猜想，此人很忌尋劍之人，否則巫輝不會喪生，因此，我們今後行動，還須小心爲上。」

公孫傑笑道：「四師弟怎的擔子趁活越小，就憑我們幾個人的名頭，難道還怕他不成。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，無心劍乃是千古神兵，其威力據說還在彩雲劍之上，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。」

他言猶未了，屋外有人冷冷一哼道：「不怕的就試試看。」

屋中六人同時一驚，一齊飛出屋外，祇是東方曙光微露，曉風拂拂，那有半個人影。

酒仙氣得大驚道：「混賬王八羔子，有種的就出來！」

遠處有人叫道：「臭化子，憑你也配。」

幾人同時循向發聲處趕撲過去，仍未見到半個人影，心中大驚，不管來人是否眞的持有無心劍，光是這份輕功，已是夠人看了。

卜仙公孫傑輕輕一嘆道：「看來我們的行動早已落入別人的眼中，空急無益，且回去再說。」

六人又一起回到茅屋之中。

東門長江命鑾兒準備酒菜，祇差了一個弟子直赴巫家堡，報告巫輝遇害消息。

此際在隆中山的一座小鎭之中，却出現了一個白衣書生，神韻超然，摺扇輕搖，走到一間酒館落座，向小二要了酒菜，自斟自飲。

突然一陣鸞鈴聲響，一匹青驄馬至門前而止，跳下個青衣少女。

走進店中，一見白衣書生，臉色一愕，那白衣書生已朗笑道：「眞是有緣千里能相會，想不到又在這兒遇見姑娘。」

青衣少女臉色肅然的道：「你先別高興，我問你一句話。」

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

「巫輝是你甚麼人？」

「正是家父。」

「他死了啦。」

白衣書生身形一震，一收狂態，問道：「此話可當眞？」

青衣少女冷冷的道：「本姑娘吃飽飯沒事做，跟你開玩笑麼？」

原來這兩人正是玉面秀士巫青與魏青雲。

巫青猛地站起來喝道：「快說他是怎麼死的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看你那個樣子，人家好心好意的告訴你，你兇甚麼？」

巫青臉色緩和下來道：「我祇是問家父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反正不是我殺的。」

「憑妳也不配。」

「當然不配，他是死在無心劍之下。」

巫青全身一震，臉色難看之極。

魏青雲又道：「東門前輩已派人去你家報信，如今遇到你很好，我帶你去收屍吧！」

說着嬌軀已站了起來，向門外便走，白衣書生忙給了酒錢，隨後便追。

魏青雲仍是騎着青驄馬，蹄聲得得直向隆中山下馳去。

當他們抵達巫輝躺屍之地，巫

輝的屍體已不知去向，祇在地上現出四個大字！

「欲尋爾父屍，速往襄陽城。」

魏青雲看得一愕，巫青一咬牙叫道：「就是龍潭虎穴，我也得將家父遺體尋回。」身形微微作勢，已向襄陽城方向飛去。

魏青雲突然叫道：「喂，你等一等！」

巫青祇是不理，氣得她小足一跺，說：「哼，有甚麼了不起！」一帶馬韁，竟入隆中山。

當魏青雲回到茅屋之時，屋中空空如也，一個人影都沒有，她走出屋外張口便叫：「東門前輩！公孫前輩！周前輩！」

四野寂寂，無人答話，她又叫道：「鑾兒大叔！鶴兒大叔！」

仍是沒有人答話，魏青雲心中一急，難道出了甚麼事情不成，她拴好了青驄馬，信步向東面山坡走去，忽然聽得亂草中發出一聲呻吟，她猛地一驚，撥開亂草一看，見鶴兒滿身血漬，躺在地上。

魏青雲趕緊蹲下將他扶了起來，道：「鶴兒大叔，出了甚麼事麼？」

鶴兒用手一指脅下，露出兩個小小的血洞，她驚叫一聲說：「是無心劍！」

鶴兒點點頭，她扶着鶴兒回到茅屋之中，替他上了藥，包紮妥當之後又道：「三位前輩呢？」

鶴兒用手比了幾下，表示正與敵人搏鬥，現在他傷勢很重，無法開口說話。

魏青雲神情一緊，一轉手抽出背上長劍，道：「鶴兒大叔，你在這兒休息，我去找他們去。」嬌軀一提，便向屋外馳去。

鶴兒急叫一聲：「慢着！」那知道傷勢太重，兩個字方叫出口，突覺一陣劇痛，牙齒一咬，頭上汗珠滾了下來。

魏青雲因走勢太急，並未聽到鶴兒的制止聲。她一路急馳，來到一座小小的平陽之上，見公孫傑、周處、東門長江，及鑾兒四人，正圍着一個綠衣蒙面人在惡鬥。

那綠衣人身材小巧，白紗蒙面，手中執着一柄白白的長劍，此劍看來平凡之極，好像是普通白鐵打成，無光無彩，毫無奇特之處可言。再看那綠衣人的招式動作，並不像與敵人打鬥過招，竟自顧自的蓮步姍姍，飄飄飛舞。

魏青雲大感奇怪，以三位前輩的功力，欲擒此人應易如反掌，何以鶴兒大叔反而負了重傷。

她年輕氣盛，一挽劍便要上前，公孫傑大喝一聲，道：「丫頭片子，妳給我站住。」

魏青雲猛地一愕，停足止步，她此時才清楚，原來那綠衣人表面上看雖是翩翩起舞，但每一招式皆會自然巧合的化去敵人的兵刃，而繼續攻向對方的要害之處。

公孫傑數次使出凌厲無匹的招式，皆被對方輕輕的化去。

東門長江一枝雷公拐，化出千萬條拐影，挾着風雷之勢，向對方罩去，同時周處的一支古劍，穩健中鋒芒畢露，斬向對方的腰際。

鑾兒一枝木杖也跟着打出。

綠衣人輕飄羅帶，素袖斜飛，竟然輕輕的讓了開去，同時那支白白的長劍自然而然的反削回來，竟是一招四式分向四人攻去。

鑾兒因避閃不及，手臂被劃了一道血槽，血液滾滾而出。

東門長江喝道：「鑾兒退下！」跟着拐勢一變，呼呼風響之中，一片拐影擋住綠衣人的劍勢。

魏青雲趕去爲鑾兒裹傷，同時問道：「鑾兒大叔，你們是怎麼遇上的？」

「他自己找上門來。」

魏青雲聽得一愕，又道：「看身材好像是個女的。」

「不錯，可是那劍法奇妙得很。」

魏青雲向場中看去，那綠衣人仍在一個勁的飛舞，傍若無人。她實在想不通這是甚麼劍法，匆匆將鑾兒的傷口紮好，提劍向場邊走去。

鑾兒道：「魏姑娘妳回來。」

魏青雲祇是不理，她不信，這綠衣人的劍法竟會如此的神奇，因爲她實在看不出奇在那裏，此際忽然聽得公孫傑喝一聲：「小心！」魏青雲一愕，已有一股劍氣撲面而來。

她嬌軀急忙轉斜的讓了開去。

正待揮劍反擊，那無心劍已如影隨形又緊跟而上。

魏青雲大吃一驚，身形貼地一滾，才逃出劍勢的範圍，可是一波剛滅，一波又起，無心劍不知怎的突然在她背後攻上，動作也快得驚人，這一下她是武功再高也絕難逃避。

魏青雲臉色灰白，這正是一髮千鈞的當兒，東門長江突然大喝一聲，雷公拐挾着千鈞之勢，向那綠衣人頭上打去。

同時棋仙周處的長劍及卜仙公孫傑的雙掌，皆是凌厲的擊出，迫得那綠衣人收劍自保，魏青雲才逃過這一關劫難，但已嚇得臉如土色。

那綠衣人雖被當世三大高手所困，却毫無懼色，態度顯得極其瀟灑自如，舉手投足之間，皆使人有一種飄飄然之感，看來毫不用力。可是周處等三人却有些相形見拙，因爲他們武功雖强，但每一招一式必費了很大的力量，才能應付過

去。

魏青雲退到鑢兒身邊說：「鑢兒大叔，傷勢重麼？」

鑢兒苦笑道：「還好，不過要不是我讓得快，這條膀子算是完了。」

「奇怪，我看這綠衣蒙面人明明是個女子，可是她又如此心狠手辣。」

「心地狠不狠，不能以男女作爲準測，不過這女娃兒除了無心劍之外，她本身的功力亦非同凡响。」

「鑢兒大叔，你看看三位前輩都在出汗啦。」

鑢兒看去，果見周處與東門長江、公孫傑三人，已汗流滿面，步履之間每每施展不開，再見那綠衣人仍是如青雲飄緲，輕快之極，不由臉上現出憂容。

魏青雲一提長劍，又要過去，鑢兒一把拉住道：「妳這一去不但幫不上忙，反而給他們增加不少麻煩。」

魏青雲祇得停下了身兒，此際場中情勢變化更加不利，三人已有些力不從心。鑢兒一聲長嘆，用木杖支起身形，便要上前，魏青雲叫道：「大叔，你不能去！」

鑢兒苦笑一下道：「我總不能眼看家師與師叔伯血濺當場。」

「你已負了傷，要去也應該是我。」

「妳不行。」

「不行也比你受了傷的人好。」

一提長劍便向場中走去，突然有一股無形的壓力，硬生生又將她封了回來。此際場中出現兩人，一是葛衫大袖，年紀七十開外老人，另一個是布衣老者。兩人一提藥鋤，一執乩筆。

這兩人一現身，場中三人精神一振，東門長江叫道：「師哥，二師兄，你再來晚一步，咱們師兄弟可要陰陽路隔了。」

原來這兩人正是醫仙皇甫松與乩仙紀平，隨後又來了兩個小童打扮的人，是蟲兒與乩兒。

皇甫松與乩仙紀平立即一擺藥鋤、乩筆加入戰圈，頓時成了當世五大奇人合鬥無心劍，只見場中風起雲湧，氣勢驚人。

蟲兒與乩兒雙雙走到鑢兒身邊問道：「師弟傷勢碍事了，鶴兒及卦兒呢？這位姑娘又是誰？」

鑢兒道：「鶴兒受傷在屋中調養，卦兒沒來，這位姑娘是閻王壩陰間秀才魏鑑的女兒魏青雲。」他說着轉首對魏青雲道：「見過乩兒大叔及蟲兒大叔。」

魏青雲輕輕一福，此際聽得皇甫松一聲大喝道：「閣下已得武林至寶，何以還如此畏首畏尾，不敢以眞面目示人。」

那綠衣蒙面人一聲嬌笑道：「現就現啦，就憑你們五個老不死的還能把本姑娘怎麼樣？」

素手一揮，白色面紗輕輕脫落，露出一張極爲醜惡的臉孔，銅鈴眼、臥蠶眉、血盆大口，形相極是駭人。

魏青雲看見一愣說：「想不到呀，眞是想不到！」

鑢兒問道：「想不到甚麼？」

「想不到她的語音如此甜美，而相貌又如此兇惡。」

酒仙東門長江笑道：「丫頭片子，妳以爲她是眞的醜麼？我猜她醜陋容顏之中，還隱藏着一張極端美麗的臉。」

綠衣女子笑道：「怎麼，你是想打破砂鍋問到底，本姑娘索性讓你看看，免得你死不瞑目。」

於是，素手又再一揮，從臉上取下一張面具，場中九人同時一聲驚嗟，原來那綠衣女子生得極美，美得有點令人無法形容。

魏青雲笑問道：「東門前輩，你怎知道有一張極端美麗的臉容？」

東門長江笑道：「相人先相其心，大凡美麗的女子，都喜歡戴上一張醜陋的面具，以表示自己的突出。」

「那麼醜的女子也一定會戴上一副美麗的面具？」

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綠衣女子嬌笑道：「想不到你倒會看人心思，讓我先看看你的心是甚麼做的。」素手一揮，無心劍已輕輕刺出。

她這一劍雖是有意而發，但招式却似無心，劍尖輕擺，竟向相反的方面遞出。這女娃兒不但人生得美，招式也怪，東門長江怒哼一聲，雷公拐趁勢打向她的肩上，那知道他不出招還好，這一出招，突然呼刺一聲，無心劍自然而然的捲了回來，直刺他的前胸，這叫做不謀而合。

東門長江大吃一驚，欲避不及，對方劍堪堪離開前胸還有三分左右，突然聽得皇甫松一聲大喝，藥鋤帶着風雷之勢，向綠衣少女身後打去。

綠衣少女的無心劍突然自動轉了一轉向皇甫松的藥鋤上架去。

東門長江此時才脫了身子，已然被嚇出一身冷汗。

乩仙紀平叫道：「大師兄，你看出了這無心劍的弱點了麼？」

皇甫松道：「定心平氣，以靜制動，敵不動我不動，敵一動我先動，動而不動有感却動，這是無心劍的方法。」

原來皇甫松已看出無心劍的特性，主要的是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的原理，來制敵於無形無知無覺之

中，皇甫松適才所講出的法則，正是對付無心劍的辦法，因此他適才連對了好幾招，竟能打成平手。

周處叫道：「我知道啦！」手中長劍一遞，緩緩刺出，雖是出招，似若未動。

綠衣少女仍然是舞步翩翩，俯仰開闔，神態自若，可是威力大減。

這樣一來，五人皆採取同一原理原則，場中緊張之勢頓時鬆了下來。

魏青雲看得發了呆。

蟲兒搖搖頭嘆道：「我隨師父行走江湖二十餘年，却從未見過有這種打法的。」

乩兒道：「宇宙之大，盡蘊其妙，物物相尅，這是必然的道理。」

他們正談之間，忽見鶴兒步履艱難的走了過來，魏青雲趕緊跑過去扶着他道：「鶴兒大叔，你傷勢未好，何必急着出來？」

鶴兒道：「我不放心，特地出來看。」

蟲兒、乩兒趕着過去見禮，鶴兒見五大奇人會齊，場中打得極爲輕鬆，也就放心了。

此際，那綠衣少女雖是體態輕盈，身如飛絮，但額角已微微見汗。

東門長江大喝一聲：「臭丫頭，妳今天就擺下來吧！」雷公拐反手一拍「擧火燎天」，向她天靈穴點去。

紀平大吃一驚，忙叫道：「五師弟不要亂了法則。」可惜他出聲已遲，血光一閃，東門長江的左臂竟給無心劍劃了一道五寸長的血槽。

東門長江摔拐倒退。

綠衣少女咯咯一陣嬌笑道：「今日且便宜你，改日定取你項上人頭。」

綠影晃動，人已失去踪跡。

五老此時才會集在一起，每人都有些疲累之感。

魏青雲忙給東門長江裹了傷，這時已近正午，東門長江吩咐十人一齊又回到茅屋之中。

鑢兒準備飲食，鑢兒負了傷，由乩兒與魏青雲二人辦理。

皇甫松搖頭嘆道：「這女娃兒雖然得了無心劍，但還未了解這無心劍的全部妙用，否則我縱有應付之策，結果難免橫屍當場。」

蟲兒道：「師父，這又是爲了甚麼？」

皇甫松道：「無心劍既名無心，全在使劍之人事前事後都不能動一點眞意，否則功力要大打折扣，這女娃兒可能在得無心劍之前，武功已是不錯，因此她擧手投足，雖看似無意作爲，實際上她並未忘記以前所學的招式，常在有意無意之間表露了出來。」

卜仙公孫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如果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使來，其效能將更大了。」

醫仙皇甫松道：「那又不然，這無心劍雖然是無心而作，但內力是不可缺少，否則劍氣無法透出。」

乩仙紀平道：「何不趁她未能盡窺妙用之前，將之除去。」

棋仙周處搖搖頭道：「難難難，適才情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要不是大師兄告訴我們應付之法則，恐怕如今受傷的人已不止五師弟一個了。」

酒仙東門長江苦笑道：「我們行走江湖數十年，從未打過像今天這種怪仗。」

他們正談間，魏青雲與乩兒已將飲食端了進來，此時已是申牌時分，紅日漸漸西斜，由門外闖進來一個人，却是公孫傑的徒弟卦兒。

公孫傑一見便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

卦兒回道：「此老已離開雲霧山，據聞也到了襄陽附近來了。」

卜仙公孫傑精神一振道：「眞的？」

「這是他的徒弟說的。」

「這樣很好，過來一起用飯吧。」

酒仙東門長江道：「三師兄所說的是不是雲霧山含潛洞的含潛老人？」

公孫傑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皇甫松道：「此老一生不出雲霧山，三師弟找他作甚麼？」

公孫傑道：「我已算就要尅制那無心劍法，非此老不行，想不到他竟也到了襄陽來了。」

周處道：「此老已是來到了襄陽，不用說，八成也是爲了無心劍了。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本來我們答應魏姑娘幫助她取得無心劍，如今此老一來，能否如願就很難說了。」

魏青雲笑道：「只要此老爲人正派，此劍讓他得去，也無關緊要。」

皇甫松點頭道：「魏姑娘說的也是實話，只要此劍能有益武林，誰取得都是一樣。」

魏青雲突然想起一事，道：「糟啦！」

公孫傑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魏青雲道：「我今晨出去，在野店中遇見了巫青，便告訴他巫輝喪身之事，他便隨我去收屍，那知道躺屍之處，那具屍體已不見了。」

鑢兒道：「妳是說那屍體被人運走了？」

魏青雲點點頭道：「正是，不

過却在躺屍之地，寫有十個大字。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那十個大字？」

魏青雲唸道：「欲尋爾父屍，速往襄陽城。」

「巫青呢？」

「他迅速的獨往襄陽城去了。」

東門長江罵道：「好個丫頭片子，這麼大的事情妳回來怎麼不講！」

魏青雲小嘴一嘟，道：「人家回來時你們正在打架嘛。」

皇甫松道：「此事怨她無用，如果巫青眞的走了，這倒不失爲追尋無心劍的一條綫索，何況含潛老人已下山了，一定在襄陽附近落脚，我們何不趁此機會也走一趟襄陽。」

乩仙紀平道：「大師兄說得是，我們今晚動身如何？」

皇甫松沉思半晌，道：「五師弟與鐳兒、鶴兒都負了傷，他們且暫留此處，由乩兒、蟲兒、卦兒三人在此照顧。魏姑娘志在得劍，這是五師弟答應過她的，不妨隨我們一同去襄陽一趟，碰碰運氣。」

魏青雲大是高興，當下十人分成兩組，皇甫松領着四人連夜直撲襄陽而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襄陽北近樊城，南臨小河陰，西靠隆中山，東有黃龍壩，爲湖北有名的重鎭，人口衆多，萬商雲集。正當華燈初上，光如白晝，三百六十五行，行行皆全，此時在東城外，來了個白衣少年，長衫飄拂，摺扇輕搖，緩緩的走入城門，沿着大街一逕向南急行，突然前面飛過一條綠影，與他擦肩而過，他當時未有注意，找了一家悅來客棧住下，已是初更時分，他要了幾樣酒菜，一個人獨自在房中悶飮。突然感到肩頭一陣酸痛，開始感覺很微，不到一刻工夫，那酸痛的地方不但痛楚加倍，而且範圍也慢慢擴大，竟至半邊身子不能行動。

白衣書生眉頭一皺，想不起在何處受的傷，原來此人正是巫家堡的玉面秀士巫青。

他正在痛楚之時，突然房門吱地一聲已被打開，從外面走進一個綠衣女子，那少女看年紀約十七八歲，生得桃花罩面，媚眼生春，那婀娜的嬌軀，不但美極了，且媚極了。

那綠衣少女一進門，便輕輕一笑道：「怎麼樣，是不是很痛，要不要我給你治一治！」

巫青面容一愣，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「我就是我嘛！」

「深夜來此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「幫你治痛呀！」

「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，不敢勞動大駕，何況，這是深夜……」

「男女授受不親是不是？眞是書呆子，我們方才不是在大街上見過一次了麼？怎能算是素昧平生。」

巫青便想起剛進東門之時曾被她撞了一下，不由怒道：「好啊！原來在下的傷是妳弄的鬼。」

綠衣少女笑道：「喲，幹嘛那麼兇，人家好意替你治傷，你却在下在下的說了一大套，眞的說起來，男人應該在上，那有在下的道理。」

巫青一聽怒道：「走開！」

綠衣少女道：「你要我走，我不反對，不過我得告訴你一件事情，你中的是化骨散，如不及早醫治，十二個時辰之內，全身化爲血水。」

巫青聽得全身一震，那綠衣少女又道：「還要我走嗎？」

巫青問道：「姑娘跟我有仇？」

「我跟天下人有仇，也跟天下人無仇。」

「姑娘的意思，全憑一念之好惡？」

綠衣少女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當我下毒之時，因看你這個人很討厭，當我要救你時，又看到你這人很可愛。」

巫青嘆道：「那麼姑娘還是不要救我好了。」

綠衣少女聽得一愣，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我從來沒有被人愛過。」

「難道你這一生就沒有遇到過女孩子？」

「當然有，但都是我所討厭的。」

「那麼我呢？」

「一樣。」

綠衣少女臉色一變道：「你這人眞不識抬舉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反而討厭我，是甚麼道理？」

巫青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，既要救我，何必下毒？」

綠衣少女聞言一愣，半晌才道：「就算我當初做錯了，現在我向你道歉，將你的毒解去，至於你討厭我也好，不討厭也好，各聽自便，你看如何？」

巫青點點頭，道：「本該如此啊！」

綠衣少女冷哼一聲，從懷中掏出一隻藍花磁瓶，傾出一粒紅色藥丸，放入酒杯之中道：「你吃下這杯酒，一刻工夫毒自然化解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語聲剛了，綠影已緲。

巫青看着她去的方向發怔，想不到此女之武功如此之高，他舉起酒杯，連藥丸一口飮下，便覺一陣疲倦之感，上床便睡，這一覺睡得非常之香甜，再等他一覺醒來，已

是紅日三竿，聽得隔鄰房中大吵大嚷，有人罵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，老夫的酒菜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送來。」

店夥計叫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爺別生氣。」

巫青心想：「此人音調蒼老，總在六十以上，怎地還如此大的火氣。」他正想看個究竟，隔鄰又罵道：「甚麼混賬王八羔子，竟敢在通衢大道的襄陽城中殺人。」

他聽得一愣，難道這城中昨夜出了命案不成，不由脫口叫道：「夥計，夥計！」

小二走過來道：「爺台早安，小的去打水。」

巫青道：「慢着，我問你一件事。」

「爺台請說。」

「聽說此地出了命案？」

小二舌頭一伸道：「還用說了，襄陽城中昨兒一夜之中死了廿七八人之多，而且死的人，都是被雙尖利器所傷的，你說怪麼？」

巫青又是一愣，不用說這又是傷在無心劍之下，忙道：「死的是些甚麼人？」

「聽說都是些帶刀帶劍的江湖人物。」

「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各大客棧都有！」

巫青眉頭一皺，沉思半晌才一擺手道：「你去準備洗臉水及酒菜，一會我還有事要出去。」

小二答應着去了，此際又聽得隔鄰那老人長吟道：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而知返？……」

巫青又愣着了，難道此人也是爲無心劍而來，他不由立起身走向房門，祇感到身子輕飄飄的，全身勁力比以前似乎長了一倍有餘，不覺大奇，何以一夜之間功力竟然增長了如此之多？

他邊想之間已走到隔壁的房門口，借着風吹房門簾之勢，向裡面一看，見一個滿臉虬鬚身穿黑衣的老人，正在舉杯自飮。

巫青心想：「此老裝束怪異，舉止非凡，絕非普通人物，如果他也是爲爭奪無心劍而來，將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。」

他心中猜想，脚下轉移，又回到自己的房間，耳際聽得噗嗤一笑，他吃驚的轉頭看去，只見綠衣少女不知何時已進入了他的房中。

巫青一愣說：「妳又來做甚麼？」

綠衣少女笑道：「來看看你的毒解了沒有？」

「謝謝妳，我已好了許多。」

「不但好多了，功力也增加了一倍有餘，是也不是？」

巫青愕然道：「原來姑娘的解毒藥還具有此種效果。」

綠衣少女道：「那倒不是，而是說我給你吃的那粒紅色藥丸，是九天梅實與靈芝、茯苓配製而成，不但可解毒，而且可以增長一甲子功力。」

「姑娘何以如此看重在下？」

「我不是說過了，我覺得你這個人很可愛。」

「可是我也說過，我從未被人愛過。」

「難道你就不能開開胃口。」

「在下無此口福。」

綠衣少女冷哼一聲道：「你這人眞是不識抬舉。」嬌軀一轉，便向門外走去。

巫青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綠衣少女嬌軀一停，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

「近來襄陽城中，風雲際會，昨夜之中，還死了數十個江湖人物，不知姑娘可知道麼？」

綠衣少女道：「知道又怎麼樣？」

「姑娘雖然懂得一點武功，可是武林中風險重重，我看妳還是離開此地的好。」

「你要我到那裡去？」

「從那兒來，到那兒去。」

綠衣少女輕輕一嘆道：「可是我是個無家可歸的人，天下雖大，並無安身之地。」

巫青道：「難道姑娘連個親威朋友都沒有？」

綠衣少女無言的搖搖頭。

巫青又道：「姑娘現在住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南門的安平客棧。」

「姑娘且回到客棧之中，無事最好少出來，待我辦完事情，負責給姑娘找個安身之地。」

綠衣少女突然噗嗤一笑道：「你這個人眞是……」

玉面秀士巫青一愣道：「我又有甚麼不對了？」

綠衣少女道：「我只是感到你這個人很奇怪，方才那麼兇，現在又這麼好，叫人好像一會在火裡，一會又在水裡。」

這綠衣少女本來生得很美，再加上她甜甜的聲音，微笑的臉龐就好像是半山間飄浮着的一朵彩雲。巫青看得呆了，半晌他才嘆道：「姑娘對在下有相助之恩，不得不關心啊！」

綠衣少女搖頭道：「那毒原是我下的，我給你解藥這是名正言順的事情，有何相助可言？」

「可是姑娘相助我增長了一甲子功力。」

「那是我自願的。」

「話雖如此，在下不能有感恩不謝之理。」

「總算你還有點良心，我走啦。」

「慢着。」

綠衣少女回眸一笑，道：「還有甚麼吩咐？」

巫青道：「在下還未請教姑娘貴姓？」

「我叫夏綠屏，你就叫我屏兒吧。」

「屏姑娘，妳現在可回客棧去了，事情辦完了，我會來找妳。」

「謝啦。」

夏綠屏嬌語如珠的閃出房外去了，巫青看着她的去向，一陣發怔。

此際聽得隔壁房中的老人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時來逢好友，運去遇佳人，這桃花運可走不得啊。」

巫青冷冷一哼，他說：「我可不是在陶醉她的美色。」

門外傳來一陣喧嘩，聽小二叫道：「五位是住店的了？」

「給我收拾三間客房。」

「有，有，有，後面偏院剛好是三間，各位請跟我來。」

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，巫青從門簾中向外望去，見到走過五個人，倒有四個是花甲以上的老者，一個年不過二十的姑娘，那姑娘他是認識的，正是帶他找尋父屍的閻王壩陰間秀才魏鑑的女兒魏青雲，其餘四個老者，依其樣貌，他已猜出是當今五大奇人之中的醫仙皇甫松、乩仙紀平、卜仙公孫傑、棋仙周處。

他想，甚麼事情能使這四個人在此會齊，難道也是爲了無心劍？他思慮未了，隔隣房中的虬髯老人又道：「小子，你見到了麼？就憑你這副德性，也想得到無心劍，簡直癡人作夢。」

巫青聽得大怒，正待發話，忽聽公孫傑呵呵笑道：「老哥哥，我們到處找你，原來你却躱在這裏。」

一推房門，大步而入。

原來這虬髯老者，正是雲霧山的含濳老人。

含濳老人笑道：「你的卦兒去找我，他剛到山口我便發現了，因此未與他照面，先一步到了襄陽城等你們。」

公孫傑笑道：「我說呢！我派他去找你之前，明明先卜了一卦，卦中表示應爻安靜，驛馬發動。因此我算準你在家的，而且一請便到，那知卦兒竟跑了個白腿，我正感到奇怪，原來你先出山了，可是你又怎知道在襄陽城一定能等到我們？」

含濳老人道：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，我算到你找我沒有別的事，一定是爲了無心劍，當今天下武林，誰都知道無心劍是落在襄陽城地區，我不到襄陽城等你，到甚麼地方等你呢？」

公孫傑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算你技高我一籌，目下我們老兄弟會齊，你隨我們到偏院去聊聊。」

含濳老人笑道：「好是好，祇是我放心不下隔壁房中那個小子。」

公孫傑一怔道：「誰？」

含濳老人道：「那小子走上桃花運，遇着個女煞星，我怕他吃虧。」

公孫傑笑道：「老哥哥，你一向不願多管閒事，如今怎地竟會關心起別人來了？」

「當然，要就甚麼都不管，要管就要徹底一點。」

公孫傑大笑道：「眞是妙論，妙論就是管，這麼大的人，還怕有人把他怎麼樣不成，走啊！」

兩個老人邊走邊笑，走入偏院。

巫青心想：「那女娃娃嬌貌如花，怎麼會是個女煞星，難道她說的話全是假的？」

他心中一動，立即整理一下，掩上房門，向大街上走去。

巫青決心要調查一下夏綠屏的來龍去脈，他走到南門的安平客棧，見來往的人很多，店夥計一見他，便跑過來道：「客官是住店了？」

巫青道：「我是來找人的。」

「客官是找那一位？」

「有一位夏姑娘是住在你的店中麼？」

「有，有，我這就帶你去。」

巫青隨着那店夥計身後，穿過兩間院落，到最後一間小院子中，用手一指道：「夏姑娘就住在那間房中。」

巫青竟自走去，那間房門未掩，他輕輕用手一推，房門應手而開，一個綠色的背影映入眼中，那身形斷定是夏綠屏無異，他輕輕的叫一聲：「夏姑娘！」

那女人回首一看，他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此女相貌極爲醜惡，銅鈴般的眼睛、臥蠶眉、血盆大口衝着他一笑道：「你是找我麼？」

巫青道：「妳不是夏姑娘？」

「我不是姓夏。」

「有一位夏綠屏姑娘，妳認不認識？」

綠衣女子搖頭道：「我不認識。」

巫青盯着她看了半晌，便自動在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那綠衣女子道：「如果沒有甚麼事情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「我要找夏綠屏姑娘。」

「這兒沒有。」

「當眞？」

「誰還騙你不成？」

巫青猛然站起，迎近兩步道：「姑娘最好是把面具除下來。」

綠衣少女輕盈盈的一笑，道：「你畢竟看出來了，總算你有點眼光。」素手一揮，面具已經脫落，露出一張美麗的臉孔，不是夏綠屏是誰。

巫青冷冷的道：「我眞不明白，妳爲甚麼要這樣做？」

「考考你的眼力嘛！」

巫青默然的搖搖頭，夏綠屏又道：「你的事辦完了麼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「你不是說辦完了事情才來的麼？」

「我想到妳時，就跑來看妳。」

夏綠屏笑了，笑得是那樣的甜美，說道：「你畢竟不是個無情無義的人，既是來了，我們不妨好好的聊聊。」

她邊講邊叫道：「夥計！」

店夥連忙走過來，說：「姑娘有甚麼吩咐？」

「給我們備點酒菜來。」

「是。」店夥計口中應着，不一會工夫已將酒菜端來，一盤燒鷄、一盤牛肉、一盤蝦仁、一盤肉片，外帶一壺燒刀子。此酒是外地名產，得來不易，祇是酒性非常猛烈。

夏綠屏請巫青落座，一面斟酒。巫青祇是呆呆的看着她，她不由的笑道：「你今兒是怎麼的啦，呆看着我幹甚麼？」

巫青道：「我祇是感到妳這個人很有趣，一會兒很美，一會兒又很醜。」

「好玩嘛。」

「這麼大的姑娘啦，還像是小孩子似的。」

夏綠屏嫣然一笑道：「不談這些，我們喝酒吧！」將一隻瓷瓶花杯放在巫青的面前。

巫青舉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沉聲道：「夏姑娘，我非常感謝妳的好意，可是我總不放心妳這樣胡鬧下去。」

夏綠屏嘆了口氣道：「其實你知道的不多，有一件事情使我一直耿耿於懷，時刻難忘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我不能告訴你，不過我之所以有這想法，是遇見你之後才產生的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你太誠實，太正派，你是一面鏡子，照得我有些自慚形穢。」

「那是姑娘在抬舉在下，不過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，知錯必改善莫大焉，姑娘能自反省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。」

夏綠屏呆呆的看着他，說：「如果我做錯了事情，你會原諒我嗎？」

「任何人都應該給做錯事的人有自新的機會。」

夏綠屏眼圈一紅，突然伏在桌上哀哀的哭泣起來。

巫青猛地一愕，道：「夏姑娘，妳怎麼啦？」

「沒有甚麼，你對我太好了！」

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姑娘能夠了解，我已經心滿意足了。」

夏綠屏收了眼淚，不經意的一笑，將嬌軀靠近巫青，緩緩的說道：「我這樣靠近你，你不會怪我吧，但這也沒法的事情，我能夠多靠近你一點，我就多得到一點安慰，因爲我們相處的時間已不多了。」

巫青聽得一愕道：「妳說甚麼？難道出了甚麼事麼？」

夏綠屏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我不是說我做錯了一件事麼？如今這件事還要一直錯下去，而且一直錯到死爲止。」

「爲甚麼不能改過來呢？」

巫青愕愕的看着，見她一顰一笑都足以使人想入非非，要不是有心事，可能……

夏綠屏道：「青哥哥，我這樣叫你，你不介意吧，我一生任性，爲所欲爲，從未愛上過一個男人。但如今不同了，自從見了你之後，竟然使我性情大變。」

巫青道：「是變好還是變壞？」

夏綠屏道：「我是想向好的地方走，可是有些事情又使我不能撒手，因此我的心中矛盾極了。」

巫青嘆道：「可惜我因大仇在身，無法幫助妳。」

夏綠屏道：「不知你有甚麼仇恨？」

「殺父之仇。」

「仇人是誰？」

「目前尚未知道。」

「你父親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單名一個輝字。」

夏綠屏臉色一變，道：「你是巫家堡的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她不由愕了半晌，才嘆了口氣道：「此人我却知道，不過現在不能告訴你。」

巫青聽了一陣激動，說：「爲甚麼？」

「不必問原因，但終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，青哥哥，你叫我一聲好嗎？」

「夏姑娘。」

「不，我要你叫我名字。」

巫青遲遲不語，夏綠屏急道：「你叫嘛！青哥哥，祇要你叫一聲就行了，青哥哥，叫呀！叫呀！」

夏綠屏最後竟流下淚來。

巫青衝口而出的叫道：「夏綠屏！」

「啪！」的聲響，夏綠屏狠命的

在巫青臉上打了一掌，一掌之後立即呆坐一傍，不言也不食，巫青更被她打得怔住了。

半晌之後巫青才回過頭來，呢喃的道：「是啊，我應該叫妳綠屛，綠屛，屛妹，屛妹，屛妹妹是我叫錯了。」

夏綠屛突然伏在巫青身上，哀哀的哭了起來，哭得甚是傷心。

巫青低聲道：「屛妹別哭，是我叫錯了。」

夏綠屛果然停止哭聲，用手在他臉上摸了一下道：「還痛麼？」

巫青搖搖頭道：「不，不痛。」

夏綠屛道：「都打紅了，是我不好，還說不痛，我給你揉揉吧。」

巫青被她的眞情感動，竟也流下淚來，一刹那兩人擁抱在一起，除去知道自己與對方之外，一切都不存在了。

這樣整整有半個時辰，夏綠屛才鬆手道：「好了，我非常的感謝你，青哥哥，你使我生命充實起來，即使我馬上死去，我也會感到很幸福。」

「不，妳不會死的。」

「我會的，青哥哥，也許到時候連你都要殺我的。」

「別胡說，我怎麼會？」

「青哥哥，如果有一天你眞要殺死我的時候，能放過我嗎？」

巫青道：「如果眞有那一天，我寧可折劍出家，也不會殺妳。」

夏綠屛笑了，笑得那樣凄涼，這是人間最悲慘，最凄涼的一笑。

* * *

當巫青回到悅來客棧的時候，發覺有人在書案上留下書柬：

「巫小俠，回來之時，請至偏院一叙。」

下面落款是一隻罎兒、一柄藥鋤、一張棋盤、三枚古錢、一枝乩筆。

他一望而知是當今五大奇人的記號，立即掩上房門向偏院走去。

迎頭遇見魏青雲衝着他一笑，說：「你回來啦，幾位老人家正在等你。」

巫青道：「謝謝姑娘的關照。」便大步走入房中，見醫乩卜棋酒，外加上含潛老人，六個老人正自把酒痛飲。

原來他出去這段時間，酒仙東門長江不甘寂寞，吩咐五小守門，竟自一個人溜到襄陽來，好在他傷勢不重，與含潛老人見面，兩人便對上了酒量，你一杯我一盞的鬧個不休。

巫青走進房中，深深一揖道：「不知各位前輩呼喚小子有何見教？」

含潛老人怪眼一翻，道：「小子，你可想報仇嗎？」

巫青道：「父仇不共戴天，怎不想報？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今夜三更，我們已約好，在襄陽西郊王氏荒園中會面，到時你來就是。」

「晚輩遵命。」

含潛老人大笑道：「小子不要嘴巴說得漂亮，到時見了面又下不了手。」

巫青不便答話，轉身便走，東門長江叫道：「小夥子不吃一杯麼？」

巫青道：「謝了！」一個人回到房中，倒頭便睡，此時已是申牌時分，天色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再等他一覺醒來之時，已是初更左右，他忙叫店夥計準備飲食，飽餐一頓後，便出了店門，一路向城西走去。

巫青雖然出身巫家堡，練了一身武功，但很少出門，這次爲了無心劍，使他遭遇到不少自己從未遭遇過的事情。

他一路思潮起伏，出了西門之時，已是二更左右，城郊的涼風一吹，使他清醒了不少，他不知道王氏荒園在甚麼地方，向人一打聽，才知道城郊山脚下尙有三里多路程，本來這三里多路程，對於會武功人來說，也不過是刹那之間工夫，他施展輕身術，不過半刻工夫便已到達，擧目看去，見這王氏荒園佔地約有數十畝大小，園中假山亭台，華麗樓閣，極具氣派，可見此處是富家之宅，如今不知何故衰敗下來。

巫青進了園門，便聽到一陣噴噴的聲音，他猛地一拉長劍，便有人輕聲道：「小夥子別驚慌，這兒可沒有鬼啊！」

巫青向暗影中看去，見酒仙東門長江，正捧着酒葫蘆在咕嚕咕嚕喝個不停，不由低聲道：「就是前輩一個人來了？」

東門長江道：「六個老的，一個小的，誰也少不了。」

「他們呢？」

「你自己去找吧，可得小心一點，那點子快來了。」

巫青又輕輕的往園中走去，穿過一條迴廊，行至假山邊上，突然從石洞中伸出一隻手來將他拉住。

巫青又是一驚，那人道：「別怕，是我。」

原來是魏青雲，她隨着隱入洞中，這石洞中本來很小，兩個人擠在一起，簡直連身體都無法轉動，巫青很少與女孩子如此接近過，不覺有些侷促不安起來，正待出洞，魏青雲却將他拉得緊緊的，道：「別動，那點子快來了。」

巫青道：「姑娘可知對方是個甚麼樣子的人物？」

「是個女的。」

「女的？」

「是啊，一個很美的女子，你喜歡嗎？」

巫青嘆道：「一個很美的女孩子，爲何心地如此的毒辣。」

魏青雲道：「你這話不對，難道天下女子，都應該是軟弱無能的。」

她言談之間，從口齒間流露出一絲絲迷人的香氣，薰人欲醉。

巫青有些飄飄欲仙之感，半晌才道：「姑娘見過此人麼？」

「當然見過，她的武功可高得很，尤其是那支無心劍，威力奇大，遇着時你可得小心一點。」

巫青嘆道：「寶劍無心造殺孽，嬌娃有意逞兇頑。」

「酸溜溜的，你在說甚麼？」

「隨口之言，不勞姑娘掛齒！」

「哼，擺甚麼，你讀過幾年書是不是？」

巫青正欲答話，聽暗影中有人說道：「丫頭片子少說幾句，點子來了。」

原來此人正是含潛老人，他就隱在他們身右邊。

魏青雲不再言語，此時聽到一陣破風的聲音，有一條嬌娜的影子，飛入王氏荒園之中，接着一聲嬌叱道：「現在亦已三更之後，你們幾個老不死的還不出來？」

巫青聽得一驚，這聲音好熟，此際聽得一聲大笑道：「姑娘眞不失爲信人，老夫等人在此候妳多時。」

語音剛了，暗影中一連現出六個人來，正是酒仙東門長江、醫仙皇甫松、棋仙周處、乩仙紀平及含潛老人、卜仙公孫傑等人。

這六人一現身，便將來人圍在當中，那女子一聲嬌笑道：「你們是準備單打獨鬥，還是羣打羣毆？」

含潛老人道：「如果姑娘能抛却手中的無心劍，我們在場六個老不死，任姑娘挑選一人。」

「假如我不願意呢？」

「那就說不得了，要羣打羣毆。」

那女子冷冷一哼道：「辦不到。」

酒仙東門長江猛喝了一口酒，笑駡道：「好個丫頭片子，我老人家就看不慣妳那種狂態。」張口一噴，一陣酒雨，向那女子當頭灑下。

東門長江內力深厚，尤其是酒彈是他成名絕技，那女子感到一陣急風當頭罩下，嬌軀一躬已竄出兩丈開外，她身形才停，周處一支長劍，如流星趕月般的向她背後刺到，同時卜仙公孫傑打出一陣凌厲的掌風。

醫仙皇甫松高擧藥鋤，乩仙紀平乩筆橫着打出，含潛老人取出一條軟骨長鞭，隨後攻上。

那女子嬌軀連閃，一連讓過了數招，叫道：「你們且等一等，我還有話說。」

含潛老人冷冷問道：「妳是不是已答應抛却無心劍？」

「以六位老人家的名頭，難道還想作江湖上宵小之事。」

皇甫松笑道：「老夫們都有一把年紀，來日無多，誰還願意與妳爭奪此劍，只是此劍落入妳手，妄加殺戮，有傷天機，因此，老夫等不得不出手搶回。」

那女子輕輕一嘆道：「我知道我過去錯了，可是天下有許多事情，明知錯了，也是無法改過來。」

含潛老人道：「姑娘果眞能改過自新，就應該將無心劍交出來。」

「不行，目前我殺人太多，難道沒有人向我尋仇，其實，誰人能知道我之所以要殺人，是被迫出來的。」

棋仙周處冷冷一笑道：「殺人也有被迫的，這不是天下奇聞麼？」

「你不信是麼，我自小便無父無母，由師父一手撫養成人，可是，可是師父在一次誤會之中，含冤而死。」

卜仙公孫傑道：「不知姑娘的令師是那一位？」

「人稱鐵掌追風。」

乩仙紀平驚道：「原來姑娘師父是關天印關大哥，當年在黃山的武林大會之中，他確是被人插贓嫁禍含冤而自殺身死的。」

那女子叫道：「是啊，當年在場的天下武林人物，不下數百人之多，竟無一人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。」

酒仙東門長江嘆道：「這件事老夫等也有失職之處，祇是當時羣情激怒，無法插言。」

那女子又道：「從那時起，我恨透了天下武林，可是我當時武功不高，祇有忍氣吞聲。」

含潛老人道：「所以妳得到了無心劍之後，就妄加殺戮。」

「一半如此，另一半却不能恨我，凡是我所殺的人，都是慾念橫心，貪圖奪取我的無心劍。」

巫青在山洞中聽得點點頭，心想：原來她還有這麼一段的凄涼身世與仇恨，難怪性情變得如此惡劣，身形一偏，便想出洞，魏青雲一把拉住他道：「你等等。」

巫青一愕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

「這小娃娃很可憐，我們雖然不能救她，但也不必插手。」

「妳還要那把無心劍麼？」

魏青雲搖搖頭道：「不要了，

得此劍的人，不一定就很幸福。」

玉面秀士巫青讚道：「姑娘不愧是才識之士，不過妳放心，我不會傷她的。」

他邊講間，身形已穿出山洞，向場中走去，此際已聽得醫仙皇甫松道：「那麼，姑娘今後準備如何打算？」

那女子長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是百年身，我却是想做好，但別人又怎能放得過我？」

棋仙周處嘆道：「當初令尊受冤之時，我們未能挺身而出，這是失策於前，如今却不能再錯於後，祇要姑娘放下屠刀，我們六個老不死，願以性命作賭注，保證妳的安全。」

那女子淒然一笑，雖是在淡月之下，仍然可以隱約看得出，她笑的道：「謝謝六位前輩，只是我仇家太多，到時萬一集體尋仇，六位恐怕會有力不從心之感。」

含潛老人聽得一愕，她說的也是實話，此時巫青已走到場邊，一見那女子，猛地一愕叫道：「妳是屏妹麼？」

原來那女子正是夏綠屏，夏綠屏一見巫青，竟喜極而泣，道：「青哥麼，原來你也在這裡。」

巫青道：「我是來找殺父仇人的。」

「你要找殺父仇人，我告訴你吧，你父是我殺的！」

巫青臉色大變，霍地一聲，他抽出背上長劍，一道銀光，映月生輝，已向夏綠屏的胸口刺去。

夏綠屏不閃不讓，緊閉雙目，眼看劍尖已貼近羅衣，突然從左側打出一陣掌風，將長劍震歪，有人喝道：「小夥子，我們已經答應保護這位姑娘的安全，你不能傷她。」

出掌說話的人正是卜仙公孫傑。

夏綠屏哭叫道：「各位別管，我殺了他的父親，是應該給他報仇的。」

魏青雲聽得大奇，這女娃娃怎麼這樣的好講話起來了。

皇甫松冷冷一哼，道：「難道老夫等說話，是等於放屁不成？」

夏綠屏向他看了一眼，轉頭向巫青道：「青哥哥，你殺吧，我並未答應要他們來保護的。」

巫青長劍一起，待刺出一半時，突然又放了下來，嘆了口氣道：「不行啊，妳對我有恩，而且我也親口答應妳，必要時放妳一馬。」

「難道你忘了父仇，為了一個女孩子，竟做出不孝之事！」

巫青聽得全身一震，長劍又緩緩舉起，他此際心亂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支長劍在手中，竟然搖搖晃晃把持不住。

夏綠屏罵道：「你這個不孝的子孫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仇人在你面前，你竟然拿不出勇氣來，你這儒夫！」

巫青一股殺氣從心底竄起，雙目圓睜，長劍一晃，分心便刺，突然噹地一聲大响，半空冒出火花，原來是周處憑空架出一劍，巫青手腕無力，把持不住，長劍脫落地面，人竟呆呆的站在一傍。

夏綠屏臉色一變，道：「你阻止別人報殺父之仇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紀平罵道：「好個丫頭片子，老夫等是為妳好，假如妳一定要死，我們絕不多管閒事。」

「我是想死，我不要你管。」

「好，周師弟回來。」

周處退後三步，此時月色更顯得明亮了，夏綠屏將手中無心劍送到巫青手中，柔聲道：「青哥哥，你動手吧，反正我仇人太多，你不殺我，別人仍然要殺我，於其死在別人手中，倒不如死在我喜歡的人手中，這樣我死也瞑目了。」

巫青一言不發，仍是呆呆的看着她。

夏綠屏又道：「青哥哥，你看我生得美麼？這樣美的人，如果死在一個不值得的人手中，將是件永遠遺憾的事，青哥哥，你為甚麼不動手？」

巫青仍是呆呆不語，顯然他心中有些痲木了，魏青雲被眼前的場面感動得流下淚來。

夏綠屏哭道：「青哥哥，你好狠心啊，你忍心看我死在別人手裡，我求求你，你殺吧，殺吧，你為甚麼不殺啊？」

含潛老人嘆一聲，情不自禁的搖搖頭，耳際聽得「啪！」的一聲响。

原來夏綠屏哀極，氣極，在巫青的臉上打了一巴掌，這一掌反把巫青打得清醒過來，幽幽的說道：「屏妹妹，妳再打吧，打了我心中會舒服得多。」

夏綠屏忍不住雙臂一張，將巫青抱在懷中，這是至情至聖的發洩。

巫青嘆口氣道：「屏妹妹，我寧願背着不孝之名，也不願殺死妳。」

「不，你是應該殺的，我既是愛妳，就不忍你臭名千古，你殺了我吧！」

此際突然一陣喧嘩，荒園外面一連闖進五十多個武林人物，掛刀背劍的叫道：「那娃兒在甚麼地方？」

有人答道：「他們約好在此見面，現在可能是兩敗俱傷啦。」

「我們搜一搜！」

「在這裡了。」

數十人一起圍了過來。

含潛老人喝道：「甚麼人在一起喧嘩！」

「閣下又是何人，在此大聲吆喝？」

「哼，哼，老夫含潛老人與當今五大奇人在此。」

「原來各位前輩在此，失敬！」

此際有人叫道：「那娃娃在這裡，我們搶劍呀！」又有人叫道：「不行，我哥哥為此劍而傷身，你們不能奪取！」

「呸！你看看，傷了有甚麼了不起，我兄弟四人，祇剩下我一個人。」

衆人齊亮出兵刃，我一言你一語，向夏綠屏圍去，皇甫松喝道：「統統給我站住，不要驚擾他們。」

人叢中有人哈哈笑道：「此事可不能由你。」

夏綠屏緩緩的抬起頭來，向巫青道：「青哥哥，我不願死在別人的手裡，你若不願殺我，我就去殺別人，若能平安無事，我與你找一個深山大澤，供起公公神位，我為他老人家披痲戴孝，終守陵墓之中。」

巫青一陣感動的道：「我爸爸的屍體呢？」

「已用紅木棺裝起來，這是當我知道他是你的父親之後才做的。」

「屏妹妹。」

夏綠屏柔聲道：「我會平安的。」

她邊說間，已取過巫青手中的無心劍，發出一連串銀鈴的笑聲道：「你們不是要搶無心劍麼？到這裡來啊！」

她人生得美，笑聲更美，有些人竟為她美色所迷，痴痴不知上前，但却有三十多人，各執兵刃，紛紛湧上夏綠屏，無心劍一領，蓮步姍姍，翩翩起舞。

有人大聲笑道：「看啊，死到臨頭，她還作霓裳之舞！」

「你不懂，這叫做棺材裡翻觔斗，死快活。」

「哈哈，你們都不要劍了，老子可要上啦！」立即有一個黑漢手持雙斧向前衝去。

他這一起步，隨後有很多人响應，人潮掀起了層層波浪。

醫仙皇甫松嘆道：「這是在劫難逃，劫數劫數。」

棋仙周處道：「大師哥，看來我們在此也無益了，何不一走了之？」

酒仙東門長江道：「不成，我答應替那丫頭取回無心劍，豈能言而無信？」

魏青雲道：「前輩，那劍我不要了。」

東門長江聽得一愕道：「妳怎麼出爾反爾，又不要了？」

「那姑娘太可憐了，我不忍再使她傷心。」

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走吧！」

含潛老人當先帶路，五奇隨後，魏青雲走在最後，尚不時回轉過頭來看看，眼中露出憐惜、依戀和不忍的眼色，耳際間不斷傳來慘叫之聲。

原來那些武林人物，自以為武功了得，亂撞亂闖，結果一個個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，數十個英雄人物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已死得乾乾淨淨了，夏綠屏綠色的羅衣上，濺上點點鮮血。

她緩緩的說道：「這是最後一陣了，從此以後，將埋名深山，長伴公公的陵墓，永不出世。」

巫青慢步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屏妹妹，我們走吧，妳看天已快亮了。」

夏綠屏呆笑的點點頭：「天總是要亮的，一個人不能永遠在黑暗中過一輩子，從今以後，改去一切惡習，長偕白首。」

「是啊！我生命中，好像多了一件甚麼東西似的。」

夏綠屏回頭一笑道：「你感覺到是甚麼嗎？」

「是流水，是陽光，是青青的野草，鮮艷的小花，美麗的原野，還有……」

「還有甚麼？」

「還有內疚。」

夏綠屏幽幽的點頭，道：「是啊！還有內疚，我殺死了丈夫的父親，我的公公。」

「我娶仇人作妻子。」

「青哥哥，我們拿行動來向公公懺悔。」

「是啊，拿行動來向泉下的父親懺悔，願他老人家在天之靈，永遠快樂。」

夏綠屏牽着巫青的手，兩人緩緩走出王氏荒園，走向大道，走向山區，一陣優美的歌聲，在空際飄蕩着。

男，妳看那東方透出陽光，
女：你看那山尖已露出朝陽。
男：從今起擺脫煩瑣囂張。
女：長住深山養晦韜光。
男：說甚麼人間天上。
女：道甚麼蒼海桑田。
合唱：讓美好的時光，長圍身傍。
讓良宵的美月長照心房。
永遠在美好的天地間。
幸福無疆，幸福無疆。
歌聲盪漾，久久不息……

（全文完）

新派俠義緝兇故事／西門丁・文
可飛・圖

龍潭飛鳳

情同手足江湖行　翻臉成仇為紅顏

「布天星挑戰風小月」的告示，在幾天之內掛遍了江南幾座名城，就算未目睹告示的，也都有個耳聞。無論是目睹還是耳聞，都引起極大的震撼和詫異！

布天星和風小月同時崛起武林，同被視為年輕一代之有數高手。兩人出道至今，未嘗一敗，功力到底有多深，至今仍是一個謎。

布天星喜歡穿黑衣黑褲，使用長劍，人木訥沉實，行事光明磊落；風小月一身白衣，使一件外門兵器，自稱「如意棒」，為人風流，喜高談闊論，口才了得，言談風趣，甚至放浪形骸，被衞道人士視為「小邪神」。兩人可說是南轅北轍，偏偏他倆情同手足，有一段時期還出雙入對，故武林中有好事之徒稱他倆為「黑白雙秀」，服式上黑者是白，白者是黑。

今日布天星居然公開向風小月挑戰，自然造成震撼，況且武林人士好奇心就比常人強，誰都想知道原因和內情，誰都想知道他倆到底是誰的武功較高一籌。

地點：襄陽古城。

日期：二月初一日。

時間：午時。

風小月是江南人氏，布天星是河北人氏，襄陽正在中間，從地理位置上誰也不吃虧。有心人又在忖測，為何決戰地點會選在這座小小的古城？其中是否另有不為人知之原因？

但不管如何，自正月中旬起，各地英雄便開始上路，務必要在二月一日之前趕到襄陽，住在遠處的，甚至不願在家過元宵，便結伴上路了。

由於決戰兩人，聲名正盛，趕赴盛會的人實在太多。正月底，襄陽城的客棧，早已住得滿坑滿谷，遲到的連城隍廟也住不進去，情況十分狼狽，但襄陽城的大小店舖老闆則人人眉開眼笑，笑稱要替布天星豎碑立坊，尤其是飯館食肆更是座無虛設，平白替老闆帶來一筆「意外之財」。

進城之後，決戰地點，實是城外東北角的「新月池」。漢水在城北拐了個彎，折向南引，由冀南流過來的白河、唐河、東北方流來的沙河，在此滙合，滾滾南下，亦流入長江，是以這一地區河汊密佈，在一低窪地帶，形成一個小池，因形同新月，當地人乃以新月池名之。

為了佔據好位置，以便更好觀察兩名高手之絕技，雖然決戰時間是午時，但很多人一早便已出城去了。

已時剛屆，「新月池」四周已站滿了各地英雄，由於主角未出現，觀衆們或四周瞻望，或抬頭望天，直至此刻，羣豪方想到一個問題：

這場決鬥可能性到底有多大？會否有惡作劇者故意散佈謠言，捉弄天下英雄？

即使消息是眞實可靠的，但風小月敢不敢應戰？會否應戰，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缺少一個人，這場好戲都演不成。

時光一點一滴流逝，柔弱日頭已漸漸移向中天，兩位主角仍未出現，倒是那已結成冰的「新月池」，在陽光下映出眩目的白光。

去年冬天一直很暖和，直至歲晚氣溫方驟然下降，幾乎連下十天大雪，直至今年開春之後，襄陽城仍然是一派銀裝素裹。羣豪雖都有一身武功，但站在冰上，仍覺陣陣寒意自脚踵直冒髮頂，有些人已忍不住輕聲咒罵起來了。

忽然有人叫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

人羣起了一陣騷動，只見一位濃眉大眼，臉色凝重，身材壯實的漢子快步走來，羣豪紛紛讓出路來。

有人已忍不住問道：「布少俠，風小月會應戰麼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布天星說畢，人已走至池中。

又有人高聲問：「布少俠，你跟風小月不是情逾手足麼？為何向他挑戰？」

布天星拱手道：「諸位前輩賢達，布某因為找不到風小月，故此僱人到處張貼挑戰書，未料到會驚動這麼多人，實在抱歉！希望不會令諸位失望，至於在下挑戰風小月，由於是私人恩怨，請恕在下不能公開，但風小月心裏一定清楚得很！」

「布少俠，你有幾分把握取勝？」

「不知道，事實上，我至今未接到他的應戰信，甚至沒有他半點消息！」

信陽老拳師蔡揚仁乾咳一聲：「布少俠，你倆最近是否鬧翻了？為何決戰地點選在此處？是否另有含意？」

「請恕在下暫難相告！」

「聽說你有一位未婚妻，她為何沒有來？」

布天星黑臉龐上的肌肉忽然繃緊，雙眼射出怒光，却不作回覆。

人羣中立即有人交頭接耳，低聲議論：「我看一定是為了她未婚妻的事！」

「不錯，九成是風小月橫刀奪愛！那小子風流成性，那理會甚麼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義！」

有人反對：「說不定是他未婚妻移情別戀，跟風小月未必有關係！我去年在杭州曾經見過風小月，眞是風流瀟灑，玉樹臨風，那個姑娘不愛俏？難說難說！」

又有人高聲問：「布少俠，若果風小月不敢應戰，你有何打算？」

布天星臉上露出茫然之色，喃喃地道：「在下也不知道……他，他可能沒臉來……」

耳尖的都聽到這句話了，於是羣豪更加認定兩人之間的仇恨是因女人而起的，忽然有人說：「我聽人說，風小月雖然風流却不下流，除非有證據，否則你們還是當面先把話說清楚才決鬥未遲！」

布天星只哼了一聲。那人又問：「你未婚妻知道你約戰風小月麼？你證實她跟風小月好上了？」

他面目死板，聲音聽來也十分古怪，無人猜得出其眞實身份。

雖然此神秘人躲在人叢中，但聲音頗大，布天星聽得清清楚楚，只聽他以一聲冷哼回答。神秘人又說：「我在廬山遇到風小月，他曾說他不會來應戰！」

此話一說出，人羣又一陣騷動，布天星厲聲問：「他是無臉來，還是不敢來？」

「他說無謂來！因為他認定你對他必有誤會，你在氣頭上，他絕對不會來，因為來了也不會解決問題，而再過一段時間，你便會明白一切！」

布天星狂怒：「我明白得很，有證有據，我絕對沒有誤會他！你到底是誰？為何替他說話？」

「在下少在武林走動，因為武林是塊是非地，故終日遊山玩水，受其所託帶幾句話來而已，何須報名號？」

忽然左首人羣中有人陰惻惻的說：「風小月好色寡義，他甚麼不敢幹？布少俠之為人天下盡知，他做事踏實，不是毛躁輕率之輩，沒有證據，他絕不會公開挑戰風小月！」

神秘聲音帶着幾分憤怒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誰你不知道，但你是誰某却知道！」

神秘人聲音充滿詫異，「胡說！你怎會知道我的身份！」

那人陰惻惻地一笑：「某本來也不想叫破你的身份，只是你咄咄迫人，為正視聽，某只好改變初衷了！」他忽然提高聲音：「你就是風小月！」

羣豪嘩然，神秘人狂笑：「荒天下之謬，莫過於此！」

「如果你不是風小月，某便當衆自裁！」他忽然現出身形來。他聲音宏亮沉實，身材却頗為矮小，但臉上木無表情，目光冰冷，「你若敢揭下人皮面具，還算是個男人，只怕你無此氣概，諸位若想看好戲的，請圍住他，莫讓他逃脫！」

神秘人又是一聲大笑。忽然伸手往臉上一抹，登時現出一張俊朗之極的臉龐來，接着脫下外衣，露出一身勝雪白衣，人羣中已有多人「啊啊」地叫起來：「果然是風小月！有戲看了！」

風小月一改昔日作風，神色肅穆慢慢分衆走出，布天星雙眼死死地盯着他，凌厲目光就像一對匕首般。「你終於來了，可惜畏首畏尾，令人失望！」

「布兄，請你聽小弟一言，我從來未會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來，不知你對小弟有何誤會？」

「誤會？莫非我還會冤枉你？」

布天星怒笑一聲：「你已得到甜頭，爲何還要迫死她？」

風小月惘然地問道：「你說小弟迫死誰？」

「你心裏明白，她若未死，今日一定會站在你我中間，但芳踪何在？」

風小月顫聲道：「你是說朱鳳？天啊！我爲何要迫死她？小弟待她如同大嫂，你不要胡說……甚麼得到甜頭？你證據何在？」

布天星目光在人叢中一掃，然後抱拳道：「請武當懷竹道長，少林一善大師、『中原一漢子』樂大俠、河西鞭王莫老前輩出來一下，晚輩拿幾件東西先讓諸位前輩過過眼，若是晚輩的確是誤會了風小月，寧願當衆向他叩三個響頭！」

過了片刻，四個人分別走出新月池，直至布天星身前，只見布天星伸手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布包來，交給一善大師，風小月心頭不由自主一陣緊張，但仍坦然地站着。

過了半晌，忽聞一善大師喧了一聲佛號，新月池四周數百個人，一時之間竟然鴉雀無聲，氣氛倏地緊張凝重起來。「阿彌陀佛，請莫施主過眼鑑定！」

過了一陣，只見四個低頭商量了一下，又聞一善大師道：「吾等四人一致認爲兩者字跡一模一樣，應是同出一人之手！」

布天星道：「請大師交給風小月過眼，讓他心服口服，否則外人還眞以爲晚輩誤會他，冤枉他！」

一善大師又喧了一聲佛號，轉身緩步走向風小月身前，道：「請風施主過眼！」

風小月早已急不及待地接那兩封信來看。其中一封是前年年底，布天星的未婚妻朱鳳寫給他的短信，無非是問候及祝賀，另一封的內容却令風小月起了一陣戰慄，連拿信的手也顫抖起來。

大哥如晤：小妹考慮了一天一夜才決定寫這封信給您。大哥，小妹眞的對不起您，兩天前小妹的清白已讓風小月那禽獸玷汚了，我實在無臉目來見您，本想隱名埋姓，留下有用之身軀爲蒼生做點事，不料那禽獸竟然暗中跟踪小妹，再次凌辱……小妹痛不欲生，那廝竟還不放過小妹，要小妹長期侍候他，又不肯娶小妹。小妹武功不如他，又被他灌下毒藥，四肢乏力，只能任他魚肉，最後小妹決定以死明志。大哥，請恕小妹不能侍候您了，唯有期望來生，小妹把您的訂情信物退回給您，望您能早日找到紅顏知己……最後希望你能替小妹報仇……朱鳳絕筆　丑月十三日。

風小月忽然大叫起來：「這是假的，這是假的！」

布天星喝道：「難道朱鳳會冤枉你？」

一善大師問道：「風施主，此兩信之筆跡是否一樣？」

風小月再度閱信，身體又顫抖起來，半晌才道：「不錯是一樣……但我根本沒有做過這種事呀！」

「施主丑月十三日在何處？」

「晚輩一直在廬山一個山洞裏閉關練功，由去年戌月十五日開始，爲期一百天，只有我一個人，我那有可能……布天星，這封信是誰交給你的！」

「是一位樵夫，他說朱鳳在廬山山下交給他的，付了他二十兩銀子，請他送到邯鄲給我！」

風小月臉無人色，咬牙道：「這是一個陰謀，有人故意要讓咱們互相殘殺……」

「中原一漢子」樂毅爲人最爲正直義氣，他忽然沉聲問道：「你在廬山閉關有誰知道？」

風小月搖搖頭。布天星冷笑一聲：「總算你還有幾分良知，既然無人知道，難道那位樵夫會冤枉你？哼，你以閉關爲名，其實是挾持鳳妹在山洞裏……呸，氣煞吾也！枉我布天星以前一直把你當作兄弟，眞是有眼無珠……噢，都是我的錯誤才害死了朱鳳！前年我介紹你們認識，你便不停地在我面前盛讚她美麗動人，溫柔過人！」

「布兄，你也知道小弟一向是口沒遮攔……她確是美麗脫俗，這也是小弟由衷之言，但並不能說明小弟做出那種禽獸不如的事來！」

「你自己也承認兩封信之筆跡一模一樣！且前年我送給朱鳳的訂情物，我布家祖傳的玉珮，也不是假的，你還有甚麼話好說？我也希望這是一個陰謀，但你能告訴我，這是誰設計的陰謀麼？」

風小月道：「布兄可否給小弟一年時間，讓我徹底調查，如果一年後還查不到，小弟再來領罰！」

布天星仰天狂笑：「一年時間？我連一個時辰也不能等！我跟她的婚期，本在今年六月份，我能等到那一天麼？」

「但小弟的確沒有做過那種事，甚至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你的事，叫我如何承認？」

布天星轉向那四位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的前輩，問道：「不知四位前輩是否認爲是晚輩冤枉他的？」

「河西鞭王」莫振西、「中原一漢子」樂毅、武當懷竹道長，同聲表示不可能是誤會，只有一善大師提議道：「武林中的事很難以常理推斷，也許施主可以寬限他一個時期，如果他眞的能查出眞相，否則，就算布施主肯原諒他，旁人也不會輕饒他！」

「大師此言差矣，錯過今日，你還能去何處找他？何況他的脾性晚輩最了解了，好色如命，像朱鳳那樣的天香國色姑娘，他肯放過她麼？除非大師能擔保他一定會來找我！」

一善不由默然。布天星「錚」地一聲，抽出長劍來。

風小月急道：「布兄且聽小弟一言，一年你等不了，不妨將期限縮爲半年！」

布天星雙眼似欲噴火，忽然以指彈劍，「寶劍啊寶劍，今日可要教你痛飲昔日兄弟，今日狗賊的鮮血了！」忽又厲聲道：「風小月，我數三聲，你不拔兵器，布某也不會留力！一、二、三！」

三字餘音未了，他人已如離弦之矢射出，冰面甚滑，他去勢更快，劍尖激得空氣嘶嘶作響，氣勢嚇人，一善等人立即閃開一旁！

布天星人與劍如同流星曳空，劍尖眨眼即至風小月跟前，只見他仍挺立着，目光一片惘然，羣豪雖然都不恥其爲人，但人叢中仍不乏人發出驚呼，有的甚至腦海裏已描繪出一幅血濺白冰，人倒於地的畫圖來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突見風小月似驀然驚醒般，雙脚微一用力，身子一旋，劍刄幾乎貼着他的鼻子刺空！

驚嘆未已，布天星手腕一翻，劍刄已作橫削。這一招動作極小，但速度極快，全憑腕力發出。但風小月似對他之武功了然於胸，猛見他身子滑開，左臂暴長，「叮」地一聲響，竟然藝高人膽大，曲指彈開長劍。

布天星輕嘯一聲，勢如猛虎下山，長劍似天上繁星，洒下點點光芒，罩住風小月之四周。這一招本就是布天星之絕招之一，「夏夜繁星」！

好個風小月，也不知他雙脚是如何移動的，只見白影一陣晃動，人已脫出劍網，只是身上白衣已穿了七八個小洞！羣豪心中都喝了一聲采。絕大多數的人，却看不清布天星的劍勢，也看不清風小月之步法！

「布兄，請聽小弟一言！」

布天星暴喝一聲：「你下黃泉向朱鳳解釋吧！」手腕一抖，劍尖泛起幾朶碗大的劍花，在風小月胸前吞吐不定。這招蓄勢不發，但威脅更大，風小月神色更見沉重。「如果小弟是那種人，又怎會讓你三招？」

「因爲你心中有愧，亦可能是故意表演給天下英雄看，意圖掩飾自己之罪行！」布天星話未說畢，第四招已使出：「天河流星」，萬般寒光倏地化成一道寒光，直飛風小月之胸前「死穴」！

猛見一道烏光繞體飛起，接着便是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刄碰撞聲響，密如炒豆！

原來這刹那間，風小月突然改變主意，心想與其不明不白地死在布天星劍下，徒添身後惡名之外，於事無補，還不如伺機溜掉，再調查眞相，不使眞兇逍遙法外，是以成名獨門兵刄「如意棒」及時掣出。

那「如意棒」是玄鐵所製，柔中帶剛，握手之處有兩指粗細，棒身底部粗如拇指，尾部却只有尾指般大小，尖端處如一箭鏃，有一個三角形之倒鈎，平日風小月將之束在腰上，遇强敵時，即成殺人兵器。

「好啊，你終於掣出兵器來了！」

「這是布兄苦苦相迫的！」風小月的如意棒招式十分詭異複雜，抽、打、鞭、刺、戳、彈，集數種兵器之特點。而且充份利用它柔中帶剛之特點，使來招式便更覺神鬼莫測了！

他時而使出短棍、短鞭的招式，時而施展長劍、判官筆等等之路數，只看得羣豪眼花撩亂。而布天星亦不是省油燈，招式同樣奇特，另闢蹊徑，兩人以快鬥快，黑衣白影時分時合，一時難分勝負，只招來不斷之喝采聲。

一善大師低聲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此兩人均是未來武林之頂尖高手，天生異禀，將爲武林放異彩，眞是可惜啊可惜！」

莫振西接口道：「大師所言極是，也不知道兩個後生小子是如何練武的，老朽若像他倆這般年紀，只怕接不了任何一人之五十招便要落敗了！」

風小月起初還採取守勢，但長劍之威力實在太凶猛，他只好以攻制攻。如此一來，便形成眞正之決戰了！尤其是布天星悲憤塡膺，更是亡命搏鬥，只求將仇人劈殺於劍下，不顧自身之安危，是故氣勢壓住風小月，漸漸佔了上風。

風小月對布天星實在下不了狠心，眼看形勢越來越危殆，猛地長嘯一聲，如意棒極力直攻七招，把

布天星一口氣迫退兩步，但見他一個轉身，猛地向城內方向馳去。

布天星微微一呆，隨即喝道：「往那裏跑！今日若讓你逃出生天，老子便不姓布！」話未說畢，他已施展「八步趕蟬」之輕功，急追下去。

猛見風小月一個風車大轉身，如意棒猛力向布天星頭臉抽下去，其勢如同迅雷。

布天星虎吼一聲，急忙抬劍招架，同時左腿踹出，直奔風小月的小腹，他連消帶打，毫不退讓。不料，如意棒擊在劍背上，風小月竟藉那反彈之力，抽身後退丈餘，一落地之後，再一個轉身向外掠去！

布天星由於單足立地，是以起步稍慢，落後兩丈餘。只聽他喝道：「往那裏逃！」

風小月向人叢中射去，有人閃避，亦有人準備攔截。風小月沒有第二條路，直衝過去。「停！」刹那間，幾件兵器，直向他胸膛刺去！

突見風小月兩腳一頓，拔空而起，一根長棍，分心向他胸腹戳至。好個風小月，左掌覷得眞切，一掌擊在棍頭上，人又升高丈餘，再一個沒頭觔斗翻出去，人已在人牆之外！

布天星一至，人羣自動讓出一條路來。風小月照其速度計算，料自己一落地，布天星的長劍便至，心頭吃驚，目光一掠，登時有了計較，只見他左脚尖在右脚面上用力一點，猛一吸氣，硬生生又斜飛七尺。

右手輕舒，抓住一根樹枝，再借力挺腰斜飛八尺，然後落地。布天星虞不及此，倉促之間，改不了方向，是故慢了一步，待他趕過去，風小月已起步飛出，布天星仍然落後一丈。

「布兄，並不是小弟貪生怕死，實是這是宗冤案！小弟今日離去，只是爲了調查眞相，半年之後再來此相會，若查不到結果，小弟當即在你面前自刎！」

「你也知道我活到二十七歲，平生只有一個女子，她也愛我，你把她毀了，我若不殺你，這輩子根本活不下去！」

兩人邊說邊奔，眨眼間已越出十多丈，突見人羣中飛起一縷青煙，迅速向他倆追去。緊接着，一善等四人也尾隨追下去。也不知誰叫了一聲：「咱們不遠千里而來，不能空手入寶山，也跟着去看熱鬧吧！」

風小月見前面是一片開闊地，心想如此怎能擺脫布天星？目光一掠，但見左首有片叢林，於是轉身向左馳去。布天星恨怒塡膺，豈肯放過他，拚盡全力追踪。

郊外寒風呼呼，兩人雖然迎風而馳，去勢絲毫不慢，追風逐雪，幾個起落，風小月已射進叢林。

布天星怒道：「風小月，任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布天星也要將你碎屍萬段！」眨眼間，兩人身形均已隱沒在樹叢中。第三個進去的便是第一個起步追趕的漢子，他一襲青衣，身材瘦削，上身短下身長，輕功十分了得，起步時，落後十餘丈，此刻已縮短了三丈，但見青影一閃，他已射進了樹叢，其他人最接近的也在七八丈之後！

一善大師問道：「這位施主輕功好生了得，不知是誰？」

「中原一漢子」樂毅道：「好像是『一縷烟』雲飄！此人不但輕功了得，妙手空空絕技更加厲害，說不定今日已大有收穫！」

莫振西接口道：「老朽常聽人言及，他是盜亦有道，只取不義之財，救濟貧苦，却不打尋常人之主意，算得上是正派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突聞樹叢裏傳來一道短促的悶哼聲，懷竹道長急道：「情況有變，快！」武當派「天梯縱」輕功十分厲害，他人突然斜斜升起半空，居高臨下，可惜視線全爲樹叢所阻，看不到甚麼！

與此同時，一善大師及樂毅已同時射進樹林，就在此刻，猛聽風小月叫了一聲：「布兄，布兄……」

一善大師循聲覓去，但見風小月抱着布天星站在一棵大樹之前，全身顫抖不已，臉上之表情複雜之至，驚、愕、怒、急全映在臉上。

樂毅目光一及，喝道：「風小月，你竟然殺死了布天星！」他刷地一聲把刀抽了出來。

風小月喃喃地道：「不是我殺的，不是我殺死他的……」

一善大師上前細看，只見布天星喉頭上刺着兩根鋼針，全根陷進肉內，只留兩點針頭，再探一探鼻息，早已死了！

與此同時，莫振西及懷竹道長也已趕至，懷竹道：「先把鋼針拔出來看看！」他雙手向前一伸，風小月默默地將布天星的屍體交給他。

樂毅沉聲道：「姓風的，識相的你便不要走！」

風小月雙眼望着天，聲音空洞，不帶半絲情感地道：「晚輩不會走……兇手是誰？他爲何要陷害我……」

莫振西冷笑道：「這廝裝得眞像！」

一善大師運功於指，先後將兩枝鋼針拔了出來。少林的「金剛指」天下馳名，一善做這件事實在輕而易舉。「諸位看看，這是誰的暗器！」

樂毅伸手過去，看了幾眼，立即怒喝一聲：「風小月，如今你還

有甚麼話好說！」

「人不是我殺的，眞的不是我殺的！我沒有汚辱朱鳳，也沒有殺布天星！」風小月在這刹那間，似乎蒼老了十多年。

樂毅怒極反笑：「這是你的獨門暗器：『三才如意神針』，不是你殺的，也是你的同伙，否則誰還會有這種針？」他將其中一枝遞到他眼前，厲聲問：「你自己看清楚，我有沒有誤會，有沒有冤枉你？這是不是你的獨門暗器『三才如意神針』？」

風小月看了幾眼，便看出這確是自己的獨門暗器，但偏偏自己的確沒有發射過，怎會落在布天星喉頭上，刹那間，他身體又起了一陣戰慄。

莫振西探頭過去，只見那根鋼針跟梅花針差不多，却多了兩道凹槽，他見風小月有個錦囊，忙道：「風少俠可否將你的錦囊，借與咱們看看？」風小月默然解下錦囊，遞予莫振西。

錦囊內有兩張極薄之牛皮，其一插着六根神針，另一只插了四根，他抽出一根細看。所謂「三才如意神針」實是由一根粗鋼針爲主體，尖端又有三根的鋼針，發射時以巧力控制，那六根細針會脫離主體，分襲三個方向，也可一起射一點，令人防不勝防。風小月在這項絕技上浸淫了五、六年方能運用自如。

莫振西問道：「事實十分清楚，少了兩根，就是你用來射布天星的！」

「要射他只須一根，自出道以來，晚輩從未失過手！」

一善大師道：「有道理，咱們可以在附近找一找，因爲一共三根細針，只見兩根，還有一根主體，應在附近。」當下衆人在附近找尋，包括風小月也低頭尋覓，然而却毫無所獲。

風小月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他們根本無法打出及發射『三才如意神針』，故只依三根細針的模樣，打造了幾根，並以此嫁禍我！」

懷竹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不知風施主有沒有證據，如果有人要嫁禍於人，最低限度你也該知道有那些人與你有深仇大恨！」

「晚輩一時想不起來！」風小月嘆了一口氣：「此人極端惡毒，晚輩若不將之繩之於法，死不瞑目！」

樂毅冷笑道：「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！你就是兇手，今日可饒不了你！」此時，其他人亦已紛紛進入樹林，洞悉了情況，都痛罵風小月沒有人性。

風小月長嘆一聲：「諸位若不能諒解，在下也無話好說，但我最後仍要請求，給在下一個機會，給我半年時間，讓我查明眞相，半年之後，不管結果如何，在下再來新月池，任憑諸位處置，大師慈悲，盼能主持公道，給晚輩一個機會！」

一善大師不由沉吟起來，半晌才道：「萬一施主爽約，老衲難以向武林交代！」

莫振西反問：「你準備如何調查？」

「晚輩此時心亂如麻，一時還理不出頭緒來！」

「連你也如此，教咱們如何相信你？」

風小月沉聲道：「如今找不到神針主體及另一根小針，這就證明不是我射殺布天星的！當時我跑在前面，根本不知道背後發生的事。直至布兄發出悶哼，我心生詫異，才回頭望了一眼，便見他緩緩倒地，老實說，在下還猶疑了一下才轉身向他奔去！」

一善大師問道：「依風施主這樣說，你袋中另外兩枝神針，去了何處？」

「三年前與布天星夜闖伏牛山金剛寨時用掉的！平常因爲打造不易，晚輩都會將神針收回來再用，但那天是在深夜，又無星光，對方人又多，是以沒法撿回！」

懷竹道長問道：「此事還有誰可以作證？」

風小月又長嘆一聲：「除了已經死了的布天星之外，恐怕再無人可以作證了！」

「金剛寨的人也不能作證？」

「恐怕不能夠了！因爲事隔三年，被針射中者，恐已屍骨不存，未被射中的也不一定知道，更不識貨！何況死了幾個嘍囉，對金剛寨的七位寨主來說，根本微不足道，也不會去檢查屍體！而且，我們還殺了他們的老四及老七兩位寨主！」

一善、懷竹、莫振西及樂毅交換了一下眼色，再轉頭望向羣豪，徵求意見，但羣豪贊成立即將風小月處死的佔大多數。風小月臉色慘白，但神情却又十分激動。忽然一善問道：「剛才先咱們入林的那個人呢？怎地至今還不見？」

風小月訝然問道：「還有人進來？也許他便是兇手！」

樂毅道：「他是『一縷烟』雲飄，他會殺死布天星？」

雲飄劫富濟貧，道上聲譽甚佳，風小月不由閉嘴。恰在此時，羣豪突覺微風輕送，一道青影已落在樹上，抬頭望去，可不正是雲飄？

只聽他道：「雲某進林時，突見有一道綠影，向外急掠，是故我

急追過去，不料那斷輕功好生了得，竟然被他逃脫！」

羣豪聳然，須知雲飄之輕功造詣，必在天下前五名之內，連他也追不上，其人之厲害可想而知。懷竹道：「天下間有此輕功者，寥若晨星，雲施主可否能在其身形上辨認出他的身份？」

雲飄道：「那斷在外面放了一匹寶馬，他上了馬之後，急鞭馬臀，一口氣馳出兩三里，雲某逐漸落後，但仍苦追不已，可是他在半路竟然還預備了另一匹馬。另一匹馬氣力漸衰時，他又跳上第二匹馬，再把速度拉開，最後雲某知道追不上，便轉回來了！」

一善接問：「那人年紀有多大？是男是女？」

「從後背只能看出他是個男的，看不到年紀，不過絕非老年人！身材瘦長，一襲綠袍，連頭也包住。」

一善再問：「依你這樣說，兇手不是風小月施主？」

雲飄道：「應該不是，若是他的話，他大可以趁布天星倒地時逃逸，又怎會回身拉起他？是故我絕對不懷疑！武林中無奇不有，甚麼事都能發生，莫非諸位全都認為是他殺了布天星？」

有人高聲道：「就算布天星不是他殺的，但朱鳳也是被他害死的，他同樣需要償命！」

雲飄道：「這又難說，對方這樣做，分明是嫁禍，因此同樣可以懷疑其眞實性，正如風小月的看法：這是一宗陰謀！」一善大師把懷竹等人召至身前，低聲商量起來，風小月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四個人手掌中。

所謂衆怒難犯，是以風小月也不敢輕易下決心溜掉。過了半晌，一善方道：「諸位施主，老衲跟道兄他們三個商量過後，決定答應風小月之要求，半年之後，不管他能否查到『眞兇』，他都得來此！錯過八月初一，只要誰見到他，都可以將之擊殺！」

風小月高聲道：「晚輩完全同意，屆時晚輩縱使死了亦無憾！」

雲飄道：「且慢！半年工夫太倉促了，對方做事這般愼密，在下怕風少俠屆時仍死不瞑目，是故我建議多給他三個月工夫調查，如果他要推卸責任的，花兩個月的工夫，便可以找個地方隱居；如果他是殺人兇手，一離開此處，便如龍入大海，因爲他背後必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在庇護他。未知諸位意下如何？」

有人問道：「姓雲的，你爲何如此包庇他？」

「雲某以事論事而已，我從來不包庇任何人。何況，我跟布天星和風小月有幾次短聚的緣份，發現風小月雖然風流，絕不下流。他暗中爲武林做了很多好事，但隻字不提，實是位正派的人，他不沽名釣譽，只憑自己良心行事，故雲某絕不懷疑他是兇手！」

那人又問：「在下自小闖南蕩北，從未聽人說他暗中爲武林做過甚麼好事，憑你一面之詞，教咱們如何相信？」

「適才風小月已提過，夜闖金剛寨，另外雲某還知道幾件事：早幾年，著名殺手『永不落空』蕭聚寶，搞得武林人人自危，後來突然銷聲匿跡，便是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將之暗殺掉；另一件是採花大盜『毒蜂』，欠下纍纍孽債，後來也是被他殺死的！」

另有人問：「閣下何以得知？你們是朋友？」

「殺『毒蜂』時，恰爲我撞見，殺蕭聚寶時，雲某亦暗中加以援手！」

風小月叫了起來：「原來那斷負傷逃跑時，突然站住，因此在下的『三才如意神針』得以奏效殺敵，便是因爲你暗中相助？」

「不錯，當時雲某突然在岩石後出現，意欲攔住他，與你合力殺敵，不想你的神針已經得手，是故悄悄引退！」雲飄頓了一頓反問：「諸位爲何對布天星有好感？是因爲他替武林做了好事？還是因爲他生活嚴謹？」

羣豪不由默然，衆人細想一下，布天星的確並未替武林做過多少的好事，只是彼此均因他之作風招人喜愛，而且符合道德規範，可使自己振振有詞，順便提高自己之聲望。正是心懷鬼胎，是以竟無人作聲。

雲飄又道：「布天星也有替武林做好事，但論意義，跟風小月差遠了，在下作個比喻：有些人只專門教訓小混混，便博得很大的名聲；有人是專去殺那些汪洋大盜，對一般小混混不屑一顧，便造成了誤會，認爲前者是大英雄，後者藉藉無名，反讓人看不起！」

人叢中又有人反對：「殺死汪洋大盜，聲名更盛，外人怎會不知道，又怎會藉藉無名？」

雲飄道：「這便是雲飄佩服他的地方了，明明他幹了這許好事，卻從未對人言，是以武林中無人知道，證明他不是沽名釣譽之徒，這種人才值得雲某佩服！」

懷竹道長道：「雲施主是有點夫子自道，貧道知道你也替蒼生做了許多好事，但從不宣揚，不知者但以爲你是個神偷！」

雲飄忙道：「雲某並不是夫子自道，只是覺得今日若將風小月處死，實在不公平。實際上，布天星氣量狹窄，斤斤計較，與風小月氣質大不一樣，是故他們後來便分道揚鑣了！」

樂毅問：「風小月，爲何你經常流連青樓，又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？」

風小月喃喃地道：「家父是被人冤枉致死的，是故在下自小便覺得世人都戴着假面具在生活。若要除害，必須對該人深入了解，胡亂殺人，所犯的罪孽更重。在下跟那些聲名不好的人混在一起，是爲了解他們。至於在下流連青樓，也有原因……」

話未說畢，一善大師突然截口道：「風施主不必再說！諸位施主，老衲建議：今年臘月初一午時，讓風施主再來此處作個交代，不知有人反對否？」

一善大師在少林寺之地位僅次於掌門一德禪師，在武林中享有極高之聲望，他如此決定，羣豪也不好意思反對。懷竹道：「既然無人反對，諸位請回去吧！」羣豪三三兩兩議論了一下，便紛紛離開了，剎那間，樹林裏只剩下六人一屍。

一善問道：「風施主可否知道布施主的家在何處？家裏還有甚麼人？」

「晚輩只知他有一位哥哥住在邯鄲，他說要回家見他哥哥，晚輩問他兄長姓名，準備送一份禮物給他，不料布兄只代其兄收下禮物，不讓晚輩去見他……」

樂毅問道：「原因何在？」

「他說其兄討厭武人，而且脾氣不好，故不願晚輩見他。我一向不爭這種閑氣，他既然不讓我去見他，便樂得到城內憑弔古蹟，飽覽景色。」

一善道：「如果老衲請你護送布施主之屍體去邯鄲，你方便否？」

「不方便！」風小月一口拒絕。「大師最好另派高明，且對方可能還要對晚輩不利，萬一在路上失去布兄的屍體，那就更加不妙了！」

一善大師點頭道：「有理有理，奈何老衲要隨懷竹道長去武當走一趟……有些關於兩派的事要商量，未能抽身前往了……」

樂毅道：「如此便由在下與莫兄護送吧！」莫振西欣然同意。樂毅又問：「雲少俠呢？」

「雲某陪風少俠走一段路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叢林之中，只剩下風小月和雲飄。雲飄見他呆若木鷄地站着，便輕輕拍了他的肩膊：「小伙子，你撿回一條命，應該高興才對，爲何仍然悶悶不樂？」

風小月喃喃地道：「在下覺得好像做了一場夢，你告訴我這是眞實的麼？」

「當然是眞實的，你最低限度還有十個月命，如果運氣好一點的，再加上你的努力，更可長命百歲！」

「不，我不是指這件事，是……朱鳳和布天星……」

雲飄拉住他：「走吧！不要胡思亂想，如今最重要的是冷靜，是替布天星報仇，爲你自己雪冤！你準備如何調查？雲某反正無事做，大可替你跑跑腿。」

「不敢當不敢當……其實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下手……我此刻心亂如麻，腦袋空白！」

雲飄道：「雲某倒有一個建議，也許他們還會對布天星的屍體下手，亦可能會對他哥哥下手，是故咱們不如悄悄跟着莫振西及樂毅，說不定有收獲！」

「好，反正沒有頭緒，暫時只好去碰碰運氣！」風小月吸了一口氣，頭腦稍爲清醒。「雲大俠，這次小弟能夠逃出鬼門關實在要多謝你！」

雲飄哈哈笑道：「能否眞正逃出鬼門關，還得看你之努力，如果你仍像如今這個樣子，恐怕只能多活十個月！」

風小月緊緊地握住他的手：「不管能活多長，單憑今日你替小弟說項這份情，便教小弟沒齒難忘！說眞的，你我只有幾面之緣，爲何你肯替小弟出這麼大的力？不怕別人懷疑你是我之同黨？」

雲飄大笑：「雲某做事但憑一己之良心，豈理別人之感想和看法？若爲別人之膚淺看法而生活，不是太辛苦了？而且也委屈了自己！」

這句話大對風小月之胃口，他精神一振，拉着雲飄的手道：「走，咱們先走吧！」兩人出了叢林，雲飄留他在附近，他則進城取行李及坐騎。

風小月獨自一人爬上一棵大樹，居高臨下，只見看熱鬧的羣豪已紛紛進城，周圍不見一人，他心念電轉，實在想不出到底有誰要陷害自己。

忽然他腦海裏泛上一個新問題：兇手到底是要陷害自己，還是要害布天星？抑或一箭雙鵰？他與布天星仗劍行俠兩年，誅過不少邪魔，但最有勢力的只是伏牛山的金剛寨，但七位寨主都是草莽英雄，不可能有這等智慧及佈局。除此之外，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敵人。

這個問題最令他心悸，因爲沒有目標，連假設的目標也欠缺，茫茫人海，去何處找線索？一想到線索，他立即浮上適才那個指出他身份的矮小的漢子來！

（未完・一）

新派江湖復仇故事/臥龍生・文
可飛・圖

玉釵盟

上文提要：「鐵扇銀劍」于成迎戰關外雙兇，丁鳳姐妹恐他不敵援手，冷公霄出手攔截，丁玲險被他所傷，幸虧丁炎山出現。二梟雄爾虞我詐，形勢急轉直下，矛頭反倒對準徐元平，金老二恐徐元平被冷公霄與丁炎山聯手所傷，出聲阻止，徐元平口稱「二叔父不必擔心」，引起他們的懷疑，查究徐元平的師門來歷……神丐宗濤出現，欲叫徐元平去看「熱鬧」……



夜探莊院看熱鬧　撞見兩女一肚氣

丁玲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打得過，現下勢均力敵，徐相公勝也勝得有限，但如再過上一年半載，三叔父就望塵莫及了。」

丁鳳道：「一年半載武功進境有限，何況三叔父正當盛年，武功也不致因衰老而減退……」

丁玲截住了妹妹未完之言，說道：「徐相公非常之人，豈能以常情測度……」她微微一頓之後，又道：「徐相公多自保重，雲夢二嬌雖然是出身綠林，以施用迷魂藥粉傳名江湖，人人對我們懷着三分戒心，但對你徐相公却是一片眞情眞意……」

徐元平歎息一聲，接道：「兩位姑娘相待盛情，在下自會永銘心中，他日必有所報。」

丁玲道：「既未施恩，豈敢望報，祇要你心中不厭恨我們，我們已心滿意足了。」說罷嫣然一笑，拉着丁鳳轉身而去。

山風吹飄着兩人衣袂，背影中流露出無限的凄涼。

徐元平望着二女逐漸遠去的凄涼背影，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感傷，惘惘情懷，難以自遣，恨不得叫回二女，轉念又想到父母沉寃未雪，亡師大仇未報，此後大事正多，行止茫茫，生死難料，豈可爲二女而分心。當下深深吸一口氣，仰臉望天緩緩吐出，大步直向峯頂走去。

金老二和「鐵扇銀劍」于成早已回到峯頂等候，一見徐元平獨自回來，于成首先站起身子微微一笑問道：「怎麼，兩個鬼女都被你打走了麼？」

徐元平皺了皺眉頭，道：「你怎麼能隨便出口傷人？」

于成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鬼谷二嬌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毒美人，貌嬌如花，心狠手辣，傷在她姐妹兩人手下的綠林人物，已不知凡幾。」

金老二輕輕歎息一聲，接道：「鬼王谷這兩個女娃兒，雖然辣手難防，善於矯情做作，但對待平兒，却是不似懷有機心。」

「鐵扇銀劍」于成哈哈大笑道：「鬼谷二嬌二人也有眞情眞意，豈不是天大的笑話，金兄見多識廣，所說之事，兄弟無不佩服，但對此事却是不敢苟同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兄弟自信這雙眼睛不花，于兄如若不信，不妨現下一試。」

于成道：「這等事也可試麼？不知如何一個試法？」

徐元平急急接道：「不管雲夢二嬌爲人如何，但她們待我不壞，豈可任意開人玩笑。」

忽聽身後風聲颯然，直向幾人停身處撲到。

幾人武功都極高强，聽得風聲，立時向旁側縱去。

定神看去，祇見一隻奇大的卷毛黑狗口中啣着一張白箋，停在離三人四五尺左右之處。

此狗雄猛昂健，甚是少見，有如一隻小虎般大小。

金老二微微一笑道：「『神丐』宗濤派遣他的狗送信來了。」

但見那巨犬突然一張大口，白箋隨風飄落地上。

徐元平撿起白箋一瞧，祇見上面草草五字，寫道：「快來看熱鬧。」下面署名「老叫化」。

于成轉過頭去瞧了一眼，笑道：「『神丐』宗濤生性冷傲，天下同道能被他瞧上眼的寥寥無幾，想不到竟然和公子交了朋友。」

徐元平聽得一怔，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于成道：「徐兄不是答應在下常隨侍左右麼，主僕之分，豈能混淆……」

徐元平道：「我幾時答應你了？」

于成臉色突然一變，異常嚴肅的說道：「于成連受公子幾番救命之恩，自知無能報答，祇願有生之年得以常隨左右，略爲公子一盡綿薄，公子既是不願收容，在下也無顏再在江湖之上行走，公子、金兄多請保重，在下就此告別！」翻腕拔出背上鐵扇銀劍，投棄於地，轉身大步而去。

徐元平探臂撿起地上銀劍鐵扇，高聲說道：「于兄，怎麼連兵刃也不帶走？」

于成回過身來，仰天哈哈大笑，其聲悲壯，直衝霄漢，直待笑聲停下，才冷冷說道：「在下從此棄劍，告別江湖，尋一處深山大澤，以度餘年歲月，要此兵刃何用！」

金老二突然插嘴說道：「平兒不可太過拘謹，于兄乃性情中人，說一不二，既有追隨之心，必是出自衷誠，你如太過拘泥於世俗之見，那就太辜負于兄一片摯誠了。」

徐元平眞情激盪，雙手捧着鐵扇銀劍，緩步走了過去，沉聲說道：「徐元平初出茅廬，而且身負血海沉寃，而仇人又是名蓋當世武林的『神州一君』，報仇之事，渺渺茫茫，但此仇又是非報不可，于兄相隨兄弟，有害無益……」

于成朗聲大笑道：「在下生平之中，從未對人生過敬佩之心，既生敬佩，雖爲他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，如非公子相救，于成縱有十條命，也早已葬送在那古墓之中。」

金老二正容道：「平兒，于兄一片誠意，你如再要推辭，那就未免有些矯情了，快些答應下來了吧！」

徐元平遞上手中銀劍鐵扇，說：「于兄這般關愛，兄弟却之不恭，但我們要平輩論交，兄弟相稱，在下才敢答應。」

于成略一沉思，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金老二道：「我們武林中人，素不講究稱呼，于兄也不可太過固執。」

于成接過鐵扇銀劍，正容說道：「這麼吧，在下仍以公子相稱，以重主僕之分，至於公子如何稱呼在下，自行請便。」

金老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最好不過，咱們各交各的，在下還是和于兄兄弟相稱……」

忽聽汪汪幾聲狗叫，巨犬突然轉過身去，向前跑了數丈，重又停了下來。

金老二微微一皺眉頭，望着徐元平道：「眼下武林之中敢和『神州一君』爲敵之人，祇有一個『神丐』宗濤，此人冷傲無比，盛名震江湖，肯這般和你相交，實是異數，這畜牲已等得不耐，想必有緊要的事，咱們也該去了。」

三人一齊轉過身去，隨在那巨犬之後，向前奔去。

* * *

翻越過三座山嶺，到了一處十分隱蔽的幽谷，但見火光熊熊，宗濤正自面壁而坐，手中拿着鷄腿大嚼，那隻巨犬不停繞着他走來走去，搖頭擺尾，大口岔張，饞涎直滴。

三人一直走到宗濤身後，宗濤仍似渾然不覺一般，頭也沒有轉動一下。

徐元平繞到宗濤身前，躬身說道：「老前輩傳箋相召，不知有何示教？」

宗濤大大的啃了一口鷄肉，一面大嚼，一面說道：「老叫化不是寫的清清楚楚要你來看熱鬧麼？」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知要看甚麼熱鬧，還望老前輩見示一二？」

宗濤嚥下口中鷄肉，說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包你好看就是。」抬頭看看天色，接道：「天已不早，咱們該走了。」站起身子直向正北走去。

徐元平還想追問，却被金老二輕輕拉了一下衣角，祇好默默不言。

「神丐」宗濤在前翻過一座山嶺之後，脚步逐漸加快，他走的盡都是荒山僻徑，很少人跡，幾人都不由自主的施展開輕身功夫。但見前面帶路的宗濤，愈走愈快，到了最後，簡直疾如劃空流矢一般，徐元平近來功力大進，還不覺出甚麼，金老二重傷未復，于成功力難及，

祇跑得兩人汗流浹背。

徐元平回頭瞧了兩人一眼，說道：「老前輩請走慢一點好麼？」

宗濤停身，望望天色說道：「現在天色還早，我們休息一會再走。」說罷，盤膝坐在地上閉目休息。

金老二和于成趕上來，手不停的擦着臉上的汗，緩緩走了一陣，才在原地坐下。

徐元平緩緩在宗濤對面坐下道：「老前輩究竟要帶我們看甚麼熱鬧？」

宗濤睜開雙目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這熱鬧祇有咱們兩個能瞧，這兩位最好別去。」

金老二忽然睜開眼來，轉頭打量了一下四週的景物，歎道：「宗老前輩可是要看『神州一君』易天行？」

徐元平聽得「神州一君」四字，立覺一股熱血衝了上來，激動之情難以抑制，衝口叫道：「甚麼？」

宗濤目睹徐元平激動之情，心中大感奇怪，一怔道：「你這小娃兒怎麼啦！你認識『神州一君』麼？」

徐元平咬牙切齒的說：「晚輩和他仇深似海。」

宗濤神色忽然凝重起來，緩緩的說道：「老叫化生平不願問人秘密之事，不過，像你這等激動，却使人有些躭心，不是老叫化長他人志氣，憑你眼下的武功，要想對付『神州一君』，祇怕還難有勝人之望，何況此人機智卓絕，空前少見，一手掩盡天下英雄耳目……」說至此處，歎息了一聲，無限黯然的接道：「可笑的是天下英雄盡都爲他所騙，以爲他是位大忠大義、正氣凜然之人，贈號『神州一君』，天下各大門派，黑白兩道，無不對他尊仰萬分，不管何等紛爭，祇要易天行說一句話，無不迎刃而解，老叫化雖然早知他爲人陰辣無比，但却無法找出一點痕跡、證物，公諸世人。」

金老二微微唏噓一歎，在一旁說道：「宗老前輩也不必爲此事煩惱，『神州一君』易天行數十年來，沽名釣譽，假仁僞善，也眞可以說掩盡天下人的耳目，短時之間，要想徹底叫武林道中朋友改變對他的看法，那實在大非易事，不過……」話至此處，嘿嘿冷笑兩聲，望了徐元平一眼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任他易天行如何掩飾，祇要我金老二有三寸氣在，拚了這條老命，也要把他的罪行公諸於世，到時，天網恢恢，看他怎能逃出公道。」

「神丐」宗濤用手背一擦口角的酒跡，叫道：「好，想不到你金老二竟也是有心人，看來我老叫化子是吾道不孤了。」說着朗朗一聲大笑。

金老二微微嘆道：「金老二雖然有心爲武林除此惡賊，但恨力不從心，多年來忍氣吞聲，甘心把一件血仇深藏心底，也就是在留心易天行的文過飾非的行爲，一面也是等待着適當時機，把他的醜行惡跡公諸天下，使他受到應得的制裁，那時縱然是粉身碎骨，也就甘心瞑目了。」

「鐵扇銀劍」于成因當前幾人，都是自己敬畏之人，雖然性烈口直，也有所顧忌，不敢插嘴，這時聽金老二的慷慨激昂，也不禁豪氣大發，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當初金兄告訴在下易天行的僞善行爲，在下還覺得金兄是詆譭他人清譽，不獨不信，心裏還眞想爲他力辯，可是我一知其中內情，也就氣憤填胸，如今聽宗老前輩一說，晚輩雖然自恨武功不濟，到時如用得着我于某人之處，雖死不辭，也得替咱們道上的朋友留點光采。」他這時十分激動，說來豪氣干雲。

「神丐」宗濤一仰脖子，又喝了一口酒，一豎大拇指道：「好，于兄俠膽可佩，這個血性朋友我老叫化子是交定了……」

正說話間，那卷毛大狗在「神丐」宗濤身邊低吠了一聲，「神丐」抬頭一看，一骨碌站起身子，道：「時光不早了，咱們倒在這裏閒磕牙，躭誤了好戲，那可就寃了。」說着抄起紅漆葫蘆，說了一聲：「咱們走。」人已領先向前奔去。

幾人走了一陣，翻越過幾處樹叢，夜色中見屋脊重疊隱着一座極大莊院，徐元平心中一動，轉眼四下探看，原來曾和雲夢二嬌到過此處。

他正想開口，「神丐」宗濤突然一矮身，搖手阻止徐元平，轉臉對金老二和于成輕輕說道：「今晚雖有熱鬧可瞧，但正戲上場還不是時候，你與于成暫且找處地方隱起，我與這娃兒先去瞧瞧再說。不論莊院之中發生了甚麼事，兩位都不可擅入莊院去，四更之後，仍不見我們回來，兩位先到正北方十里左右，一座小土地廟中等候。」

說完話，也不待兩人回答，忽然一挺身，飛起了三丈多高，夜色中直向那座巍峨莊院之中射去，一起一落，人已到五丈開外，而且起落無聲，衣不飄風，聽不到聲息。

于成輕輕一歎道：「久聞『神丐』宗濤之名，今日一見果是不虛，單是這份輕功，就足以震駭武林……」

話還未完，突見站在丈餘外的徐元平緊隨着凌空而起，半空中連打幾個觔斗，也落出四五丈遠。

但見兩條人影閃了幾閃，隱入夜色之中不見。

金老二拉于成隱入草叢中間，低聲說道：「易天行做事謹慎無比，這莊院四週說不定早已經埋下暗樁……」一言未畢，突聞弩弦驚風，兩人停身左側八九尺處，一株高大白楊樹上，飛出一支弩箭，直向那莊院之中射去。

于成抬頭看了那白楊樹一眼，祇見樹高在四丈以上，枝頹葉落，乍看去絕不疑會有人在樹上守望，不禁低聲罵道：「『神州一君』果是狡詐得很，竟然在這枝頹葉枯的白楊樹上，埋下暗樁。」

金老二低聲接道：「咱們想個法子先把發現咱們的這處暗樁起了再說。」

于成道：「此樹四丈多高，如若想跑上去，不讓敵人發覺，甚是不易，祇有用暗器把他打下來了。」

兩人正自計議，突見一團黃影由四丈多高的白楊樹上直摔下來。距實地尚有兩丈多高之時，橫裏疾飛過來一條人影，雙臂一伸，把摔下來的黑影接在手中，輕放在一叢深草之中，拔身躍起直向那莊院撲去。

但見來人一襲長衫，背上斜背兵刃，一晃而失，身法之快，不輸「神丐」宗濤。

于成皺了皺眉頭，附在金老二耳邊問道：「金兄見多識廣，可知這來人是誰？」

金老二搖搖頭道：「此人太過迅速，夜色朦朧中我也無法看清楚他的面貌……」他略一沉吟之後，又道：「當今武林之中，能有此等身法之人，有限得很，大概總不出……」話還未完，忽聞衣袂飄風之聲傳來，趕忙停下口來。

偷眼望去，祇見兩個手執單刀的勁裝大漢，疾奔那高大白楊樹下，抬頭問道：「爲甚麼發出響箭，可是發現了甚麼動靜麼？」

那樹上埋伏之人，已被人用見血封喉的絕毒暗器打死，是以，兩人一連問了數聲，仍不聞相應之聲。

祇聽那走在後面的大漢說道：「祇怕出了毛病，我爬到樹上瞧瞧去。」

那當先之人突然一拉那說話之人衣袖，轉身伏下身子，緩緩的向那莊院之中走去。

于成拔出鐵骨摺扇，低聲對金老二道：「如果讓這兩人回入莊院，祇怕不妥，咱們分頭施襲，把他倆點倒。」

金老二道：「不要慌，用不着咱們動手，這兩人絕難走過三丈。」

于成知他見識比自己廣博甚多，心中雖還有些不信，但却不便追問，忖道：看你推斷如何。

心念尚未息下，果見前面兩人一齊摔倒地上。

于成回過頭來，低聲說道：「金兄果是料事如神。」

金老二微微一笑，沒有答話。但見一條人影，疾如海燕掠波一般，疾躍而過，一閃而逝。恍惚之間，祇覺那人身材嬌小，似是女子，但因對方身法過快，一時難以確定。

于成呆了一呆道：「好歹毒的暗器，發時無形無聲，中人立即死去，在下在江湖道上闖蕩了幾十年，還未見過這樣歹毒的暗器……」他微微一頓之後，又道：「是啦！是查家堡的蜂尾毒針……」

金老二搖搖頭，笑道：「查家堡蜂尾毒針雖然歹毒，但尚不致中人致死、見血封喉，而且查家堡除了老堡主查子清外，難再找身負這種等輕功之人。」

于成道：「剛才那施放暗器之人，可是一個女子麼？」

金老二道：「不錯，男人身材絕不會那麼嬌小。」

* * *

且說徐元平緊隨宗濤身後，到了那莊院外面，宗濤拉了徐元平一把，隱入暗處，低聲道：「『神州一君』易天行武功高不可測，而且手下高手甚衆，咱們可能會被人發覺，如果自覺難以再隱藏身子之時，不妨堂堂正正的現身出去，『神州一君』爲人最重面子，祇要他不親自出手，危險就少了一半。」

徐元平聽這位素來自負的武林大俠竟然這般慎重起來，心中大是驚奇，暗忖道：以宗濤這等身份的高人，竟然也這般稱讚「神州一君」的武功，想來那易天行的藝業定是有驚人之處了。

宗濤看他沉思不語，又接着說道：「如非生死交關，最好別和『神州一君』動手……」雙眉微一聳動，人已貼壁飛起，落入牆內。

徐元平一提眞氣，縱上牆頭，但見一片漆黑，「神丐」宗濤人踪已杳。

他抬頭打量一下四週景物，縱身向院內躍去。

這座廣大的莊院中，除房屋櫛比，樓閣聳立外，都是高大的梧桐、榆樹，陰氣森森，不見一點燈火。

深秋的夜風吹拂着樹上的黃葉，更增加了這荒涼莊院的陰森氣氛，徐元平默然站了良久，突然想起那夜丁鳳帶自己去的一所跨院，那裏滿置盆花，而且房中佈置華貴無比，或許有人住的。

他暗中調勻眞氣，伸手摸摸懷中戮情劍，四下打量了一陣，看準

路線和落脚之處，一提眞氣，施展「八步登空」的身法，迅快絕倫的直奔過去，一口氣穿過了一座四五丈寬的院落，飛落在屋面之上。低頭看去，各室門窗緊閉，毫無有人跡象，心中不覺大爲生疑，暗道：此等情景，哪似有人住的地方，不知「神丐」宗濤要我來瞧的甚麼熱鬧？

但轉念又想到，以宗濤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，絕不會說出謊言，微一沉思之後，抬頭辨認了一下方向，直向正東躍去。又越過一重院落，果然找到了那處滿置盆花的小跨院。

這座精緻的跨院仍和過去一般雅致，盛放的菊花，飄過來陣陣花香，但那兩扇房門，仍然緊閉着。

徐元平暗暗忖道：這院中盆花，如果無人修整，絕不會是這般整齊的，從這跡象看來，這座小跨院中是經常有人來了。

徐元平雙足微一用力，人如離弦弩箭一般，落在那雅室門前。舉手一推，兩扇房門應手而開，但聞一陣脂粉幽香，迎面撲襲過來，不禁心頭一凜，暗道：這雅室之中，分明是女子閨房，上次由丁氏姐妹相陪而入，眼下我孤身一人，如何能夠隨便進去？當下呆了一呆，楞在門外。

忽聽房中響起了一陣微弱的呼息之聲，緊接着又是一陣被褥移動的聲音。

這兩種聲音都異常低微，如非耳目靈敏之人，很難聽到。

徐元平心頭一驚，不自覺的失聲問道：「甚麼？」

他失聲之後，立時警覺，身子一閃，隱入門後暗處，心中驚道：我這聲音雖然不大，但在這靜夜中，祇怕傳播甚遠，如果這靜院四週埋伏有人，定然會聽到我這一聲呼叫。一念及此，趕忙暗提眞氣，蓄勢戒備。哪知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後，仍然不見動靜，倒是室中的那輕微的鼻息之聲時時可聞。

這時，徐元平已確知室中有人，而且依那微弱鼻息之聲判斷，可能還是一個女人，祇是不知是否眞正在熟睡中。

大約過了一杯熱茶工夫，仍然不見動靜，探頭向外望去，祇見繁星閃燦，夜靜似水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如果「神州一君」易天行眞的在這莊院中有所聚會，何以這等大意，毫無防範？

忽聽一陣嚶嚶聲，傳入耳際，似是那熟睡之人夢見了甚麼歡樂或愁苦之事，喃喃囈語。

這一陣嬌婉嚶聲，使徐元平確定了這室中熟睡着的是一個女子，心中暗自忖道：這室中既然有女子熟睡，我徐元平豈能停留其中，正待舉步出室，忽聞一陣輕咳從院中飄傳過來，緊接着響起了一陣步履聲。

此人的趕來，逼得徐元平趕忙又縮回身後，慌忙中抬頭望去，祇見屋角處錦帳低垂，一人擁被而臥。

他隱隱還記得那屋角之處放有一張雕花木榻，但他爲人磊落，是以入室之後，始終未向那屋角瞧過一眼，此刻，爲形勢所逼，不得不尋找藏身之處，但聞那步履之聲愈來愈近，已到室外石級之上，不禁心頭大急，慌忙中一提眞氣，身子凌空而起，躍落橫樑之上。

他剛剛藏好身子，突見火光一亮，房門口出現了兩個大漢，一人勁裝佩劍，一人身穿長衫。

祇聽那身穿長衫之人說道：「那女娃兒就放在此室麼？」

那勁裝佩劍之人似是甚怕那身穿長衫之人，左手高舉着火摺子，躬身答道：「不錯不錯……而且此女容貌艷絕塵寰……」

那身穿長衫之人冷哼一聲，接道：「哪來的這多廢話，快帶我去瞧瞧。」

那勁裝大漢口中應了聲，大邁三步，人已到那雕花木榻前，左手高舉火摺子，右手掀開低垂錦帳。

徐元平隱身在橫樑之上，祇需微一轉臉，立時可把那錦帳中橫臥玉人，瞧個毫髮不遺，但他覺得此事有愧於心，竟是不肯轉臉相望。

祇聽那身穿長衫之人，長長出了一口氣，讚道：「果然是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天上仙子，人間尤物……」

那勁裝佩劍之人也不覺的歎息一聲，接道：「此等絕世容色，任是鐵打銅鑄之人也要爲之怦然心動……」

兩人這般交口稱讚，徐元平也不覺怦然心動，暗道：世界之上，當眞有這等美麗的人麼？不自覺的轉頭望去。

火光照射之下，看得甚是清晰，祇見一個身着紫衣的少女，面向外側臥榻上，髮散枕畔，色凝桃花，翠眉如黛，瓊鼻櫻口，果然天香國色，秀絕塵寰，不覺瞧得一呆。

祇覺此女似曾相識，但一時之間，却又無法確定是否眞的相識。

祇聽那身穿長衫之人無限惋惜道：「此女定可邀得莊主青睞，如能再從她身上獲得南海門下奇書，定會得到莊主厚賜，你們要好好的看守着她。」

徐元平心中一動，暗道：果然是她，想不到人世之間眞有這容色絕麗的女子。

徐元平雖和這紫衣少女相見數次，但他始終沒有仔細的瞧過她一

眼，腦際之中祇留有一個模模糊糊的倩影，祇知她長得十分美麗，尤勝丁氏姐妹幾分，但究竟容貌如何，他却全無印象，是以初見之下，祇覺似曾相識，但却不敢確定。

這時，那勁裝佩劍之人手中的火摺子已經燃盡，祇聽他「啊喲」一聲，火焰一閃而熄。

原來這兩人都爲那紫衣少女艷絕的容色吸引了心神，一語不發，呆呆的站在榻旁欣賞，直到火摺燃盡，燒到手上，才霍然驚覺。

黑暗之中，祇聽兩聲長長歎息，隨着步履之聲出門而去。

徐元平待兩人去遠之後，縱身躍下橫樑，緩步走到那木榻之前，正待伸手去抱那紫衣少女，心中突然一動，暗道：男女授受不親，君子不欺暗室，我與她素無交往，縱然存心光明，旨在救人，但也不能不防瓜田李下之嫌。心念及此，脚步爲之一頓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徐元平正感爲難之際，忽聽低垂錦帳之中傳出那紫衣女嬌婉的聲音罵道：「哼！男女授受不親，君子不欺暗室，夜深人靜，孤男寡女，你站在我臥榻之側，瞪着眼睛瞧我幹甚麼？不要臉！」

徐元平被她罵得一股怨氣直衝上來，身子搖搖欲倒的退後兩步，接道：「姑娘不要誤會，在下絕無不敬之心。」

低垂錦帳之中又傳來那紫衣少女的聲音道：「瓜田李下，雖無不良之心，亦有非份之嫌，看你這個樣子，就不像知書識禮之人。」

此女言鋒犀利，句句字字，如刀似劍，祇罵得徐元平如受衆矢攻心，一種被委屈的感覺使他全身顫抖，心情激蕩，反而楞在當地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呆了良久，才恭恭敬敬的抱拳一揖，說道：「此等之事甚難解說，在下存心，惟天可表，但姑娘誤會亦非不當，失禮之處，尚望大量海涵……」轉過身子，大步向外走去。

祇聽那低垂錦帳之中，又傳出那紫衣少女嬌脆的聲音道：「嫂溺援之以手，你自鳴男子漢大丈夫，見危規避，也不覺得羞見天下英雄麼？」

徐元平怔了一怔，暗道：這倒怪了，怎麼她相罵之言都是我心中想到之事，當眞罵得入木三分，又叫你無言反辯。

他本走到門口，又不自主的停了下來。回頭望去，祇見那紫衣少女已經擁被坐起身，一時之間，想不出該說些甚麼，沉默了半盞茶工夫，才想起幾句話來，說道：「姑娘已陷身龍潭虎穴，要及早離開此處才好，在下言盡於此，姑娘肯否聽信悉由尊便！」說完，又轉身向外走去。

忽聽那紫衣少女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站住！」

徐元平人已出了室門，聽得她喝止之言，祇好又停了下來，當門一立道：「姑娘還有甚麼話說？快些吩咐，在下還有要事。」

紫衣少女似是突然受了甚大委屈一般，氣得哼了一聲，立時別過頭去。

徐元平見她轉過頭去，不理自己，深覺走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呆了一陣，說道：「姑娘如無吩咐之言，在下就此別過了。」

祇見那紫衣少女緩緩躺下身子，面裏側臥，望也不再望他一眼。

徐元平心中雖覺她生性冷傲難以相談，但又覺她處境險惡已極，必須早些離開，當下說道：「姑娘處境險惡，還是早些離開此處的好。」

那紫衣少女聽了徐元平的話，當下頭也不轉的答道：「我死了也不干你事，哼！你別多管閒事！」

徐元平歎息一聲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女孩子家眞是難惹……」縱身一躍，飛上屋面而去。

那面裏側臥的紫衣少女聽得衣袂飄風之聲，迅快的轉過頭來，但見暗淡的星光下，人影一閃而逝。

這位才華絕世、艷若天人的少女，似是陡然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一般，熱淚滾滾，奪眶而出，但她却能忍住不發出哭聲。

徐元平躍上屋面，長長吐一口氣，但覺滿腔受委屈的積忿，盡隨這一口長氣而出，心情爲之一暢。

放眼望去，但見星河耿耿，四野不見人踪，不禁暗覺奇怪，忖道：這莊院之中明明有人，爲甚麼自己這等暴露行跡，竟似沒有被人發覺一般，既沒有人出面攔阻，也沒人暗中施襲？

但這等出乎意外的平靜，却使人更覺得這陰森莊院的恐怖。

徐元平呆呆的在屋面上站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，仍然不見一點動靜，他乃毫無江湖閱歷之人，遇到此等情勢，祇覺手足無措，此刻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夜風輕拂，花香襲人，徐元平舉手在頭上輕輕的拍了兩下，祇覺眼前的景象，沉悶中充滿了無比的緊張，但自己却又不知如何應付，祇是這般呆呆站在屋面之上，也不是辦法。

正自爲難之際，瞥見數丈外一條人影，疾如電奔一般，一閃而逝。

他正覺難於自處當兒，見了這條人影，立時疾追上去。

他這數月來，打坐調息，已把慧空大師轉授於他的眞元之氣，大半收爲已用，功力大爲增進，這一躍直飛二丈七尺高，懸空施展「八步登空」身法，連越過兩重屋面，落到一株梧桐樹上。

手抓樹枝，微一借力，人又向前飛出一丈四五尺遠，落在屋面之上。他心中急於追上那逝去的人影，施展全力追去，脚落屋面，抬頭望去，夜色茫茫，哪裏還有人影。

忽聽「鼕」的一聲，似是一件重物落在地上。

徐元平迅快的轉過頭，祇見自己藉力的那梧桐樹下，蜷伏着一團黑影，當下一提眞氣，猛撲過去。

他這時早已被這陰森恐怖的氣氛嘔得滿腔氣忿，祇想早些找着一個人，追問這莊院之中的情形，是以一見那蜷伏在樹下的黑影，也不考慮，立時疾撲而下，探臂一抓，脚落實地，已把黑影抓了起來。

仔細看去，竟是一個身着勁裝、背插單刀的屍體，此人身體尚有餘溫，分明才剛死去不久，但全身上下找不出一點傷痕，耳目口鼻之處亦無血跡，不知怎的死去。他忽的恍然大悟，暗道：是啦！「神州一君」在這莊院之中聚會之事，既被宗濤探到，想來別人也可探到。

徐元平暗道：剛才瞧見那條黑影，身形迅快異常，如是這莊院中埋伏之人，定然已看到我的形跡，但他竟不顧而去，自然不是莊院中的人了，看來這陰森莊院之中，今夜來的人是不少……

正在忖思之間，忽聽輕微的飄風之聲，起自身後。

徐元平機警無比的轉過身子，凝神望去，祇見一個身材嬌小的黑衣少女，背插雙劍，站在八九尺外，那黑衣少女兩道目光怔怔的凝望着他。

四目交投，互注良久，彼此都未講一句話。

徐元平緩緩把手中屍體放下，慢慢向後退去，他自被那紫衣少女罵了一頓之後，心中對女子已存了驚懼之心，不自覺向後退去，但又怕她突然下手施襲，是以，不敢轉過身去。

祇聽那黑衣少女低沉冷漠的喝了一聲：「站住！」

徐元平祇覺心頭一跳，但却依言停下脚步。

黑衣少女膽子甚大，竟然一步一步的向他逼來，直待相距徐元平三四尺處，才停下身子，冷冷的問道：「你是在這莊院中的人麼？」

徐元平搖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那黑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如何能夠證明你說的話呢？」

徐元平奇道：「爲甚麼要證明呢？我們素不相識，無怨無恨，彼此互不相干……」

那黑衣少女冷冷接道：「你如無法證明你說的話……」她輕藐的向那屍體瞥了一眼，接道：「那就是你的下場。」

徐元平暗忖道：今夜到此之人，大概都和「神州一君」易天行有敵對之心，憑此一點，我也該讓她幾分，當下說道：「在下要如何才能證明我不是這莊院中的人呢？」

黑衣少女似是想不到他有這樣一問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這也不是甚麼難事，你如眞的不是守護這莊院之人，那麼你就要聽我的話即時退出，別過問這莊院之中發生的事情。」

徐元平道：「此事的確是簡單不過，可是在下要反問姑娘一句，你要我退出這莊院而去，不知用心何在？姑娘夤夜到此，絕非無因而來，在下如無事情，也不會在深更半夜之中，跑到這荒涼的莊院中，我祇能告訴姑娘，我確非此莊中守護之人，你不信，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」

那黑衣少女冷然一笑道：「我生平之中，從未對人說過這樣多無用的話，今宵破例對你多講幾句，你如不肯退出，對你有害無益，今夜之事，兇險異常，看你年紀輕輕，又不像走江湖之人，故而特地勸你幾句……」

徐元平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盛情，在下心領，一個人生死之事，誰也難以預料。」說完，轉身急掠，人已到屋面之上。

那黑衣少女突然嬌喝一聲：「站住，你能跑得了麼？」玉腕揚處，一縷白光疾射而去。

徐元平雙足一點屋面，平向屋下暗影之中射去。

他突然福至心靈，想到自己如果向上一躍，對方定然緊追不捨，要想擺脫，祇有躍入暗影之中，是以在他躍上屋面之時，已瞧準落脚之處，脚不起步，疾向屋下暗影之中投去。

這一着，倒是大出了那黑衣少女的意外，一縷白光疾掠屋面飛過，第二道暗器尚未發出之時，徐元平已躍下屋面。

黑衣少女四下望去，哪裏還有徐元平的影子，心中大是驚奇，暗道：此人身法好快。

徐元平隱在暗處，連頭也不敢探出一下，怕探頭出來，被那少女發現，祇待聽那黑衣少女離去時衣袂飄風之聲，才從隱身暗影之中走了出來，抬頭望着天上繁星，長長吁一口氣，正待躍上屋面，去找宗濤，突然心中一動，暗道：她剛才打我一下，不知用的甚麼暗器，不如把它撿起，帶給「神丐」宗濤瞧瞧，他見多識廣，也許可以由暗器之上，看出此女來歷。

心念一轉，大步一直向對面一株楡樹下面走去，祇見一支三寸長短的銀針，端端正正的釘在樹身上。伸手把銀針拔下，放在手中仔細一瞧，祇見此物似針非針，尖端扁平，尾處有兩片極薄極小的鋼葉，製造十分精巧。

他初入江湖，見聞有限，瞧不出甚麼暗器，隨手放入懷中，剛想舉步，忽聽身後響起一聲輕微的笑，道：「我祇道你有飛天遁地之術，眨眼間，跑得踪影不見，原來是藏在暗影中了，哼！虧你還是堂堂七尺之軀，不覺得丟人麼？」

這幾句話罵得尖酸刻薄，大傷了徐元平的自尊，也激起好勝之心，霍然轉過身子。祇見八九尺外，站着那去而復返的黑衣少女，當下冷聲說道：「姑娘且莫出口傷人，在下素不願和女子動手，故而相讓姑娘三分，豈是眞的怕你不成。」

那黑衣少女對他反擊之言似是甚感意外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可是說我的麼？」

徐元平聽了答道：「此處除了你我之外，別無他人，自是說你了。」

黑衣少女似是異常憤怒，嬌軀微動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敢罵我……」

徐元平聽她口氣愈來愈大，也激起心頭怒火，不容她把話說完，當下接口說道：「我有甚麼不敢，罵你又怎麼樣？」

那黑衣少女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臉上，瞧了半晌，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是因爲你不知道我是甚麼人！如果知道了，你必定不敢罵我啦！」

徐元平道：「你對人這般沒有禮貌，罵了你也不算欺侮你，哼！不是看你是一個女孩子家，剛才我就好好教訓你一頓了。」

那黑衣少女搖搖頭，歎口氣說道：「我懂事以來，從沒有人敢這般對我無禮，舉世之內敢罵我之人，你可算得第一個……」

徐元平冷笑道：「在下堂堂男子，和你們女孩子家嘔氣，本是大不應該之事，但你這等欺凌於我，實叫人難以忍受……」忽然想到自己這般和她胡扯下去，扯到幾時才能停止，倏然住口，轉身一躍，人已飛上屋面，急奔而去。

那黑衣少女被他豪氣凌人的罵了一頓，不覺呆楞當地，祇覺此等之言，生平之中從未聽過。

待她發覺徐元平借機而去，想要追趕時，徐元平早已隱入夜色之中不見，恨得她一跺脚，自言自語的罵道：「哼！除非這一生中，你別讓我遇上，再要遇上我，非得打落你滿口牙齒不可。」

她罵得聲音甚大，徐元平耳目靈敏，人雖到數丈之外，已然隱隱可聞，心中暗自想道：好吧！就讓你罵上兩句出出氣吧！好男不和女鬥，祇當我沒有聽見算了。

他自思自慰的消解去胸中之氣，急掠過幾重屋脊，忽見花木葱蘢，又到了一處雅致的庭院所在。

院中秋菊盛開，丹桂飄香，雖已是深秋季節，但這院中花木却一片翠綠，不禁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這些花木分明是由其他地方移植而來，但這莊院之中却又這等荒涼，既無人常住於此，不知爲何却又佈設得這等雅致……心中疑竇重重，但一時之間，却又思解不透。

忽聽院中花叢一動，傳過來一個低沉的聲音，道：「小娃兒，快些休息吧，今晚上咱們算白來了。」

徐元平聽出是「神丐」宗濤的聲音，當下循聲望去，又立時縱身而下。

祇見宗濤斜倚花叢而坐，滿口酒氣雜在各種花香之中，陣陣飄來。

徐元平心中積存了很多事情要說，哪知還未來得及開口，「神丐」宗濤却又搶先說道：「老叫化祇道是獨得之秘，哪知消息早已外洩，小娃兒，你胡撞瞎闖了一陣，大概遇上了很多事吧？」

宗濤說完話，取過背後紅漆葫蘆，咕嘟咕嘟又喝了一大口酒。

徐元平道：「今夜來這莊院之中高人似是不少。」

宗濤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又遇上了一個身穿黑衣、蠻不講理的姑娘是麼？如果老叫化子猜得不錯，你定被她罵了一頓。」

徐元平道：「怎麼？老前輩都看到了？」

宗濤笑道：「老叫化子如若看到，說對了，哪裏還算本領。」

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，道：「今夜中，晚輩連受了兩人之罵，一次被罵得啞口無言，一次被罵得怒火萬丈。」

宗濤笑道：「那黑衣女娃兒在西北江湖道上，乃出了名的蠻不講理之人，罵你幾句，不足爲奇。」

徐元平看他說得輕輕鬆鬆，似是自己被人罵上幾句，是十分應該之事，心中甚是氣忿，衝口說道：「晚輩如果不看她是女流之輩，非得好好的教訓她一頓不可。」

宗濤道：「那女娃兒最是難惹不過，你還是別惹她的好。」說着話，又喝了一大口酒。

徐元平道：「這麼說將起來，老前輩定是認識她了？」

（未完・廿二）

上文提要：小五子藉詞丢了錢包衝進浴室，目的是戲弄上官玫瑰，晚上二人又同睡一張床，欲從她口中探出誰是殺他娘親的元兇……小五子到西京找劉石頭收賭債，目的是逼他代打聽誰能解劇毒，因他盛氣凌人，惹怒了柳秀秀與李星兒，不打不相識，小五子又偶從柳秀秀口中聽到「柳家堡」，打聽之下，才知眼前的中年婦人是自己的姨媽，二人相認……



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／申　公　豹・文
可　飛・圖

五彩傳奇

舌粲蓮花挽危機　七惡被騙備婚禮

柳秀秀道：「不知不罪，你今還學得一身好本事，姨媽眞是太高興了……哈……對了，你還有個妹妹，你們……是不是住在一起？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我妹子叫小彩，我們見過面了。」

柳秀秀突然眼圈又紅，道：「除了你們可憐的娘，我那紅顏薄命的大妹子以外，你們一家總算團圓了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姨媽，且等我們吃過飯以後，立刻去求李不疑前輩！」

柳秀秀點頭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先在星兒面前替你說個情，她一定會叫她爹幫你忙的。」

於是，震遠鏢局的正面大廳上，席開七桌，「鐵膽震九州」劉石頭這回眞大方，連鏢局子裏伙計也坐在酒席上，酒席是附近「望月樓」大館子送來的。

劉石頭當然高興，小五子答應不要他的十萬兩銀子，他怎會不大方的擺上幾桌酒席？

有些伙計心中明白，他們這是「禿子跟着月亮走」，沾了小五子的光了。

一席酒只吃了一大半，小五子已起身拉着柳秀秀，要求李星兒一起上路。

劉石頭攔也攔不住——劉石頭誠心要小五子在他的震遠鏢局住上三個月的。

就在劉石頭一陣挽留中，小五子低聲對劉石頭道：「劉石頭，我知道你心裏感激我不過是十萬兩銀子我不要了，如果我堅持的要，你也不會這麼大方請我吃酒，我們心照不宣，你別攔我去辦正事！」

小五子說出劉石頭心裏的話，倒令劉石頭訕訕的一笑，道：「小五兄弟有重要事情辦，我怎敢攔你？以後再來西京，我震遠鏢局掃榻以待！」

李星兒也答應小五子幫忙去見她爹了！

三騎快馬刹時間馳出西京城門，小五子遠遠的看到城外那座「老君廟」，令他想起廟裏的和尚，十年不見，不知這位當年替羅老大辦事的大和尚如何了？

小五子很想去看看老和尚，但他想起父親南英中的毒，他便放棄了。

這時候甚麼事也沒有解父親身中的劇毒重要。

小五子正在馬上想，突見前面路上一堆人。

其實人並不多，只有七個人——六男一女！

小五子三人見前面大路已被七人擋住，便勒住坐騎停下來。

空中傳來一聲嘿嘿笑，小五子一聽就知道是誰！

他聽了十七年這種笑，不正是「千面人屠」羅老大的聲音嗎？

可是前面並未見羅老大！

七個人小五子一個也不認識！

那女的滿臉鷄皮，她絕不是白爾艷——她是個八十歲的老太婆！

老太婆哈腰顫巍巍的走近小五子，她雙目中閃耀着一片冷芒，道：「好小子，你要造反？」

小五子立刻大笑起來。

因他聽出聲音，聲音是白爾艷的。

於是，小五子也笑指着其餘的人，道：「妙，妙，你們化裝得眞絕，連我都被你們蒙過，羅大叔的絕藝太妙了，只是未曾教教我！」

前面七人，不錯，正是從天山不老峯惡人洞出來的七惡人。

老太婆裝扮的白爾艷戟指柳秀秀與李星兒，責問小五子道：「她們是誰？小五子，你有了未婚妻，爲何還要勾引別家姑娘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誰說我勾引人家大姑娘？我才剛剛認識她們一天……」

白爾艷道：「叫她們滾，你跟我們走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眞是抱歉，眼下我無法跟你們走！」

另一惡漢粗聲道：「眞要造反了！」

小五子一聽就知道是包藍的聲音！

小五子咧嘴笑道：「包叔，夜來香我替你去慰問過了，她好想你啊！」

包藍裝扮成癩痢頭，活像個要飯的！

這年頭別看他像要飯的，有時候要飯的比騎馬的還有銀子，包藍就藏了不少寶物。

包藍嘿嘿笑道：「等着把你的喜事辦完，我當然要去七里蕩會會我那老相好！」

小五子一愣，「各位，一年之期未到，我還未闖出名堂，怎能同小彩結婚？」

柳秀秀聽得吃一驚，小五子怎能同小彩結婚？

她還未質問，羅老大又嘿嘿道：「半年也夠了，我們想了又想，怕你日久變心，早辦完事早安心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可是我要在江湖上立萬，已經答應幫人家這次忙，暫時我還不能結婚！」

白爾艷桀桀怪笑道：「放屁，只許別人來幫我，我們甚麼時候幫過人？眞是白教你這多年，你怎麼本性難改？」

有些人本性爲惡，有的人本性善良，白爾艷罵小五子，當然說他沒有變成眞惡。

小五子笑笑，道：「各位如此關心我小五子的終身大事，我當然明白各位是要我們及早接你們的衣鉢，然後發揚光大，可是急也不在一時，再說，無憂島最近出了大紕漏，八個人傷了四對，小彩也不見了，叫我同誰結婚？」

白爾艷跳起脚來，叱道：「這一定又是你小子帶去的災禍，你個小王八……」

小五子道：「天地良心，你冤枉好人……我……」

羅老大叱道：「哇呀呀，你自承好人？」

小五子忙又笑道：「我這好人是天底下所沒有的，各位，你們最好先去無憂島問個明白，十天半月，我自會找去無憂島，到時候全聽你們的！」

白爾艷道：「你小子不會躲起來吧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還要揚名江湖，雄霸宇內，我爲甚麼要藏起來？」

錢一串開腔了，他若不開口，小五子便不知道他是錢一串，因爲羅老大的化裝術實在高明。

錢一串指着李星兒，道：「小五子，這個女子好標緻，你小心上當，忘了小彩對你好！」

李星兒要發作，小五子故意回頭眨眨眼，笑道：「錢叔放心，我看不上她，她也不會嫁給我，我的心中只有小彩一個人！」

白爾艷吃吃笑了！

錢一串幾個也哈哈大笑起來。

羅老大先收住笑，道：「既然無憂島出了事，我們把喜事往後延上一個月，半個月後你一定要趕到無憂島，去晚了我剝你的皮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不去無憂島結婚！」

七個惡人忽然往小五子圍過去，他們都拔出傢伙來。

白爾艷叱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小五子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不是不同小彩結婚，只是我小五子要把婚禮辦得隆重，讓天下武林都知道我小五子在結婚，婚禮大典上名人齊聚，不正是揚名立萬的最佳時機？」

羅老大道：「還要請武林各派高人參加？小五子，你以甚麼名義去請他們來參加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以七惡八邪的威名呀！」

羅老大叱道：「放屁，你若以此名邀人參加，不是嚇跑許多人，就是召來許多仇人，你的婚禮可熱鬧了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越熱鬧，我的名也越響亮，各位，我都不怕，難道你們還怕？」

七個人面面相覷。

白爾艷道：「小五子，說出你

的計策來，先讓我們聽一聽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你盡早打消這歪念頭！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簡單得很，喜帖發出去，你們一齊來，有人要找痲煩，我只要隨便露一手，他們誰還敢？」

他得意的又道：「婚禮一過，你們又走回天山去了，我的萬兒也立了，這不是你們大家所希望的？」

於是，就在一窒之間，七個惡人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小五子舉手搖了搖，道：「就這麼說定了，各位，我們過幾天再見了，哈……」

小五子拍馬就走……

他要快走不可！

他眞怕柳秀秀會在這時候質問他，他更怕李星兒忿怒的不理他。

當然，他更怕羅老大七個惡人攔住他！

小五子拍馬衝出七八里，後面的柳秀秀已大聲道：「小五子，你怕甚麼，他們一個也沒追來！」

小五子這才回頭看，柳秀秀與李星兒已到了他面前。

柳秀秀指着身後，道：「告訴我，那幾個人是誰？」

小五子一笑，道：「他們的名號不好聽，說出來怕嚇了姨媽耳朵！」

他看了李星兒一眼，又道：「對不起，李姑娘！」

柳秀秀道：「是誰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江湖上傳言的七惡八邪，就是他們，他們正是七惡人！」

柳秀秀的臉色也變了！

李星兒道：「我爹曾說過，七惡八邪當年鬧江湖，他們都是一批大壞蛋，想不到他們都沒死！」

小五子心想：「若非你們跟着我，只怕你二人痲煩大了！」

柳秀秀道：「小五子，我懷疑你娘死在七惡八邪之手，你怎麼會認識他們？而且，你還要同小彩結婚，你不是說小彩是你親妹妹嗎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從小，我被七惡抱進惡人洞收養，他們要把我養大了對付南大俠，當然也最恨南大俠，他們把一身武功傳給我，要我對付我爹，可是……後來他們發現南大俠死了，立刻又改變主意……」

柳秀秀道：「改變甚麼主意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小彩被八邪抱回、無憂島，他們從我爹手中抱走的，消息由包大頭帶到惡人洞，於是，他們就安排我們兄妹結成親，接他們的邪惡衣鉢，當他們的傳人，將來爲惡江湖！」

李星兒這時也關心起來了！

她輕聲的問：「原來小彩是你妹妹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也是最近我們才發現彼此原來是親兄妹，我兄妹就在兩狼山才見到父親，他中毒十幾年，每天都會毒性發作，爹痛苦的活着，就是要見我兄妹一眼！」

柳秀秀道：「他終於見到你們了，小五子，你不會答應他們同你妹妹結婚吧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怎麼會呢？就算小彩不是我妹子，但她是八邪的傳人，我也不會同她結爲夫妻，就像妹妹小彩說的，她也不會嫁給一個小惡人是一樣！」

柳秀秀笑了，她高興的拉着小五子的手，道：「你沒有被惡人帶壞，我眞高興！」

李星兒更高興，如果小彩不是小五子的未婚妻，她心裏就十分愉快——她發覺小五子武功是那麼高不可測的時候，心中就喜歡上小五子了。

這時候她已關心起小五子了，她不便立刻表示出來，但她却靈巧的道：「快走吧，解南大俠的毒最要緊，我會盡力求我爹幫忙！」

小五子重重的直視着李星兒，道：「你眞好，我一見到你就知道你是個好姑娘！」

李星兒笑得很開心的道：「我曾經想殺死你，你還說我是好姑娘，其實你應該恨我的！」

小五子坦然也笑道：「恨一個美麗的姑娘，這個人一定是傻子！」

李星兒更高興了！

天下女人都喜歡聽別人讚美，李星兒更喜歡聽，尤其是小五子說她美，更令她打自心眼裏高興！

李星兒抿着俏嘴吃吃笑道：「南小五，剛才聽你對那七個大惡人說你看不上我，這時候你又說我漂亮，究竟甚麼意思？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我是見鬼說鬼話，剛才那七惡比鬼還厲害，你想想，我敢說人話？」

李星兒又吃吃笑了！

柳秀秀也笑起來！

小五子只是一聲苦笑，因爲他正想到南大俠，更不知小彩找老禿子的結果如何！

三匹快馬奔馳在大道上，前面一片山巒起伏，插天尖峯，白雲悠悠飄過，李星兒指着遠處山道，道：「我們抄山路，可以節省兩百里！」

不料三騎入山不久，迎面只見一人身披大紅外套，手中拄着一根帶有鶴嘴鋤的老人，自半峯上往山道繞過來，李星兒已在馬上大聲喊：「爹！」

太巧了，三人竟在這兒遇上「毒王」李不疑。

「毒王」李不疑聞得女兒叫喊，立刻大步迎過來，他撫髯看着小五子，半晌，對女兒道：「這小子是誰？」

李星兒笑而未答，柳秀秀已抱拳道：「李老，他是我的外甥，他叫小五——南小五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老前輩，你老聽說過『刀公子』南英這個人嗎？」

李不疑仰起醬色大臉，楞了一下，道：「老夫見過南大俠，不過他已死多年了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南大俠是我爹，他並沒有死！」

李不疑驚訝的道：「江湖流傳，言之鑿鑿，都說南大俠早已死在青衣江畔，想不到他並未死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爹中了劇毒，多年來他隱居在兩狼山。」

李不疑道：「你爹中的甚麼毒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閉氣斷脈丹，縮骨斷筋散。」

李不疑大吃一驚，道：「五毒煉製斷脈丹，十草熬成斷筋散，丹毒書上有記載，中了這種毒的人必死無異，南大俠竟然未死，也算奇蹟了！」

小五子急問道：「請問老前輩，我爹可有救？」

李不疑嘆口氣，道：「按一般常情，任何毒物皆有法子解，不過……」

小五子下馬走近李不疑，他匆匆忙忙取出腰包裡的大紅寶石，道：「這個給你，請救救我爹！」

李不疑一瞪眼，道：「如果我能解南大俠身上劇毒，早就跟你們去了，何用你拿出這東西誘老夫？」

李星兒已對小五子道：「快收起來，我爹最討厭別人拿金錢收買他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這麼說，你爹也救不了我爹了？」

李星兒拉着她爹的小鋼鋤，道：「爹，你號稱毒王，怎麼會不能解毒？」

李不疑道：「你很喜歡這小子？」

李星兒道：「他很好呀？」

李不疑仰天大笑道：「前後七個年輕小伙子，你一個也看不上，不料却看中這小子，倒令爹爹訝異不已！」

柳秀秀笑道：「老爺子，這也是緣份！」

李星兒羞赧的低下頭。

小五子心裡不是滋味。

他千里迢迢原是想逼劉石頭找個名醫救治父親，不料却遇上李星兒，想不到「毒王」李不疑也沒辦法，反而對他女兒的終身大事掛在嘴上。

小五子猛古丁拔身落在馬背上，道：「既然不能救我爹，我只得另請高明了！」

他的話聲未落，快馬已在二十丈外了！

柳秀秀大叫：「小五子！」

李星兒也尖聲道：「南小五！」

小五子那裡聽得到？他已絕塵而去，頭也不回的拍馬狂奔。

小五子帶着失望的心情疾去，李星兒拉着他爹李不疑，道：「爹，他走了，你難道眞的救不了南大俠？」

李不疑道：「爹雖然救不了南大俠身上的毒，至少可以保他的命，只是這小子太急燥，話未說完就開溜！哼，他顯然不把我女兒放在眼裡！」

李星兒道：「他救父心切，換了我也一樣！」

李不疑道：「看樣子，你眞的喜歡上那小子了？」

李星兒不開口，她心中想：「人已跑了，說這些有甚麼用！」

柳秀秀却笑道：「走，我們找南大俠去，如果星兒喜歡小五子，我一定幫忙！」

「毒王」李不疑從腰裡摸出個小小錦袋，道：「女兒，你把這錦袋收起來，袋裡是一顆千年貝珠，我已收藏了三十七年，中了劇毒的人，把這千年貝珠磨成粉服下，可以固心清腦護住元氣！」

李星兒忙收在袋中，道：「謝謝爹！」

柳秀秀道：「老爺子不去？」

李不疑道：「你們去吧，我總不能帶我的女兒硬送給那小子！」

李不疑匆匆的走了，他本來在深山中採藥，這時又往深山中走去！

柳秀秀與李星兒跨上馬，立刻往小五子奔的方向追過去，不料她們追了五十多里，那裡追得到小五子？

小五子心中發急，他在無計可施下，反而繞道奔向青衣江。

小五子想在中途攔住小彩，他希望小彩能在無憂洞中找到老禿子，也許老禿子有辦法，因爲兩種劇毒是老禿子煉製的。

三天後，小五子到了七里蕩。

他準備在七里蕩住一夜，第二天便能到青衣江！

小五子騎馬到了「萬花酒樓」門前，他已沉聲道：「常貴，東家到了，還不快出來迎接？」

他叫了三聲不見人出來，自己便把馬拴在門口馬樁上，大搖大擺的往大門走進來！

小五子看見酒樓裡還眞不少客人，只是，常掌櫃與幾個伙計就像不認識他似的，連迎上來也未曾……

小五子忽然覺得氣氛不對勁，猛抬頭看向二樓，不由得心中吃一驚。

夜來香在上面衝着他冷冷笑，一張大桌子坐了七個男女，這一回小五子立刻認出來，那七人正是羅老大他們。

小五子撫掌哈哈笑起來！

櫃抬後面，常掌櫃的臉也泛白了……他好像在替小五子擔心事！

這時候，幾個伙計也吃驚的看着小五子，他們很想示意小五子快走，但他們又不敢！

小五子當然看得出來！

小五子緩緩走向二樓，他邊上樓梯邊笑道：「各位，歡迎蒞臨本酒樓，哈……」

夜來香身邊站着小霸王，小霸王的附近坐着「大頭鬼」包藍——包藍的頭特別大，他的身子又矮，他雖然化過裝，但小五子一眼就認出來。

夜來香忽然戟指小五子叱罵道：「個小王八蛋，你的好運走完了，如今該是霉運當頭了！」

小五子衝着夜來香一瞪眼，道：「我看你的皮肉又癢了，是嗎？」

「大頭鬼」包藍一掌拍在桌面上，沉聲道：「小五子，別以為你的翅膀硬了，就想騎到我們幾個老的頭上撒尿！」

白爾艷也沉聲道：「我們調教你，是要你接替我們衣鉢，可不是叫你為我們製造麻煩，天山不老峯你引來敵人，害得我們過不好日子，不料你又在大頭鬼地盤上搶他的酒樓，你甚麼意思？」

羅老大咬牙道：「教你一身本事，叫你發揚光大，替我等揚眉吐氣，可不是要你找自己人的麻煩，小五子，你令我等失望了！」

小五子笑嘻嘻的道：「各位，你們太不了解我的意思了，你們怎麼不多用腦筋？」

包藍已厲聲道：「你把我的女人折騰得死去活來，又把我的酒樓據為己有，還敢强辯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包叔，把這酒樓據為己有的是我小五子，如果換了別人，只怕早已放一把火燒光了！」

包藍怒道：「誰敢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厲害的人就敢，我當然不會放火燒，因遲早這酒樓是我與小彩的，包叔，將來替你送終的可是我與小彩呀！」

包藍一怔，羅老大幾個人也楞然了。

不錯，七惡沒有親兒女，他們死後的一切，當然是小五子與小彩的，他們也清楚，再多的財產，生帶不來，死帶不走，能有個人替他們蓋棺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能替他們蓋棺的人，當然是小五子與小彩二人。

包藍突然拍着巴掌吼道：「小五子，我甚麼候欠你一千兩銀子？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我也沒有找你要銀子呀！」

夜來香已氣得怒罵道：「好個小畜牲，你當初口口聲聲說包大頭欠你一千兩銀子，還逼着我要，難道會是假？」

小五子冷哼道：「包叔，你怎麼把你的買賣交給這種沒頭腦的女人，她是那麼容易被人騙！」

夜來香一瞪眼，又道：「個王八蛋，你還有理呀！」

「吧！」小五子的右掌只是一閃，夜來香已捂着嘴臉叫起來：「你還打我！」

包藍忿怒的已站起來……

小五子沉聲道：「你罵我沒關係，你不該罵我幾位叔叔阿姨調教出來的傳人，你等於在罵他們，我不打你打誰？」

這話說得眞適當，包藍只得忿然的又坐下來！

小五子道：「包叔，你還沒有死，你又回來了，這家『萬花酒樓』我還給你，別說是一家酒樓，就算是北京城裡的大字號，只要我稍動腦筋，我一定變成他們的東家，各位，我走了！」

羅老大沉聲道：「別走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各位，我知道你們都很疼我，所以我才匆匆的趕往青衣江，在這兒遇上各位，想不到令你們生我的氣，對不起，我離各位遠一點，我走了！」

白爾艷拉住小五子道：「你要去那兒？」

她還是關心的又道：「話說開也就算了，小五子，你就別走了！」

夜來香見情形不對，忽然哭泣起來！

包藍對一旁的小霸王道：「扶她回去，都是自己人，怨你們不長眼睛，怪得了誰？」

夜來香走得心不甘情不願，她本以為小五子死定了，想不到小五子竟是包藍一夥的！

小五子坐在夜來香的椅子上，常掌櫃笑着走過來，親為小五子換杯筷，道：「這兒上下人等，誰不說你小五爺會辦事？還是那句話，大伙甘願為你賣命！」

小五子嘆口氣，道：「別說了，酒樓是我包叔的。」

包藍一聽，心裡還眞佩服小五子！

羅老大幾個人也有了笑容。

「八隻手」錢一串道：「小五子還會做生意？倒是看不出來呀！」

小五子笑笑，道：「我那會做生意，只不過我把酒樓賺的銀子全

分給他們了！」

包藍立刻沉聲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拿我的銀子做好人呀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包叔，你先別發火，你們是不是要我同小彩結婚？」

羅老大道：「就在下個月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婚禮設在甚麼地方？」

他重重的又道：「西京城內？還是北京城內？」

羅老大道：「隨你喜歡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看就設在七里蕩！」

包藍道：「我的大酒樓內？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不錯，這兒地面熟，酒樓全是自己人，如果來的仇人多，我還能叫伙計下一把毒藥，全把他們害死光，一夜之間，天下武林變成我的了，哈……」

羅老大已哈哈笑道：「好小子，這就叫『平時多燒香，用到的時候沾光』，難怪你對伙計們大方！」

包藍也笑起來，道：「小五子，你已經勝於藍了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指望各位一本過去的愛護小五子，繼續不斷的再給我多多鼓勵，阿彌陀佛！」

「屠夫」金太保沉聲道：「只說阿彌陀，不許說『佛』字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金太保道：「阿彌陀才是我們這樣的人物，佛是騙人的，我們不信佛！」

「夜貓子」丁大川哈哈笑道：「屠夫不信佛，所以他先殺牛又殺人，而且殺的人比他殺的牛還多！」

「瘋狗仔」陶民道：「阿彌陀是個魔，壞事比我們做得多，所以小五子以後要多多的學！」

小五子心想：「去你的阿彌陀，你們等着瞧！」

白爾艷笑問小五子，道：「你準備甚麼時候開始請人呀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日子選定，立刻發帖子！」

羅老大道：「以何人之名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當然是七惡八邪之大名！」

羅老大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，下月初五，就是在這七里蕩的萬花酒樓，替你與小彩二人完婚……哈……」

「哈……」小五子也笑了。

白爾艷對包藍道：「包大頭，七里蕩是你的地盤上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包藍哈哈笑道：「好辦得很，七里蕩的街頭搭上彩樓，街道兩邊掛大旗，野台戲就在街的兩邊唱，再準備二十四個衝天砲，家家戶戶張燈結彩，酒席擺在大街上，還有……」

羅老大道：「還有砒霜準備十來斤，必要的時候排上用場！」

小五子笑道：「好，咱們就是這樣辦，我去無憂島請八邪一齊來了！」

白爾艷道：「你不是說八邪都受了傷？」

小五子道：「無憂洞住了個老禿子，他們的傷好得快，再說嘛，我得同小彩商量一下呀！」

羅老大沉聲道：「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，就等着做新郎倌吧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難道我就住在七里蕩？」

羅老大道：「不錯，你甚麼地方也不要去了！」

小五子心中怔怔的，道：「如何發喜帖？」

羅老大叱道：「這是我們七個人的事！」

白爾艷笑道：「羅老大總是有辦法，你聽他的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我的新郎衣裳呢？」

羅老大道：「我們已經帶來了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好，你們想得眞週全，好吧，我就吃飽了沒事幹，等着做我的新郎倌了！」

羅老大道：「等你同小彩完過婚，五湖四海任你們去敖遊，哈……」

小五子也笑道：「那一定令我快活得像神仙，哈，哈……」

「哈……」七惡一齊大笑起來！

* * *

小五子果然沒有走，心平氣和的住在「萬花酒樓」的後院客房中。

他不是不想走，他心中還眞發愁，不知兩狼山那面怎麼樣了，只是他太累，他需要好好大睡！

小五子吃過飯就回房睡了！

小五子被白爾艷吼醒的時候，已經是第二天近午時分，白爾艷對小五子道：「起來起來，替你量身子，為你做新衣的人來了！」

小五子起身笑道：「好哇，人呢？」

白爾艷道：「在前面候着，喜帖也寫好了，是這酒樓掌櫃親寫，眞是一筆工正好字！」

小五子笑得好開心，道：「還有二十多天，今天你們就開始忙起來了！」

「包大頭已趕往無憂島，去通知八邪準備了！」

小五子道：「包大頭叫不開無憂洞，無憂洞的暗語已經改了。」

白爾艷笑笑，道：「暗語可以改，洞口不會改，包大頭一定有辦法！」

（未完・四十三）

新派湖海俠士故事／霍 去 病・文
可 飛・圖

俠盜武小郎

上文提要：泰山縣太爺送給武小郎一百兩銀子，要他傳話給橫山响馬，交出翡翠玲瓏寶塔，可招撫赦免他們，也可以送他們一萬兩銀子。武小郎正欲去橫山，碰巧李小龍派燕大山等三人送虎皮給他，於是武小郎將他的計謀說出，訂於正月十五午時正……烏拉托帶着洪超到十字坡商洽向响馬買回寶塔之事，武小郎帶二人到橫山口與朱大才議價……



巧誘官兵殺韃子　奪回寶塔刄仇家

甘元大怒：「他不幹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那李小龍當然幹，橫山山上五百多人吶，每天眼一開嘴就張，這張嘴就要吃飯，而且是三頓，一天半頓不能少，山上又不開展覽館，弄個寶塔抵不過喝稀飯，他早就想把寶塔換銀子了。」

程百里撫掌道：「得，響馬們開竅了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程大人，別急呀，我的話還未說完吶！」

「你還未說完？快說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人家李當家的怎知官家也在找那寶物呀，他也從未敢想着同官家打交道，他不想活了。」

杜大北急問：「姓李的有甚麼打算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姓李的已經把寶塔賣了。」

程百里一聽火了，他一把揪住武小郎的衣領子，叱道：「說，你這是徹頭徹尾在說謊，響馬們根本沒有找到甚麼寶塔，是你撞騙弄銀子，對不對？」

杜大北道：「寶塔說不定還在王宅中。」

武小郎嘆口氣道：「年頭不對了，好人難做呀！」

程百里道：「你是好人裏面挑出來的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大人，你們祇一聽我下面的一段話，必然會釋然了！」

程百里鬆開手，低叱道：「武小郎，你千萬別玩火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大人，你聽嘛！」

他看看附近，發覺沒有人特別注意這裏，他才又乾了一杯酒，道：「三位大人，山上的李當家已把寶塔賣給關外的韃子們了，而且……」

武小郎發覺三人臉色大變，立刻又道：「祇是目前寶塔還在山寨中。」

甘元道：「那就好，叫他們取消那樁生意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人家雖是響馬，可是却也講信用，別以爲當了强盜的全是害人精，我也說了的，可是李當家他不答應。」

程百里咬牙道：「拚得祇好上山剿平他們了！」

冷冷一笑，武小郎道：「勸捕頭，殺字休出口，橫山好漢不好惹，他們個個武藝高，再加上八百里太行山在背後，山上處處是險要，官兵如果去抓人，你們進去一百出不了十個來。」

程百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要你小子爲他們宣傳呀，操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祇不過我知道，爲甚麼李當家不答應，因爲韃子們出銀十萬兩，官家才答應一萬兩，差得太遠也太小兒科了！」

甘元道：「官家赦免他們呀！」

搖搖頭，武小郎道：「這年頭在山上挺自由，他們不在乎，所以他們叫韃子們快去取銀子，祇待十萬兩銀子到山上，寶塔就交出手，這個日子……」

程百里急問：「在那一天？」

武小郎最愛聽這句話了，因爲這句話很値幾個銀子。

他笑笑道：「日子嘛，我十分的清楚。」

「快說呀！」

「急甚麼。」

甘元道：「你吃點你叫的燕窩羊腦粥，吆，山雞腿你再啃一隻，咱們不急問。」

武小郎一口喝下燕窩羊腦粥，羊腦又挖了一大口，這才又道：「三位大人呀，我武小郎是個可憐至極的窮小子，人們叫我小潑皮，可是，我知道一件事！」

「說！」程百里有些急。

武小郎道：「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呀！」

甘元道：「有話照直說吧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三位大人，我當然會說，祇不過三位也替我想一想，橫山距此四百里地，我的年也不過了，下着大雪我上山，我爲的是甚麼？」

甘元道：「你忠人之事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不能餓着肚子吧！」

程百里叱道：「又要銀子了，操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這一回我打算要很多，因爲我在路上盤算過，由我把計謀說出來，官家不但得到寶塔，而且還會省下幾萬兩銀子。」

杜大北道：「好，你說說，我們聽聽。」

武小郎手一攤，道：「三位大人，如果此刻把一千兩銀子送到我的手中，我保證你們聽了以後會點頭。」

程百里大怒，叱道：「我操，你小子的胃口越來越大了，一開口就是一千兩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說一千兩，其實要値一萬兩，如果三位不願意，沒關係，這一頓酒菜算我的。」

甘元道：「武小郎，你應明白，咱們也是在辦公事，一千兩銀子不是小數目，你得在此地等一天！」

武小郎故意搬動指頭算半天，他點頭道：「等一天還來得及，我聽三位大人的！」

杜大北道：「你眞的有辦法叫官家弄到寶塔嗎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八九不離十，杜押司，你會明白的！」

程百里咬咬牙，道：「娘的，江湖上怎麼會出了你這個小無賴！」

武小郎一笑，，道：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程大人，人嘛，是不可貌相的，皇帝老子又怎樣，金鑾殿上他照樣也會放響屁，那是因爲他也是人，是人免不了五穀雜糧的，所以嘛，小人物也有機會升天呀！」

程百里叱道：「你小子不想活了！」

武小郎呵呵笑了。

這一頓酒菜至此已無味了，甘元三人忙起身，那程百里叫過伙計要算賬，武小郎大方的攬下了。

「我說過，這頓酒菜算我的，三位大人還是快辦公事的要緊！」

程百里當然不客氣，抹抹嘴巴便出門而去。

武小郎高興得幾乎拍巴掌，他吃了個酒足飯又飽等着拿鈔票了，銀票一樣是鈔票。

* * *

武小郎這才剛剛把冷被窩暖熱，房門有人在拍門，拍門的乃是程百里：「武小郎，開門了！」

「操，早不來晚不來，被子暖熱你來到。」

「開門，大人要見你！」

武小郎一聽是大爺要召見，他立刻起來穿衣裳，「呀」的一聲門開了：「程大人，二更天大爺找我呀！」

程百里道：「別說了，趕快跟我走！」

武小郎走出門，他的心中在琢磨，見了大人怎麼說！

只不過武小郎心中明白，寶塔官家是要定了。

他跟着程百里出了泰山酒館直往衙門走去，程百里邊走邊道：「武小郎，見了大人要正經，把你知道的說出來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三拜九叩也可以，少了銀子就免談！」

程百里叱道：「你他娘的上輩子是花子幫的吧！」

「哈……」武小郎笑了。

* * *

程百里帶着武小郎一直走到後衙，客堂上只見一位山羊鬍子半百老人偎着火爐在喝茶，程百里搶前一步上前行禮，這位大爺上下看着武小郎。

武小郎遠遠便跪下了：「給大爺叩頭。」

程百里已稟道：「武小郎一名帶到。」

「武小郎。」

「草民在！」

「武小郎，你眞的有辦法幫官府把東西奪回來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大人，如果依小

人的計策，絕無問題！」

忽聽上面坐的大爺道：「武小郎，你是怎麼認識橫山响馬的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的女人在十字坡開一家野店，偶爾會有幾個响馬人物經過，久了便認識他們幾個……」

大爺冷笑道：「你私通盜匪呀，知道嗎？」

武小郎一聽，道：「大人，小民沒那個膽子，小民既沒有與响馬勾結打刼，更沒向他們通甚麼消息，只不過在我們野店中大家打個招呼，這不算私通盜匪吧！」

大爺道：「知情不報就有罪了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大人，等我向官府來報告，响馬早走了！」

淡淡一笑，這位大爺道：「倒是很會說話，武小郎呀，我已聽了程捕頭說過你的計謀，很好，至於你索要的一千兩銀子，等到寶塔到了官家手中，你只管前來向本堂索取，本堂絕不會抵賴，你以爲如何？」

武小郎心中不愉快，一時間不好多說，但他以爲能要多少是多少，於是，武小郎笑笑道：「大人呀，你的吩咐小民不能不聽，只不過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大人，常言道得好，腰裡沒錢不敢橫行，一錢逼死英雄漢，大人總得先付點，也好叫小民應應燃眉之急吧！」

大爺立刻笑笑，道：「應該的，應該的！」他對一邊的程百里又道：「程捕頭，帶他去找出納，支五十兩銀子給他應急！」

武小郎一聽只有五十兩，這位大爺太小兒科了。

武小郎還能再要嗎，他只好對大爺一禮，道：「大爺呀，正月十五午時正，千萬要把兵馬調去橫山附近山林中藏着，等到山前殺起來，官兵圍上捉活人。」

大爺手揮幾下，道：「調兵遣將是官家的事，用不到你再多費心了。」

武小郎退出衙門外，他懷中只多了五十兩銀子，程百里對他笑笑，道：「武小郎，你這種賺銀子方法妙，我也看得眼紅紅，娘的，過幾天我不幹窮捕頭，也學你的樣吧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你開玩笑，好歹你是官，我算他娘的老鳥老蛋呀……只是這銀子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大爺說不會少給，那就是一紋也不會少給你，等到寶物到手，你就發了。」

武小郎當天便騎馬走了，他心中想：等到寶拿到，我完了，娘的你隨便定個罪，大牢裡關死我。

武小郎是不會上當的，他摸摸口袋裡的五十兩銀子，不由又樂了……不錯，能弄幾個是幾個，不要白不要，至於那件價值連城的寶塔，你們誰也別想要。

* * *

嚴冬天商旅少，十字坡野店門可羅雀，只不過開店的仍然過得很快活，至於如何快活？瞧瞧便知道！

野店前面，小丁小馬對坐在火盆邊，你一杯我一盅，高粱酒慢慢地喝，兩個人嘻嘻哈哈管他娘的，天塌了有王八蛋們去頂着。

野店的正房中，武小郎斜坐在半躺椅子上，他的頭前是張水柔，張水柔雙手在武小郎的身上用力捏不停，捏得武小郎齜牙咧嘴的差一點沒叫出聲來。

盧小玉在另一邊，只見她在火盆上把燒熟的栗子一顆顆的剝好了往武小郎的口中塞。

武小郎的一雙脚丫子翹在一條長櫈上，他抖呀抖地可自在吶。

這時候如果有人來衝着他唱一段梆子越調戲，那才叫愉快。

半晌，武小郎用力嚥下栗子，道：「今天初幾了？」

盧小玉道：「明天十四了，武哥。」

武小郎立刻挺起來，道：「快，我差一點誤了時辰！」

張水柔道：「怎麼了？後天才十五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到了十五就晚了！」

他忽的高聲叫：「小丁、小馬，套車了！」

張水柔道：「怎麼說走就走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趁此刻沒客人上門，咱們快把寶塔取出來，最好也把子金子取出來……」

張水柔道：「怎麼啦，武哥，你不打算回來了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很難說，我怕萬一……」

張水柔道：「武哥，只把寶塔取出來吧，我不打算離開十字坡。」

武小郎一聽，知道張水柔不會拋棄她爹娘留下的這片野店，何況孫二娘與張青二人就埋在十字坡後坡上。

武小郎也不多言，三人便到了水井邊，武小郎跳入木桶裡，繩子繫在腰上，他沿着井邊到了水井中，就在距離水面一尺處，武小郎找到了那個井壁暗洞，只見他用力把幾塊井壁石塊移在木桶中，立刻伸手插入壁內，上面的盧小玉與張水柔不約而同的問：「在裡面嗎？」

武小郎露齒一笑，道：「在，在，哈……」隨着他的話聲，只見

一個玲瓏剔透碧綠迷人的寶塔出現了，井口上，張水柔與盧小玉二人急把轆轆往上絞，直把武小郎弄到井口處。

武小郎先把寶塔交在盧小玉手上，然後自己跳出水桶，三人不停留，立刻奔進屋子裡。

張水柔笑笑，道：「武哥，是不是馬上走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妳別去！」

張水柔道：「爲甚麼我不去？我們三位一體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水柔，咱們要留後路呀，都去了，萬一計劃失敗，咱們連個投宿落脚的地方也沒有了。」

張水柔道：「小玉呢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她去，因爲那是她報仇的時機。」

盧小玉伸手拉過張水柔：「張姐，謝謝妳這些天來的照顧，我爲了報仇是不計一切的，我也分享了妳的愛，而妳又是那麼大方……」

張水柔道：「我的心中不大方，小玉妹子，我是因爲武哥愛妳，他愛的我也愛，當然，妳的遭遇我也同情，妳別以爲我殺人不眨眼，我也滿有同情心的，是不是？」

盧小玉一把抱住張水柔，她落淚了。

誰都看得出她流的是感激之淚。

* * *

武小郎駕着車，盧小玉依依的向張水柔、小丁、小馬三人直揮手，就在那匹健馬的拖拉下，藍布遮蓋的大車便咕里隆咚的上路了。

一道一道的黃土坡，枯樹枝上壓着雪，老鴉落在雪地裡，田裡的麥苗成了牠們的點心了。

武小郎趕車緩緩行，他心中有些犯嘀咕，此去橫山三百里，明日過午才能到，他與盧小玉併坐在車轅後座，那盧小玉今天似乎對他更體貼了。

盧小玉不時的吻一下武小郎，她還用力的抱緊了武小郎的腰，令武小郎以爲他才是天底下最最快樂的人。

只要不時的聽武小郎呵呵笑就知道他是多麼的愉快了。

這一夜趕路一百里，天黑來到一個黃土高坡下，這兒四下無人煙，武小郎便把大車停路邊，他車後取過乾草料拋在馬前，再把一床毯子披在馬背上，他拍拍馬匹道：「吃吧，歇吧，過兩個時辰咱們再把路趕！」

這時候大車上盧小玉已把吃的弄妥了，那是小丁小馬爲他二人包妥的乾糧帶高粱酒。

武小郎跳進大車篷子裡，盧小玉把被子遮蓋在武小郎的兩腿上，兩個人對面坐。

盧小玉不叫武小郎動手，只叫武小郎動口，她撕着兎子肉，一塊一塊的送入武小郎的口中，然後又一口一口酒的餵進武小郎的口中，這光景比新婚度蜜月的一對新人還要你儂我儂好幾倍。

武小郎享受盧小玉的溫柔，他小子還不知道盧小玉早已暗下決心了。

盧小玉的決心當然爲了報仇，這些天她一直未忘記公公王覺與她的小丈夫王天來，承歡在武小郎的身邊，她是不會露出哀傷的！

* * *

車子裡熱被窩中，車子擠睡男女兩個人是小了點，但也增添幾許情趣，偶爾伸腿壓在對方的身子上，偶爾彎臂勾住對方的脖子，當然還有壓在對方身上的時候，地方太小了嘛！

只不過愛到了沸點，甚麼地方就不太重要了。

這一夜武小郎感覺當個男人眞舒服，決定來生還要當男人，太過癮了。

天不亮，武小郎又套好了大車上路了，盧小玉如此的對他溫柔又體貼，他就是玩命也樂意。

武小郎趕車大道上，差一點又唱起梆子腔來了，如果不是盧小玉不時的吻着他，他早哼唱了。

* * *

果然，就在這天黃昏，武小郎已到了橫山前的那條小河邊，他把大車趕入附近的荒林中藏起來，取過木匣提手上，木匣中放的乃是翡翠玲瓏寶塔。

盧小玉跟在武小郎身後過了河，忽見山口處奔來兩個大個子，一瞧，武小郎就笑了。

「武兄弟，想你也該到了。」

燕大山與劉風二人來了。

武小郎迎上前，道：「好兄弟，我帶着盧大妹子一齊來，你二位知道的，盧大妹子等的就是這一天！」

燕大山與劉風二人忙向盧小玉抱拳，道：「山谷內咱們的花三頭目率人正守在那兒，快隨我二人進谷去！」

四個人匆匆奔進山谷中，只見山崖不見人，四人再走進一里深處，忽見兩邊亂石中站起四五十人，個個手上拿着刀和弓箭，這些人是第一綫。

燕大山指着一人對武小郎道：「三頭目來了。」

武小郎抬頭看，一個虬髯怒漢倒提着一根亮銀槍過來了，這人尚未到，已粗聲開口道：「武兄弟呀，大伙歡迎你到山上來呀，哈……」

武小郎忙施禮，道：「謝謝，

謝謝好哥兒們的關愛。」

燕大山與劉風雙雙走過來，那劉風道：「武兄弟，等到咱們把十萬兩銀子弄上手，大當家的有決定，派人到口外去買馬，武兄弟，咱們有了馬匹，行事上便方便多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武小郎心中想，到那時才眞正稱得上响馬二字了。

* * *

武小郎與盧小玉二人被招待在橫山大寨上，武小郎當着衆家好漢的面把那木匣打開來，嚄，在場的人都呆了，天下何人雕出這麼妙絕人倫的寶物，只見滿屋子綠光似碧海，果非凡品也。

武小郎對李小龍道：「明日午時，李當家帶此寶物到山下，你們一邊交物一邊交錢，十萬兩銀子你收着，等候率兄弟們殺過去，娘的，是生是死就是這一戰了！」

李小龍道：「錯不了！武兄弟，按你的計劃我依計行事錯不了！」

這一夜武小郎與盧小玉二人住在山寨上，二人無心再溫柔，倒是盧小玉不停的暗自抹眼淚。

* * *

「颯颯颯！」三連發，三支响箭射向天，山頭上立刻冒出幾十人，爲首的正是李小龍。

這些山上响馬極目看，小河遠方一共出現三批人，三批人一共三十六個人，這些人由三方面疾馳過小河，眞有訓練，三批人馬滙集在河岸邊，然後雙騎併馳過小河直往山谷口處馳來了。

這時候山上的人也往山下走，一夥人到了山崖處停下來，那李小龍的手中還捧了個木匣子。

李小龍站在斷崖上，他身後站着一字排開兩百人。

這時自谷口進來三十六個人高馬大的漢子，仔細看，這些人模樣眞粗獷，有一大半是虬髯大草鬍，闊嘴巴銅鈴眼，大巴掌同蒲扇一樣大。

這些人背上插着大砍刀，雙手抖着馬韁繩，他們幾曾把這些响馬放在眼裡。

雙方在山溪邊對峙着，忽見一人自馬背上跳下地，這人不是別人，大祭師烏拉托是也。

烏拉托走近斷崖下，他抬頭高聲道：「各位，你們當家的是那一位？」

李小龍大聲應：「我，你們是關外女眞國的嗎？」

大祭師道：「不錯，咱們正是關外客。」

李小龍道：「十萬兩銀子帶來了嗎？」

大祭師烏拉托反手取下背上的小布包，道：「北京京華錢莊的票子，一個不少的在此！」

他抬頭又道：「咱們的寶塔呢？」

李小龍舉着木匣，道：「在這兒！」

烏拉托一怔，道：「怎麼是那樣粗糙的匣子，打開來我瞧瞧。」

李小龍立刻把木匣子打開來，嚄！一片碧光射出來，那烏拉托立刻雙膝跪在地，他連連叩頭大聲道：「天神吶，神物就要再歸宗廟了！」

烏拉托身後的馬上大漢們也立刻躍下馬來伏地叩頭，眞的是一片赤誠丹心鑑日月了。

這些關外的來客在一陣謨拜之後，烏拉托已把布包舉得高高的，道：「請把我們宗廟神物歸還吧，這銀子你們可以派人前來拿！」

李小龍道：「我原打算索銀百萬兩，只因爲我那武兄弟一句話，如今這交換仍然由他出面吧！」

烏拉托心中對武小郎眞的太感激了，聽得李小龍的話，立刻大表同意的道：「應該的！」

就在這時候，斜刺裡走出武小郎來了。

只見武小郎走到烏拉托面前，道：「大祭師呀，我可是仁至義盡了。」

烏拉托幾乎想吻武小郎，道：「武小郎，你是我國的大恩人，女眞國以後歡迎你去玩。」

武小郎笑笑道：「我先瞧瞧你的十萬兩銀子。」

烏拉托把布包交在武小郎手上，道：「你數一數，十萬兩銀子一個也不少。」

武小郎只把銀票瞧了瞧，立刻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票面太大了，一萬兩一張呀，誰敢去京城換銀子。」

他對山崖上看了看，又道：「我不是說過嗎，要現銀呀，唉，我看你還是改日帶上現銀再來吧！」

說完他要回身走，烏拉托上前拉住他：「你別走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你沒帶現銀難成交呀！」

哈哈一聲笑，烏拉托道：「爲了怕中計被詐，我們才把銀票拿出來，你的腦筋不錯，誰有膽量去換這一萬兩一張的大銀票。」

他又看看山崖上，接道：「以爲不是咱們的神物，今日才知你的話是眞的，好，我們把現銀交出來。」

只見他往後手揮三次，三十幾匹健馬奔動了，這些馬匹有訓練，一匹接一匹的繞過武小郎與烏拉托，每過一匹就見馬上大漢抛下一個帆布袋子來，剎時間堆了一大堆在地面了。

烏拉托指給武小郎看，道：「

武小郎，你瞧瞧，全部一共十萬兩。」

武小郎上前打開一袋看，銀光四射是銀元寶，這些韃子們眞有錢，可也全是漢人的錢。

武小郎道：「好，我這就去把你們的神物取過來。」

烏拉托一聽，眼也睜大了，他深呼吸的難開口，武小郎已奔向斷崖處，他高聲道：「李當家的呀，十萬兩銀子你派人去拿吧，這寶塔你可以交給我了吧？」

李小龍不開口，他只揮手，只見一個大漢走過去伸手接過寶塔就往崖下走。

這人走到斷崖下，兩邊冒出近百人，這些人也有秩序，一路走到那堆銀子的地方，每一袋銀子三千多兩重，那得兩個大漢用力抬，果然，每兩人抬一袋，急匆匆的往山上走，拿寶塔的大漢已把寶塔交在武小郎的手中了。

武小郎雙手托着寶塔，他恭恭敬敬的送到烏拉托的手中，道：「眞的捨不得，這寶太好了。」

烏拉托雙手發抖掉眼淚：「謝謝，謝謝！」

他接過那寶塔高舉過頂，這項交易成功了。

原是雙方歡喜收場的，不料突然間附近傳來「轟轟轟！」連續三响，嚇得人們一瞪眼，立刻間兩邊傳來喊殺聲。

「殺呀！」

衆人仔細看，嚄！小河那邊山溝荒林中奔出三百官兵來，這些官兵舉刀往這面包圍過來了。

那雙手抱緊寶塔的大祭師烏拉托怒視武小郎吼叱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怎麼會知道，大概官兵來捉强盜，你們的運氣不好撞見了。」

大祭師叱道：「放屁！天下那有那麼巧合的事，必是你這可惡的東西設下的陰謀。」

武小郎大叫道：「冤枉呀，我也要逃了！」他邊叫邊往一邊跑，官兵們已衝過河來了。

又是一個突然「轟轟！」聲，山崖上也傳來大聲喊：「兄弟們，衝呀！」

這是橫山响馬們在吼叫，只見自斷崖的兩邊宛如螞蟻出窩似的衝出三四百個怒漢來，這些人舉刀奔殺着，一邊狂喊：「狠宰啊！」

「殺！」

三十六名馬上怒漢拍馬狂馳在小河岸的這片沙灘上，他們繞成大圓圈交互掩護着，那河對岸過來的官兵們排成人字形圍上來，怒馬奔來也不退，舉刀砍馬腿，却被馬上大漢揮刀阻住。

此刻，什麼是官兵呀，什麼又是响馬？此刻是刀口一致對外了，娘的，大伙力量結起來，幹吧！

忽起大祭師烏拉托狂吼一聲：「併排衝過河呀！」

「殺！」

刀聲槍聲發出刺耳的撞擊聲，三十六匹怒馬立刻併肩雙雙往小河邊衝去，立刻間，附近傳來大吼：「射！」

「錚錚錚」一陣箭雨，立刻就有幾匹馬倒在沙灘上，馬背上的大漢揮刀便往官兵陣中砍到。

這些大漢都是百中選一的武士，個個身手了得，照上面便有七八個官兵抛刀洒血滾翻在地。

兩次衝擊來到小河邊，十一個大漢被迫下馬幹起來，這些韃子們有訓練，三個人、三個人成品字形同幾十個官兵殺在一起。

另有十二個大漢拍馬往响馬陣中衝過來，雙方快接上手，這十二人已躍下馬來了。

果然，他們也成品字形的衝過去，光景還眞的想以一當十的幹了。

只不過响馬陣中過來的頭目不好惹，李小龍率領着索明、花化人、呼延壽三人，左有張千里、公孫浩、楊三郎、李杰、朱才和呂忠，右有時九子、柴大官、燕大山、劉風等十多人，這些人全是當年梁山好漢們的後代人，一個個家傳武藝精，雙方立刻狂殺起來了。

再看中間那十三人，那大祭師烏拉托懷中抱定寶塔不放鬆，他躍馬在中央，十二名韃子圍定了保護他。

烏拉托緩緩往河邊移，只是前面早被官兵擋住了，他在馬背上四下看，忽的河岸邊人影在浮動，原來那地方藏了弓箭手。

就在一陣搏殺中，小河岸邊已躺下幾十人，是死是傷天知道，官兵們死得眞不少，再看那十一個大漢，大半頭上背上在流血，他們這是拚上了命，此刻只有抱定置之死地而後生了，便是再流血也不倒下去，除非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

* * *

山谷口，十二名韃子眞英勇，原來他們是抱定了必死決心堵住山上响馬們攻過來，他們想也想不到响馬之中還有那麼好功夫的人，只幾個車輪似的照面，就被化解開了，韃子們的陣勢立刻間變成了一對一的局面。

這才是眞正拚命的時刻到了，只見以李小龍爲首的十多人，拚殺中一聲厲叫：「螞蟻雄風！」

「殺呀！」

只見山邊圍的衆响馬們立刻舉刀紛紛圍上來，韃子們被隔開，立刻顧前難顧後的被亂刀一陣殺。

「啊！」

「哎啊！」

挨刀的反應總是這模樣，烏拉托聽得心神一震，在他身邊的有個紅臉大漢，此人正是去過十字坡的洪超。

洪超大聲叫：「大祭師，我們飛馬過河了！」

烏拉托也不管一切了，他與洪超二人忽的狂叫大喊着：「衝呀！」只見兩匹千里胭脂寶馬一躍四丈高下，從人們的頭上飛過去直往小河邊衝去。

忽的傳來大聲叫，那是程百里的聲音：「攔住他們呀！」

小河邊又有甘元與杜大北的叫聲：「射死他們！」

立刻間，弓箭一陣勁射，半空中傳來馬嘶聲，只是兩匹馬太快了，幾個起落已到了河對岸，山坡有個彎，兩匹馬到了彎路來一個急轉彎，大祭師的臉上有了笑，寶塔已經到手了。

就在二人得意時候，兩匹馬忽的來一個馬失前蹄，雙雙翻滾在地上，大祭師也了得，拚命護住懷中的寶塔往道邊滾去。

那洪超也是灰頭土臉的自地上站起來，於是，二人的面前三丈遠處站了兩個人，那是一男和一女。

大祭師這才發覺有一根蔴繩繫在路邊的樹身上成了絆馬索，武小郎與那個在十字坡的女子就站在他們的面前。

大祭師雙目一厲，叱道：「武小郎，三千兩銀子花光了嗎？」

淡淡一笑，武小郎道：「大祭師，我這一回不再要銀子了，我要你們的命。」

大祭師冷笑道：「就憑你？」

那女的，不錯，正是盧小玉，她此刻手握雙刀，以刀指向大祭師與洪超二人，冷厲的叱道：「血洗我一家的就是你們這批韃子了，是不是？」

洪超立刻指着盧小玉叱吒道：「大祭師，她果然是王覺的小媳婦，她沒有死，她還活着。」

烏拉托一怔，盧小玉道：「我沒死，你們就死絕吧！」

烏拉托道：「洪超，你還收拾不了他兩個嗎？」

洪超哈哈笑道：「大祭師，你太抬舉這小子了。」

武小郎冷冷道：「我以為你二人應該聯手上。」

烏拉托道：「你不配！」

洪超已揮刀向武小郎殺來了，盧小玉向着大祭師，但她未出刀，她只是怒視着烏拉托。

武小郎見洪超出刀猛，好像一刀之下就解決問題了，他還等什麼？大家只一招見分曉吧。

「天泣刃！」武小郎的旋風刀法要命的一招使出來了，那層層刀芒看來是罩向洪超的，但就在洪超側閃中，武小郎忽的把目標改向大祭師烏拉托罩過去，這是突然的一招誰也料想不到，大祭師猴叫一聲閃三尺，肩頭上一刀連下臂，鮮血已抖落一地。

大祭師的寶塔沒抓牢，落地一半被武小郎接手上，只見他平地風捲殘雲，抖手把寶塔拋向盧小玉：「接住！」

這幾下子說來慢實則快，等到洪超再殺來，武小郎揮刀迎上了。

大祭師痛得直哎呀，他還伸手向盧小玉索他的寶塔。

盧小玉冷冷笑，忽聽武小郎又是一聲厲叱：「血泣刃！」

血泣刃比之天泣刃更殘酷，飛耀的冷焰閃過洪超他那無奈而暴出的左臂「卡察！」一聲被一刀劈斷了：「啊！」洪超叫聲宛如野狼嗥，地上的斷臂還會跳，只不過洪超右手還有刀，他狂殺二十一刀玩命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盧小玉一聲厲吼：「殺！」

「啊！」大祭師的肚皮上一把尖刀，那盧小玉並不去拔刀，她騰出一手抱住那座翡翠玲瓏寶塔直往後山坡狂奔而去。

她也不管武小郎了，但她明白，武小郎必殺洪超。

就在盧小玉奔入一片荒林中不久，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大叫：「哎……」盧小玉笑了。

盧小玉只笑了幾聲，臉上便露出一片淒苦道：「武哥，眞對不起你了，我不能再同你住一起了，我不能分享張姐的愛，你已爲我報了大仇，咱們來生再見了。」

盧小玉眞果斷，她的行動就如同當初她生生的要把身子送交武小郎手中一樣的堅決，她在當時的環境中，除了以身相許外，還能有什麼方法令武小郎感動？

盧小玉走了，她也報了大仇。

小河那面傳來「轟轟」響的聲音與喊殺，武小郎從附近的大樹上登高望過去，只見河岸那面分兩下，一下裡山上響馬們往山上撤，受傷的也抬回山中了。

另一邊是官兵們，官兵們夠淒慘，來了三百死一半，不，也許只是帶傷的有一半，他們不去追響馬了，忙把死傷的往馬背上馱。

雙方撤得還眞快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山谷與河岸邊又恢復了平靜，仔細看過去，地上仍然有屍體，那是自關外來的三十多名武士們的屍體，全被亂刀砍死的。

如果說這就是勝利，這勝利留下了無限的災難與仇恨，因爲，從此胡人更造反，他們一心要進關，大宋江山果然會完蛋。

* * *

西北風呼嘯着又刮來了，武小

郎愉快地自大樹上躍下地，他一頭鑽進林子裡，一邊跑一邊叫：「喂，我親愛的小玉呀，妳的大仇報完了，咱們回十字坡去過太平日子了。」

他在林子深處找到他的大車，再把馬套上去，再呼叫：「小玉，小玉呀，回家啦！」

武小郎叫了半天未聽有回音，他伸手撩起車門帘，嚄，一條絲巾上有血字，上面寫着五個字：「武哥，謝謝你！」

武小郎一見就知道盧小玉走了。

武小郎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，他淡淡一笑，喃喃道：「小玉呀，我祝福你。」

武小郎如果不難過，那才是騙人的，他趕車走在大道上充滿了失落感，想着溫柔的盧小玉忍不住的一陣唏嘘。

武小郎趕大車不時的回頭看，他看車篷內更傷心，如果此時小玉在，二人必會在西北風的奏樂聲中抱在一起了。

猛古丁一聲吼：「站住！」

武小郎抬頭看，程百里與三個軍官攔住他。

程百里叱道：「武小郎，下車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幹什麼？」

程百里道：「娘的，你出的好主意，寶塔還是被韃子弄跑了，咱們空歡喜一場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我也不想太爺的銀子了，我倒楣，可是你們也飯桶。」

程百里叱道：「少放屁了，你下車走路吧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爲什麼，這是我的大車呀！」

程百里吼道：「你瞎了眼不是？官兵有人受重傷，需要在大車上躺着，你的大車勞軍了，你小子走路吧！」

武小郎嘆口氣道：「娘的，百姓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，呶，車是你們的了，可別說什麼勞軍，就算是我把大車送給瘟神吧！」

武小郎果然不要他的大車了，他跳下地就走，他直奔十字坡，他的心中苦了些，可也相當的踏實。

* * *

現在應是陽春三月天了吧，武小郎拉了一張欖子坐在十字坡前的大槐樹下面，他的對面坐着張水柔，有一壺茶與幾碟乾果放一邊。

武小郎遙望向遠方，他的臉上有笑靨，張水柔笑問：「武哥，咱們許久未去泰山城了。」

武小郎道：「去泰山城幹什麼？還去扮海棠大盜呀？」

張水柔道：「咱們不扮海棠大盜，城裡逛逛也好呀！」

武小郎道：「有什麼好逛的，我討厭遇上那個程百里，我每天只看妳，水柔呀，我怎麼看妳都順心順眼的，我好像這一輩子也看不膩。」

張水柔笑瞇瞇的道：「白天看，晚上床上你更看個沒完沒了的，看得人家心眼癢癢的，你呀，嘻！」

武小郎還眞有一套，張水柔再是厲害也跑不了的了，妙嘴遇上妙賊，神仙也會笑破肚皮。(全文完)

上文提要： 龍一飛帶領阮不悔等人向海千仁欲索回當年被搶去的翡翠貓，醉和尚做調人勸他們拿出來免得動刀槍，但海千仁不答應，雙方動手，海千仁三兄弟及諸人被阮不悔殺得慘敗，祇好……馬家寨的船繞入象山港，龍一飛決心向四明和尚收回當年被搶走的瑪瑙佛像，四明和尚也與海家兄弟一樣慘淡收場，宮玉人則乘亂要挾四明和尚……

新派武林俠義故事／辛彥五・文 可飛・圖

霸王刀

乘勝追擊入太湖　挾持把頭奔橫山

四明和尚冷笑，道：「他們祇爲取寶而來，祇要我交出寶物，他們不會再覬覦我別的東西，因爲他們自認俠義，更何況還有個醉和尚在場，他們不會說了不算！」

他看看宮玉人手上的三絕針，又道：「妳就不同了，我一旦啓開暗門，妳必下手取我性命，江湖上的玫瑰娘子，她的話誰相信？」

四明還眞的說穿了宮玉人心中毒計，但她仍是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四明，看你把我說得多麼毒呀，休忘了夜來我們在一起，我對你曲意逢迎，你還抱我叫我心肝吶！」

四明和尚冷笑道：「少來，在妳心目中，那也祇是逢場作戲而已。」

宮玉人雙目突然一厲，猛的一個右手甩……

「啊……」

窗外一個和尚大叫着便往院中倒去，祇見一根三絕針已釘進那小和尚的右眼直入腦袋，小和尚死得眞慘！

宮玉人冷冷道：「再有偸窺，休想活命！」

禪廂外立刻有奔走的聲音，四明和尚斜撐在禪床上，他咬牙切齒的道：「我要撕了妳這毒女人。」

宮玉人大笑，道：「你已是泥菩薩過河了，嘴巴裏發甚麼橫呢！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沒有我的啓動，便是妳拆了這房子，妳也休想找到佛爺藏金之地！」

宮玉人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不會叫你死的，祇不過我會慢慢的折磨你，直到你大方的，要命不要銀子的啓開你這藏金之地。」

四明和尚賁怒的厲罵：「妳這惡婆娘，怎不想想我曾爲妳與海千剛醫傷，再怎麼說，妳也不應把主意打到佛爺頭上吧，良心何在，仁義何在？」

宮玉人一聽不由得吃吃笑了。

她擧着三絕針盡在一把尖刀上磨呀刮呀，道：「四明，你也知道良心？你也要談仁義？多少坑人的事你常幹，你走出廟外便是强盜，你講仁義？狗屁！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我却對妳與海千仁一番招待，還有那高天河與魏老八，不都是妳一夥的？」

宮玉人沉叱，道：「少閒扯淡了，你是開不開？」

她把那三絕針自尖刀移至四明和尚肩窩處，又道：「總得叫你吃點苦頭吧！」

她用針尖去刺四明那片鎖骨，扎得四明一聲長叫：「哎……妳！」

宮玉人突然拔針，四明全身一哆嗦！

「可惡啊，妳這毒女人！」

宮玉人可就吃吃笑了。

那四明還眞的能苦撐，他二人就在四明這禪房中窮折騰，旋踵間天快到二更天。

＊　＊　＊

宮玉人還眞的會整人，她把三個和尚趕到對面的廂屋中，吩咐三人不許走出來，誰出來誰就如同院子裏那個年輕和尚一樣。

三個和尚明知打她不過，誰還敢隨便走出門。

宮玉人眞會作弄人，她把吃的也端進禪房中，她吃，也把吃的往四明和尚口中送。

四明當然吃，他早就餓了。

宮玉人邊吃邊道：「四明呀，你瞧瞧我對你有多好！」

四明道：「祇怕妳取走我的藏金以後就不會對我如此照顧了！」

宮玉人把一包傷藥攤開來，再把白布附上去，然後又把藥壓在四明和尚肩上傷處，笑道：「我是眞心對你好，你別想着我會殺了你，不會的，絕對不會的。」

四明覺得傷處痛苦減了不少，心中在想着如何才能把這毒女人幹掉。

想到如何整人，四明立刻咬牙，因爲他的那袋子裝的化骨毒粉被阮不悔挑落掉，不知到那裏去了。

四明再看禪房中，他無奈何了！

宮玉人却又把她的三絕針取在手上了。

「我呀，我把這針往你的大腿筋上扎進去，那滋味就如同你被火燒，哈哈……來，試試就知道了！」

四明忙着把腿收起，大叫：「不……不！」

宮玉人道：「我也不喜歡這個樣呀！可是，可是你又不合作，我生氣嘛！」

四明和尚見這宮玉人一邊開他玩笑，一邊對他下毒手，被她整不死，被她整得也最難受！

就在四明和尚生死兩難的受大罪時，忽聽得四明廟中有人在拍門。

誰會連夜趕上山裏來？

宮玉人就是想不通，她拉開門向着對面屋裏三個年輕和尚吩咐：「去，看看是何人在拍門，回來告訴我！」

對門裏，三個和尚出來兩個，匆匆的走過大殿到了山門下：「誰呀！」

「快開門，是我！」

「你是誰呀？」

「娘的，海二爺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呀，我那天獨自回六橫，臨走還拿了藥幾包，全忘了。」

「呀」的一聲廟門開了，兩個和尚幾乎是見了救命恩人似的，道：「海二爺，快救救我們師父吧！」

海千剛一聽大吃一驚！

四明山半夜來了海二爺，海千剛聽得兩個年輕和尚的話，立刻拔出腰刀，道：「發生甚麼事了？」

年輕和尚道：「與海二爺同來咱們廟裏的那位女施主，我師對她也不錯，尤其那天你帶了藥回六橫，我們小心侍候她，不料我師受重傷，她立刻變臉了，整得我師父死去活來，如今還未罷手吶！」

海千剛一聽，吃驚的道：「會有這種事？快，我去後面瞧瞧去！」

海千剛爲甚麼在此時趕來四明廟湊熱鬧？

當然是有原因的，六橫島上海家三兄弟與四明和尚交情好，海千仁更知道四明和尚不但武功高，四明和尚的醫術更高。

如今，六橫島不少人受了傷，海千仁的傷更重，他們需要四明和尚前去爲他們治傷，所以海千剛趕來了。

海千剛想不到宮玉人會對四明和尚下手，他匆匆的趕到廟後院，已聽得宮玉人吃吃笑，四明和尚則哎哎叫。

海千剛「轟」的一聲，推開禪房門，他吃驚的怔住了！

宮玉人也怔住了！

海千剛發現禪床上不但躺着一身血汚的四明和尚，而且還見一根繩子把四明和尚拴住，宮玉人坐在床邊上，她手上一根三絕針與尖刀在磨蹭得沙沙響。

宮玉人見海千剛突然出現，吃驚的道：「海老二，你怎麼半夜三更天趕來呀！」

海千剛却指着四明和尚，道：「這是幹甚麼？」

四明和尚見來了海千剛，他發一聲吼，道：「海千剛，我們交情不薄，你看看這女人，她啃吃不到別人，反回頭咬一口，咬上我來了！」

宮玉人吃吃一笑，道：「海老二呀，幫我勸勸這個和尚，祇要他把機關啓開，我保證不殺他。」

四明和尚大怒，道：「聽聽，我把你們當客人，還醫治你們的傷，怎麼，恩將仇報要搶我呀！」

海千剛身上的傷快好了，阮不悔找上六橫島的時候他未出刀，所以他才能趕來四明山。

海千剛心中明白，自己不一定打得過宮玉人，但也不能再叫宮玉人坑四明。

當然，海千剛也發覺，四明的身上有刀傷，右肩臂不能動，難怪四明會受制於宮玉人了。

海千剛走上前，他低聲的對宮玉人道：「玉人，我知道妳急於找那八大件寶物，是不是？」

宮玉人冷冷道：「八大件呀，哼，他的那件寶物我見過，我却知道已被人家討回去了，你看他這傷！」

海千剛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妳說甚麼？」

四明和尚忍不住吼道：「海老二，你還不快把我身上繩子去掉！」

海千剛對宮玉人道：「玉人，四明大師失寶已夠傷感，爲何又把他……」

宮玉人吃吃一笑，道：「海二爺，難道你不打算看一看四明大師的寶藏嗎？機會呀，不看白不看呀！」

海千剛立刻明白了。

宮玉人這女人正是趁火打劫，她要在四明和尚毫無招架之力的時候，把四明和尚的「存貨」搜刮一空。

雖然未取得八大件中的任何一件，想這四明和尚經常扮演着獨行大盜，必也是弄了不少寶物，此時不取更待何時呢！

心念間，海千剛道：「玉人呀，我便老實對妳說，我們六橫島也被那阮小子找上門，且把八大件之一的『南海翡翠貓』奪走了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四明和尚吼罵道：「操那娘的，去了六橫島，再到四明廟，眞是可惡哪！」

海千剛道：「且又殺傷我們許多人，我大哥三弟也重傷，四明大師，我是來請你去六橫島，一方面爲傷者醫病，另一方面大家聚在一起再商量，如何收拾龍一飛與那個姓阮的小子！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正合我意，祇是……」

海千剛立刻對宮玉人道：「玉人，妳也同我去六橫島，我海千剛不會虧待妳的。」

宮玉人一聽，吃吃一笑，道：「晚了！」

海千剛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宮玉人道：「我已經整得和尚死去活來，他會忘了今天這回事？他恨死我了！」

海千剛道：「四明大師海量，如今大家需要的是團結一致，來對付龍一飛他們，對不對？」

他轉而看四明和尚，又道：「把這事當成誤會，甚麼大不了的也算了！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我原是對她不錯的，我留你們，也是爲你們治傷，祇要一條心，我也就不計較了。」

宮玉人冷冷地道：「人心隔肚皮，我猜你口是心非，如果有機會，你絕對不會放過我的，對麼？」

海千剛道：「我保證，玉人，妳安心啦！」

四明和尚接道：「其實，我的存貨也不多，祇不過有幾件金器手工細，實在太喜歡，太愛了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宮玉人一瞪眼，道：「也罷，既然海老二如此說，我信得過你海老二，祇不過我已費了一天時間，總不能白白幹一場，我祇想看看你收藏的寶，這樣你可以放心了吧！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爲了證明對妳言歸於好，我打算送妳一件，以示我心。」

宮玉人一喜，道：「眞的呀，不好意思嘛！」

海千剛已哈哈笑了。

四明和尚道：「可以爲我鬆綁了吧！」

不用宮玉人動手，海千剛已經動手解開四明身上的繩索了。

四明和尚對海千剛道：「你海二爺前殿等着我，我取一件送宮施主。」

海千剛一笑，道：「當然，當然！」

宮玉人跟着海千剛往外走，她走了幾步又站住了。

便在這時候，禪廂中發出「喳喳喳」聲響。

立刻，宮玉人回身平飛，她一頭撞進禪廂中，祇見禪廂後牆露出個三尺高的洞，四明和尚已經舉着燈下去了。

宮玉人心中冷笑，她才不會上當。

她當然明白，她把四明和尚弄得幾乎要吃她的肉喝她的血，恨之入骨了，就憑海千剛幾句話，四明和尚就會忘了折磨而不咎既往？

三歲的小孩也不會信的！

四明和尚不是善類，他不會有菩薩心腸的！

四明和尚爲了討好宮玉人，他自願送宮玉人一件金器，那祇是穩住宮玉人，先解了他身上的繩索。

需知四明和尚兩臂不方便，一手斷去三指，另一臂因爲肩上挨刀抬不起來，但他的雙腿完好無缺，眞要動手，他出腿一樣要人命！

江湖上誰不知道四明和尚武功高！

＊　＊　＊

此刻，宮玉人尖刀指前方，像條花蛇也似的，溜進斜梯下面的地道中了。

這時候，前面舉燈的四明和尚宛似未發覺有人跟上來似的，往地道前面走着。

宮玉人心中竊喜，幾乎要笑出聲來了。

忽然前面的燈一暗。

地道中立刻伸手不見五指。

宮玉人楞然欲撲往前面，忽聽得地道口又發出了「喳喳喳喳」聲音，隨又發出了「轟」一聲響。

宮玉人回身欲退，她奔回洞口處斜着身子撐起雙手，於是，她知道上當了。

洞中，四明和尚忽的哈哈狂笑起來。

宮玉人叫道：「四明，放我出來！」

四明和尚收住笑，他開罵起來了。

「臭女人，操他娘的，妳有多大道行，也敢把腦筋動在佛爺身上，祇妳在佛爺身上動的手脚，已令佛爺自覺奇恥大辱，可惡呀，佛爺難得爲妳做件好事，却差一點一世英名壞在妳手中！」

宮玉人道：「海千剛會找你算賬的，四明，你休得意太早了！」

「哈哈，海老二與咱是合穿一條褲子的好搭檔，許多買賣我兩家合作幹，妳這臭女人沒有在呂師爺的身上弄到好處，把惡主意轉到佛爺頭上了。」

宮玉人大叫道：「臭和尚，你想怎樣？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死要叫妳死得明白，佛爺把妳引入通往鬼門關的路上了，哈哈……」

宮玉人道：「四明，我投降，我服了你，我以後聽你的，你祇要放我出去，我做牛做馬也願意，你放我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放我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你要我死在這兒呀，我不想死呀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就在這一聲笑中，黑漆漆的地道中，突然發出一陣「絲絲」聲，響起來好像甚麼地方漏了氣。

不旋踵間，就聽得地道中傳來尖聲狂叫：「哎唷，哎……唷……」

聲音漸漸的小了，漸漸的地道中沉靜了。

沒多久，就見四明和尚從另一牆邊暗門處走出來。

禪廂門外，海千剛早就站在那裏了。

四明和尚帶着一身的傷，對海千剛道：「這個女人太過惡毒了，我自以爲比她還矮三分，娘的，差一點死在她手裏，多虧你趕來了。」

海千剛道：「大師把她怎麼樣了？」

「消失了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佛爺叫她化爲膿血而亡，如今正在受活罪吧！」

海千剛搖搖頭，道：「多美的女人呀，偏是心眼歹毒，還準備把她弄上六橫島吶！」

四明和尚對着另一邊的廂房，道：「你們都出來吧！」

嘍！到這時候，才見那三個和尚跑出來。

三個和尚齊聲道：「師父！」

四明和尚道：「院子裏這屍體抬去埋了，等一等再去地道，把那一灘血水淸除掉，關上廟門別出去，師父我暫去六橫島，不日自當趕回來。」

宮玉人果然死得慘，地道中那麼一大灘黑濃水和着爛衣衫，她已是枯骨一堆了。

宮玉人的心機，還是比四明和尚要差上一大截，她若守住洞口不進去，這情況就不一樣了。

馬家寨的大船未回馬家寨，因爲龍一飛有計較，大船進入杭州灣，然後再由內河入太湖。

他們爲何入太湖？

太湖水寇「虎頭盗」毛洪年的老窩在那裏！

毛洪年的勢力大，足可以與海上的大海盜沈東海勢力比個高下。

人們祇要發現太湖船上的人身穿黃衣衫，光赤着一雙脚丫子，那準是毛洪年的人。

現在，龍一飛與醉和尚帶着阮不悔來了。

馬家寨的大船進入了太湖以後，龍一飛便不時的反手摸他的後肩窩，然後拍拍斷了的腿。

爲甚麼他有這個舉動？

龍一飛忘不了這兩處傷。

因爲毛洪年當時滾刀殺，先砍斷龍一飛一腿，當龍一飛滾飄着入海中，毛洪年的左手短刀飛擲出手，生生扎中他的後肩上。

這是血仇，必然要用血來還，江湖就是這樣子。

龍一飛坐在艙中與醉和尚喝着酒，阮不悔呆立在船艙門口看風景。

要知太湖的沿岸風光甚美，阮不悔就以爲這兒的風光不比杭州差多少。

湖面上看小風船，三兩隻一夥在遊湖，遙望遠處，煙波浩渺，帆影點點，光景是十分恬淡的。

阮不悔就想不通，如此佳境怎會出了水寇那批人。

＊　＊　＊

就在馬家寨的大船駛入太湖四個時辰之久，忽見迎面飛一般的駛過來兩條快船。

兩條船上果然盡是黃衣漢，祇見兩船快駛到大船時，已傳來吼叫聲：「落帆，落帆！」

馬家寨上的大船不爲所動，仍然往前駛！

馬三元是要把船駛往横山，那兒才是毛洪年的老巢！

龍一飛有交代，祇有到了横山，才能找到毛洪年，也才能把寶物追回來。

醉和尚不祇一回的對龍一飛道：「和尚捨命陪君子，你走天邊我跟去。」

龍一飛回以哈哈笑：「大師，最後咱二人結善緣！」

他這是甚麼話？

醉和尚早就明白在心裏，他祇是不說而已！

此刻，兩條水寇快船分開兩邊，把馬家寨的大船夾心餅也似的夾在中央，祇是大船不落帆，兩條快船上，黃衣漢子們舉着手中刀，厲罵：「還不落帆呀，再不落帆爺們殺上去一個活的也不留！」

「喂，找死不是，快停船！」

「颼！」有支箭射過來了。

馬家寨的這條大船上，馬安太急叫道：「有箭，大家小心吶！」

「颼！」

立刻射來三支箭，馬安太又叫：「找地方躲着別露面。」

於是，醉和尚走出來了。

「喂，你們帶路吧，咱們是前來拜山的呀！」

「和尚，你那裏卓錫？寒山來的嗎？」

醉和尚道：「普陀山來的，請帶路。」

「先停船，要檢查！」

醉和尚道：「別痲煩了，到了橫山再說啦！」

快船上有個大漢揮着刀，叱吒道：「和尚，這是咱們規矩，上橫山就要停船檢查。」

另一快船上也吼道：「靠上去，靠上去檢查！」

箭不再發了，兩條快船掉轉船頭，立刻往大船兩邊貼靠過來。

這些快船上的舵手均是老手，靠船十分快，刹時間兩條船就快靠上了。

醉和尚手持木杖淡淡的道：「總是免不了『先兵後禮』再玩命！」

於是，快船上有個大漢躍身落在大船頭上，他手持砍刀便要去砍馬三元，這動作被醉和尚發覺了，他大吼：「看打！」

醉和尚掌按艙頂平飛過去，出杖便攔住大漢的刀。

這動作立刻引得大漢怒視醉和尚，道：「找死！」

醉和尚笑道：「怎麼見面就殺人？」

大漢冷笑道：「不聽呼叫就該殺！」

醉和尚道：「强梁不如商量，你們這是……」

「檢查！」

於是，阮不悔與龍一飛站出來了。

他二人原是不想露面的，因爲那天在天平山阮不悔出刀解了杭州四維鏢局的危，也殺了太湖水寇幾個人，他一旦出面，事情就有變。

然而，事情偏是這麼發展。

前艙中走出阮不悔，上船來檢查的黃衣大漢猛一震，雙目一厲間，馬上又跳回自己船上，他戟指阮不悔，吼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原來在這兒！」

但是，他跳回的動作，好像是見了鬼一樣！

阮不悔早忘了這人是何人，他祇是那天出刀助四維鏢局一把，敵人是誰，他根本不記在心上。

他祇要舉刀砍向圍他的人。

阮不悔嘿嘿一笑，道：「怎麼的，你老兄認識在下？」

那人叱吒道：「便剝層皮大爺一樣認識你，小子啊，你出刀就要人流血，想不到你也敢到爺們地頭上，今天叫你來得去不得。」

阮不悔指着自己鼻尖，道：「你認出我是你們仇人呀！」

那人嘿嘿笑得齜牙咧嘴，道：「小子呀，天平山的山溝下，你出刀就傷人，咱們二當家的腿才好沒有多久，三當家雙肢挨刀幾乎變殘廢！」

他好像越說越火大，立刻衝着另一條快船上吼叫：「吹號角，冉五爺就在這附近，快，仇人上門了。」

果然，另一船上響起了「嗚嗚」聲。

不旋踵間，遠處也響起了回音。

醉和尚發覺原來這些人吃過阮不悔的虧，雙方這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。

他看看兩條快船上的人，大約二十四五個，但對方又召喚附近的船，這就有些傷腦筋了。

醉和尚想了一下，便對那人道：「施主呀，你們稍安勿躁呀，咱們此去是往橫山找你們毛當家的，何必一定要在中途打一架？」

那人嘿然道：「就在湖面消滅你們，當家的必定大爲高興！」

他回身對兩條快船上的人吼道：「兄弟們，爲天平山死去的十多位兄弟報仇呀！」

「殺！」

「狠宰啊！」

兩船的回應令人吃驚，那大漢冷厲的又高聲道：「圍住了，等候五爺發落了。」

他以爲這是在船上，太湖是他們的地方，圍緊了船就等着殺人了。

龍一飛火大了。

龍一飛拄着拐杖在艙門邊，他早就想發火殺人了。

「不悔，準備痛宰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大叔，你回艙中歇着，這兒搏殺不會太久的！」

龍一飛對醉和尚道：「大師，一羣頑猴而已，咱們少理會，喝酒！」

醉和尚道：「龍大俠，和尚不忍殺孽重，有意勸阻他們別動刀，你先回艙去。」

他轉而對那人道：「施主呀，咱們有甚麼天大的老賬要算算，就請上了橫山再說，咱們跑不掉的。」

那人以爲湖面才是最有利的地方，忍不住得意的冷笑：「就在這兒幹也是一樣的！」

這兒船在駛着，這兒也準備幹上了，兩條雙桅快船把馬家寨的大船夾在中間，祇差未用繩拴起來。

便在這時候，忽的有人大吼：「五爺來了！」

果然一艘三桅大船正滿帆駛過來，船上的人有幾個高高的站在船頭往這邊看，指手劃脚的談論着。

快船上的大漢高聲叫：「五爺，五爺！」

來船上站在船中央一個矮壯漢子回應，道：「尹老七，甚麼事？」

原來這人姓尹，聽得來船的問，便指着馬家寨的船上，道：「五爺，這船上的人就是天平山殺咱們十多人又傷了二爺三爺的傢伙，他自投羅網來到太湖了。」

那矮壯漢子牛蛋似的大眼一厲，道：「甚麼？你看清楚沒有？」

不用姓尹的再開口，阮不悔已舉手道：「喂，就是我，可不可以到橫山再較量！」

矮壯漢子手臂上掛着一條鍊子九尺長，鍊子兩端掛着九寸長兩隻尖尖甩頭，那玩意可以殺人，當然也可以甩入水中刺活魚。

這人乃是太湖水寇的五把頭冉濤。

那日天平山下一場搏鬥，太湖水寇中他沒有去，他留在橫山調度湖面上的船隻，得知天平上失利，冉濤指天指地的罵了幾天不住口。

可好，如今阮不悔自己送上門來了。

冉濤一聽哈哈笑，他一雙甩頭分別提在手上，道：「兄弟們，給我圍緊了！」

「殺！」

如今三條船把馬家寨的船緊緊的圍住了，姓冉的大吼：「還不快快落帆！」

他吼叫，但馬家寨的船就是不把帆落下來。

冉濤火大了，他再吼：「給我亂箭射過去，我看他們停船不停船！」

於是，就聽「颼」聲不斷，一排五、七隻箭先射過來了。

緊張的乃是馬三元，有兩個馬家兄弟分別舉着木板堵在馬三元前面兩側，另外兩個也用木板圍着馬安太堵在船尾躲。

醉和尚舞動木杖一陣打，十幾支箭已落在湖面上。

阮不悔舞刀哈哈笑，道：「不入流的東西！」

醉和尚大吼：「何不到橫山再打！」

冉濤一見這光景，大叫：「不停船沒關係，靠上去，大家認準了狠宰啊！」

「殺……靠過去呀！」

就見冉濤的大船打橫去攔馬家寨的船頭，這是個極危險的動作，萬一稍慢打轉，就會被馬家寨的船頭撞上船身。

祇不過，太湖水寇十分凶殘，在這大片湖面上，他們就是老大。

此刻，兩條左右快船「轟」的一聲，往馬家大船貼上了，就聽得水寇們發了瘋也似的舉刀便砍。

「殺呀！」

就聽「砰砸」之聲起處，有人生生把帆索砍斷，這光景就表示別再動了，是生是死就在這兒幹了。

* * *

就在兩船貼上來的同時，還眞的減了船速，而正面的冉濤大船橫着攔住了。

形勢上，馬家寨的大船這是三面受敵，祇見船頭上奔來的大漢們，發瘋似的往阮不悔衝上來了。

如今的阮不悔，對於這種發了狂的殺來，他已不放在心上了。

幾次搏殺，他已體會出，叱吼狂叫已嚇不倒他，實力才是致勝關鍵。

龍一飛早已站在醉和尚身邊了。

龍一飛不再爲阮不悔擔心了。

他與醉和尚合力，雖然單腿，足以自保了。

馬家寨的六個人合力守緊在船尾，他們不主動攻擊，但求自保，一時間，他們還能支撐。

眞正搏殺的，都是在船頭上。

祇見冉濤的大船貼上來，立刻衝過七八人舉刀便往阮不悔罩去。

阮不悔暴喝一聲：「殺！」

嚄！又見那層層重疊的極光迸射出來，正面看，幾已看不到阮不悔的人在那裏了。

極光尚未稍斂，就聽得淒厲之聲傳來，緊接着幾個標血大漢「呼痛」之聲連響，相繼倒臥在阮不悔身邊，鮮血被阮不悔踩得嘰嘰響。

接着，他的第二招又出現了。

「千刀殺！」

刀芒相連，却是祇砍倒三個大漢，另外七人立刻又暴退回自己大船上，一個個臉色也變了。

冉濤奔到船邊，拔身便往阮不悔撲過去，口中狂吼：「你死吧，我的兒！」

他人未到，一點寒星先發而至。

阮不悔早就注意到冉濤了。

此刻，他一聲冷笑，反手一刀揮去，就聽「嗆」一聲，直把冉濤的甩頭劈落在湖面上，令冉濤大吃一驚，不由的另一甩頭後發而出，人也落在馬家寨的船頭上。

阮不悔賣個身法往後退，冉濤突然甩頭疾打，他一聲也不吭！

眼看着甩頭就快及身了，阮不悔突然反手一把撈個正着，右手霸王刀已快不可言喻的殺上去了。

冉濤一看大驚失色，立刻鬆手就要往湖中跳下去了，却發覺脖子一涼。

阮不悔這時候開口了：「你的頭是我的了。」

冉濤果然不敢再動，他瞪眼了：「你想怎樣？」

阮不悔冷冷一哂，道：「簡單了！」

冉濤這是被阮不悔的刀架上脖子制住了，七八個尚未衝上來的漢子，見冉五爺祇一照面便被人制住，無不大吃一驚。

冉濤咬牙道：「甚麼意思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叫他們住手，帶路去橫山！」

冉濤冷笑了。

他嘿嘿一笑，道：「行，咱們橫山再較手！」

他果然大聲吼叫：「都住手，別殺了！」

後面還在狂幹着，聞得冉濤的吼叫，大家收刀，這才發覺冉五爺被人在肩頭上擱了一把刀。

這光景十分明白，再殺下去，冉五爺就沒有命了。

冉濤仍然五爺的架式，他厲吼：「回船去，別殺了，橫山總舵見眞章！」

果然，黃衣漢子們一個個提刀又跳回船，左面快船上有人還開罵：「奶奶的，和尚同那個獨腿傢伙可惡啊！」

原來不少人被醉和尚與龍一飛打得慘，不少人頭上開了花，還正流血吶！

黃衣人全都離開馬家寨的大船。

阮不悔看向船尾，他高聲道：「大掌鞭，兄弟們如何了？」

馬安太道：「阮少俠，還好，沒人受傷。」

阮不悔放心的對冉濤道：「你就別走了！」

冉濤怒道：「你留我冉濤當人質呀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祇要到了橫山，你儘管走就是了。」

冉濤手臂猛一揮，大叫一聲：「回去了！」

三條水寇的船紛紛扯起帆來，轉個船身調頭往北方駛去。

馬家寨的大船可就忙了。

馬家寨的大船上，幾條帆索被水寇們砍斷了，一時間馬安太也下手幫着把斷的纜索接起來。

等到一切弄妥，大帆扯起來，阮不悔才收回他的刀。

「他們叫你五爺？」阮不悔淡淡的問冉濤。

冉濤冷冷道：「也是太湖五把頭。」

阮不悔一笑，道：「在你們而言，你的這個金交椅算不算夠份量？」

「你問這幹甚麼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你如果夠份量，我想求你幹一件有人性的事情。」

冉濤忽的哈哈笑道：「你求我？哈哈……」

阮不悔道：「我誠心的求你！」

冉濤收住笑，道：「難怪你不殺我，原來你還有事要求我呀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是的，我眞心的求你。」

冉濤胸一挺，道：「說，甚麼事你求我冉五爺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是這樣，幾年前，你們當家的與人結夥弄走我大叔保的一批寶物，那一次我大叔上了當，吃了虧，寶也被他們幾個人分去了。」

冉濤一瞪眼，道：「哎，爲這件陳年舊事呀，是有這麼一回事，你叫冉五爺如何幫你呢？」

阮不悔指指船中央四下觀看的龍一飛，道：「你看那面少了一條腿的人，他是我大叔，當年就是他老人家護的那批寶物。」

冉濤一驚，道：「龍一飛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是呀，我大叔好可憐唷！」

冉濤驚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們想來報當年奪寶之仇了，是不是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我大叔這次不報仇……」

冉濤道：「那你們來此幹甚麼？又是爲甚麼叫我冉五爺幫你忙！」

阮不悔又指向醉和尚道：「你瞧，那位大師嗎，大師慈悲爲懷，他一同前來爲的是免去一場殺戮！」

冉濤道：「一場殺戮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是呀，我們來此不爲報仇雪恨，但求貴當家的能認清現實，把他當年分到的那件寶物交出來，我們立刻就走，絕不動手殺人。」

冉濤一聽，嘿嘿連聲冷笑，道：「原來你拐彎抹角的，是要冉五爺幫你討回寶物呀？」

阮不悔道：「這樣就一團和氣了。」

他指了一下剛才他砍傷的那些人，正在附近船上直哎呀，再指指脚下的鮮血又道：「我實在不想多殺人，冉五把頭呀，所以我才請你幫忙的！」

冉濤突然厲吼，道：「去你娘的，你不是求冉五爺幫你甚麼忙，你在調侃你家五爺！」

阮不悔聽得一瞪眼，道：「你拒絕？」

冉濤道：「五爺我不是麵，你也不是捏麵人，小子，到了橫山有得拚的！」

阮不悔大怒：「大掌鞭過來！」

馬安太立刻走到船頭，道：「阮少俠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取根繩子來，把這個不識好歹的傢伙拴起來，好生看管在後面，等一會到了橫山賊窩，如果他們敢來搶船，就出刀先宰了他。」

馬安太立刻照辦，馬安太明白，這是來到水寇窩裏來了，有個敵人押在手上，水寇們就有所顧忌了。

這時候船尾過來兩個漢子，兩個人拿着繩子捆住冉濤的雙臂便把他拴上了。

阮不悔冷冷道：「原是想商量不用强，還以爲我怕你們呀，你等着瞧吧！」

他這裏剛回身，就聽龍一飛愉快的道：「眞是沒令大叔失望，此事處理甚好，哈哈！」

阮不悔道：「大叔，我也想到了，出刀以前心軟，出刀之時不能心軟，咱們把仁義放在前面。」

龍一飛道：「已懂得武者精神了，好！」

醉和尚道：「阮少俠有你龍大俠作風了，剛才他處理得十分恰當，否則又不知眞要多少人亡魂在湖面之上了。」

阮不悔苦澀的笑了。

這時候前面的三條船已往水線上的一條黑影駛去，祇一看，便知道橫山快到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馬家寨的這條大船滿帆直往前面駛去，掌舵的馬三元指着前面大聲叫：「看吶，好多船吶！」

馬安太站直身子望過去，果然帆影好多個，大大小小的帆船不知在做甚麼。

對馬三元道：「三元吶，掌穩舵，船多小心撞船，咱們撞不起，這兒是他們的天下。」

馬三元道：「大掌鞭，撞船倒是不會，祇不過這麼多的船是幹甚麼的？」

大船漸漸接近了，祇一看，才知道橫山上也有三個漁村，平日裏還是靠打魚網蝦爲生，對於橫山上的水寇，他們定了規矩，三七分帳，大家和平共處。

這事當然祇有住在橫山上的人知道，祇是看上去這些大小漁船與水寇們是一家人一樣。

＊　＊　＊

穿越過大片打漁的船，橫山灣西口處一道長長的石堤上，祇見近百名黃衣漢子們站在那裏望過來，就在前面的三艘船剛靠過去，就見幾個黃衣漢子拔身就往山上奔去，另有許多黃衣人匆匆的往回跑。

於是，馬家寨的這條大船駛近了。

馬安太問龍一飛道：「龍大俠，咱們要不要靠過去？還是下錨在附近？」

龍一飛道：「靠上去，祇不過船頭朝外面。」

馬安太當然明白龍一飛的意思。

阮不悔道：「看好姓冉的，如果有人上船，殺！」

馬安太道：「阮少俠，錯不了！」

就這幾句話，馬家寨的大船在橫山灣忽的一個大調頭，「嘩」的一聲三桅齊落，穩穩的貼靠在一段石堤上。

祇這麼個俐落動作，橫山上就有人喝聲采！

有個漢子把船上繩子套在石樁上，不少黃衣漢子指着這條馬家寨的大船開罵了。

「娘的操皮，把咱們五爺拴住了呀！」

「放了咱們五爺！」

有幾個黃衣人要衝上船，阮不悔握刀守在一邊。

阮不悔厲吼，道：「那個敢上來，先殺姓冉的。」

他的吼聲大，果然黃衣人不敢貿然上船。

稍停，從半山坡奔來一批人，當先的一人雙手端着大鋼叉，阮不悔一看就知道，對頭冤家來了。

是的，李大膽來了。

李大膽與寇長風二人曾在天平山谷中吃過阮不悔的虧，阮不悔救了四維鏢局，可也結下了這段仇。

如今大伙又在這水寇窩中碰了面，見面就是罵。

果然，李大膽當先到了石堤上，他看到阮不悔就火大了：「操那娘的小賴皮，你的膽子也太大，大上了天呀！」

罵的太湖本地話，聽得阮不悔不愉快。

阮不悔衝着李大膽露齒一笑，道：「喂，今天不是來同你們打架的。」

忽的，人羣中冒出寇長風，他舞着砍刀也開罵：「娘的滾上岸來，寇大爺要碎了你。」

於是，醉和尚跳上岸去了。

（未完・十八）

歪歪小爽哥

上文提要：西門風將探聽到徐經太的消息告訴四魔四邪，目的是希望八人幫他對付百花谷，能夠一家子團圓。原來洛陽知府徐經太已改名余文，隱居在熊耳山清水崖下，當年的武林高手甘願為其當護院，連河南唐河毒王老夫妻二人也收歸其門下。衆人又想去奪寶，花子幫的人全中了毒，幸虧令狐爽制住二人穴道得了解藥，否則上千個花子命危矣……



心存忠厚救婦孺　通知花子啓機關

西門風道：「說，這毒是怎麼下的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巧，我遇上了白無忌老夫妻！」

西門風一聽，大怒道：「唐河毒王呀，操他娘！」

他挺前一步手指着令狐爽罵起來！「你小子突然變成豬了，似你這樣還想助老人去百花谷闖關呀，你他娘的忘了嗎？上一回他用毒害得大伙在山林中幾乎把腸子也拉出來，娘的，你沒拉，你就對他們大方呀，你怎麼不想想，這兩人的手段多厲害，他這一回要咱們的人全死光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他們怕我追殺，拋了解藥奔回余家莊內去了，他二人還是余家莊的護莊顧問。」

「他奶奶的！」西門風罵了一句，幾乎要揍令狐爽。

西門風放了令狐爽的手腕，他憤然的道：「奶奶的，早晚我開天鍋吃人肉！」

令狐爽不知道甚麼叫開天鍋，但他知道西門風要吃的人肉必是白無忌老夫妻二人！

* * *

花子幫的人個個挺直了腰桿，抓了打狗棒就要往清水崖後山奔殺過去了！

就在這時候，忽聽得後山傳來敲鑼聲，原來奔回去的兩批人進了莊以後，知道有人把花子們救了，立刻鳴鑼備戰！

西門風振臂一聲大吼：「兄弟們，殺呀！」

「殺呀！」

上千花子往崖後山道奔去，他們的人多跑得快，剛要過那谷口了，忽的兩邊山崖上飛石砸下來，花子們走避不及的，當場被砸死二十多！

山道上血肉模糊一片中，祇見六名六袋高手狂叱着往山崖上衝去！

於是，又是一輪石頭砸下來，便見兩名高手也抱着石頭滾下山來了。

西門風看這光景，他大叫一聲：「四位長老分兩邊，各率五十名兄弟往上衝呀！」

「殺！」

這是第二撥攻勢展開了。

那面，余家莊上的人也動員了，裏面還有女人吶！

* * *

且不提山前在開戰，令狐爽溜到石洞口！

「二位老人家，我來了！」

白無忌道：「你早該來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放二位逃走呀！」

白無忌道：「你應該履行自己的諾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放是要放的，祇不過二位的雙手不能放，對不起了！」

白無忌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們二位是毒大王，舉手投足就叫人不知怎麼死的，我不想死得莫名其妙，我也更不想早死，我未來還有大好前程呀，所以我放人不把手上繩子解掉！」

他果然祇把二人的腿上拴的繩子解開！

老太太吃吃笑了！

「老伴呀，這小子如果是咱們的乾兒子，多好呀！」

白無忌道：「好是好，可是他不幹，唉，這輩子你怎麼連個蛋也不生一個！」

令狐爽不聽下去了，他轉頭就跑！

他心中想，奇怪了，為甚麼那麼多人都要當他的乾娘乾爹呢！

他也不想想，如果他是個笨蛋，而且還是個三脚踢不出個屁的大笨蛋，當然就沒有人要收他當乾兒子了！

令狐爽回頭看，兩個老人已奔到大山頂上去了！

余家莊的第一道防綫已被花子幫攻破了！

* * *

令狐爽往余家莊上走，忽的傳來一聲吼叫。

「徒弟呀，快過來！」

令狐爽回頭看，宇文鳳八人站在林子裡未動，他一笑便過去了。

令狐爽三脚兩脚走過去，他衝着東方東八人道：「各位師父，花子幫兄弟們開始攻打余家莊了。」

申屠艮道：「早就知道了。」

東方東道：「你是怎麼弄到解藥的？」

宇文鳳接道：「你碰上甚麼人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完全想不到，我是祇憑一股救人的意志衝進余家莊，當時我就想，如果姓余的……不，那姓徐的不給解藥，我就放火燒他的莊。」

夏侯金叱道：「就憑你呀，你憑甚麼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憑師父們教我的武功呀！」

他笑笑，又道：「打不過沒關係，跑呀，跑了以後再回去，如此天天整他們，直到燒了他的莊為止。」

司馬元道：「等你燒了莊，花子們死光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便是死光了，我也為化子們報了仇，娘的，學功夫是幹甚麼的？江湖上打抱不平呀，維護正義，扶危濟貧，是不是？」

東方東「吧」的一巴掌打在令狐爽的頭上。

「哎呀，師父呀，我說錯了嗎？」

東方東道：「你放的甚麼五花屁，誰說叫你江湖上匡扶正義的，操！咱們教你這樣了？」

夏侯金道：「小子，正義值多少錢一斤，扶危呀、濟貧呀，你做得完嗎？娘的，天下人人自私，便是新朝的皇帝老子也自私，人家吳三桂放他們進關幫個小忙的，打散了流寇之後他們留下了，這為甚麼留下來？正義又何在？娘的，說穿了是自私。」

宇文鳳接道：「當皇帝的討老婆討一窩，他都自私，天下人會有幾個是仁義的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我做錯了。」

不料他話甫落，八人齊聲叫：「錯了！」

令狐爽心中罵：「錯你們娘的蛋，通天教主夫婦二人怎麼會有你們這八個蛋，八個蛋就正巧王八蛋。」

令狐爽當然不敢把心裡話吐出來。

江湖上的人都不會把內心的話吐出來，那會彼此頭破血流，天下大亂。

「各位師父，我今天受教了，娘的，天下好人原來也為了私呀，我……我就不該放人走。」

司馬元急問：「你把誰救走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施毒的兩個老傢伙，王八蛋兩個。」

東方東道：「是誰下的毒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就是上一回下藥叫你們猛拉肚子的那一對老夫妻嘛。」

「唐河毒王？」八人又是齊聲叫起來。

令狐爽道：「不錯就是他二人。」

他此言一落，東方東八人立刻把令狐爽圍上了。

東方東恨透了毒王白無忌，聽說令狐爽把這二人放走，他氣得又要揍人。

令狐爽笑笑，道：「各位師父們，你們這是做甚麼？難道要打一個擁有十多顆寶珠的最佳徒弟呀？」

宇文鳳咬咬牙，道：「徒弟，這一回饒你，且記不可有下次，下次揍死你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下次呀，誰當好人王八蛋。」

「哈！」八個人這才笑了。

令狐爽把手一指，又道：「師父們，那一對毒夫妻跑進莊上了，他們還是余家莊的保安顧問吶！」

東方東冷笑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遠處斷崖邊傳來狂吼聲，大批花子們往余家莊那面衝去了。

令狐爽道：「各位師父呀，莊前殺得慘烈，也是各位師父出手的時候了，如果是花子幫一舉拿下余家莊，用不到各位師父出手，娘的，別說是四六分帳了，八二分帳他們也不會答應的。」

他在幾人吃驚中，又道：「那有合夥的一方站在一邊不出刀，等着分紅呀，天下沒有這回事。」

申屠艮重重點頭，道：「有理！」

公冶長道：「那就出刀吧！」

東方東道：「咱們兵分兩下，從後莊殺進去，如此一來，鷄犬不留。」

令狐爽一聽，壞了，莊上的女人小娃也完了。

令狐爽心想：「一人得道，鷄犬升天，一人爲惡，祖宗八代也遭殃。」

他爲余文的妻小擔心了。

余家莊上也不止余文一家妻小，還有多家住在一起，他們已形成了生命共同體了。

* * *

令狐爽見八位師父分兩邊，從斷崖掩向余家莊的後面去了，怎麼辦？

這八人輕功高，山崖再險也擋不住他們八個人。

令狐爽不跟上前去，他奔到了莊前。

令狐爽如今非比尋常，他那一手絕招用上了。

他拔身來到西門風身邊，那個正同西門風狠幹的人出刀還眞霸道，逼得西門風也急閃跳。

西門風見令狐爽殺來，大叫道：「小子，這傢伙名叫崔一刀，小心他手上的刀。」

令狐爽手上沒有刀，他却對西門風道：「西門伯伯，你把他交給我，你快去指揮人馬大破這余家莊。」

西門風一聽，打狗棒連三打，立刻閃身不見了。

揮刀搏殺的人正是曾爲長安太守沈長明幹過的家將，叫崔明仁，崔明仁的外號叫崔一刀。

崔一刀見是個少年人，不由冷笑了。

他冷笑又揮刀：「宰了你！」

刀芒閃出一片極光，令狐爽大叫一聲：「龍泣血！」

他施的是金剛指中的絕招。

就見光芒忽然自他的手掌下閃過，而崔一刀急忙閃身看手腕。

怪了，對方手上沒有刀，爲甚麼他的手腕上在出血。

令狐爽便在這時候低聲道：「八仙摸進後莊了，你們還不快去救女人小娃呀！」

他的聲音不大，但崔一刀聽得很清楚。

崔一刀吃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」

令狐爽不出聲，一雙眼睛緊着眨。

令狐爽這是頭一回眞正用上司馬元教他的功夫，心中爽呀，管用極了。

崔一刀忽的大聲吼：「車風、鐵頭，快回後莊呀，四魔四邪進去了。」

他這麼一吼不打緊，附近傳來哇哇怪叫聲。

忽見自人羣中撥行兩個人來，果然是車風與甘天和二人，這其中應有個「神鏢」勝英，祇不過勝英去了南京，聽說要在江寧府開甚麼鏢局子了。

* * *

余家莊上還有二十多名家將在守着，祇不過車風三人聽了四魔四邪之名，擔心他們的妻小，由不得他們不急急的往莊後奔去。

當年甘天和幾人在太守府中任職，早就聽過陝甘道上有這八個惡人了。

上一回劫了沈大人的家當，他們失去了顏面才回頭投入余文這裡來。

投入余文的武士中還有那使一雙短刀的「伍剎皮」伍作人，文昌大這兩位小霸王。

這二人守在中庭，見是甘天和三人急急的奔來，急問：「怎麼，花子幫中有厲害人物，你們二十多人挺不住？」

車風道：「不好了，四魔四邪也來了。」

伍作人一聽八仙也到了，不由哇哇怪叫起來。

他與文昌大吃過八仙的虧，上一回若非伍作人逃得快，早死在荒山中了。

伍作人與文昌大二人聽說來了四魔四邪，二人這一回不逃了，因爲他二人有家眷在莊內。

於是，六個殺手衝入莊後面了。

* * *

先是，車風遇上宇文鳳，二人這是第二次碰上。

姓車的大怒，吼道：「他媽的，沈大人二十年的積蓄，三年前被你們劫走，花上五輩子也花不完，如今又來打劫余莊主，難道你們非把天下寶物歸你們幾個花用呀！」

宇文鳳哈哈笑了。

「別咤唬，你出刀吧！」

車風有神刀之譽，也是西北道上的响字號人物，他見宇文鳳有些盛氣凌人，一聲冷笑，揮刀疾殺！

這二人立刻在這後莊院中狠幹起來。

那面，司馬元已向伍作人招手了。

「喂，那個使短刀的傢伙，上一回叫你逃了，我也就網開一面的算了，想不到你又來到這兒混口糧來了，來來來，今天送你見閻王。」

伍作人一見是上一回那老人，立刻叫住文昌大，道：「文兄，咱二人合力幹掉這老傢伙。」

文昌大有小霸王之稱，聽了伍作人的話，舉刀便往司馬元砍上去了。

伍作人更是不稍停，大叫一聲撲上去了。

三個人殺得凶，司馬元邊殺邊叫起來。

「徒弟呀，快來見呀，見習如何殺人呀！」

他叫了幾聲不叫了，因爲伍作人與文昌大合作得妙，一時間他不敢分心了。

* * *

余文還眞有幾個厲害的家將，這十二名家將，每人祇攔住一個人，那正是東方東六人，可也殺得有聲有色，一時間還眞看不出誰勝誰敗。

另有二人分守在正屋門口不離開，余文就端坐在椅子上，他的臉上夠冷漠。

另有四個高手緊守在大邊廂，那兒男女老小一共四十七八個，有一半在打哆嗦。

這時候，院內院外殺得凶，凄叫哀號與刀聲全有了。

那余文好像很神氣，他仍然未動一動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的傳來一聲低叫：「喂，你們這兒是誰當家呀！」

這話聲甫落，就聽「颼」的一聲响，一團人影穿過橫樑堵住了屋頂的洞。

那是余文，這位曾是明末的洛陽知府，原來也有一身好功夫。

祇此一招，就叫人大吃一驚。

屋脊上的人哈的一笑，道：「喲，你的輕身功眞夠酷的呀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別問我是誰，快快保護你的家小撤吧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你怎麼又問我是誰，我是誰已經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要不要余家莊上女人小娃們活呀！」

屋內，余文冷冷道：「咱們還有得一拚，爲甚麼撤？」

屋外房上那人冷冷道：「你們一共多少人？花子幫來了一千多，就算你有準備，有本事，你們殺得了那麼多的花子們？」

余文道：「你是敵是友？」

屋脊上那人道：「敵！」

余文大怒，叱道：「可惡，你這强盜，休想賺我退走荒山，滾！」

屋上那人道：「再不走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「滾！」

「好，你這狗官，你完了。」

不料屋內余文忽的拍出一掌，就聽屋瓦崩裂，泥灰紛飛中，屋上那人吼道：「把我的好心當成驢肝肺了，我操你親妹子。」

罵着，他回敬一掌拍下去。

「彭」的一聲大震，屋內的余文一聲叫：「哎呀！」

他攀不牢了，身子一歪往下摔去，被下面的人奮力接個正着。

等到大伙抬頭看，屋頂露出個大洞，那個年輕的令狐爽斜身站在屋頂上。

令狐爽急得指着下面人道：「快撤呀，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王八蛋。」

余文雙肩一晃，大叫一聲：「射死他！」

隨着他的這聲吼叫，從兩邊跳個七八個弓箭手，這些人舉起弓來就往屋頂洞口射。

令狐爽見利箭射來，伸手拍打七八支近身利箭，大叫一聲，「你們完了！」

他大叫着往外飛躍而去。

令狐爽奔到莊院牆外，祇見那四邪聖相繼從山邊撲過來了。

爲首的上官文手握寶刀攔住了令狐爽。

「小子，你去那兒了？」

公羊山道：「還以爲你同司馬元他們在一起，你原來溜到後面了。」

申屠艮道：「你幹甚麼去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四位師父呀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這兩句話你們知道嗎？」

公羊山道：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，少囉嗦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是去製造知彼的功夫了。」

公冶長道：「你查出甚麼來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四位師父，如果不是我的心眼明，這一伕下來，祇怕四位不齊全了。」

申屠艮道：「甚麼不齊全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當然是中了計挨了刀箭就完蛋！」

上官文道：「說，余文還設有甚麼厲害的陷阱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四位師父呀，你們收我這徒弟，眞是你們福氣呀！」

他囉嗦半天有目的，他盡量的拖時間，希望那余文改變心意快撤退，女人娃兒是可憐的人呀！

令狐爽就是不忍見到女人娃兒

也遭殃。

申屠艮已火大了。

「小子，你他娘的『唐伯虎的字紙簍——廢話（畫）不少呀，我揍你！」

他舉拳欲打，令狐爽閃開了。

令狐爽已非當年的令狐爽了！

當年他不會武功，全憑腦袋靈活混過來，如今不同了，如今他已非弱者，申屠艮想打中他，已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！

令狐爽閃出一丈外，他搖手：「師父，別打呀，我這不就要對你說了！」

四個老邪齊聲吼：「說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可要告訴四位師父，姓余的當過洛陽知府……」

「他娘的，爺們早就知道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姓余的會武功，你們知道嗎？」

申屠艮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公冶長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會武功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不但知道他會武功，而且一蹦三丈高，一巴掌能把屋頂拍個洞！」

公羊山道：「是你親眼見到的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是呀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不但余文會武功，他守的那間大房子內有埋伏！」

「甚麼埋伏？」四人同聲問。

令狐爽道：「高手十幾個，弓箭手二十多，各位師父，我如果不出面攔你們，你們併肩往上衝，突然利箭射過來，你們就死翹翹了！」

申屠艮道：「那也不見得，師父們並非一般江湖客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至少我這當徒弟的人是不希望未學到各位的功夫，就先爲師父們收屍呀！」

公羊山叱道：「放屁，少說不吉利的話！」

申屠艮却對令狐爽笑笑，道：「徒弟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你有甚麼好主意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們會不會聽我的？」

申屠艮道：「說說看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先問一問各位師父，咱們千里迢迢的趕來了，爲的是殺人嗎？」

他看看對面四邪，又道：「還是爲了姓余的藏金？」

申屠艮這位秦川老怪，道：「當然是爲財寶！」

公冶長接道：「殺人也是不得已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殺人人殺你，高手一樣會挨刀，我爲了四位師父平安，所以我出個餿主意，你們琢磨！」

上官文道：「快說呀，莊前殺得正慘烈，你小子怎麼盡扯淡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的主意雖然餿，却也是大有用處，準會一舉得手！」

「說，娘的，別盡賣關子！」公羊山可急了！

令狐爽道：「放火，放上幾把火，把裏面的廂屋先燒了，逼使正在屋內的人往後逃！」

他忽的一本正經地又道：「咱們留出一條路，放他們的人往山上逃，他們逃，咱們叫花子幫的人去追，各位師父不用追，各位師父平安的進去分財寶，多妙呀！」

申屠艮道：「好是好，萬一寶也燒光蛋，咱們不是不划算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姓余的不是傻蛋，他會把金銀財寶放在屋子裏桌上等你們取呀！」

上官文道：「這小子說的有道理，眞他娘的天才兒童！」

令狐爽一笑，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客氣，客氣！」

說着，他立刻找來火種，附近就有乾柴，點起火燃起來了！

申屠艮幾人不越牆撲進去了，他們升起一堆火，火苗子衝起來，幾個人便把柴火往廂房中抛！

令狐爽抛得高又遠，火把擲上大房子，立刻間，後大院中有反應了！

「莊主，不好了，西廂起火了！」

不旋踵間，火光冲天而起，就聽一聲斷喝：「開暗道，掩護家眷們往後山衝！」

「是，咱們斷後！」

聽起來人還眞不少，男女老少全有了，這中間還有娃兒叫！

有個女人聲音傳來了：「早幾年跑流寇，怎麼如今太平了，反而賊子們找上門！」

「別叫啦，快進去，走得晚了沒命了！」

這時候牆外面還在放火吶，一支一支火把由空中落在屋頂上，落在窗門上，傳來辟哩叭啦響，聽得那人拍手笑哈哈！

拍手笑的不是別人，令狐爽是也！

就在這時候，從另一大院中奔出一批男女來了。

祇見這些人中有人背了包袱走，押隊的不是別人，車風、崔一刀、甘天和、文昌大、伍作人帶着他們的家小往荒山上衝上去了！

原來這些人住在另一大院中，他們殺回後面來，却又不敢先撤走，爲的是莊主還守在後大院！

主帥不走，誰也不敢先逃！

然後火起了，莊主也下令撤退，大伙一聽便開了偏院大門往外逃去！

這時候，余文莊上的三四十名家將，就如同大海中的大船遇巨浪，生生被淹沒在大洋之中，死傷一大半！

這些人也眞忠心，那麼多的花子圍得緊，可也照樣被他們砍死砍傷六七十人！

這幾十人不稍退，堵住前院殺得凶，果然是「一夫當關萬夫莫敵」，可也把花子幫的西門風、四長老，與十多名六袋高手整慘了！

大院後來起了火，這些人仍然不放過，大家好像卯足了勁拚上老命不要了！

祇不過人多還是好辦事，余文的這批敢死隊，殺到遠處傳來余文的吼叫，他們才逃走一半！

當然，另一半早就躺下了，再也起不來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花子幫的兄弟們火大了，因爲他們差一點全死絕！

他們吃了唐河毒王白無忌的毒藥，祇這股子怨氣就叫他們要殺人！

那個年頭還眞亂，清水崖火勢冲天，遠近就是不見有人管，對面山上有兩個人，二人相對直瞪眼。

這二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那逃而未逃遠的白無忌老夫妻兩個人！

白無忌對他的老伴一聲嘆：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當官當了幾十年，不修行，不積德，弄了許多錢，這才兩三年，全完蛋！」

老太太道：「看你說得多明白，當官的不賺錢，誰還拚命想當官！」

「老糊塗，我是說要是人人愛財取之有道，拿當拿的！」

老太太道：「當拿的永遠發不了財，需知『人不發外財不富，馬不吃夜草不肥』！」

白無忌怒叫：「你怎麼不看看，三年前的沈長明，今日的徐經太，他們發了外財，富了，可是却幾乎招來殺身之禍，財呢？哦操，走吧！」

到了這時候，這二老毒怪才心不甘情不願的走了！

原來二人還打算花子幫敗了，他二老再去爲余文這位莊主效勞吶，眼前這光景，二老祇好回唐河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令狐爽跟在四魔四邪後面，他邊走邊哈哈笑！

笑得久了，宇文鳳回頭瞪他一眼：「笑甚麼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爲甚麼不笑，又見師父們發財了，我高興呀！」

說得宇文鳳也笑了！

西門風奔到後大院來了！

「各位在位的八仙們呀，娘的，咱們遇上驃子殺手了，他奶奶的硬死不退，砍死我七八十名好兄弟呀！」

令狐爽也吃一驚，道：「我的媽呀，死那麼多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不信你們去看，兄弟們挖坑掩埋吶！」

東方東道：「花子頭，你放心，咱們四六分賬老規矩，咱們不多要。」

申屠艮道：「便是這座大宅子也是花子幫的了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們不要宅子，我們的住宅有的是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怎麼沒見過花子幫有住宅，吹花姑娘也沒說過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花子幫住宅遍天下，有寺廟、有祠堂，還有窰洞、石洞、戲台上、廊檐下睡覺最涼爽，樹林河岸都是床，那個地方也一樣，做個皇帝夢，夢中一樣摟姑娘！」

東方東道：「難怪天下太平也有花子郎！」

西門風對令狐爽道：「令狐爽，怎麼樣？投靠我們當個花子郎吧，娘的，老夫漸漸看上你了呀！」

令狐爽一笑，道：「莫非我救了你的好兄弟，你打算對我回報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如果回報的話，但求你爲我說句公道話！」

「甚麼公道話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等一等咱們大伙分財寶，你提個議，我挑那麼一兩件就可以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就像三年前呀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多多的幫個忙！」

西門風笑了。

申屠艮却叱道：「你不用分了，師父們分寶也一樣，你小小年紀要的甚麼寶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師父，剛才還是我爲師父出的主意呀，要不然……」

東方東道：「如果你不出主意，師父們叫你打頭陣，你早死了！」

令狐爽一聽苦笑了。

「說來說去反倒是他們幫了我的忙！」心中不太爽了！

令狐爽道：「既然師父如此說，小子我一邊涼快去！」

他走到灶房，找吃的去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花子幫是有紀律的，祇見他們每五十人一股，分別把守八個方位，其餘的花子們退出余家莊，回坐在莊門外！

西門風與四長老，再加上十幾個未受傷的六袋高手頭目，擠站在

後大院中。

兩邊廂房火已熄，正後屋中祇燒了小部份！

此刻，四魔四邪再加上西門風，九個人面對面的站在正屋裏。

西門風道：「各位，爲了公道，爲了彼此無話可說，還是把所有的金銀找出來，明敞着排開了分，如何？」

東方東道：「那就找寶吧，少耍嘴皮子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走，進去找！」

九個人哈哈笑，大步衝進大廳上，祇見這大廳眞排場，富麗堂皇之外還帶着些神秘！

西門風突然跳出大廳外，他高聲的對四長老道：「四長老，你們四位也過來，其餘的原地站着不許動，沒有我的命令，誰亂動我敲斷他雙腿！」

花子幫看來是渙散，其實他們的組織是嚴密的！

西門風帶着四長老一同進去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這時候大屋內再是華麗也沒有人去欣賞，便是牆上掛的那副唐伯虎逗九美圖也沒人去觀看！

先是找到左邊屋，再找右邊屋，找了半天沒寶物，十三個高手有些急，大床往外猛一推，果然，地上一塊大木板，一看就知道是地道口！

池水長老雙手搬，他移開了大木板。

祇見一道石梯往地道下面延伸，大伙看得一瞪眼！

東方東對西門風道：「這一處是暗道！」

西門風道：「我知道！」

申屠艮道：「貪官由此地道帶人逃走了！」

宇文鳳道：「走，下去呀，不下去怎麼找到寶？」

司馬元道：「誰先下？」

西門風嘆口氣，道：「四六分賬嘛，我方兄弟先下吧！」

他此言一出，四位長老已舉着火把往下走去！

西門風緊跟在後面，於是，四魔四邪也跟下去了！

那是個相當乾爽的石洞，從洞的方向看是往山上去的，而且一步步的往高登！

一行走了幾十丈，忽然間，前面有火光，火光是兩支插在石壁上的火把照過來的！

西門風道：「快過去瞧瞧！」

一行走近火把附近，忽見一邊有個大石室，西門風隔着洞門縫閉一眼睜一眼的往裏面看，不由得撫掌笑起來！

「哈……你們看，你們看吶，哈……」

東方東總是在這種好事來臨之前走在衆人前面，他擠過去仔細看，不由撫掌笑了！

「娘的，大木箱堆了幾十口，大包袱也有十幾個，看，那個架子上放的是寶物呀！」

於是，你也看，我也瞧，大家拍手哈哈笑起來了！

西門風用力頂那道厚木門，頂不動，於是，夏侯金過來了。

夏侯金力氣大，他雙手抓緊鐵拐，對準木門搗起來。

叮呀咚的他一共搗了十幾下，木門嘩的一聲開了！

門一開擠起來，大伙奔去就要抬。

東方東大叫：「喂，先開一箱來！」

果然，田和、方圓二人抓起一口大木箱抬下來。

方圓放下箱子，他喃喃的道：「不知裝的甚麼寶，好像不太重！」

田和已取出腰上插的短刀往箱子上大鎖撬起來。

「卡」的一聲響，方圓伸手去開箱，大伙圍着看，準備分寶了！

猛古丁，一陣「颯颯颯」之聲起處，木箱中射出幾十支短而鋒利的暗器往外四射！

「嗤！」

「哎呀！」

隨着幾聲狂嗥，室內發出咚咚響，地上有人在翻滾，還有人在開罵！

「哈……」這是一聲十分逗人的大笑。

笑聲來自石壁內，附近發出呼通呼通吶，嚄呀呀，有幾道鐵柵自兩邊把門給堵上了！

那鐵柵一根根兒臂粗，想把它打開，天王老子也難了。

剛自閃過暗器的四魔四邪吃一驚的看過來，祇見有個壁洞口露出一張臉。

這時候，西門風正在救治方圓等四長老。

這四人被暗器打中了，那方圓的臉頰上一支短箭有一寸深，痛得老人家掉眼淚！

田和的耳朵被穿過，頭頂上也有一支箭，是斜着中的，差些未穿入腦袋裏！

另外二長老各又中了兩支在身上，四長老上當了！

西門風開口罵：「操他娘的，上當了！」

忽聽一人哈哈笑：「花子頭，一網成擒呀，哈……」

西門風抬頭看，不由大怒，叱道：「他娘的，原來是你這老王八呀！」

司馬元也看到了，却也吃一

驚！

「戈然吶，原來你躲在暗處不出面，等着爺們上你的大當呀！」

「哈！」

那人正是「中原暗器機關大王」戈然！

上一回戈然協助過沈長明的車隊，不料機關被令狐爽識破，令他功敗垂成。

似他這號人物，與那唐河毒王夫妻是一樣的不認輸，他才會又奔來投入徐經太的余家莊！

這兩年他爲余文設機關，製暗器，甚得余文的賞識，今天他算露臉了！

戈然把四魔四邪關住，更把花子頭西門風與四位長老也關在他設計的機關裡，他樂歪了。

「各位，委屈你們了，且等我把莊主再請回來，打發了那些可憎的花子們，再收拾你們這些惡魔，從此天下太平了，哈……」

「砰」的一聲小洞關上了，便是叫住他也晚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石洞中，尚有十多口大箱子，誰也不敢去打開。

誰也不想找死，只看看四長老跌坐地上直哎呀，便恁你想發財也不會去掀箱蓋。

宇文鳳頓足道：「難道就這麼完蛋，我不甘心！」

東方東道：「萬一再出現白無忌，咱們眞的完蛋！」

申屠艮道：「快想辦法呀！」

司馬元道：「東方東，你出身白蓮教，奇門遁甲你學過，快呀，土遁出去救咱們大伙出去呀！」

東方東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這兒石頭地，我遁不了啦，我的哥哥太爺！」

夏侯金手抓鐵柵門，他振臂用力搖，搖得他身子前後閃，那鐵柵門動也不動顫。

夏侯金開罵了！

「操他娘的上洋當，姓余的這是引爺們上當呀，個狗操的，可怎麼辦喲？」

這些惡魔困在石洞中等死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令狐爽爽透了！

令狐爽如今吃牛盤腸了，他手上拿的是整整一大塊五香醬牛肉，他當饅頭啃！

另一手上拿了五個滷蛋，一個人坐在半山的崖石上吃起來。

他的雙腿垂下來，還懸空甩呀甩的眞自在，只差未把歌兒唱出來。

令狐爽正在吃得爽，忽覺自己坐的石頭在搖晃。

那年頭人們不知道甚麼叫地震，以爲是有鬼了。

令狐爽就嚇一跳，他猛的跳起來。

於是，他發現大石一邊的草石移開了。

草石移開露個洞，有個半百老人爬出洞外來了。

令狐爽不駭怕，大白天鬼怕人！

但當他定睛一看，哎呀，是那個會機關梢子的老頭兒出來了。

令狐爽當初偷窺沈長明運的大木箱，他爬在地上偷偷開，木箱中忽然發出叮噹响，暗器幾乎穿箱而出射中地，嚇得小子溜開了。

那一回他反而救了四魔四邪與花子頭。

如今他再遇上這老小子，他心中想：「這老小子命眞長，怎麼還活着，天下大亂沒有把他亂完蛋，眞能活。」

冒出草石窩的正是「中原暗器大王」戈然。

姓戈的用力抖着全身泥灰，沒看見上面石頭上坐了個令狐爽。

令狐爽却笑着開口了。

「喲，大爺呀，你出來啦！」

他這一聲叫，嚇得戈然猛一跳！

戈然斜身抬頭看：「噫，你是誰？」

令狐爽笑呵呵的道：「我是誰你都忘了呀，唉，同那白大叔一個樣，健忘！」

「白無忌？」

「是呀，那兩位老人家！」

戈然發現令狐爽手上拿的是醬牛肉，那年頭，花子們見也難得見，只有一人吃得起，那人就是徐經太。

他以爲令狐爽必是余文的甚麼人了！

戈然對令狐爽道：「你必是余莊主的甚麼人了！」

令狐爽一聽，順水推舟的點點頭，道：「是呀，我們是姑表親，我娘是他的老大姐呀，你忘了？」

戈然一聽，笑了。

「余大人是你舅舅了！」

「我的吃奶舅！」

甚麼叫吃奶舅？那是姐妹兄弟最小的，那地方的人叫小舅子是吃奶舅！

戈然走過去，他指指地洞，道：「快！快去叫你吃奶舅，我用機關把那四魔四邪花子頭還有四花子長老，一窩關住了，娘的，白無忌有毒甚麼用！還是老夫的機關暗器最靈光。」

令狐爽一聽，幾乎連吃到肚子裡的肉渣子也嗆出來了，他一哆嗦！

「眞的？」

戈然道：「當然，就在下面洞裡呀！」

令狐爽忽的撫掌大笑起來。

戈然道：「別笑了，咱們快去找你的奶舅子，生與死，殺與放，由他定奪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好呀，我這就帶你去見我的奶舅去！」

他走了兩步又回頭，戈然道：「走哇！」

令狐爽哈哈笑了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戈大叔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

戈然一怔，道：「這時候你問這話幹甚麼？」

令狐爽故作神秘的道：「戈大叔，你想不想發財？」

戈然道：「猪才會不想發財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好，你我發財的機會來了！」

戈然一瞪眼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會聽我奶舅說，那四魔四邪不是人呀！」

戈然道：「他們冒充八仙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三年前他們劫了長安太守沈長明的財寶十多箱呀！」

「不錯，江湖上誰都知道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如今戈大叔把他們囚住，他們八成活不成了！」

戈然道：「那得等你小舅子決定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也聽說沈大人財寶之中有十七顆龍目珍珠，每一顆都價值連城！」

戈然狠狠的噍了一大口唾沫。

令狐爽道：「咱們何不藉着這機會，逼他們拿出一兩顆，然後你一顆我一顆的分了它！」

戈然道：「他們會帶在身上嗎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八成！」

戈然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令狐爽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聽說寶珠辟邪保平安呀，他們有可能會帶在身上。」

戈然想了一下，慢慢的點點頭。

令狐爽哈哈笑起來了：「你老終於想通了，你老也開了竅，開竅的人發財了，哈……」

戈然抬頭四下看，他指一指遠處的莊門外，道：「那些花子不會突然走進來吧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所以咱們要快呀！」

戈然道：「對，咱們快些下去，嚄，我發了財，第一個要謝謝你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千萬別謝我，以後多多的對我的小舅子盡盡忠就成了。」

戈然一聽，心中一樂，道：「當然，當然！」

於是，戈然在前，撥開一堆石草又鑽進地洞中了。

令狐爽也一樣的往下鑽，那個洞口就如同黃鼠狼住的洞穴一樣，可是進入一丈左右就寬敞了。

令狐爽跟在戈然身後面，他邊走邊叫：「快點呀，光陰似箭，時光就是金錢吶！」

前面的戈然笑了。

「好小子，你年紀不大呀，如此急着要發財，眞的是江湖前浪被後浪無情的推，老一代的倒楣了！」

令狐爽哈哈笑，道：「我離開娘胎就想發財，要不然我爲甚麼落地叫的聲音大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你叫的聲音大？」

「我娘告訴我的呀，我奶舅也知道，哈！」

謊言一串說得多，他自己也忍不住的笑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戈然沒有笑，因爲前面有了光，洞壁上的火把照得亮，令狐爽也看到了。

令狐爽低聲道：「快到了？」

戈然道：「不錯。」

忽聽有人大聲吼：「花子幫兄弟們，快進來呀！」

這聲音眞大，人在洞中震耳朶，但洞外甚麼也聽不到，無他，兩邊的洞口堵住了。

現在，戈然嘿嘿一聲笑得過去了。

他大咧咧的站在鐵柵外，而且小心的準備閃躲甚麼。

他是製造機關的人，當然要小心防備被敵人坑殺。

戈然的出現，石室中的人一擁到了栅門口。

宇文鳳看得一瞪眼，因爲……

令狐爽站在戈然身後面。

東方東忍不住的一聲吼：「那小子！」

令狐爽立刻哈哈笑，他開罵了。

「我把你們這一羣牛頭馬面王八蛋，江湖上被你們鬧翻了天，偷搶騙你們全幹，殺人放火你們佔了先，操你姥姥祖先的，今天你們完蛋了吧！我哈哈，我樂歪了！」

他不等裡面的人臉色泛了青，立刻又道：「戈大叔，我是越想越有氣，寶也不要了，發動機關叫他們死光算了，死光了咱們進去搜寶呀！」

戈然道：「也好呀，我們……可惜少了白無忌，他二人在此就好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那機關是怎麼弄下的？」

戈然忽的一瞪眼，道：「機關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怎麼才能發動這機關？」

戈然雙目一厲，叱道：「好個

小兔崽子，你是誰？你不是余莊主的侄子，你他娘的……啊！」

令狐爽出手了，金剛指戳在戈然的胸口上。

戈然也會功夫，但就是沒躲過。

令狐爽一手揪住快倒下的戈然，嘿嘿冷笑，道：「老小子，你是怎麼發現小爺是冒充的？」

戈然道：「他們之中有人怎麼認識你？余……莊主……也沒見過……他們呀……你……」

令狐爽這才想起是東方東叫他一聲「小子」出了問題。

令狐爽指着東方東，叱道：「雜毛老道變成雜毛猪了，壞了救你們的大事情，可別怨我！」

東方東叱道：「混帳，你敢罵我猪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可惜你是我師父，你如果是我兒子，我還揍你吶！」

他此言氣得東方東臉也煞白了。

令狐爽的那把小刀取在手上了。

「老戈呀，咱們開始談談生意吧！」

全身骨頭鬆散的戈然，有氣無力的道：「談……甚……麼生意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你把機關打開，放他們出來。」

「他們……出來……我就死了……」

「我擔保你死不了。」令狐爽道：「戈老，眼前形勢，你自琢磨，若不聽我的，你死得更早！」

戈然頓足無力，他幾乎是哭的聲音：「我呀，我呀，怎麼會遇上你喲……我動的甚麼發財夢呀！」

令狐爽也嘆口氣，道：「我就是見不得可憐人，唉，這樣吧，我再動動腦筋出個好主意。」

戈然道：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們幾個人，每雙眼珠子像牛蛋，要把我吞吃掉，我……」

令狐爽道：「別擔心，這樣吧，你快告訴我，如何才能把機關開啟，你就活命了。」

戈然道：「你發誓！」

令狐爽立刻發誓道：「我若不放你，天打五雷劈。」

「劈誰？」

「我！」

「好，你快跟我來。」他吃力的半爬着。

令狐爽跟了戈然往外走，又是原來那條路。

二人走到洞口外，戈然看看四下無人，他對令狐爽道：「剛才你出手點了我，你手下留了情，我知道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不想殺人。」

戈然道：「你只用了二成功力。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所以我還能走出來。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本來打算叫你逃的。」

戈然這才低聲道：「小友，想來我是非告訴你不可了！」

令狐爽道：「我如果再出手，你非倒地不可！」

戈然道：「我無力反抗。」

「說吧，怎麼開呀！」

戈然道：「三兩人十七八人是開不動的，你必需去找人來，裡外人多一齊開，下面還得開一寸塞墊個石頭支起來，不然……」

令狐爽道：「機關不能自己開？」

戈然道：「眞的沒辦法，誰有那麼大的支柱力呀，我在暗處無絞盤。」

令狐爽一聽可急了。

戈然道：「你是當局着迷，我可以走了！」

他在令狐爽的迷惘中往山上爬去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令狐爽突然一聲大叫：「不好了！」

只見他拔身如飛的奔到了前莊，嚄，花子們眞規矩，一個接一個的坐在場邊上。

十幾個六袋高手還在笑哈哈，見了令狐爽走來，他們伸手打招呼：「嗨！」

「嗨，令狐爽大少也來了。」

令狐爽不「嗨」，他大叫：「快跟我去救人吶！」

「救人？哈！」

花子們都笑了。

他們等着分銀子吶，救的甚麼人？

他們也知道令狐爽愛尋開心，才會笑起來。

令狐爽一聽大怒：「要飯的，再不跟我走，就會出人命了！」

「哈……」便是幾個六袋高手也笑了！

有個大個子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咱們知道你愛說笑，我問你，要救誰的命？」

令狐爽道：「西門幫主加上四個老花子，還有……」

「八仙，是嗎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哈……」那人當先大笑起來！

他這麼捧腹大笑，所有的花子也笑起來了！

「哈……」

令狐爽道：「別笑了，你們等着哭吧，哦操！」

他指着莊內，又道：「你們的頭兒呢？怎麼不見了？」

那六袋頭目道：「他們找寶，我們分寶呀！」　（未完・十四）

上文提要：陸浩與小譚分析了種種疑點後，得出的結論是：韋紫琴可能就是「西天教」的代教主，甚至「滇北四眞」、冷清秋等人皆是……陸浩解了冷清秋被點的穴道，冷清秋告訴他一件關於「雪鷹」的秘密，原來雪鷹就是他的父親陸燕樵的綽號，其父每年八月十六子時必到黃山鰲魚峯去與人較技，失敗後失踪至今已二十年，陸浩知道後趕去，聽到了……

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

司空羽・文　可飛・圖

飛鷹

受情折磨欲討回　變態摧殘心狠毒

「師父，此婦若非乘師父不備出手，必然負創。」

「跨鶴叟」柳占春微微搖頭，喟然道：「陸浩，不是師父長他人的志氣，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實在是爲師深知『大悲神尼』的造詣太深了，而且神尼太信任她，昔年傾囊相授，半招也未留。」

兩小不由駭然，陸浩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必須馬上到絕崖下去爲家父收……」

「不必，我已代收了。」

「家父……」陸浩泣然道：「他老人家怎麼了？」

「令尊未死，但內傷極重，就是能痊癒，今生恐怕再不能練功了，爲師已預先通知令堂接走了令尊。」

「師父救命之恩，我父子……」

「起來，起來！」柳占春道：「爲師也很慚愧，由於昔年和令尊以捉賊爲行業，有一次遇上五個巨盜，聯手之下，爲師重傷，幸在危急關頭爲神尼所救，以致這些年來，雖下過工夫，功力一直甚少進境。老實說，如果爲師和金素如硬拚，而她也未受傷的話，爲師可能非其敵手。」

小譚道：「老前輩客氣！」

柳占春苦笑道：「老夫用不着向你們客氣，技不如人也不是甚麼丟人的事，有時是武功路子先天有限，有時是資質有限，當然，有時也因舊傷未癒，不敢全力以赴之故。總之，老夫剛才就是全力以赴，而她也未施襲之下，自忖仍然無法傷得了她。」

小譚吶吶道：「柳老前輩，這麼說，豈不是當今武林，沒有能制住此婦的人了？」

柳占春道：「話雖不能這麼說，可是，這麼說也沒有甚麼不對，因爲『大悲神尼』爲武林第一人，她既已傾囊相授，而金素如又是天生練武的胚子，當眞是極少有人能敵了。」

陸浩道：「師父是說家母承恩師通知，在崖下等待，而家父中掌落下絕崖時被恩師接住交給了家母？」

「不錯，令堂準備了兩匹駱駝，因爲駱駝雖無馬快，走路却比馬奔馳的聲音小得多，此刻應該已走出十里以外了吧！」

「恩師，弟子以爲金素如下峯之後，可能會到絕崖下去看看，萬一追上家母……」

「陪令堂一起的，還有你的師伯『披髮女媧』崔瑛，你可以放心，雖說你師伯也未必是金素如的敵手，但在她負創之下，却未必敢和你師伯硬拚了。」

但三人還是立刻下峯，向金素如馳去方向追去。却沒有追上，柳

占春道：「你師伯大概是改變了方向，以免被跟踪，你們放心吧。倒是浩兒的內傷，必須立刻治療。」

「恩師，弟子這點傷還不要緊。」

「你知道甚麼？『大悲手』天下至學，一旦擊中，在感覺上並不嚴重，但稍一延誤治療，就可能致殘，走吧！爲師找個地方爲你療傷去。」

「恩師，弟子總是不放心家父母。」

「有你師伯在，應該無事的，要想爲你父親報仇，必須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。」

他們在天都峯下附近石洞中停下來，柳占春道：「浩兒，你坐下來，譚珍到洞外守護，但不可暴露自己的身形。」

「是的，前輩！」

柳占春試了他的脈，不由「噫」了一聲道：「浩兒，你的脈象很怪，受過重傷嗎？」

「沒有，恩師！」陸浩道：「不知不久前和金素如動手受傷，算不算重傷？」

「不算，而且這脈象又不像是受傷，浩兒，你說說看，近一年來，可有甚麼奇遇嗎？」

「師父，沒有甚麼奇遇……噢！對哩！這件事不知算不算是奇遇？」他說了衝散白雲和尚的元嬰那件事。

柳占春是個名醫，他的醫道比武功還要高明，他激動地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你得趕緊去找一個人或一樣東西，要不，一年後你會被體內那股猛烈燥熱的元氣燒死。」

「恩師，徒兒愚昧，到目前爲止，祇是剛衝散時吸入幾口熱氣，嗆得咳了一陣，也沒有甚麼不適，三五天偶爾下田灼熱而雷鳴之聲，少頃即沒。」

柳占春道：「那就沒有錯了！元神，也就是元嬰，道家稱之身外之身，和佛家輕施人身臭皮囊正好相反，道家講究肉身成佛，與佛家涅槃不同，白雲和尚有此成就，甚是了得，而他身在佛門却重視道家法門，且有小成，更是難得，你衝散了他的元嬰，他沒有記恨於你？」

「沒有，此人修養極佳，但他却是一個邪教中的壇主，徒兒實在想不通。」

「邪教？甚麼教？」

「依徒兒研判，極可能是『西天教』。」

柳占春道：「『西天教』中沒有一個和尚壇主呀！」

「據徒兒所知，他是在『西天教』內鬨瓦解之後，才遁入空門的，但修練却是始自數十年前。」

「此人是甚麼樣子？」

「白雲和尚一表人才，英俊瀟灑，弟子尚未見過那麼俊逸的男人……」

「喬步天！他是爲師的至友！」

陸浩不由一震，道：「徒兒更是罪孽深重了！居然毀了師父好友的三十年苦修！」

「浩兒，你不必自責，以爲師研判，喬步天是個有心人，他應知道你是我的弟子，不能明目張膽地幫助你，祇有這種方法……」

陸浩又是一愕，道：「師父，元嬰衝散，對他有害無益，難道對弟子會有益不成？」

柳占春道：「這就是爲師剛剛說的，必須去找一個人及一樣東西的話題了。如果能找到這人和這樣東西，它對你的益處可就大了！」

「恩師，弟子還是不懂。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，如果能找到那個人，服他的一粒火龍丹，繼續潛修，你也有喬步天的成就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此人就是隱在邙山中的火龍眞人。」

陸浩見聞廣博，居然未曾聽說過此人，道：「恩師，弟子孤陋寡聞……」

「這不能怪你，當今武林中，五十歲以下的人，聽說過火龍眞人的人太少了。」

「如果喬步天前輩能遇上火龍眞人，服他一粒金丹能否使元嬰復原？」

「那當然是極有可能的。」柳占春道：「另外，你能找到千年雪英蕖也成，總之，金丹和英蕖之花蕊，都能使你吸入的元炁變爲自己的靈氣，可頂苦修二十年。到那時候，再遇上金素和，那就有得拚了！」

陸浩道：「恩師，弟子以爲去找千年雪英蕖，是可遇而不求可的事，到邙山去找火龍眞人，由於極近，二天可達，比較容易，所以徒兒決定去邙山！」

柳占春喟然道：「找火龍眞人的武林人物，想在百人之上，但迄未聽說某人找到過他。」

「恩師，會不會根本沒有這個人？」

「不會，此事是你師祖說的，而且你師祖還見過火龍眞人，據你師祖說，火龍眞人那時已近五十歲，如仍在人世，應已具飛昇資格，但因孽徒偷走了他的一件法衣，造成武林殺孽，他決心多留凡塵四十年，度此孽徒……」

陸浩道：「恩師，『西天教』也有一件鎮會法衣，據說此衣是金領銀袖，衣上有極大秘密，不知是不是火龍眞人所失去的法衣？」

「那就沒錯了。至於『西天教』教主是不是火龍眞人之徒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因爲『西天教』雖然名聲不

佳，不過是下面的人在外行爲失檢，上面的人律己頗嚴。其實所謂內閧，八成主要就是爲了那件法衣吧！但據爲師猜測，教主可能是五大門派掌門人之一。

陸浩道：「邙山極大，要去找個遁世奇人，如無地址……」

柳占春道：「據你師祖昔年說，火龍眞人是隱在有水之處，如寒潭之類隱蔽之處，原因是煉丹需要寒泉褪火。」

「不過徒兒仍要先見到家父母之後，才能放心前往邙山。」

「不必，爲師這就去找令尊令堂，再說，你師伯保護他們，這一點應該是綽綽有餘的，你還是盡快到邙山去吧！」

「恩師，火龍眞人是甚麼樣子？」

「這箇，昔年你師祖並未說，浩兒，爲師也知道，找這位奇人，更是可遇而不可求，但心誠則靈，不誠無物，記住一個『誠』字，無往而不利……」

爲了使「泥鰍」知道陸浩的情況，讓他放心，儘管小譚一百個不願，還是叫她回到鎭上去，且叮囑他們，在陸浩未回去之前，盡量少惹是非。

小譚氣唬唬地，一言不發就走了。

稍後師徒兩人也分了手。

＊　＊　＊

急趕一天半，已到北邙山麓，天色已晚，在小鎭上吃飽，還準備了一些乾糧和飲水，連夜入山。

他並非爲了自己體內的元氣才找火龍眞人的，而是決心找金素如爲父報仇。其實陸燕樵的情況比柳占春說的更慘些，祇比常人多一口氣罷了。

北邙中歷代帝王陵寢極多，深夜，荒山古墓荒塚，夜空悲嗥，四顧無人，即使膽大之人到此，也不禁毛骨悚然。

陸浩坐在倒地的石翁仲上，打開水囊喝了幾口水，仰望一鈎新月，不禁萬縷愁緒湧上心頭。想想韋紫琴，眞是幽腸百結，不知今後如何面對這個絕代尤物？

就在這時，一個高大人影已進入遼闊的墓地之內，陸浩立刻警覺，回頭望去，淡淡的月色之下，一個高大的女人緩緩走近。

陸浩一顆心不斷地下沉，也不斷地發狠。事已已此，除了一拚那還有甚麼辦法？來人又是金素如，道：「小子，我本來無意爲難你們父子，可是陸燕樵太絕情了……」

「金素如，我以爲不是家父絕情，而是妳自己太不要臉，世上任何事都可以勉强，祇有這種事不成。」

金素如走近，看來內傷已經復原，冷森的道：「陸浩，除了一個理由可以使我網開一面之外，我非殺你不可！我要使『雪鷹』和金婉如斷後絕嗣。」

「那是因爲妳多行不義，今生已絕子斷孫，所以才會嫉妒別人的天倫之樂，不過我陸浩也不是那麼好打發的。」

「陸浩，祇有一種情況下，我可以饒你不死，那就是告訴我有關『西天敎』失落的法衣在何處。」

「不要說我根本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妳……」

金素如森厲地一笑道：「你還年輕，並不能體會一個女人第一次付出情感後，被無情戲弄的痛苦……」

「那不是戲弄，那是應有的抉擇，雖說君子先擇而後交，但妳是個善於僞裝自己的女人，妳是得了神尼的最後絕招之後才露出了猙獰面目，不管善惡好壞，濫殺無辜，家父發現妳心地險惡，斷然地敬鬼神而遠之，有何不妥？」

「嘿……」金素如美好的臉上罩上一層嚴霜，雙臂一絞，一剛一柔兩股奇勁交互扭纏着湧了過來。

陸浩也知道不是敵手，但不拚又如何？鞭匕呼嘯，稍閃，避開正鋒就迎了上去。

他必須迴避她的交掌勁，才能活着去找火龍眞人，仔細想想，衝動不是辦法，在這情況之下，祇有游鬥，找機會脫身。

當然，要想脫出金素如之手，又談何容易？兩人折騰了二十來招，陸浩盡力施爲，總感覺壓力愈來愈大，那種忽剛忽柔，飄忽不定的力道太難捉摸。

這種打法，自然十分吃力而不討好。

但是，陸浩竟能支持七十招以上。

三五高手接不下唐夫人冷清秋三五招，而冷清秋也接不下金素如三四十招，陸浩死拚之下能超過七十招，也就顯出他的份量了。

儘管如此，他還是逃不出金素如的手掌，實實地在他背上及腰上各砸了一掌。

陸浩絕不能死在這兒，太多的事要他去辦。於是他決定逃，雖然此時此刻逃也許更不容易。

藉那一掌之力，身子側飛三丈之外，忍着五內翻湧的痛苦，嚥下幾口鮮血，再次一掠十二三丈。

他如未負傷，全力一掠可達十七八丈以上。

金素如本要追的，但想了一下，喃喃地道：「小子，你老子欠我的，要你來還，如你能不死，我叫你痛苦一生……」

她似乎匆匆寫了一張字條，撮口連吹三聲，這是以玄奧內力發出

的哨音，數十里外都能聽到，不久巨大的黃狗如箭射入墓地中，在金素如身邊搖尾不已。

她把紙條塞入狗項上的皮圈夾層中，輕拍狗頭，說聲「去！」黃狗一道黃箭似地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陸浩內腑嚴重內創，奔出一里多路，不辨方向，也不知時辰，甚至天已下了小雨也不覺察，祇知內心充滿了恨和絕望。

如此下去，他可能死在邙山之中。

可是他必須支撐下去，能走一步算一步，入山唯恐不深，他要找有水的地方，這一點牢記在心。

又走了兩三里路，口鼻已滲出血漬，視覺模糊，四周景物恍惚移動，圍繞他轉動。

終於，他暈倒在亂岩蔓草中。

到邙山來找火龍眞人，這要有過人的勇氣和耐心，因爲火龍眞人即使眞有其人，誰又敢保證這些年來已經死了或者得道飛昇了。

當然，也有可能離開了邙山去了別處？果眞如此，找一輩子又如何？

不知過了多久，估計至少也有幾個時辰，他才醒來。即使他還未睜開眼，已知自己是躺在亂岩蔓草之中。

胸腹之間仍然如火如荼地刺痛，自感像個長久纏綿床笫的人。想想這種找人的方式，當眞是儍勁過人。

就在這時，他聽到了女人喚狗的聲音。

接着他聽到狗的竄掠聲、喘氣聲以及人的奔掠聲，「啊黃……人在哪裏……」

這聲音又豈僅是沙漠中者忽然聽到了潺潺的水聲，這不是韋紫琴的口音嗎？

如果非死不可，有她守在身邊，死得也値了。

可是她怎麼會來到邙山之中？莫非小譚回去告訴了她？這是不大可能的，以小譚和韋紫琴的敵對來說，她不可能獻這份殷勤。

狗很快地嗅到他的體味而到了身邊，他瞇着眼，看到了一隻巨大的黃狗，既非藏獒，也非洋犬，但這狗很大，毛也很亮，可見豢養得很細心。

要是此狗撲上咬人，他此刻的體力還眞沒有把握應付。

但又聽到了那甜美或脆生生的銀鈴聲，道：「阿黃……人呢？在哪裏……」

「錯不了……正是她……天哪！不管她是甚麼敎的人，也不管那敎邪不邪？祇要她本人善良就行了……」他發現狗無意咬人，祇在他四周奔行，表示人就在這兒。

而那輕靈的步履聲已越來越近了。

陸浩忽然閉上眼睛，一來想試試她，到底對他是否關心？第一句話她會說甚麼？

還有，他以爲也祇有這樣，才更能享受這絕世尤物對他的溫情及關注。

此刻顯然韋紫琴已在他的身邊了，而且發出了一聲驚噫。

接着，傳來了悲泣聲。

陸浩內心一陣激動，最難消受美人恩。沒有今日之不幸，又如何測出她對他的情到底有多深？他此刻幾乎作出小兒女之態，控制不住滿眶的淚水。

但是，他還是沒有動一下。

接着，他又聽到磨牙切齒及詛咒聲。

「是了，她當然恨極了把我打成重傷的人了！這是必然的。紫琴哪！我陸浩今生得一紅粉知己，雖死何憾，有生之年，我將時刻不忘妳的這份和父母同樣深厚的恩情……」

他隱隱感覺她似乎蹲了下來，而且她那綿柔的手似在他頸上觸碰了一下，也好像自他頸上取下了一樣東西，這東西類似項鍊，或者用絲繩拴在頸上的玉佩甚麼的。

但他沉住了氣，仍然佯作昏迷。

「欠債要還……賊子……這也是天意……此仇不報……枉爲人子。」發狠聲咬牙聲不斷傳來。

如果陸浩未陷入一廂情願的陶醉，或者根本未佯作昏迷，他所看到的景象，以及韋紫琴自他頸上取下一件甚麼東西的話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。

當然，這也不能怪他，這件事的發生，就是世上絕頂聰明的人也不會想到，可嘆的是，他竟未注意她自他的頸上取走了何物，而他頸上是根本沒有甚麼東西的。

只是隱隱嗅到她那與衆不同的體香。

突然，她嘶聲悲極地道：「皇天后土可作見証，弒父之仇終於查明，休怪我韋紫琴狠毒絕情……」

陸浩不禁微微一怔，她應該呼叫他的名字把他弄醒，設法救他才對，說這些話似乎和他的苦難無關宏旨呀！

就在他感覺氣氛不對，正要睜眼時，不由渾身一陣痙攣，全身骨節百骸，如遭虫噬蟻咬、針刺火灼一般。原來，她在他前、側身上連點數大要穴。

他在無邊的震驚及痛苦中睜開了眼睛。

視覺觸及的不是柔情似水，美態撩人的嬌靨，更不是關切及憐憫的表情，那是他自認識她以來所見到的最冷酷的神色。

他看到她手中拿了一塊紫玉珮，上有紫色彩綬和流蘇，隱隱覺得，這就是自他頸上取下之物。

他無法想像他自己頸上怎麼會有這塊紫玉珮？而韋紫琴又爲何陡然大變，對他如此狠毒？以致使他驚得呆了。

這種不幸，不該發生在他的身上，下手的也不該是她才對。到此地步，他仍然這麼想着。

但是，還有更使他絕對想不到的舉措，在她揮手唆狗之下發生了。

巨大的黃狗很熟練地執行主人的命令，本來牠還以爲草中的人是牠主人的朋友，所以不斷地搖尾，此刻，却兇猛如餓狼地咬着陸浩的大腿及臀部。

而陸浩被點了幾個穴道，雖然尚能動彈，却因早已受了重傷，全身無一骨節不痛，幾乎難以忍耐，此刻就連應付一隻狗的能力都已消失了。

所以，不一會就變成一個衣衫碎裂的血人了。

「阿黃……好了……我們走……」回眸一瞥，那目光竟是那麼狠毒，簡直令人顫慄，帶着狗很快地就沒於夜色之中了。

痛苦、迷惘和絕望，已統御了他，即使不遇上韋紫琴，不點他的幾個要穴折磨他，沒有奇蹟出現，他的生機也不多。

現在他知道，一切努力都是徒然，甚麼父母、武林公義，以及情愛和友誼等等，都十分空洞了。

人狗已遠去，不復聽到人聲和狗吠聲。

他首先想到一個問題，金素如給他一百萬兩，爲韋紫琴贖身，她們之間是否有特殊關連？

「爲甚麼她會這麼做？」這問題不知想了多少遍。那種以前從未想像到的痛苦，一直在折磨他，不知是雨是汗？渾身沒有片縷是乾的。

絕望這種情緒的低潮是不會太久的，他有責任，也有使命。既然人還沒有死，就要作沒有死的打算。

他試着支撐起身子站起，像宿醉未醒似的，搖晃着走去，反正已經如此，他繼續走向深山。

他來過邙山，而且還記得附近有個隱蔽的山洞，先找個安身之處，再以本身的功力，療傷試試看。

這想法是十分不切實際的，只是人類有時也需要激倖心理，或者需要病痛時哼哼的心理來安慰自己。

山洞很隱蔽，自石縫進入，幾次轉折由下而上，到了石壁上的洞口附近。

突然，他被這景象吸住了。洞中兩個老人倒立在那兒，面孔瞧外，正望着他。

他當然知道，打坐，入定或稱跏趺，各門各派的姿勢不一，一般來說，盤膝居多數，也有雙足着地的。

然而有的調息口中唸唸有詞，叫着「數唸」。有的倒立，使血液循環更爲流暢，也有走路也能調息的。

據說華山老祖陳希夷是以「睡禪」得道的，所謂「睡禪」，也就是以睡來修禪，當然，那種睡和凡夫俗子的睡不同。

陸浩一看這倒立調息的姿勢，就暗叫不妙，掉頭就走，道：「不知道這兒……已有人捷足……」

「小子慢走……」兩個老人雙足落地，坐在地上，高的雙顴聳突，雙目深陷，中等身材這個頭髮雖已白了，却生了張娃娃臉，而且臉上總是有點笑容。

說話的正是此人，陸浩停了下來，道：「尊駕有何見教？」

「看你小子長得倒也是一表人才，爲甚麼像得了重病似的。」

「在下的確有病……」

「甚麼病啊？」

「連在下自己都弄不清。」

那高的目光烱烱，黃澄澄地像荒塚中的燐火，冷冷地道：「小子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說出名字很危險，儘管尚不能斷定這兩個老人的來歷，看樣子，不大像是正道人物。可是他到此地步，仍不願改變大丈夫的原則，那就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道：「在下姓陸……」

「姓陸？沒有名字嗎？」

「在下陸浩……」

兩個老人互視一眼，矮的發出一聲怪笑，道：「就是那個『九爪飛鷹』陸浩對不對？」

「正是！」

「小子，那太好了！爺們就是衝着你來的，寃家路窄，合該你的運氣太差……」

陸浩道：「兩位是……」

矮的嘎聲道：「我們是『遼東三虎』的師叔，『冰魃』陶森，『冰彌勒』陶德。」

陸浩暗暗一嘆，道：「兩位以爲『遼東三虎』尤氏兄弟是在下殺的？」

「姓陸的，我看你這小子的骨頭並不硬，簡直是狠心兔膽。」

「姓陸的還沒有殺了人不承認的先例，那是別人殺的，記在在下頭上。」

「哈……」「冰彌勒」對高的陶森道：「大哥，你信？」

「少和他磨牙！」

矮的走出來，道：「聽說『九爪飛鷹』有一套，我倒要試試看……」

此人要爲晚輩報仇，臉上還有笑容，「彌勒」之名倒也不假。

「小子，你出手吧！好歹我比你高出半輩。」

陸浩道：「在下沒有殺人，信不信是二位的事，但沒有必要動手。」

「小子，你說你沒殺人，能找到兩個以上的証人嗎？」

「不能。因爲『遼東三虎』和『勞山雙奇』是深夜在郊外被殺死的，第二天縣裡派了一個巡檢把賞格送到在下下榻的客棧，要我點收，但人非在下所殺，在下不收，那巡檢還要囉嗦，在下就捐給了善堂。」

陶森陰陰地道：「好大方的殺手。」

「不是大方，如係我親手所殺，玩命換來的銀子，就沒有那麼大方。事實上那是別人消遣在下，旨在斷絕在下的財路，才冒我之名，把屍體送到縣衙去的。」

陶氏兄弟互視一眼，陶森道：「老二，有沒有這回事兒？」

「媽拉格巴子！這叫着死無對証，老大，剛才他不是說過？他們兄弟三人和『勞山雙奇』深夜在郊外被人作了，又冒他之名送到縣衙去，而他沒殺人所以不收那筆銀子，已捐給了善堂？」

陶森深陷的眸子在陸浩臉上掃來掃去，道：「老二，這種事也並非不可能發生，咱們該把事情弄個明白。」

「老大，我不信！我以爲這小子是推卸責任！」

「老二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老大，就交我來辦如何？」

「小心點！此子並非浪得虛名之輩……」

但「冰彌勒」已經滑上三步，「雙風貫耳」，中途變招，改爲「犀牛望月」，這老鬼功力非比等閑，而陸浩現在和普通人差不多，「啪」地一聲，身子飛出一丈以外，似乎昏了過去。

陶氏兄弟楞了一陣，陶森道：「老二，這是怎麼回事兒？『九爪飛鷹』不是這種窩囊貨色呀！這小子會不會是冒充『九爪飛鷹』過癮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這叫着裝熊。老大，這小子的花樣很多，不能不防他一手……」走近一看，陸浩口鼻鮮血殷然，又是一楞，但立刻又嬉皮笑臉的道：「老大，你看這小子有多會裝？媽拉格巴子！像紙糊的一樣，這麼不抗折騰，鬼才相信哩！」

「怎麼回事兒？老二！」

「老大！你就過來看看嘛！也累不壞你。」

「我不是叫你看着辦嗎？」

「是啊！可是，這小子太窩囊，簡直有點邪門哪！」

陶森晃着竹杆似的身子走了過來，連連皺眉，道：「這……這的確不對，這小子不是身負重傷，必然是染着重病。」

「老大，我看八成如此，他再熊也不會這麼不管用，剛才我才用了五成力道。」

陶森道：「所以我說，要把這事弄清楚呀！」

「怎麼？老大，你這是老虎戴唸珠呀！」

「老二，我來問問看，尤氏兄弟的行爲，咱們就是護短，也遮蓋不住。就算是他殺的，咱們身爲長輩找場出氣則可，寃寃相報則大可不必。因爲他們是好是壞，是正是邪，武林中人自有公論，如果咱們非以牙還牙，以血還血不可，人家豈不把咱們看成一丘之貉了？」

「老大，你的意思是殺了白殺？你幹我可不幹！」

「好好，我先來問問！」陶森道：「陸浩，你小子生了甚麼病？」

陸浩幾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，道：「在下並非生病，而是被人擊傷內腑，而且是兩次，即使陶老二剛才不擊我一掌，在下……恐怕也支撐不過十二個時辰……」

陶森微微一怔，道：「是甚麼人擊傷了你的？」

「不說也罷！陶老大，正如二位所說的，在下正在走霉運，如果二位認定尤氏兄弟是在下所殺，而且不加証實就要下手，在目前，在下也無法阻止二位！」

陶德怪笑一聲，道：「老大，你瞧，這小子死到臨頭還這麼硬呢！」

陶森道：「陸浩，這且不提，假如尤氏兄弟被你遇上，你會不會殺了他們？」

這話問得很絕，此時此刻，一句話就能決定他的生死。

陸浩道：「老實說……以尤氏三兄弟的素行！即使列在我的逮人名單上，也必在三十名以後，而且在下只能逮人而不殺人。除非十惡不赦之徒，而且抵死反抗，那又當別論……」

陶森道：「老二，我告訴你，我也不喜歡陸浩這個人，連他的老子『雪鷹』也不喜歡，你猜爲甚麼？」

「這……這還用問嗎？就因爲他們是『鷹』吧？」

「知道這一點，至少不會使我們迷失得太多，偏差得太大，老二，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一點，爲甚麼某些人非常厭惡『九爪飛鷹』父子以及『跨鶴叟』柳占春這一類的人……」

「老大，你似乎想放過他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也想知道，你不想放過他，到底要如何處置他？」

「對他，太便宜，總要卸他一件零碎，比喻說一條臂或一條腿等等。」

「老二，你可曾忘記在興安嶺附近開牧場的姪女小葉子？」

「小……小葉……我怎麼會忘？」

「你可還記得她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被人奸殺而死，還劫走了二十幾匹馬，但到如今還沒查出是甚麼人幹的。」

「對！的確沒有查到，但是，幹這種事的武林下三濫，幾乎點着人頭可以叫出名來，初出茅廬的賊仔子也沒有這個膽……」

「不見得吧！老大。」

「總還記得，小葉子和她丈夫也會功夫，而且各有一支火銃，結果還是被人奸殺了。而事後查看現場上的足印，也不過才三個人而已，我們等於是苦主，所以知道作苦主的滋味，也正因爲如此，『九爪飛鷹』深受百姓的敬愛。老二，我說這話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嗎？」

「我懂，但是，老大，你太信任別人，這小子的話就句句是實嗎？」

「難道老二以爲他沒有受傷？」他蹲下來伸出二指按在陸浩脈門上，不一會收回手，道：「老二，你試試看。」

陶德試了一會，沒說一句話。

陶森道：「此子五臟離位，經脈紊亂，而且有的已斷，如果換了你我，應該早已撒手歸西了，奇的是，他體內好像有一股灼熱的眞氣，護着他那隨時可能斷的心脈。」

「老大，說來說去，你似乎不管我們的晚輩被殺的事了！」

「老二，我們固然不怕他報仇，但別人把他打成奄奄一息，祇比死人多一口氣在，却假我們之手把他殺死，你認爲划得來嗎？」

這的確划不來，可是很少有人去深思，去研究，這種事是否划得來？陶德不是傻瓜，他外表看來一團和氣，却是個狠毒角色。

這工夫陶森已向石縫外走去，道：「老二，如果我們也不會武功，而仍然發生了姪女小葉子的慘事，你我是否也會把陸浩父子這種人視爲萬家之佛。」

陶德以爲老大說的沒錯，不過千言萬語一句話，他的師姪死於陸浩之手(他以爲如此)，就這麼輕饒他，他沒有這種涵養。

那怎麼辦呢？殺了他很容易，祇要一拳一掌或一腳也許就夠了，但正如老大所說的，太划不來，就這麼一走又不甘心。

略一尋思，解開下衣就撒起尿來。

陸浩此刻頭暈腦脹，忽感頭臉上有溫熱的水洒下，不一會，他知道是甚麼了。

因爲味道是可以辨別的。

這是奇恥大辱嗎？也許不，這種人作出這種事來，那是非常可能的，世上哪一種人都有，陶德這一種最可恨。

陶德提上下衣，追上了陶老大，沒想到陶森迴身就是一個耳光，打得陶德退了兩步，捂着臉道：「老大，你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陶森迴身走出石縫，冷峻地道：「士可殺不可辱，你何不殺了他？如果你還自詡爲一號人物，事後想起這件事，會不會以爲自己的行爲一文不值？」

陶德沒有再說甚麼，儘管他並不太折服老大的看法，而陶老大也沒有再說甚麼。

陸浩想移到山泉處洗一下都不可能，此刻，他祇能數着時辰等候死亡來臨。

但是，午夜之後，天氣驟變，下了一場傾盆大雨，這大雨足足下了半個多時辰，他躺的地方正是石縫中央，雨水自石縫中央兩邊石壁上像瀑布般傾瀉下來。

涼沁沁地，而且雨注擊打着全身百骸，有的地方還十分痛。但是，却好像身上本來着了火，一場大雨把火熄滅了似的，痛苦輕了些，內傷也勉强穩住了。

他想不出道理來，却支持着站起來，走向洞中。唯一的希望是在此以自己的殘餘內力自療內創，這幾乎是痴心枉想。

人在絕望邊緣上，也許唯一的樂趣就祇有痴心或枉想了。

這場雨絕對洗淨了身上的汗臭及尿臭，十分清爽。當然，洗不清他的自尊上的尿臊。

他喝了些水，試着打坐，可惜雙腿被惡犬咬傷，已不能盤好，腰也挺不起來，屁股上也有惡犬的牙痕。

絕望了嗎？他警告自己，別人可談「絕望」二字，他是不行的，他打量石洞中景物，黑暗而潮濕。由於這場大雨來得急，去得也快，石縫中瀉出一線月光。

洞內景物隱隱可辨，有一塊石頭，頗似小几，可能適合於雙足垂下那種打坐方式。

他吃力地走近坐上去，果然可用。立刻收攝心神，抱元守一。但是，抱元守一談何容易？祇要一想到韋紫琴的突變，點穴迫害，咬狗啃噬，以及陶德的那泡尿，心就亂了。

抱元守一，其實就是孔子所說的「克己」。正因爲有一分己，就有一分自私，有一分自私，就有一分

我見，有一分我見，就有一分不平之氣，也就滯碍不通了。

一試再試，屢試屢敗，而且雜念越來越多，一會兒想起父母、師父，一會兒又想到金素如、冷清秋、白雲和尚，甚至小譚和泥鰍，不由長嘆一聲而作罷，道：「天哪！難道我的路就這麼斷絕了嗎？」

「不錯！你已經沒有希望了。」一個人站在洞口，祇要聽口音，就知道又是金素如。

「我一天不死，妳總會感覺有件心事未了，那妳何不殺了我？」

「我受情的折磨數十年，雖不能在你身上全部找回來，讓你受數月的折磨也是應該的，我現在還不想要你死，死，對你來說，仍然太奢侈了。」

「金素如，每當午夜夢迴，妳是否會感覺自己人性漸泯，已接近獸性了？」

她笑得很開心，一點也不以爲這話對她有多麼不敬，道：「聖人的『幾稀』二字，不是說明了人性和獸性的差距了嗎？怎麼樣？你想你的老子，你的母親，以及你曾愛過的人是不是？但是你將永遠也見不到他們了，而你也永遠不知道他們現在是甚麼樣子了。」

的確，字字句句，都像利錐芒刺戳在他的心坎上，死，實在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的過程。

「金素如，妳也有煩惱是不？」

「甚麼煩惱？」

「比喻說，醜陋的麥大熟在妳面前晃來晃去哩，詭計怕人揭穿哩等等！」

「甚麼詭計？」

「比喻說……點了冷清秋的腦後數穴，使她瘋狂哩……」他實在不敢確定是她幹的，但這一詐還眞有效，也許她此刻已經不在乎他知不知道這件事了。

「算你還聰明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這似乎並不重要了吧？」

「不錯，你對我的秘密還知道多少？」

「妳不是也很關心那件法衣？時時都想得到它？」

「哈……」她大笑着掉頭消失在石縫之外了，這表示甚麼？她不重視這法衣？或者已經知道那法衣的下落了？

陸浩木然地坐了很久，這世界已遺棄了他，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感統御了他，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韋紫琴和金素如所可能有的關連。

金素如昨夜傷了他之後，韋紫琴就來了，還帶了一隻狗。而昨夜他曾聽到金素如撮口發出嘯音，而韋紫琴咬狗，也類似那種以內力發出的嘯音。

她們會有關係？

＊　＊　＊

一年一度的白雲寺建醮盛會又開始了。

光是這鎮上的善男信女就捐出了七八千兩銀子，共襄善舉，至於其他縣裡來的還大有人在，因爲白雲寺爲民解惑的種類很多如：命運、事業、疾病、婚姻、遷居、考試、生育、吉凶等等，項目有：命卜、看相、蓋運、安太歲、安斗、安土神、收驚、收魂及安胎等等。白雲和尚出了名，有錢的人肯花這種錢。

白雲寺附近廣場上，搭建了醮壇，有錢的善男信女，建橋鋪路不怎麼大方，建壇紮紙，迤邐一里之外，毫不心痛。

尤其是信女們，像趕廟會一樣，盛裝艷抹，爭奇鬥艷，中秋剛過，秋老虎發威，個個汗流浹背，即使是浮瓜沉李，也還不能去暑。

白雲寺西南兩里之遙處，峽谷中有一小溪，溪水清冽，是個消暑的好去處。而且傳言此溪水甚靈，若有眼疾、皮膚病等，一洗就好。

加之此處幽靜隱蔽，怪石嵯峨，在此出浴也不易被人看到，趙斌和張青二人患了眼疾，兩人四隻眼腫得像胡桃一樣，每天早上起床，眼皮即被膿粘住，要用溫的茶葉水洗很久才能泡開。

但是，今天一早起來，兩人用茶水洗了一個多時辰，還用濕巾敷在眼上，總是睜不開眼。張青道：「媽拉格巴子，這是甚麼鳥眼，我長了這麼大，小時候也害過眼，可沒有這麼厲害！」

趙斌道：「眼睛碰上蛛網，就會這樣，可是，咱們沒有碰上蛛網呀！入你姐！這麼一來，甚麼事也別幹了！」

「是啊！這兩天……」張青小聲道：「壇主失踪，要咱們去找人，這怎麼成？」

趙斌道：「奇怪了，膿乾了總可以泡開，可是這一次怎麼泡還是硬硬地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」

「是啊！就像是用膠膠住了似的。」

「膠住是不可能的，因爲膠要熬溶才能粘住東西，那會很熱，倒是有點像松油呀！」

「對對，八成是松油，我能聞出松油味兒！」松樹上的油粘性極大，所以森林中的狗熊身上癢就會在松樹上擦癢，毛上沾了松油，再在地上打滾，沾上一層泥，再擦樹幹沾上松油再沾泥，就這樣身上厚逾數寸，火銃射不透，獵熊者祇有射肛門及雙目。

「你姐！小張，不要洗了，先到外面吃早飯吧！」

兩人像瞎了一樣，摸索着來到前堂，由於豆漿也賣完了，兩人來到另一家，剛叫了一份豆漿油條，吃了起來，隱隱感覺有個人坐在他們對面座上。

這人道：「兩位的眼疾不輕啊！如果不及時治療，會眼瞎的。」

趙斌側耳一聽，這人聲音甚嫩，應該不超過二十歲，也說不出是那一省的口音，道：「小老弟，聽你的口氣，似乎內行。」

「當然，家父就是十五里外的名醫，尤其對眼病很有名氣。」

張青道：「這麼說，小弟也懂治療之法囉？」

「不敢，不敢，不過看得多了，也略知一二，二位的眼睛是弄進了髒東西，又中了毒，才會如此厲害的。」

趙斌道：「小弟貴姓？如能治好咱們的眼疾，必有重酬。」

「小弟杜萊侃，在下雖少不更事，也知道『醫者父母心』，祇知救人，不談報酬，兩位的眼疾在下能治。」

張青道：「小弟你的大名是……」

「杜是土木杜，萊是蓬萊的萊，侃是調侃的侃。」

張青道：「杜小弟如能治好我們的眼疾，決以五十兩銀子酬謝。」

「在下不敢說有十成十的把握，也有七八成。小弟對家父的醫道十分佩服，但家父祇有一樣欠缺。」

「那是甚麼？」

「耳疾方面，家父不甚內行，所以小弟的耳朵重聽症，家父治了將近六七年，迄無起色。」

趙斌道：「杜小弟，就請你馬上動手吧！我們先付十兩銀子，以便先去買藥。」

「銀子不急，不過在下治病，病人必須絕對服從才行，要是陽奉陰違，不聽指揮，在下絕不接受這種病人。」

兩人同聲道：「一定服從小弟的命令。」

「那就跟在下走吧！先去靈泉把眼泡開，要治眼這是必須做的第一步。」

「靈泉在何處？」

「就在白雲寺附近溪流中。」

「對對，很多人都說過，那溪水可治病，不過，在下的眼疾光是溪水洗還不成吧！」

「我說的不是溪水，而是溪中岩石下的泉眼，自泉眼內流出的原水清冽乾淨，你們的眼睛祇要泡兩盞茶工夫，在下一弄即開，然後再對症下藥，兩日內可癒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！」趙斌道：「祇可惜不知杜小弟尊翁是位治眼的國手，早知道也就不必受這麼多的罪了。」

「其實在泉眼處泡眼睛，也要把身上洗淨，因爲眼睛是人身上最乾淨的部位，不能有纖塵滲入，所以身子不同時洗淨仍是無用。」

張青道：「小弟說的有理，去洗個澡也不錯，我早就想找個小河或小溪處泡個夠了。」

這年輕人帶他來到溪的上游，後面遠遠地還跟了一個瘦皮猴，二人遠遠作手勢呼應。

到了溪邊，這工夫不過是午時頭，天還不太熱，溪中最深處不過深及腰際，水流不甚湍急，有人以繩子圈了一個範圍，杆上懸以紅布條，上書：進香信女靈浴處，善男止步。

年輕人帶他們緩緩走入溪中，溪水果然很涼，底下是鵝卵石，清可見底，大約水深到腰部以下，大腿根稍上時，年輕人道：「這兒有個泉眼，就是這兒吧，二位到岩石上把衣服脫光。鑽到岩下泉水眼處泡約兩三盞茶工夫，衣服由我給二位拿着，我到溪邊有樹蔭處等候二位。」

「對對，小弟不必在此等我們。」

兩人上了岩石，背過身子把衣服全部脫光，交給年輕人，張青道：「我們洗完，小弟要快點來呀！」

「兩位洗好了，就站在岩石上叫我幾聲，不過我對兩位說過，我的耳朵重聽，所以二位叫我時稍微大聲一點我才能聽到，好哩！我要到溪邊去，二位下水吧！」

年輕人抱着二人的衣服往外走。趙、張二人下了水，還不停地往身上撩水，直叫「好涼」！但他們必須往岩下鑽才行。

他們很相信年輕人的話，往岩下鑽，果然更涼更冷。其實岩下並無泉眼，祇是有個相通的孔，水流流過洞孔，就更爲寒冷了。

兩人泡了很久，足有五六盞茶工夫，張青道：「老趙，媽拉格巴子，泡了這麼久，怎麼還是睜不開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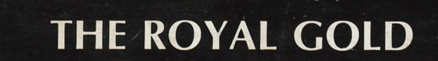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姐！急甚麼？說不定杜萊侃有甚麼藥水往上一抹也就開了！」

「也總該出水了吧？我好像隱隱聽到附近有女人『吃吃』的笑聲？」

「不錯，這兒有靈泉，信女善男們來此治病的必也不少！咱們出去吧！」

兩人看不見四周景物，如果能看見，就不會赤裸登上岩石了。而溪邊兩個年輕人，已把趙、張二人衣袋內的銀票拿出，衣服鞋襪都埋在沙土中。

（未完・十一）



紫金丹

寧神固神

腦活腎通　事業成功



THE LADY PEARL

碧玉珠

婦女之寶

女人唔補好易老



峨嵋葯廠榮譽出品　　各大葯房有售

總代理：萬德藥行有限公司　　地址：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　　電話：543 0503